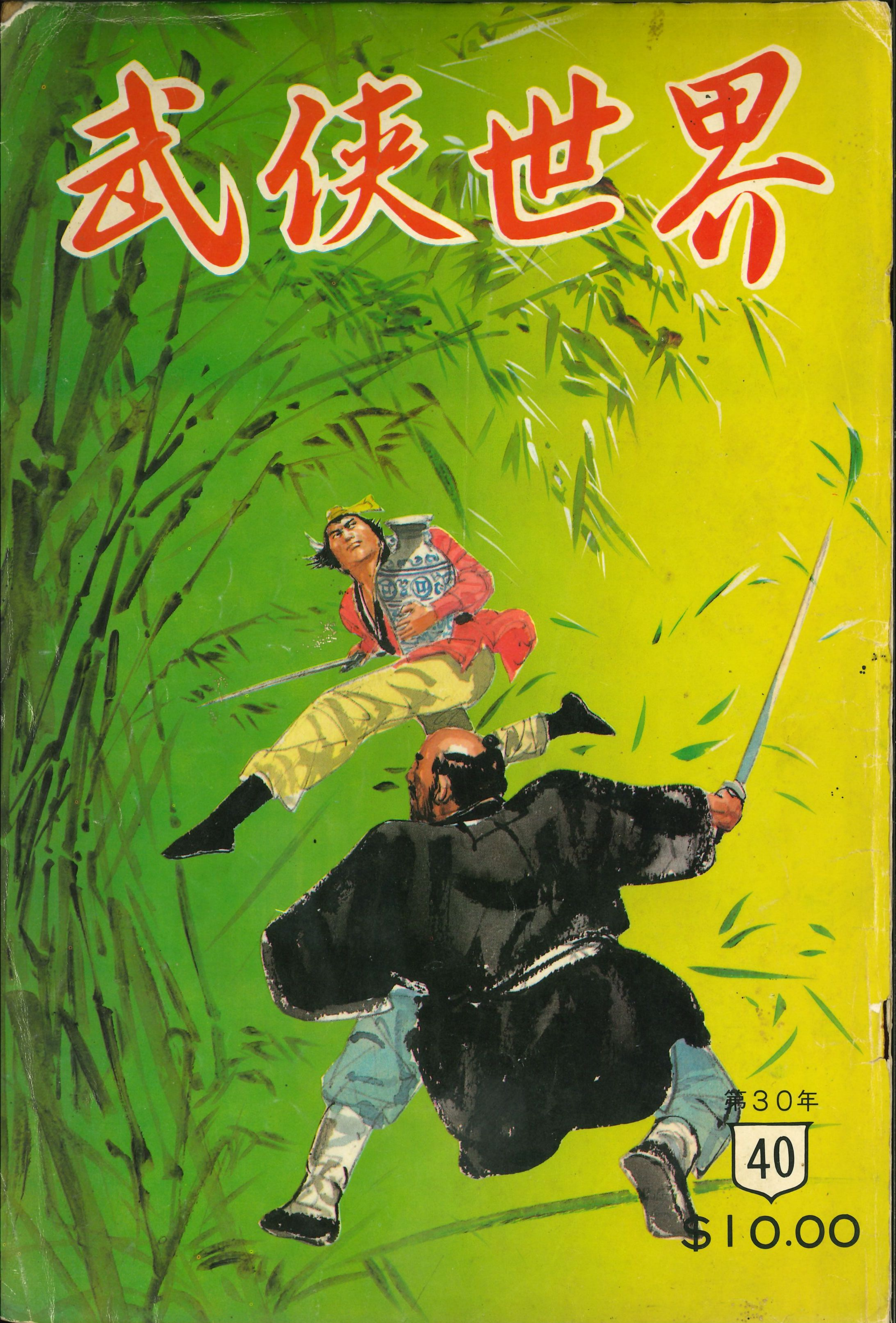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0年
40
$10.00

編者話 作者南宮宇所撰寫的「雨暴飛堤」在今期和大家見面，金風兒突然死去，而且是死於劍下，使金家認爲是她的丈夫柳飛堤所做，柳飛堤無法辯駁，唯有帶着兒子金宇逃離金家，柳飛堤被幾幫人馬追殺，計有朝廷的洛無縱、丈人金世雄，以及金風兒的師傅刁難老人……最後柳飛堤把金家的人引到師門見他師傅，從而揭發了一段令人齒冷的滅門之禍，這段冤仇如何了結？故事情節迂廻曲折，緊張刺激，打鬥場面尤爲壯觀慘烈，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的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是蕭玉寒先生所著的「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下之「救難仙師」。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40期
（總號 153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俠義奇情倫理故事／南宮宇・著
可飛・圖

雨暴飛堤



被誣殺妻 攜子潛逃

風是出奇的大。

這一帶，雜草叢生，白色的蘆葦花迎風招展，這比人還高的植物，像要吞噬整個大地似的。

風又起。

蘆花白浪處，却見一人在草叢之中，踽踽獨行。

原來這草叢之中，是有一條小路，路十分狹窄，只容一人，挨着雜草而過。

在草叢中行走的人，不見其面貌，只見他穿着一件長袍，身後却背負着一個草籃。

草籃看來相當沉重，但他步履却是十分輕盈，他的腰間插有一柄劍，只是一柄普通的劍。

風再起。

只見那人是一個濃眉的漢子，他臉孔滿是風霜，薄薄的嘴唇閉着，却隱隱透露他是個剛毅沉鬱的漢子。

「站着！」

在怒號的風中，這聲吆喝極其刺耳。

漢子依言站着。

他舉首抬目，只見草叢不遠之處，站着一個全身綠衣的女人，假若不是她吆喝，實在很難看得出她的所在，綠衣衫在草叢中，真假難辨。

「柳飛堤——」

柳飛堤雙眉一蹙，並沒有答話。

那綠衣女人緩緩走近。

柳飛堤仍然沒有說話，他把背上的草籃解下，輕輕地放在狹路之上。

這路實在太小。

柳飛堤突然抽劍，一個晃身，只見兩旁草葉紛飛，轉眼之間，本是密密的草叢，却被劈成一片空地。

他的劍法是獨一無二的。

快而狠，所向披靡。

但柳飛堤劈開了一片空地之後，仍是氣定神閒。

白色的蘆葦花是最後落下的，覆蓋着那草籃，就像初冬飄下的第一次雪花。

「好劍法！」那綠衣女人實在是由衷的讚美。

柳飛堤並沒有看她一眼。

他走近草籃。

那草籃已自動地打開——

露出的却是一個孩子的臉——

精靈、閃耀着智慧光芒的眼睛。

柳飛堤嘆了口氣，道：「你還沒有睡？」

那孩子微笑了一下，臉上充滿着稚氣。

「又有麻煩了，你好好照顧自己！」

孩子站了起來。

他比柳飛堤的劍還要矮，看來他已有七歲。

「爹，不用理會我！」

柳飛堤又嘆了口氣，回轉身來。

那綠衣女人想要走近，但迫於柳飛堤雙目精光，腳步自然而然的凝着。

「你有甚麼話說？」

柳飛堤並沒有話說。

那綠衣女人手中已多了一雙金刀。

柳飛堤劍沒有出鞘。

金刀却是揚起。

一連十八招，柳飛堤迎一招，退一步。

一共是退了十八步。

但他並沒有還手，甚至連劍鍔也沒有碰過。

「果然是金刀如意！」

綠衣女人金刀一晃，站定，怒道：「柳飛堤，你自知理虧，不敢動手？」

柳飛堤嘴角微掀。

劍出鞘——也是一連十八招！

劍風所到，着膚如刺。

「金刀如意」金采兒金刀護體，勉強接了柳飛堤的十八招，不過，她是心裏有數的。

忽然，她感到鬢邊一涼。

金采兒躍開，柳飛堤也躍開。

「采兒姨，那是你的頭髮！」

那孩子不知甚麼時候，從草叢中走了出來，並很小心接着仍在半空飄揚的髮絲！

金采兒呆着，她也看見那一撮髮絲——

寒意自她心底升起。

她突然拋下了雙刀，道：「柳飛堤，你殺了我吧！」

柳飛堤並沒有答話，他的劍已入鞘。

「采兒姨！」孩子怔怔的望着金采兒。

金采兒已是滿眼淚水。

「孩子！」

柳飛堤回過身來，冷冷的道：「不要碰我的孩子！」

金采兒緊擁着孩子。

那孩子的小手，輕輕的為她揩着眼淚。

孩子說：「姨姨，你為甚麼哭？」

金采兒道：「孩子，你媽媽可死得慘！」

「媽媽？我媽，並沒有死！」

「甚麼？」金采兒轉身望着柳飛堤。

「媽媽是睡了，她安靜的睡着，身旁堆滿了鮮花，是爸爸採來的鮮花！」

金采兒回過頭來，道：「孩子，你命苦！」

「媽媽是睡着了，爸爸，她去了那裏？」

柳飛堤接口道：「是的，她去了！」

「去了那裏？對——那是一個遙遠的地方！」

柳飛堤道：「是的，一個遙遠的地方！」

金采兒突然放開了孩子，道：「柳

飛提，我的姐姐是怎麼死的？」

柳飛堤怔着。

他然後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這是你連日追蹤我的目的？」

金采兒道：「我要爲姐姐報仇！」

柳飛堤嘆了一口氣，並沒有說話，他回過身來，掀起草籃，揚起了碎草，轉身道：「孩兒，是睡覺的時間了！」

孩子似極不想回去，他看了金采兒一眼，仍然應着柳飛堤，慢慢的走回去。

他躺在草籃內。

草籃外面雖然粗糙，但裏面却是十分舒服的，四邊都墊了軟緞，柔軟舒適。

柳飛堤把草籃蓋上，柔聲道：「好好睡吧！」然後，他又重新把草籃揹上。

他沒有再看金采兒一眼。

他的眼中似乎並沒有這個人存在。

金采兒怔怔的望着他的背影。

柳飛堤一步一步的走着，沒入草叢之中。

金采兒如夢初醒，猛然追上。

柳飛堤仍沒有理會她，他們一前一後，就在草叢中走着。

暮色開始從四週合攏而來。

他們已足足走了兩個時辰。

柳飛堤沒有說過半個字，金采兒也沒有說過一句話，沉默似乎是他們的武器。

終於，他們來到了一個山坡。

草已沒有那麼高，不遠之處是一處平地。

柳飛堤放下了草籃。

他輕輕把蓋子揭起，孩子已熟睡。

金采兒走近，本想說話，但見孩子熟睡，不敢吵醒他，而柳飛堤仍沒有理會她。

他在空地上起了一個小小的爐火。

然後，他走向另一邊的矮樹叢，不一會，他手中已多了一隻野兔。

他用熟練的手法，把野兔剝皮，架在火爐之上。

夜已降臨。

草原的風吹着人的臉，有說不出的舒服。

孩子從草籃中跳了出來，叫道：「好香！好香！」

野兔已完全燒熟。

柳飛堤把一隻兔腿給了孩子，自己吃了一些兔身，留下另一隻兔腿在火爐之上。

他並沒有說話。

他用皮囊的水，替孩子洗洗臉，又和他玩了一會，便開始預備睡覺。

孩子剛睡完不久，精力充沛。

他本想去和他的姨姨說話，但他知道父親不喜歡，因而他並沒有去。

孩子道：「爸爸，今夜你不數星星？」

柳飛堤睡在草上，道：「你陪爸爸數！」

於是，他們開始數。

星是不停的閃爍着，那神秘的光芒，彷彿要告訴人很多故事。

柳飛堤已沉沉入了夢鄉。

孩子輕輕地叫：「爸——」

沒有回應。

於是，他小心地滚開，站了起來。

金采兒在另一邊，也是望着星星。

孩子沒有打擾她，機靈地跳到火爐旁，火架之上，仍見那剩下的野兔腿。

他把腿拿下，仍有微溫。

他拿着腿子走近金采兒，道：「姨姨，快吃吧！」

金采兒望着孩子，道：「那是你爹爹的！」

「不，他是留給你吃的！」

「你怎知道？」

「他通常是這樣的，爸爸不喜歡說話，不過，他是一位心地好的爸爸，他不吃也留給我吃！」

「他不會留給我吃的！」

「爲甚麼不會？」

金采兒望着那野兔腿子。

孩子撕下一塊，送到金采兒的嘴邊，道：「姨，爸爸吃飽了，我也吃飽了，但仍留下一塊腿子，不是留給你還有誰？」

「你爸爸告訴你？」

孩子點點頭。

「他還說甚麼？」

「他甚麼都沒有說！」

「那你又爲甚麼說他告訴你的？」

「我看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會說話的！」

金采兒聽了，不禁啞然失笑。

孩子趁機會，把腿肉塞進她的口裏。

兔肉仍微溫，並不是甚麼珍饈百味，不過，金采兒却覺得，這一口兔肉比甚麼還要好吃！

說到吃，她有甚麼沒有吃過？

* * *

是的，說到吃，她眞的有甚麼沒有吃過？

除非那些東西她並不喜歡吃。

她是出身一個大富大貴的家庭，她的父親金世雄，在武林中的地位，有誰不知？

金世雄外號「金身尊者」。

這外號有兩個來頭。

第一，「金身」表示他練的「金鐘罩」功夫，功力已臻一流，不但刀槍不入，而且被攻擊時有反彈之功，換句話說，他的內外家功夫，已能收放自如，既可防守，也可自然而然的殺敵。

第二，「尊者」表示他的懿範，他一向爲人公正，武林中若有任何爭執

，來到他的手中，自然會黑白辨明，各得其所，三十年來，幾次武林風暴，都慶幸有他的斡旋，才不致釀成慘劇。

這是他在武林的事蹟，不過，他在朝廷的眼中，也是一個不凡人物。

舉凡有甚麼大案子，很多捕快老爺都會拜會這位「金身尊者」，除了讓他主持公道之外，還會要求他把意見列出，作爲下令緝捕的參考。

金世雄也是個嫉惡如仇的人。

他不會盲目的奉承朝廷，因爲金家本身有足夠的財力物力，遇到十惡不赦的惡人，他不會手下留情，但遇到被人冤枉的事件，他會本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定要使那人沉冤得雪。

他的這一生可算是無憾。

唯一的遺憾只是他沒有子嗣繼承。

他有兩個女兒，大女兒金風兒，二女兒金采兒。

金風兒便是柳飛堤的妻子，可惜她在半年前死去，據說她的死因極有可疑。

江湖上最流行的傳說是，她的丈夫「劍影無痕」柳飛堤謀殺她。

另一個傳說是：金風兒本身有仇家，那仇家殺死了她之後，嫁禍在「劍影無痕」柳飛堤的身上。

還有另一個傳說：金風兒因精神受挫而自戕的。

也有另一謠傳……

無論怎樣，金風兒的逝世，帶來武林一陣震驚。

* * *

金采兒吃着兔肉，心裏不期然的想着姐姐。

她也承認，她的姐姐是個刁蠻任性的女孩子，她們年少的時候，在家中她已似是公主一名，她眞的可算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那一年天旱燠熱。

金風兒只有十一歲，她不耐煩天氣悶熱，竟要求父親想辦法爲她弄一場雨！

這個要求令金世雄十分爲難。

假若向天求雨，那是術士的能力，而且並沒有甚麼把握，而金世雄是個實事求是的人。

他愛這女兒尤如自己的生命。

於是，他派了二十個奴僕，十個在她的小樓頂上煽風，另十個在旁洒水。

好一場人做的風雨！

不過，那時天旱，金世雄當然是花了很多錢才完成了這個撒嬌女兒的使命！

還有，這件可是在他自己的庭院內舉行，外人完全不知道，否則，在天旱之時，以水作遊戲，定會引起人們的公憤！

金風兒也是一個得天獨厚的人。

她有這麼一個顯赫的父親，已是萬中無一。

她本身十分聰明美麗。

她的聰明顯示在她的文才，她十二歲便可以吟詩作對，文才並不是濫竽充數的，而是令教她的西席也認爲才疏學淺而辭職。

文才過人沒有增加她的氣焰，在武功上的成就，才更使她目中無人。

她十二歲已練就了武功，十五歲已得了父親的眞傳，「金鐘罩」功夫已達登堂入室的境地。

還有，她的暗器功夫，實在使人驚服。

她一手可以發一百二十口金針，她認穴之準，比起那些針灸醫師還要厲害。

說到美麗，連她的妹妹也讚美她。

金采兒也是一個美人兒，不過，在她姐姐前面，她自己也知道自己只是一個稍爲五官端正的人而已！

對金風兒來說，她實在是完全受上天寵幸的人。

可是，那也未必。

外表完美的人，也有她的煩惱。

她美麗、聰明，武功又好，却完全沒有人緣。

初見她第一眼，人人都喜歡她，不過，再說上一兩句，人們便要走開。

當然，那是她的氣焰迫人。

另一方面，也是她父親縱容的結果。

十六歲那年，她一聲不响的離開了父親，留下字條說要到江湖闖蕩。

這一闖蕩，却得了一個外號「金瘋兒」！

這外號的語音與她的眞名完全一樣，但骨子裏却說她是一個瘋子！

是的，她確實有些像瘋子。

她喜怒無常，行事非一般人所能預料。

江湖上的人，都害怕她的身手，也害怕她有一位顯赫的父親。

近年來，「金身尊者」金世雄的名堂受損，有大部份的原因也是爲這女兒。

不過，金世雄也出盡辦法爲這刁蠻女兒補償，任何人被她女兒損傷，他也會作出滿意的賠償，令人家不會在背後說任何對金家的壞話。

* * *

金采兒躺在草地上，一直無法入睡。

她看着澄碧的天星，疏疏落落的有幾顆星點綴着，死者已矣，她並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不過，那始終是她的姐姐，唯一的姐姐。

她不能忍受她不明不白的死去。

她只求個明白。

柳飛堤有足夠的理由謀殺金風兒。

他爲人木訥，一切忍辱負重，這多年來，無論金風兒如何發脾氣，打

他罵他他也不發一言，從不還手。

當他忍無可忍之時，只跳下家中一個大水池內，讓冷水把怒火淋熄。

柳飛堤明白，他是不配金風兒的。

不是樣貌不配，他一張剛毅木訥的臉孔，刻劃出一個眞正男兒的模樣，曾令很多女兒家傾心。

不是他的武功不配，他外號「劍影無痕」，可以知道他的劍法自成一家，在江湖上實在是高手。

不配的是他的出身。

他是個孤兒。

早年流離浪蕩，根本是個小乞丐，後來，不知如何，投入「柳劍門」下，才有了一個姓氏。

「柳劍門」以快劍名揚江湖。

他對金風兒懾服，除了愛她的美貌之外，還有最重要的一個人，他們的兒子金宇。

他愛此子如命。

金宇也是機靈過人，討人喜歡。

忽然，金采兒發覺有人移近。

那是金宇。

「姨姨，沒有睡？」

金采兒看着他，道：「你也沒睡？」

「還沒有——」

「你爸爸呢？」

「他睡了——他整天揹着我趕路，很辛苦的！」

「你爸爸是個好人？」金采兒問。

「當然，他是個好人！」

「他有可能殺你媽？」

「沒有……」他有點激動，不過，他爲了害怕驚擾父親，便按捺着。

「他對媽媽很好，他不會殺媽媽！」

「這麼肯定？」

他沒有再說，只是拚命點頭。

金采兒嘆了口氣。

金宇沉默了一會，看金采兒再無說話，便問：「你不信我爸爸？」

金采兒沒有回答。

「你不信我爸爸，那也不信我！」

他說完便向小坡另一邊滾去。

「不——我信你！」

「那麼，你以後不能再說——」

「我明白！」金采兒道。

「那麼你是我的好姨姨！」

金采兒突然滿眶淚水，心中忖道：「姐姐，你幾生修到，有一個這麼靈巧的兒子！」

「姨姨，你哭？」

「不，我只是高興！」

「高興甚麼？」

「高興有這麼一個好甥兒！」

他們沉默了半晌。

金宇道：「我媽媽已到了天上，那一顆星是她？」

疏落的星星，只有北斗星最亮。

「對了，那顆最亮的星便是她！」

「你和爸爸去那裏？」金采兒問。

「我不知道！」

「他沒有說過？」

「有，他說我們追隨着那最光亮的星，一直往找媽媽，找到媽媽才停止！」

那當然是騙孩子的話。

金采兒心中想：「追隨着北斗星，向北而行，柳飛堤有甚麼打算？」

沒有人知道，因爲柳飛堤並不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他的思想永不表露在他臉上。

* * *

翌日，柳飛堤一早起來。

他不知怎的弄了一砵湯，把一些硬餅泡在湯內，讓兒子吃個飽。

他並沒有和金采兒招呼。

但那砵湯仍有一些留下，金采兒明白，她也喝了幾口，才趕着他們後面上路。

這樣行了幾天。

柳飛堤仍沒有說話，他有時似乎是完全看不見金采兒的存在，但食物總做多一點。

那晚，金采兒實在是忍耐不住。

「姐夫——」

「姐夫！」

柳飛堤似乎有些詫異。

「我配嗎？」語音像從牙縫中迸出來。

「你爲甚麼這樣說？」

「因爲你認爲我是個兇手！」

「你不是？」

柳飛堤緘口不言，他是一個不習慣解釋的人。

這天，他們總算打開了隔漠，談了這幾句。

之後的幾天，他們也有一些交談，而且態度上比較親切，他們已一起用飯。

三人之中，最高興的是金宇。

他喜歡爸，也喜歡姨姨，任何一個人不說話交談，也令他悶悶不樂。

而今，他可以隨時見到爸爸及姨姨兩人交談。

「到了嗎？爸，到了嗎？」

「沒有，睡吧，孩子，還有很多路要走！」

金宇依言。

走不盡的草原，望不盡的天空。

「姐夫，已迫在眉睫了！」金采兒道。

「我知道——」仍然是最簡單的回應。

「那你怎辦？」

柳飛堤突然仰天長嘯。

嘯聲驚動了金宇，不過，他一翻身，又再入睡。

「我們找個地方躲起來？」金采兒問。

「躲？躲得多久？」

金采兒也知道，躲並不是辦法。

「那麼——」

「我會面對他！」柳飛堤輕聲道，語調充滿自信。

「他？他是誰？」

「刁難老人？」他似乎也不肯定。

「是姐姐的師傅？」

柳飛堤有意無意碰碰他腰間的劍。

「他是你姐姐在闖蕩江湖期間遇到的一個異人，你姐姐成爲他唯一的傳人！」

「因此，他要爲徒兒報仇？」

「是的。」

「爲甚麼人人總以爲你——」

「你相信我嗎？」

金采兒點了點頭。

柳飛堤臉容稍寬，似乎是千辛萬苦才覓得一個相信他的人。

他斬釘截鐵般道：「你姐姐死於劍下，我是個擅於使劍的人！」

「我明白。」

「另外，我外父，即你父親，在黑白二道的勢力——只要他說一句話，有誰不信？」

「那麼你是面對三個强敵？」

「是的，我相信刁難老人是第一個！」

「其他呢？」

「我的岳丈金世雄，還有朝廷的洛無縱！」

「迫在眉睫的是——」

「刁難老人！」

刁難老人似乎是上天註定是金風兒的師傅，刁難老人，人如其名，一向以刁難見稱。

在江湖上遇到他，肯定是一場災難，因爲只要他興到，他便四處與人爲難。

不分是非黑白的與人爲難。

不過，他遇到了金風兒，兩人是臭味相投，竟成了一對師徒，實是異數！

「你害怕嗎？」金采兒問。

柳飛堤微微一笑，這一笑似乎並不表示甚麼。

金采兒沒有追問下去，柳飛堤的內心，是一個深邃的世界，也許，這正是吸引別人的地方。

* * *

他們又繼續上路多天。

刁難老人並沒有出現，不過，柳飛堤的臉却一天比一天更綳得緊。

只有金宇，在路上有多一個人作伴，實在比以前快樂得多，爸爸無疑是一個好爸爸，可是，「好」並不包括一切，他只是個孩子，他沒有能力欣賞爸爸的好處。

不過，采姨姨却帶來很大的樂趣。

每當歇下的時候，他總和姨姨玩一會，其實他對姨姨是陌生的，不過，他似乎在她身上找到些甚麼似的，恐怕是母親的感覺。

他的身體也流着母親的血液。

當金宇感到以往日子的歡樂的時候，苦難又再來臨。

刁難老人終於出現。

那是一個欲雨的黃昏。

當西邊電光一閃，一個穿着白袍的老人便在電光之下出現。

白袍、白鬚、白髮、白拂塵。

一個神仙般的老者。

他白拂塵一揚，直截的道：「柳飛堤？」

柳飛堤站着，他的心腔在收縮。

要來的終於來了！

「在下柳飛堤——」

「人道是劍影無痕？」

「晚輩不敢。」

刁難老人白拂塵一揚，輕蔑地道：「亮劍！」

柳飛堤手握劍鍔，並沒有立刻亮劍。

刁難老人突然又道：「風兒這丫頭，眼光實在太差，論人品、學問、武功、儀容，你配嗎？」他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輕視。

柳飛堤嘆了口氣，他解下了草籃。

金宇從草籃中走了出來。

「好漂亮的公公！」這是由衷之言，並沒有半點訶諛奉承的話。

「是誰？」

「是我們的孩兒——金宇！」柳飛堤退後，手又再搭在劍鍔之上。

「呀！」刁難老人臉容稍寬，有誰不喜讚美之言？就算明知是假的，也會喜歡，何況是眞的。

「無論如何，立刻亮劍！」他的說話隨着白拂塵而出，空氣中响起一陣尖哨聲。

柳飛堤一直盯着刁難老人的雙手。

白拂塵一動，他的劍已亮出。

白拂塵已變成一條白蛇，舒、捲、曲、張，就像一張從天而降的絲網。

絲網疏而不漏。

它網絡着柳飛堤的每一個要害。

柳飛堤一連使出八招，刺、削、展、抹、點、戳、劈、插、無一不是破網而出。

金宇似乎看慣了父親與人比試，並不覺得是甚麼一回事，反而在旁的金采兒，看得一身冷汗。

白拂塵再抖，柔軟的拂塵竟成了一支尖銳的矛鏃似的，直指柳飛堤身上八大要穴。

好個「劍影無痕」！

這長劍在他手中，似乎成了一柄小刀，劍光瀰漫着，每個要穴處，看去好像全無提防，却又被劍光蓋着。

刁難老人並不刁難，他使的每一招一式都是武林正統的功夫，柳飛堤也是嚴緊的「柳劍門」十八式。

刁難老人忽然把白拂塵一收，氣定神閑地說：「小心！」

柳飛堤手中並沒有慢下來。

刁難老人突然以狂風掃落葉的手法，直迫柳飛堤，柳飛堤再無選擇。

退，後退，再後退。

在白拂塵的猛攻之下，他左掌突

然揚起，罡風從掌心而來，一陣寒意襲人心頭。

柳飛堤感到一陣震驚，震驚之後，便是寒氣迫人，罡風着膚如刺。

他躍起，劍成扇形的護着自己。

刁難老人也同時躍起，左掌又出。

柳飛堤人在半空，無從發力，眼看他無法躲開這一掌，不過，柳飛堤並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他突把劍向地下一插。

劍尖插在泥上，搖搖晃晃。

柳飛堤自己同時下墜，為避這一掌，這一掌有如千軍萬馬的奔躍，他撲身下墜，在罡風與拂塵之間閃過，而他的脚尖踏在劍柄之上。

以力借力，以勁加勁，在下墜的當兒，突然一躍而起，這一躍就像猛虎出柙，大鵬展翅。

這出奇的變招，刁難老人也呆了半晌。

柳飛堤人在半空，劍隨人起。

刁難老人只覺鬢邊一涼。

他立時退後。

柳飛堤人已躍開，並像一朵棉絮般，無聲無息地飄了下來。

他收劍回鞘。

空中一陣白色的東西飄揚着。

「好看啊，好看啊！」是金宇的聲音。

「是雪花？」他一再懷疑地問。

沒有人答話。

那是刁難老人鬢邊一撮白髮，在空中揚起，果眞像初臨大地的飄雪！

「佩服！」刁難老人只說了這兩個字。

柳飛堤沒有說話。

「金風兒沒有選錯！」刁難老人已轉過身來。

「前輩慢走——」

「我以為你不懂說話！」

「你相信我？」

「我不能不相信！」

「你並不刁難！」

「我不刁難，我怎會被人叫作刁難老人？」

「那是江湖的穿鑿附會！」

「不，我十分刁難，難以相與，只不過你武功比我好，我有甚麼好刁難？」

眞話，百分之一百的眞話。

柳飛堤心下暗暗佩服。

金宇突然上前，叫道：「公公，你眞的走了？」

刁難老人回過頭來，看看金宇，道：「我眞的走了！你有個好爸爸！」

金宇從沒有見過這老人，不過，他似乎十分嚮往刁難老人的神仙般的外表。

金宇忍不住的走前。

刁難老人俯身，把金宇抱起，然後，再轉身，已離柳飛堤與金采兒百步之遙。

金采兒叫道：「你——」

刁難老人又再遠離百步。

柳飛堤並沒有追上。

他呆呆的站着。

金采兒追去，已失了金宇和刁難老人的踪影！

柳飛堤自言自語地道：「還是逃不過！」

金采兒已跑回來，頓足的道：「這老頭——甚麼逃不過？」

「我以為說了幾句好話，可以逃過他的刁難！」

「原來你讚他是為了——」

柳飛堤臉色突變，身體飄晃着。

金采兒走近，扶着他，道：「怎麼了？」

柳飛堤已全身無力，倒在金采兒懷裡。

金采兒立刻把他扶着，平躺在地上，她掀起他的衣襟，只見柳飛堤的寬闊胸膛，印着七八個小小的掌印。

金采兒知道他受了傷，血脈受阻，立時為他推血過宮，一會，他才甦醒。

「怎麼了？」金采兒問。

「沒有甚麼，我實在不及刁難老人！」

「怎麼？我實在不明白！」

「我硬接他一招，在拚死中削去他鬢邊白髮，只希望挽回金宇的性命！」

「甚麼，金宇的性命？」

「他明知他是我的命根子！」

「他會殺金宇？」

「天知道，他是一個無常的老人。」

「你的傷——」金采兒關心地問道。

「沒有甚麼，我想十天八天之後，便沒有事了！」柳飛堤從懷中拿出了一些金創葯，服了下去，然後，他盤膝打坐，調息運氣。

金采兒一直躭在他的身旁。

她看着這位姐夫，姐姐眞是沒有選錯人，他外表人材不凡，臉上是剛毅不屈的氣概！

她明白她的姐姐，她自小便睥睨一切，在家中，她永遠高高在上，她的話從來沒有人敢違抗，甚至父親！

因此，柳飛堤在十多年的生活中，所忍受的寃屈實在是可理解的，不過，他從沒有哼半句。

看來，金宇出世之後，情形有比較好的改變。

金宇成為他們之間的一道橋樑。

而金風兒雖然刁蠻任性，但是有了兒子之後，她的人成熟了，母性也顯現了出來。

九年來，一直總算平安無事。

不過，為甚麼她會突然死去？

而且死於劍下！

柳飛堤忍無可忍？

要是忍不了，也忍了十多年！為甚麼會如此？

假若是外人，那麼，金風兒的仇家可多了！

她闖蕩江湖的時候，外號是「金瘋兒」，她是一個不依常理行事的人，只要她喜歡，總是任性而為！

江湖間潛龍伏虎極多，怎知那一個是她的仇家？

金采兒整晚沒有睡，一直護在柳飛堤的身旁，也一直在胡思亂想。

柳飛堤在黎明之時，吐了幾口瘀血。

金采兒有點擔心。

柳飛堤道：「好了，瘀血既散，休息一兩天之後，便再沒有事的了。」

兩天之後，柳飛堤果然回復了元氣。

可惜的是——金采兒却是憔悴之極。

* * *

柳飛堤在附近的山坡找了一個山洞，讓金采兒好好休息，免受寒風再度侵體。

日間，他出外打獵。

第四天，金采兒已漸恢復，她問：「找到宇兒嗎？」

柳飛堤只稍稍搖頭。

金采兒道：「不用擔心，那刁難老頭不會作賤自己的徒孫！」

「我害怕他果眞要收起他來！」

「其實，你要帶他往那裏？」

柳飛堤臉色稍變，但立時又回復了原來的顏色。

「我沒有目的，唯一的目的是避開二人！」

「你是指我父親和……」

「洛無縱！」

「他會插手？」

「他是身不由己！」

「為甚麼？」金采兒實在不明白。

「因為他曾受金家大恩，而金風兒的死，並不是自然的，因此，無論在公在私，他也要插手！」

「他認為你是兇手？」

「有誰不是如此想？」

「我不是……」金采兒堅決地道，並且偷偷地望了柳飛堤一眼。

他的眼睛也閃耀着一陣難以描繪的光芒。

「只因為你與我相處了好幾天！」

「我有信心！」

「假若我眞是謀殺了你姐姐……」

「不，我絕不相信！」

「我希望你爸爸，甚至洛無縱也是如此想！」

「洛無縱是一個怎樣的人？」金采兒問。

「我不大清楚，但根據江湖傳聞……他出自少林，是少林俗家弟子，據說他練的『無相神功』已臻化境！」

「他年紀多大？」

「我沒有見過他，不過，看來與我差不多！」

金采兒道：「我也聽聞過，少林的『無相神功』並非如此容易練成，看來，假若他的無相神功臻化境的話，他應該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了！」

「從此可知，他更是一個不凡的人！」

「我仍不明白！」金采兒道。

「他聰明，努力，能人所不能！」

「以一個這樣的人，會投身六扇門？」

柳飛堤道：「人的際遇是很難說的！聽說他被一個捕頭養大，而這個捕頭武功平凡，終生不得志，甚至臨死之前，也想做一個天下聞名的捕快！」

「他為了完成養父的遺志？」

「大概是如此。」

「那麼他沒有辜負養父的期望。」

這時，天色已漸黑。

忽然，一陣大風吹來，並帶來一聲冷笑。

兩人立時警覺。

遠處的草叢中，似乎多了一個人。

「你們所收集的資料也算齊備！」那聲音極為平和，平和得有如一位相熟的朋友。

柳飛堤手已按在劍鍔。

這是他的習慣，每當有危險，他總是輕撫着劍鍔。

「誰？」金采兒道。

「聽口音，你應該是金風兒的妹妹！」

「洛無縱？」金采兒問。

並沒有回答。

「該來的總要來！」柳飛堤嘆了口氣。

「說下去……」

「說甚麼？」金采兒問。

「我的資料！」

無可懷疑，果然是洛無縱。

柳飛堤已回復了平靜的語氣：「他沒有使養父失望，已成為了天下第一捕快！」

「不，我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

「但事實如此！」柳飛堤語氣仍是平淡如故。

洛無縱突然嘆了口氣，道：「柳先生，你實在是個高手！」

「我們仍沒有交過手！」

洛無縱道：「你是個奉承的高手！」

柳飛堤沒有說話，反而是金采兒忍耐不住，道：「他怎奉承你？」

「我明知是奉承，但也甘之如飴！我明白，這是人性的弱點！」

柳飛堤道：「閣下何嘗不是？」

洛無縱笑道：「我何嘗奉承過你？」

「在沒有奉承中的奉承，才是眞正的高手！」柳飛堤仍是靜如潭水。

「人性有弱點，正常武功之中也有弱點！」

柳飛堤道：「人性的弱點可以置人於死地，武功中的弱點更是出奇的見效！」

洛無縱道：「看來我已失手一次？

繼續……」

柳飛堤道：「天下第一捕快並不能滿足於他，他發覺這大地需要正義！」

「正義？需要是事實，但我並不知正義是否存在！」

「於是，你不斷追尋！」

「對，我不斷追尋，透過不同的案件追尋！」

柳飛堤道：「結果是……」

洛無縱又嘆了口氣，道：「結果是令人失望，我發現了太多不公平的事，正義似乎不存在！」

「你退縮了？」金采兒問。

「假如我退縮，我並不會千里而來！」

柳飛堤心弦一震。

「你希望在我身上發現正義？」

「希望如此！」

金采兒道：「兩位說話高深，我不明白。」

兩人同時縱聲大笑。

柳飛堤道：「妹妹，他認爲我是兇手！」

金采兒道：「憑甚麼？」

柳飛堤道：「我當然不知道！」

「憑案情的資料！」

金采兒道：「我以爲你憑直覺！」

洛無縱道：「我從來不會憑直覺查案！」

「因此你才成爲天下第一名捕！」

洛無縱又笑了一會。

如果以人性弱點來說，洛無縱應該是第二次失敗。

柳飛堤道：「那麼你便來拘捕我？」

「我想這是無可避免！」

「你有這個信心？」

「有，信心是最重要的。」

柳飛堤冷笑一下，道：「你只想要一個交代！」

「我向誰交代？」

「向朝廷……向『金身尊者』金世雄！」

洛無縱全身一震，道：「我只是找尋正義！」

「那麼，我們的一拚，是無法避免的！」

洛無縱嘆了口氣，道：「今晚月色不錯！」

草原上的天空，是異常高的，月亮掛在當中，似乎是一個遠不可及的光暈。

「是的，今夜月色不錯！」柳飛堤站了起來。

金采兒也緊緊的靠着。

「柳兄，你的傷勢已完全康復？」

柳飛堤並沒有答話。

「看來，你應該還要休息一兩天！」

柳飛堤撫摸着劍鍔。

「不用了，我一向喜歡凡事速戰速決！」

洛無縱道：「我看這不像你的性格。」

「我的性格？」

「你可以忍受十多年的……」

洛無縱已站在柳飛堤的前面。

柳飛堤仍然輕撫劍鍔，道：「妹妹，你站在一旁！」

洛無縱在月色之下，神威凜凜，氣度懾人。

果然是天下第一名捕！

「領教閣下的『無相神功』……」

劍已出鞘，寒氣迫人。

洛無縱作了一個起手式，一個十分尊重對方的起手式，他並沒有武器在手。

柳飛堤明白，他的雙手便是他的武器。

劍出，一刺，平凡的一刺……

洛無縱雙手一變，「無我無相，無相無我」。

金采兒不由自主的退開。

柳飛堤只感到劍已刺入，刺入一道氣牆，氣牆十分堅韌，劍無法破。

「無相神功」實在是一種上乘的武功，那種無形的氣旋，使對方無所適從。

柳飛堤揚起一陣劍光。

洛無縱雙手仍然緩慢的移動。

這實在是難以形容的惡鬥。

金采兒是口呆目瞪的站着，她感到勁風撲面，陣寒陣熱，極爲不舒服。

這時，柳飛堤隨着劍氣躍起。

洛無縱也躍起，他的雙袖已成一雙鐵棒似的，劍招刺下，雙袖把劍氣化去。

那時是「嘶嘶」之聲不絕。

「嘶嘶」是柳飛堤的劍氣。

「嘶嘶」是洛無縱的無相神功的罡風。

忽地，兩人同時躍開。

「佩服！」

兩人幾乎同時說出這兩個字。

柳飛堤劍已回鞘，額上汗水涔涔而下。

洛無縱雙手垂下，胸口不停的鼓動。

沒有人知道是誰勝誰負！

只有他們自己心知……

柳飛堤慶幸對手沒有再進一招，否則自己立時會癱瘓在洛無縱的無相神功下。

洛無縱也慶幸，慶幸他的劍招沒有多刺一寸，只要一寸，他的胸口已多了一個透明的窟窿！

金采兒竄上一步，要扶柳飛堤。

洛無縱因運功過度，感覺有點模糊，但仍是十分尖銳，他只感到有人竄前，立時雙掌翻起……

拍下……

金采兒感到勁力刺骨，但她並沒有閃避！

洛無縱掌力拍下。

突然間，他知道那並非柳飛堤……

他立時回掌，暴退！

這突如其來的一變，使洛無縱血氣急湧，臉色轉白，白而青，青而白。

月色之下，煞是怕人。

過了一會，洛無縱才回復過來，道：「金采兒，我不明白，爲甚麼妳要替他受一掌？」

「因爲我相信他是無辜！」

「妳也因爲找尋正義？」

「我不懂甚麼是正義……我只知道，而且相信，他並不是殺我姐姐的兇手！」

洛無縱嘆了口氣：「我還有甚麼話可說？」

他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道：「柳先生，我們這一戰仍未分勝負，不過，在這案子裏，我已完全失敗！」

「徹底失敗？」柳飛堤說話也顯得虛弱。

「是的，你不是兇手！」

「爲甚麼？」

「因爲有人肯爲了你而死，而且是死者的妹妹，我還有甚麼話可說？」

「那你放棄一切？」

「不，我仍然着重資料證據！」

「悉隨尊便！」柳飛堤臉露一絲光芒。

洛無縱已轉身而去，五步之後，又再轉身，道：「柳先生，我希望下一次的決戰，並非爲案子而戰！」

「那爲何事？」

「爲引證一下咱們之間的武功而戰！」

「好！」

洛無縱再沒有回頭，消失在草叢之內。

柳飛堤看不到洛無縱，緩緩舒了一口氣，身體像個洩氣的皮球，默然墮下。

金采兒急忙把他扶起。

柳飛堤在她耳邊，有氣無力地道：「多謝妹妹！」

「謝我甚麼？」

「假若不是你衝前，我的後果不堪設想！」

「爲甚麼？」

「那因爲你，勝過千言萬語的辯駁！」

柳飛堤已完全無力，倒了下去。

* * *

柳飛堤這次的傷勢，比上一次更爲嚴重。

刁難老人的武功厲害，但目的只是爲報徒兒被殺之仇，當他發覺柳飛堤並不是兇手的時候，他已再沒有使出奪命之招。

刁難老人是個愛材的人。

正因爲如此，柳飛堤一直並沒有爲兒子金宇的失踪有太大的介懷。

金宇聰明伶俐，他自有生存之道。

但洛無縱却完全不同。

他似乎非常相信柳飛堤是個眞兇，而且他的「無相神功」的確厲害。

幸好他也沒有使出殺手鐧，也許是因爲他要的是活口，柳飛堤的武功，應該與他不相伯仲，只不過前些日子，迎戰刁難老人，早已用了大部份精力。

而且，洛無縱有使人震悚的名氣。

名氣可以殺人。

名氣已把柳飛堤的氣焰壓下去……

日子無聲無息的過去，柳飛堤的傷勢已漸有起色。

不過，在他倒下之後的幾日，他整天發熱，而且終日喃喃自語。

他有時喚着金宇。

他有時也喚着：「風兒，風兒……」

金采兒聽了，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愁苦。

風兒姐姐，你爲甚麼這麼命薄？好一個郎君，好一個家庭！可是，三個應該相連的人物，竟要無理分開！

夫婦是人鬼殊途，父子也是無緣無故的分開。

金采兒想到自己，也想到父親。

她本與父親一同北上，前來找尋柳飛堤，爲報姐姐的血海深仇。

自己心急，先行一步。

而今這個仇敵，竟是自己所保護的人！

人生眞是一個謎，一個永遠不能預知的謎。

柳飛堤面容十分憔悴，不過，他也有清醒的時候。每當他清醒，他總是望着金采兒。

他沒有說話，只是微笑。

金采兒其實也不大清楚，究竟他是不是眞的微笑，還是他臉上的肌肉是如此！

「妹妹——」柳飛堤輕聲道。

「怎麼了？大哥——」

「入秋了，你還是回去的好！」

「回去？回去那裏？」

「回家，總好過在這塞北的地方，對着一個無用的人！」

「你呢？」

「我——我不能再回金家，我欠你們太多，而且這個誤會也極深！」

「既是誤會，你何必擔心？」

「我已僥倖對付了兩個强敵，不過，看來，我對付不了你的父親！」

「他也是一個講理的人！」

「也許是——」他不願再說下去。

金采兒也不知如何再說下去，屈指一算，父親應該來到這一帶地方了。

金采兒不覺的皺眉。

「怎麼？我的話有錯？」

「假若父親出現，我會爲你好好解釋。」

柳飛堤滿眼淚水。

男兒有淚不輕彈——

她非常感動，不覺的倒在他的懷

中。

暖流在他們體內流動，柳飛堤輕撫金采兒的秀髮，竟怔怔的呆了半晌，才在喉間發出低沉的聲音：「風兒……風兒……」

金采兒如被雷殛般醒來！

他仍然是深愛着姐姐！

她感了羞辱，像被人唾罵了一頓似的，她推開了柳飛堤，一直跑出山洞。

她漫無目的地奔跑。

夕陽染紅了天邊的雲霞，也染紅了草原上的綠草。

當她跑至極爲疲倦之時，她坐了下來，淚水竟汩汩而下，其實他並沒有羞辱她。

他鍾情姐姐，更證明他並非殺死姐姐的兇手。

他是個君子。

他擁着自己，只不過以爲姐姐復生。

金采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昂起頭來，就在這時，她看到草原盡處有三匹馬。

三匹高頭駿馬。

並不是日間常見的那一種蒙古馬，身體矮小肥胖的蒙古馬。

馬上有三個人，都似乎十分熟悉。

其中的一個，身穿金色袍子——

「父親？」

三匹駿馬轉眼已到了她的眼前。

另外兩人已跳了下來。

「二小姐？」

金采兒站了起來。

「爹爹——」

那穿着金色袍子的，當然是「金身尊者」金世雄，另外兩位，是他的得力助手。

一個虬髯滿臉的，外號「算無遺策」郎恬寧，他外表粗豪，但實在是一個精明的傢伙。

另一個却是臉白無鬚，外號是「金風送爽」華俊仁，這人外表是一個書生，手下的功夫却是毒辣異常。

他倆一直跟着「金身尊者」金世雄，這一次當然沒有例外。

金世雄也下了馬，扶起女兒，道：「發現了柳飛堤？」

金采兒點了點頭。

金世雄道：「他打敗了你？」

金采兒道：「不，他——」一時之間，她不知從何說起。

「那麼快帶咱們去！」

金采兒道：「不，他並沒有殺死姐姐。」

「你怎知道？」

「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金世雄大笑起來，道：「那一個兇手會告訴自己殺人的經過——」

金采兒眞是不知如何解釋，她只能說：「眞的，他是眞的！」

「好，采兒，你帶咱們去。」

「不！」金采兒斬釘截鐵地說。

「爲甚麼？」

「除非你答應絕不傷害他。」

金世雄立即明白，這幾十日來，金采兒與柳飛堤之間，一定發生了甚麼事。

他不想迫她說下去，他看了身旁兩人一眼。

沒有說話，兩人立即上馬而去。一個向東，一個向西。

馬兒轉眼便消失在兩邊草原盡頭。

「爹爹，他們要去殺死姐夫？」

「不一定，大多數是活口！」頓了一頓，又道：「采兒，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見過了刁難老人！」

「是姐姐的師傅！他老人家也來了！」

「他帶走了宇兒！」

「宇兒被他帶走——」金世雄似有怒意。

「看來他沒有惡意。」

「柳飛堤竟可以敵過刁難老人？」

「因爲他是清白的！」

「還有誰來過？」

「還有洛無縱！」

「哦，他是個公私分明的傢伙。」

「洛伯伯也相信了他！」

「他怎會這樣容易相信別人？」

「他們惡鬥了一會——」

「柳飛堤他——」

「他表面與洛伯伯打個平手，但事後他幾乎死了！」

「幾乎死了，那便是沒有死——那還好，他的性命一定要留給我！」

「爹，你仍不相信？」

「我憑甚麼相信？」

於是，金采兒再把兩次惡鬥詳盡的向爹爹說明。

金世雄一直沒有出聲，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有甚麼異議。

那時南方之處响起了一陣爆聲，天邊也出現一陣閃光，看來是一個訊號。

金世雄道：「朗叔叔找到了！」

金采兒立即緊張起來，道：「他——」

金世雄一手把金采兒抄了上馬，自己也隨着一躍而上，向南而去。

馬是極佳的駿馬，雖是馱着兩人，仍然是飛一般的奔跑。

轉眼已來到柳飛堤的山洞。

郎恬靜與華俊仁在洞口前。

金世雄道：「裏面？」

兩人同時點頭。

金世雄道：「柳飛堤，你逃不了！」

「柳大哥——」

金世雄聽了這個稱呼，猛然瞪了她一眼。

洞內並沒有傳出任何聲音。

「算無遺策」郎恬寧手中已多了一件武器，這件武器相當怪異，是一條與劍一般的長棒，但棒上却有多顆算

盤子似的東西。

他緊握着這算盤子棒。

「金風送爽」華俊仁也是嚴陣以待，他手中的武器，是一柄金色的大刀，那時天色已是相當的黑暗，但仍是可以看到大刀金光閃閃。

他把金刀揮舞一下，「胡胡」有聲。

金采兒與金世雄已下了馬。

金采兒有點緊張，因爲她知道，柳飛堤未必是郎、華二人的對手。就算打個平手，他又如何應付自己的父親？

金世雄顯得有點不耐煩。

他踏上兩步，回首道：「火！」

華郎二人會意。

郎恬寧道：「我來！」

他在附近找到一堆乾草，火摺子一亮，已是火光熊熊，照亮了每個人的臉。

「你逃不了！」金世雄叫道。

洞內仍然沒有聲音。

金世雄提步上前。

郎、華二人異口同聲道：「金爺，讓咱們先行！」

於是，郎華二人踏步入洞。

山洞並不十分大，一眼已望盡。

並沒有柳飛堤的踪影。

「柳飛堤，你逃不了！」

「柳兄，既是清白，何必東躲西藏？」「算無遺策」畢竟是算無遺策，郎恬寧並不想得罪柳飛堤。

他知道自己並非柳飛堤的敵人，有華俊仁與金世雄在，柳飛堤逃的機會不大。

華俊仁較爲暴躁，道：「柳飛堤，何不來個當面對質，以表清白。」

金世雄咆哮一聲，雙掌同時遞出。

一時之間，洞內氣旋激動。

金世雄向來是個深沉不露的人，這次爲了女兒，已顯得有點心浮氣躁。

一會，洞內跌了一些沙石。

金世雄的雙掌，斷石裂碑是尋常事，假若柳飛堤躲在洞內任何一角，是斷無倖免之理。

不過，柳飛堤似乎並不在洞內。

金采兒也隨着進了洞內。

她看見父親雙掌遞出，早已嚇得魂不附體，但當她聽到沙石落下，却無柳飛堤的踪影時，心才定了下來。

他們三人再行幾步，洞已是盡頭。

那裏有柳飛堤的踪影？

洞的一邊有一堆枯草。

郎恬寧上前，用手摸那枯草，道：「仍有微溫。」

「追！」金世雄道。

兩人已不再猶豫，轉身出洞。

金世雄也出洞，他看見金采兒，道：「假若你見到他，叫他見我一面，比不斷的亡命天涯更好！」

金采兒正想說話，但金世雄已表示不聽，出了洞口，一陣馬蹄聲响起。

金采兒再出洞口，已沒有了三人的踪跡。

借刀殺人　博取信任

柳飛堤到了那裏？

剛才她恨不得柳飛堤失踪，而今却又擔心他的去向，他有本領隱身？

她在火光之前呆了半晌。

忽然，一隻手按在她的肩上。

她回過頭來——

赫然是柳飛堤！

「你去了那裏？」

「我躲在洞內！」

「爲甚麼完全看不見你？」

「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洞內有另一個洞的！」

「甚麼？」

「你隨我來看看！」

柳飛堤帶着金采兒入了洞內，果然，洞的盡頭，有另一個小洞，那個小洞，在一片大岩石遮掩之下，完全無法發現。

而那個小洞剛好可暗藏一人，橫躺在內。

金采兒再見到柳飛堤，才如釋重負，道：「我們還是立刻離開！」

柳飛堤道：「不！」

「爲甚麼？他們正在搜索你！」

「我知道。」

「那麼爲甚麼不離開？你要與他們會面？」

「會面是遲早的事，不過，不是現在！」

「爲甚麼？」

「因爲岳父身旁的兩人！」

「爲甚麼？」

「岳父既納我爲婿，對我自然有幾分好感，不過，他身旁的兩人，詭計多端！」

「其實你想單獨見我父親？」

「在適當時機。」

「那太難了。」

「爲甚麼？」

「因爲他們是護着父親北上，那會離去？」

柳飛堤沉思。

金采兒有點心急道：「我們還是走吧！」

「走去那兒？」

「至少要離開這裏！」

「不，千萬不能離開這裏。」

金采兒實在不明白。

「妹妹，他們三人都到過這裏，而且親眼看過我不在這裏，因此，他們不會在附近找我，一定把範圍擴大！」

「不過，他們可以回來找我！」

「是的，那是幾天後的事——而今來說，這山洞是最安全的地方。」

柳飛堤的估計，並沒有錯誤。

轉眼三天，他們三人都沒有來。

不過，這三天之內，柳飛堤是愁

眉深鎖的。

金采兒一直在他身旁，小心的照顧着他。

第四天早上，柳飛堤一早起來，在洞外躑躅。

金采兒問道：「大哥，怎麼了？」

「這幾天我想得很多——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而且我身體回復健康，我應該見他們一面。」

「不過——」

「我要見的是你父親，並不是其他人。」

「有甚麼辦法？」

「有——我想很多！」

「我可以幫你嗎？」金采兒熱切地問。

「當然可以，我想，你扮作我的人質，用你把你父親身旁二人趕開！」

「好辦法！」

「不！」

「爲甚麼？」金采兒奇怪地問。

「本來這是個上佳的辦法，不過，用你作人質，只會加深他們對我的誤會！」

金采兒想想，柳飛堤的顧慮並不是無因。

父親帶着二人千里而來，爲的是替姐姐報仇，而今又要柳飛堤威脅自己的生命，那誤會可更深。

金采兒有點沮喪。

柳飛堤道：「我想到另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用得着我嗎？」

「沒有你，我能成甚麼事？」柳飛堤不經意地說着，但聽在金采兒的耳裏，是萬二分受用的。

「快說！」

「岳父身邊的兩人，定然在這草原百里之內，你去找他們，並不太難。」

「相信是。」

「你找到他們，先引開你爹爹，再用說話離間二人，使他們兩人不和——」

「我明白，當郎伯伯與華伯伯不和，就算你與他們對敵，他們各懷鬼胎，力量便大大減低。」

「對，這是我的本意，假若能令他們也懷疑你父親並不是看重他們，而是利用他們，那便更佳！」

金采兒明白，不過，這任務並不容易完成。

柳飛堤柔聲道：「妹妹，我知道這樣做並不是十分光明磊落——」

「不，我只是想，用甚麼方法才可以使他們……」

「妹妹，不，我眞的不想連累你！」

「你沒有連累我，以後我們還要聯手找出殺死姐姐的眞兇！」

柳飛堤沒有出聲。

金采兒道：「你想在甚麼地方見我爹爹？」

「在這草原北部，有一個小鎭，名叫鹿角山，那地方地勢險要，到處是一些嶙峋怪石，我可以在那裏向岳父詳細解釋！」

「好，我盡力分化他們。」

「我希望可以在鹿角山見到你！」

金采兒深情的望了柳飛堤一眼，轉身便走。

「妹妹，難爲你了！」

金采兒並沒有回過頭來，她看不見柳飛堤的微笑。

* * *

金采兒並不知道怎樣做。

而事實上，要完成這種任務，重要的不是計劃，而是隨機應變。

她是個聰明人。

先找到三人的踪跡才可以再說。

她並不去找他們三人，她只是一直北上，然後每到一處，都故意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當她見到一些草原牧民，也故意與他們談一下，以便他們留下印象。

以一個這麼獨特的女孩子，在草原出現，當然是十分觸目。

兩天之後，她的父親與兩個得力助手已發現她的行踪，當然是暗中跟踪着她。

當金采兒見到他們，她是茫然無計的。

忽然，她想起逝去的姐姐。

她是個任性的人，一個任性至無可忍受的人，金采兒自己却不是，不過，她也有任性的本領。

她心生一計，便利用她任性的本能。

那日，她已發覺「算無遺策」郎恬寧正在追踪着她，而其餘兩人並沒有跟來。

這是一個好機會。

午間，突然烏雲密佈。

一場大雨似是無可避免，而且便要洒下。

金采兒並沒有找地方躲雨，反而在雨中漫行。

雨是傾盆而下，金采兒全身濕透。

忽然，她倒在地上。

本是跟踪着她的郎恬寧，這時無法不現身，金采兒究竟是自己主人的女兒。

金采兒躺在泥濘之中，似無知覺。

郎恬寧一時之間，害怕她有病，只有趨前抱起她，走向一些矮樹叢。

他脫去身上的衣服蓋着金采兒，自己瑟縮在樹叢的一角。

雨下了不久，立時又停了。

郎恬寧本想用內功灌些眞氣入金采兒體內，她全身濕透，衣服緊貼肌膚，而且她是女兒之身，自己一個大男人，如何可以下手？

因此，他見大雨一停，便抱起她，希望可以找回主子和同伴。

但也算是他倒霉！

當他從矮樹叢，抱起金采兒之際，金世雄與華俊仁便在附近出現。

華俊仁一個箭步，問道：「發生甚麼事？」

郎恬寧抱着全身濕透的金采兒，有點靦覥，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她暈了！」

他懷中的金采兒突然哭了起來。

郎恬寧大爲詫異，因爲金采兒一直暈倒，並沒有知覺的，可是，而今却在他懷中哭泣起來。

這時，看在華俊仁的眼內，便是另外一回事。

而最壞的是，郎恬寧一向是個好色的傢伙！

金世雄也追了上來。

他是個深沉的人，外表似乎是不動聲色。

郎恬寧道：「小姐倒在地上——」

金采兒掙扎着，哭得更爲厲害。

「郎兄你——」華俊仁不知怎樣說下去，他轉過話題，道：「那邊有馬，我們趕快……」

金采兒已從郎恬寧懷中掙扎而出，哭得更厲害更大聲！

「發生了甚麼事？」

這一問倒是多餘的。

金采兒哭聲更甚，這是一個可怕的答案。

金世雄立即扶着自己的女兒，他回首望着郎恬寧，而同時華俊仁也望着郎恬寧。

他們的目光是異樣的。

沒有任何說話，但郎恬寧已感覺到那種指責。

「我，我只是……」他很激動，不知如何說下去。

這口吃更加重二人的懷疑，甚至證實二人的懷疑。

郎恬寧突然醒悟，他是着了道兒。

着了一個女娃子的道兒！

金世雄鐵青着臉，本想說些甚麼，但仍然忍着不說，他扶着金采兒，輕聲安慰。

他回過頭來，看了郎恬寧一眼，又再看華俊仁一眼，華俊仁見他嘴角微動，已明白他的意思。

金世雄已扶着金采兒走遠了。

「咱們……」郎恬寧口吃地道。

「站着，郎兄，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華俊仁的語調有些嚴厲。

「發生了甚麼事？那只是小姐暈倒了……你以爲是發生了甚麼事？」

「你何必再隱瞞下去？」

「隱瞞？隱瞞甚麼？」

「郎兄，我明白咱們月來跟着金爺找柳飛堤是件苦差，但看在他對咱們不薄，再辛苦也要去助他一臂！」

「這個當然！」

「我知道你的性格，甚麼也不好，就是喜歡那胭脂水粉的味道，這也怪不得你，這個多月來，見的全是長草和牛羊，不過，再過幾天，找到柳飛堤，咱們入城去，什麼脂粉味兒沒有得嘗，何必……」

「你的話說到那裏？」郎恬寧有點怒意。

華俊仁朗聲道：「我說什麼你是明白。」

「你說我輕薄二小姐？」

華俊仁冷笑一聲，道：「你終於承認了！」

「承認，承認什麼？」

華俊仁不再說話。

「我承認無意發現她暈倒在草叢——她衣衫不整是因爲下了一陣驟雨……我們躲在矮樹叢中只是避雨。」

「郎兄，夠了！」

「什麼夠了，那全是事實！」

「那麼，她哭了起來，是無端的？」

「她……她要哭我也是沒有辦法的。」

華俊仁連聲的冷笑。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有什麼用？要金爺相信你才有用。」

郎恬寧如夢初醒地道：「金爺是示意你對付我？」

華俊仁道：「咱們兄弟一場……」

「什麼？你要……」

「郎兄，你要明白，第一，我是奉命行事；第二，無論在人情物理，江湖道義來說，我……」

郎恬寧聽了，怒從心上起，暗忖：「我與你共事金爺十多年，想不到你竟然借此機會，來一個剷除異己！」

其實，郎恬寧與華俊仁本來也有心病。

有道是：一山不能藏二虎；更常道：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他們相處日久，早已有嫉妒之心。

郎恬寧已亮出了兵器——算盤棒子。

華俊仁的金色大刀也握在手上。

郎恬寧把棒子揮動，算盤子上下移動，發出「的的得得」的聲响。

華俊仁金色大刀一送，一招「橫掃千軍」，與郎恬寧算盤棒子打個正着。

火花綻開。

兩人同時覺得虎口劇痛。

十多年來，兩人日夕相處，都深知對方武功厲害，却從來沒有機會互相比試，而今，第一招相碰，似乎都比想像中更爲厲害。

華俊仁金刀又再旋起，一式三招——「朝登紫陌」、「暮踏紅塵」、「赤日流光」，撒出一個金色的刀網，極度發揮了大刀的揮、掠、斬、擊的金刀本色。

郎恬寧也不是弱者。

他在大刀的光波之中，躍撲飛騰，俐落疾猛，他的算盤棒子，也是一式三招——「移宮換羽」、「批風抹月」、「嘯傲煙霞」，把金色的刀網從中裂開。

華俊仁心中暗叫：「好！」又再揮刀。

這次手法又見變異，一招「月暗星

滅」，實在是狂悍無比，粗獷凌厲異常。

好個郎恬寧，半聲不吭，猝往上挺，算盤棒子又出，在極有節奏的算盤子聲中，吞吐刺戳，又快又狠。

兩人直鬥了百多回合，並未分勝負。

他們心中都佩服對方，同時，心中也起了極大的疑慮，這一戰如何罷手？

忽然，天上响起一陣雷聲。

看來大雨又再傾盆而下。

華俊仁金刀仍然揮動，但郎恬寧似已不欲再打下去，他把算盤棒子橫揮，華俊仁略爲後退。

郎恬寧趁機向後一躍，朗聲道：

「華兄，咱們是着了女娃子的道兒，何必自相殘殺？」

華俊仁知道並無必勝把握，也乘機躍開。

郎恬寧道：「無論你信與不信，你也要聽聽！」

華俊仁道：「說罷！」

「咱們第一次找到二小姐，已知道她是幫着柳飛堤，柳飛堤是她的殺姐仇人，本來是水火不容的，可是，她幫柳飛堤，自然是柳飛堤說服了二小姐。」

「那又如何？」

「柳飛堤向來深沉不露，並不是個容易對付的傢伙，姑不論他是否殺死大小姐的兇手，他定要面對他的岳父，金爺愛女情切，定會使咱們聯手殺他。」

華俊仁開始有些明白。

「以柳飛堤的劍法來說，單獨對付金爺一人，或是咱們任何一人，應該是有把握，雖不至打敗對方，也不至慘敗，但是，咱們一聯手，他是必敗無疑。」

華俊仁同意地點首。

「因此，他一定要分化咱們。」

華俊仁道：「這是他佈下的一個局？」

「我不知是否如此，但很明顯，二小姐是佈成一個疑陣，陷害我。」

「她有這個本領？」

「你也早知道，大小姐二小姐爲人都是絕頂聰明，大小姐已是被聰明誤了。」他發覺自己詆譭了主子的女兒，但仍續道：「二小姐教養不錯，不過，她也有她姐姐的影子，在必要時候，她的性子和她姐姐，不相伯仲。」

「也許是柳飛堤所示意？」華俊仁道。

「我不知道——這女孩子端的是厲害。」

「郎兄，你問心無愧……」

「我向天發誓，郎某若有輕薄金采兒，我的腦袋有如此石——」他用脚一蹴，一塊頭顱般大的石塊上了半空，剛一落下，郎恬寧一掌揮去，那石塊立時破裂，碎石射向四方。

這的確是一個重誓。

華俊仁心下也相信，他是無辜。

郎恬寧仍是怔怔的站着。

華俊仁道：「郎兄，剛才多多得罪，不過，說句笑話，你外號是『算無遺策』，看來你這次遇到了對手！」

郎恬寧道：「是的，我應該把外號改一改，改爲『算有遺策』！」

兩人相對而笑。

華俊仁道：「咱們如何對付二小姐？」

郎恬寧道：「其實主要對付的是柳飛堤！」

「你道我該如何向金爺交代？」

「只要擒下柳飛堤，一切自然迎刃而解。」

華俊仁似乎不大同意。

郎恬寧知道，這麼辛苦才說服了他，假若讓他再生疑慮，自己將無脫身之日，他立即道：「華兄，我明白你的處境，你先回去看金爺與二小姐。」

「我怎麼說？」

「你說我敵不了你，逃向大漠。」

華俊仁並不作聲。

郎恬寧道：「附近最近的城鎮名叫鹿角山，相信他們是去了那裏，你可以去會合他們，並着他們在鹿角山等候一兩天。」

「你又如何？」

「我會再找柳飛堤。」

「你有把握？」

「沒有……不過，這是唯一的途徑，找到了柳飛堤，制服了他，我才可以在金爺面前說話，否則，我如今一見他面，他便要把我殺死才心甘！」

「假若找不到？」

「那麼我便要……不過，你相信我。」

華俊仁知道，再說下去，也是毫無結果。

於是，兩人在暮色之中分手。

＊　＊　＊

「算無遺策」郎恬寧的外號並非僥倖得來，他實在是一個機智過人的人。

這次無端陷入金采兒的故佈疑陣中，只不過是沒有防備之下的一時失手。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而今，他的心情變得複雜。

開始隨着主子追殺柳飛堤，只不過是一件奉命而行的工作，與他自己全無痛癢的關係。

雖然，他也同情大小姐的逝世，不過，他內心明白，金凰兒行事不講理，這次的死亡，必然是自取其咎。

現在似乎是大大不同。

他被金采兒陷害，大大損害了自己的名譽，更損害了他和金爺與華俊仁之間的關係。

一個是賓主的關係，一個是同僚的關係。

更令他氣憤的是，多年來的道行，喪在一個小丫頭的手上。

他相信小丫頭並沒有這個本領，

而最重要的，還是柳飛堤。

柳飛堤是一個怎樣的人，他並不大清楚。

他給郎恬寧的印象是一個面貌英俊，但非常冷靜的人，以他的劍法，自然可以在江湖立足有餘，可是，他偏偏入贅於金家。

這當然有他的理由。

第一，金家在江湖上，地位顯赫，他入贅金家以後，他便是金家的繼承人。

第二，金凰兒美貌如花，雖是性情怪異、暴虐，不過，情人眼裏出西施。

第三，他連自己親生兒子也可改姓爲金，這點却是令郎恬寧大惑不解。

雖然，入贅了金家，兒子改姓，那也是一般俗例，不過，以柳飛堤這麼有性格的人，實在難以做到。

因此，郎恬寧心中對柳飛堤有另一種看法。

他心存不軌？

他深謀遠慮？

在被陷害之前，郎恬寧完全沒有這樣想過，因爲整件事中，他只是一個奉命行事的人。

可是，而今可算是有切膚之痛，一切都要重新估計，尤其是柳飛堤。

他既是如此忍辱負重，其中當然大有原委。

那麼，金爺懷疑柳飛堤殺死他的女兒，這並不是無中生有。

金爺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他以六十高齡，還要北上拿人，自然有他的理由。

郎恬寧終於把事情分析得清楚，不過，什麼分析也沒有用，而今最重要的還是找着柳飛堤。

在冷靜的算計下，郎恬寧的頭腦特別清晰。

他想到，幾日之前，他們來到柳飛堤所隱藏的山洞，當時，金采兒的表情看來，柳飛堤是必在洞中。

可是，洞內却無他的踪影。

他預先逃走，不過，逃往那裏？

郎恬寧設身處地爲柳飛堤想了一下，只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向草原進發。

但草原雖大，但却很少人，只有那些牧民，只要他一現身，人人也認得他，而且知道他的行踪。

可是，幾天以來，他的行踪並沒有暴露。

那麼，只有第二個可能。

最危險的地方，也許是最安全的地方。

朗恬寧恍然大悟。

他急忙向那日柳飛堤所躲藏的山洞而去。

那山洞離他現在的地方也要一日的路程，郎恬寧趕了一夜路，在曙光初露之時，他終於到達。

他並沒有現身。

他躲在一堆矮樹叢中，休息了一會。

那一覺睡得不錯，却被一陣肉香所弄醒。

他從矮樹叢望出，果然見柳飛堤在洞口燒烤肉食。

郎恬寧見他悠然自得，心下怒火中燒。

他並沒有立即衝出去，他小心觀察了大半天，發覺他只有一個人。

這是一個好機會。

不過，郎恬寧擔心，自己的武功並不足以把柳飛堤擒下，假若再讓他逃去，自己的清白，何時才能洗脫？

他不能失敗。

他看見自己所躺的矮樹叢，立時心生一計，他從懷中取出一柄小刀，砍下一些樹幹，很快便做成了一個簡單的陷阱，只要引他到來，一脚踏下，陷阱便會扣着他的腿，使他不能再逃。

郎恬寧立下主意，最好先用武功把他折服，否則，略施詭計，把他引來，自然手到擒來。

一切都已佈置妥當。

郎恬寧飛身躍下。

柳飛堤在洞口站着，腰間繫劍。

柳飛堤立時警覺，手撫劍鍔。

郎恬寧立定，算盤棒子亦已在手中。

「果然是你！」柳飛堤仍是冷面如昔。

「你知道我會來？」

柳飛堤並沒有答他的話，只道：「進招吧！」

郎恬寧是個謹慎的人，他實在不想得罪柳飛堤，不過這時，他是無法不動手，便道：「柳兄，我是奉命行事！」

柳飛堤冷笑一聲。

郎恬寧無奈，算盤棒子橫掃而下。

柳飛堤劍已在手，輕盈地化解了這一棒，然後，他挺劍而出，這一出便是一式四招。

郎恬寧千萬也想不到，柳飛堤的劍法竟是如此狠辣，他連退四步。

他也不是一個弱者。

他的算盤棒子是獨門武器，因此他也有獨門的武功，他把棒子一揮，盡成一個黃金色的圈子。

柳飛堤避重就輕，稍爲退後。

郎恬寧趁此良機，施展了三式，「算盤三式」——「二一得個二」、「三下五落二」和「六下五上一」。

這不是珠算心法，而是算盤棒子的招式。

柳飛堤被他這三式迫退幾步，兩人均勢再現，於是，他又連續施出劍招。

柳飛堤外表冷酷，連帶他的劍招也是冷酷異常，郎恬寧與他總算是相識一場，不過，他並沒有放鬆半點。

這時，郎恬寧才眞正的感到，柳

飛堤並非他心目中所想的那麼單純。

柳飛堤劍招再挺進。

郎恬寧避無可避，他立時撤手，算盤棒子向上衝去，立時，一陣金光閃起。

那些本是串在算盤棒子中的算盤子，已散了落下，並不是偶然的撒下，而是有規律的落下。

十八粒算盤子，指向柳飛堤頭、肩、臂十八處大穴。

柳飛堤也知厲害，以劍護體，遽然躍開。

而他剛站定，沒有了算盤子的算盤棒子已向他心間刺來，柳飛堤抝腰挫步，避開致命的一招。

郎恬寧再刺。

那知柳飛堤早已有準備，弓着的身體，向上一彈，劍便直刺郎恬寧的腹部。

郎恬寧心中大叫不妙，爲了保命，他立即後退，地上金色的算盤子散在地上，他踏中一顆，猛然翻滾，幸好他脚下功夫仍十分穩健，借勢躍得更開。

郎恬寧暗道：「無毒不丈夫！」

他仍然保持那個敗退的姿勢，向着他佈置有陷阱的矮樹叢奔去。

他是個謹慎而心思縝密的人。

但他却想不到柳飛堤的心思並不比他弱，而且他是以逸代勞，一心一意用計引他。

郎恬寧踏着一處草叢。

他突然聽到「啪」的一聲。

聲音仍未散去，他已感到左脚痛入心脾。

他本想引柳飛堤往自己的陷阱，那知，他早已入了柳飛堤的陷阱。

那陷阱並不是平常的陷阱，而是佈置得非常小心的，咬着郎恬寧左脚的是一個强力的捕獸器。

這多天以來，柳飛堤早已預料他們三人之中，總有一個會回來，因此，他在附近的牧民處，找到了幾個强力的捕獸器，而且在山洞周圍小心安裝。

郎恬寧痛得死去活來，看來他的左脚是廢了，那種痛入骨髓的痛苦，使他昏了過去。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只感到雙手被縛，但脚上那個捕獸器已經脫下，並敷有一些金創葯。

柳飛堤冷冷的站在他的身旁。

「你沒有殺我？」郎恬寧有點詫異。

「我爲什麼要殺你？」柳飛堤說話仍是冰冷如昔。

郎恬寧試圖起來，他可以坐起，可是，左脚受傷不輕，無法站起，完整的算盤棒子仍在身旁。

柳飛堤走開，在那邊草坪拉了一隻驢子來。

「郎兄，上驢吧！」

他居然稱呼郎恬寧爲郎兄，這人實在古怪。

「往那裏？」

「自然是見你的主子。」

「金爺？你不是拚命逃避他？」

「而今不同，有你陪伴！」柳飛堤說話之中，似乎包含了另一個意思。

「你是想……」

柳飛堤道：「你不用胡思亂想，見到了金爺，你幫助我解釋我們之間的誤會。」

「誤會，什麼誤會？」

柳飛堤沒有再說話，他一手抄起郎恬寧，讓他伏在驢背之上。

驢子慢慢的走着。

當他們走過那一叢矮樹叢，柳飛堤突然抽劍劈下，草叢之中，立時「劈啪」一聲。

那是郎恬寧日前暗中佈置的陷阱。

這個陷阱沒有用了，自己却中了柳飛堤的陷阱。

柳飛堤揭破了郎恬寧的機關，並沒有再說什麼，可是，郎恬寧的心中，却不由得不佩服柳飛堤。

一個腰間繫劍的人，領着一匹驢子，驢子之上伏着個受了脚傷的人，在草原中是非常觸目的。

他們的移動緩慢，目的地似乎是鹿角山。

往鹿角山的路程，其實並不遠，不過，驢子速度極慢，而且柳飛堤是故意惹人注目，速度更慢。

當天晚上，柳飛堤選了一處曾經有人歇過的地方停下，在那個石砌烤爐旁，他發現了一張字條。

字條上面寫着：

「郎好色被陷」

這五字非常簡單，落在他人的手，並不表示什麼，但落在柳飛堤的人，却是最明白不過。

這因爲他便是整件事的起源。

他慫恿金采兒離間郎、華二人，他並沒有教她用什麼計策，不過，她是個聰明人，自然有她的辦法，而今字條上明確的顯示，郎恬寧已被她陷害。

郎恬寧好色之事，柳飛堤早已知悉。

他立時把字條毀了，並且忍不住微笑。

那夜他特別燒了一隻兎腿給郎恬寧吃，郎恬寧心中也感激他。

柳飛堤一向對有價值的東西，都愛護異常。

郎恬寧千萬也想不到，驢子馱着他，並不是要他脚傷早日痊癒，而是載他往另一條死亡之路。

兩日之後，他們已近鹿角山。

而金世雄、金采兒與華俊仁在附近迎着。

＊　＊　＊

當柳飛堤一見三人踪影，便立時放下驢子，直奔往三人之處。

金采兒第一個便看見柳飛堤。

她向他拋了一個眼色，柳飛堤暗中點頭，並以眼色表示嘉許之意。

金世雄一見柳飛堤，便怒從心起。

柳飛堤抱手，恭敬道：「小婿見過岳父。」

「你終於敢來見我？」

「小婿其實一早便想來見岳父，但是，我不忍傷及咱們翁婿之情——」

「我們之間還有？」

「千言萬語也抝不過偏袒的心——」柳飛堤似乎是在自言自語。

「我女兒的死……」

「岳父，這件事我自然會交待清楚，不過，我先爲你辦妥了一事，他已坦白承認。」

「他，郎恬寧？」

柳飛堤只是點了點頭。

金采兒道：「爹，我並沒有陷害他、誣蔑他！」

華俊仁也搶着問：「他承認了輕薄二小姐？」

柳飛堤仍然點點頭。

金采兒飛身躍出，要去殺郎恬寧。

金世雄一手拉着她，向柳飛堤道：「他既然向你承認一切，爲什麼你不殺死他？」

「他的左脚受了重創！」

金世雄問：「爲什麼你不殺死他？」

柳飛堤慢條斯理道：「這是問題的關健，我並不是一個隨便殺人的人。」

金世雄心頭一震。

柳飛堤這句話，答覆了他剛才發出的一個問題，其實也答覆了他心中另一個問題。

他是表示他並不是殺死金鳳兒的兇手。

他不隨便殺死一個外人，當然更不會隨意殺死自己的妻子。

柳飛堤的確是一個聰明人。

事實比任何天花亂墜的說話都要好，都會令人較爲信服。

柳飛堤看到金世雄的臉色已比剛才放寬很多，而他的心也同時寬了很多。

金采兒掙開父親的手，道：「我要去殺死那畜牲！」

金世雄道：「不！」他的眼睛轉向華俊仁。

華俊仁當然會意，道：「我去！」

本來，他一直已有多少相信郎恬寧曾經輕薄二小姐，因爲他知道郎恬寧一向好色，這個多月來，女人也沒有見過一個，他當然會見了二小姐而心動。

不過，他仍有些懷疑，這會不會是金二小姐的離間之計？直到郎恬寧似是畏罪而走，再加上而今柳飛堤的證實，不由他不信。

他實在不忍殺死一個共事多年的兄弟，不過，姓郎的實在罪無可恕。

他一咬牙齦，飛身而出。

柳飛堤道：「華兄，他一直把罪行推在你的身上！」

這一句話無異是火上加油。

這斷竟無端插贜嫁禍？

華俊仁飛身往那驢子之處。

郎恬寧還以爲華俊仁爲他說了好話，來解救他來的。

那知，華俊仁金刀一揮。

「你做什麼？」郎恬寧已跌在驢子之下。

華俊仁金刀再揮，已把郎恬寧左肩砍下，鮮血有如泉湧。

郎恬寧至今完全明白柳飛堤的好意，他是借刀殺人。可是，這時已是太遲了！

血濺金刀，華俊仁實在不敢再看。

他抛下金刀，道：「你自行了斷吧！」

郎恬寧右手拿起金刀，正想劈下，突然，一個念頭從心底升起：「這豈不便宜這斷？」

他用手指蘸血，在地上寫了一個字——走，然後，他拿起金刀，插向心房。

華俊仁回過頭來，看到郎恬寧扭曲的臉。

他也看到那血字——走。

郎恬寧臨死也要寫下這字，是什麼意思？

有道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他要我走？爲什麼？

這時，他心念電轉，幾千個念頭在他心頭湧過，他知道郎恬寧是一番好意。

他救不了他自己的當兒，也要救自己。

他回頭望去，他似乎看見柳飛堤輕蔑的笑意，他感到心中發毛，柳飛堤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傢伙。

在他離開金世雄這一段小小的時間，不知他在金世雄之前，又說了些什麼？

假若是壞話——

他不敢再想下去，他們畢竟是翁婿之情，而自己只不過是他一個手下，一隻棋子，一隻馬前卒！

他的心中立時發毛。

華俊仁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歷遍江湖風險，一念之間，他決定自己的去向。

走——

他轉身時已提金刀，向南方逃去。

＊　＊　＊

柳飛堤仰天狂笑。

金世雄看見華俊仁向南竄去，便要抽身追趕。

柳飛堤道：「岳父，我的說話沒有錯？」

「那是爲了甚麼？」

「第一，他不忍殺死自己的同袍；第二，有所謂狡兎死，走狗烹，他是感懷身世！」

「飛堤，你果然料事如神！」

柳飛堤聽見岳丈如此稱呼他，他的心已放下了一半，因爲他無疑已漸漸相信自己並不是殺他女兒的兇手。

原來，柳飛堤在華俊仁離開去殺郎恬寧之時，早已預言華俊仁不再回來。

金世雄當然不信。

不過，事實却擺在眼前。

柳飛堤洞悉人心，他的神算使金世雄對他大大信任，幾個月來的逃亡式生活總算結束。

柳飛堤想起來也有點心中黯然。

整件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先說柳飛堤。

他的出身不明，這點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是爲了自己的身世，柳飛堤半輩子鬱鬱寡歡。

他懂事之後，過着乞丐式的生活，後來被一個江湖人帶進了「柳劍門」。

柳劍門是一個劍術門派，劍術精湛，他的師傅是柳存仁，幾十年前「劍魂」柳存仁，名震天下，可是，不知爲了甚麼緣故，突然歸隱。

很少人知道，他歸隱之前，便帶了柳飛堤回柳劍門，柳飛堤本是無名無姓，柳存仁便給了他這個名字。

當柳飛堤長大之後，也以劍術名震江湖，他的外號「劍影無痕」當然並不是他的師傅所賜，而是因爲他的劍既快且準，因而人稱他「劍影無痕」。

* * *

是八年前的一個冬天。

柳飛堤奉師傅之命下山，他的目的是找一個人。

他一連趕了幾天路，那時天氣已日漸寒冷，那日早晨，四處已是一片白皚皚。

柳飛堤邊行邊賞雪。

突然，他看見皚皚的白雪之中，遠處出現一點鮮紅的顏色，他好奇地向那點紅色飛奔過去。

那鮮紅色原來是一張披風。

一張鮮紅色的披風，裹着一個女孩子。

那女孩子已暈倒在地上。

柳飛堤本着俠義之心，把她抱起，走到一處較爲隱蔽的山洞，讓她好好的躺下，並生了一堆火，讓熱氣使她甦醒過來。

那女孩子十分嬌俏。

柳飛堤一見了她，就有點好感。

女孩子終於醒了過來。

「你是誰？」她的說話無禮，似乎不配她嬌艷的容顏。

柳飛堤並沒有介意，接口道：「姑娘暈倒在路上，我把姑娘抱了過來。」

「你抱我過來？」姑娘語氣似乎不大友善。

柳飛堤只點點了頭。

那位姑娘突然一躍而起，銀光一閃。

柳飛堤反應也不慢，同時抽劍。

火光在洞中綻開。

那姑娘被柳飛堤的內力，震開了幾步。

柳飛堤道：「姑娘身體虛弱，何不好好休息？」

姑娘緩緩收劍。

「姑娘尊姓？」柳飛堤恭敬地問。

「我——我姓金！」

「金姑娘，請你暫時不要說下去，讓我猜猜——你姓金，使的是金氏世傳的『玉旨綸音』劍法……」

「你也知道是金家的『玉旨綸音』劍？」

「我當然知道，因爲——」他望望自己的劍，續道：「『玉旨綸音』劍法創自『金身尊者』金世雄，你定是他的大女兒金風兒！」

金風兒的來歷完全被他猜中，她雖十分詫異，仍要難倒柳飛堤一下。

「我是金采兒！」

「不——你不會是金采兒，金采兒是你的妹妹，因爲以『金身尊者』之尊，他的女兒不會行走江湖的。」

「而我——」

「而你有叛逆的性格——」柳飛堤不敢說下去，一會，見她並無怒意，才繼續道：「不理一切，闖蕩江湖，因而贏得一個外號……」

金風兒道：「你知我的外號？」

「江湖人有誰不知？」

這話其實包含了兩個意思，既是奉承，也是低貶。

金風兒却得意地道：「他們叫我『金瘋兒』，有甚麼大不了？」她向來任性，行事一向不理世間習俗禁忌，可算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

我行我素並不是一件易事，但金風兒有足夠的條件，她父親是「金身尊者」，有誰不讓她三分？

而且她有錢，錢可使她處事更爲順利。

名氣加金錢，便是如虎添翼。

金風兒這時年紀輕，似乎甚麼也難不到她，少年得志，她並不知道她自己走向一個悲劇的命運。

說到這裏，金風兒突然嘔吐起來。

她自己走出山洞，柳飛堤本想跟出去，金風兒却抽劍指向他，叫他在洞內守候。

當她再入山洞，臉色極爲蒼白。

柳飛堤道：「我去僱輛馬車，載你到城裏找位大夫看看。」

金風兒突然怒道：「不用——」

之後的幾天，金風兒沒有說甚麼，柳飛堤本想離去，但見她臉如金紙，一時之間也不忍。

金風兒的病可怪，有時無端嘔吐，有時却又回復正常，不過，柳飛堤知道她是憂心忡忡的。

他沒有問，因爲他不想知得太多。

行走江湖經驗告訴他，知道得太多的人定會惹禍。

金世雄與花驢師太一言不合，動起手來。

柳飛堤一直照顧她，每日幾餐不在話下，而且又爲她守在洞口，讓她好好休息。

金風兒似乎回復了正常，她走出洞口，竟在洞口舞了一輪劍法。

柳飛堤是個學劍的人，對於劍法當然是大感興趣，「玉旨綸音」劍法是天下聞名的劍法之一，他融入了她的劍招之內，看得如痴如醉。

突然，金風兒收招，再使一個劍花，劍光直刺柳飛堤的咽喉。

柳飛堤退後。

劍光猶如有吸力般，離他的咽喉二寸。

柳飛堤再退。

劍尖仍是如影隨形。

柳飛堤索性不退。

金風兒道：「柳飛堤，你可知道你犯了武學大忌？」

「甚麼？」柳飛堤實在摸不着頭腦。

「我練的是獨門劍法，你却在偷看！」

「偷看？我並不是偷看！」

「你不只偷看，而且暗中偷學！」

「我怎會偷學你的劍法？」柳飛堤有點氣憤。

金風兒突喝道：「亮劍！」

柳飛堤知道這人一向是任性，一時之間，無可奈何的，抽出了佩劍。

金風兒一劍刺來。

這一劍的劍法，甚是奇特，既不是直刺，而是忽左忽右的飄忽刺法。

一時之間，柳飛堤避無可避。

他昂身挫腰，想一躍而離開她的劍招。

可是，金風兒的劍確是厲害。

劍如銀蛇，快如閃電。

柳飛堤腦中一閃，使出一招「劍鎖星橋」——其實，他並不知這一招劍法的名稱，只不過是剛才看過金風兒使的劍法中一個劍式，在急忙中使了出來。

金風兒怒道：「你還說沒有偷學？」

「甚麼？」

「你的劍法中也有這招『劍鎖星橋』？」

柳飛堤瞠目不知如何作答。

金風兒道：「我剛才使出的是『玉旨綸音』劍法中的兩招『移宮換羽』『批風抹月』，劍式是飄忽無定，只有用咱們劍式『劍鎖星橋』才能化解！」

柳飛堤道：「我……我就算學了，也只不過是無意間學了，並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不過，你是大大對不起我了，這是第一點。」

柳飛堤無言，似是默認。

忽然，他想到最後一句話，問道：「甚麼？還有第二點？」

金風兒點頭續道：「你日夕在洞中，沒有得到我的同意而陪伴我，這是

第二點對我不起的地方。」

這人怪不得有「瘋兒」的外號。

「甚麼？你病了，我本着江湖道義，照顧你一下，這也是錯？」

「錯，極大的錯，第一，我是女兒之身，有道是男女授受不親。」

「江湖人那會計較這些？」

「我計較！」她斬釘截鐵地道。

柳飛堤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

「第三，我並沒有叫你留下，你為何要留下？咱們只是萍水相逢。」

柳飛堤更是哭笑不得。

金風兒沉默了半晌，才道：「柳飛堤，你犯了武林大忌，也犯了禮教習俗之忌，因此，你一定要向我賠罪。」

柳飛堤立時拱手，表示賠罪。

金風兒道：「沒有這麼簡單——」

這人實在難纏。

「我提出賠償辦法。」

柳飛堤不以為意道：「好，你提出吧！」

「不過，我一提出，你一定要答應。」

柳飛堤道：「難道你要了我的命，那可辦不到。」

「當然不會要你的命。」

「那你說吧！」

「不過，我再鄭重聲明一次——你一定要答應。」

「好！」這「好」的意思，在柳飛堤來說，只是表示看你又出甚麼花招的意思。

金風兒道：「你立刻跟我回金家，並入贅為婿。」

柳飛堤聽了，呆着。

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個如此嬌艷的女子，竟會提出如此的要求。

他實在無法相信。

金風兒臉如嚴霜，道：「怎麼了？」

「你再說一遍。」

金風兒道：「隨我回金家，入贅為婿。」

柳飛堤仍是呆着。

金風兒呆了一會，突然掩面，衝向山崖。

柳飛堤本是呆着，見她突然衝向山崖，也不由自主的隨着，一手抄着她的腰肢。

金風兒是滿臉淚水。

柳飛堤道：「好，我答應你！」

金風兒立時轉嗔為喜。

事情便這樣決定下來。

柳飛堤便因此而入贅了金家。

事情便是這麼簡單？

沒有人知道，只有柳飛堤自己心中明白。

* * *

入贅金家五個月之後，金風兒便產下一個兒子。

柳飛堤當然明白其中道理，不過，他似乎並不介意，連兒子要姓「金」，他也不在意。

金風兒其實早已闡明，他的父親沒有兒子，因此他們第一個兒子，要姓金，作為金家之後。

因此，柳飛堤的兒子叫金宇就是這個原因。

日子便在平凡的時刻渡過。

金風兒的性格似乎有些改變，她不再無理取鬧，因為她大部份時間都在照顧兒子。

不過，她在情緒低落的時候，也會出言譏諷柳飛堤，說他是個無用的漢子，也說他是夫憑妻貴。

柳飛堤並沒有甚麼反應。

他並不是一個沒有血性的人，而是他拚命的忍着，有時實在忍耐不住的話，他會躲在金家大府的後山上，撫劍低吟，過了半天，似乎又再沒有事了。

不過，安靜下來之後，金風兒也會有些後悔，不過，她太任性了，而且事隔幾年，當初她如何無理迫婚，柳飛堤如何助她，她都忘記了。

金風兒其實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柳飛堤明知自己吃虧，也要忍辱負重，當然是有所企圖，金家龐大產業，是目的之一。

不過，看來又不像。

這幾年來，他所用的金錢並不多，他並沒有利用自己在金家的地位而故意搾取錢財。

事實上他是有很多搾財的機會。

另一個目的，可能是借助金家的聲勢，在江湖上創一番事業。

然而，他似乎也沒有這個野心。

自從他入贅金家之後，久也不出江湖。

他為的是甚麼？沒有人知道。

他剛入贅金家的時候，金世雄還派人監視他，而金府中人也用奇異的眼光看他。

過了幾年，金宇已有五歲，人們都不再理會他。

金宇也真是個精乖的孩子，他和父親的感情不錯，對母親有些恐懼，因為她有時發脾氣。

* * *

平靜的日子終會改變。

那日，金風兒無端又發脾氣了。

柳飛堤與她拌了幾句嘴，然後便往山後去，他回來的時候，已是月上樹梢頭。

那夜，柳飛堤並沒有在金風兒的房中睡覺，他獨自一人在另一個房間中渡過。

他醒來的時候，聽見金宇的哭聲。

他一向很少這樣哭，因此，柳飛堤立刻衝出去。

金府中的人也來看。

只見房內的金風兒倒在床上，她身上穿着整齊的衣飾，看來是起床不久。

本來她是坐在床緣的，可能是孩

子金宇入來，用力推她，她才會倒下去。

柳飛堤上前想扶起她。

金世雄也入了房間，道：「發生了甚麼事？」

一個婢女道：「小姐，她——」

金世雄一手扶起金風兒，他一觸及金風兒的肌膚，便已感到不對勁。

她的身體冰冷而僵硬。

金風兒死了。

金世雄急忙把她扶好，立時在她身上按下了幾個大穴，並且灌注真氣入她體內。

不過，已經太遲了。

金風兒已完全沒有反應。

金世雄有些激動。柳飛堤走近，想助他一臂之力，可是金世雄一掌把他推開。

「岳父！」

「你還叫我岳父？你為甚麼要殺她？」

柳飛堤愕然。

「我殺她？」

「咱們金家待你不薄……風兒是脾氣猛烈一點，但也罪不至死！」

柳飛堤不理會金世雄，輕撫金風兒的前額。

這一撫令他大為震驚。

金風兒的眉心，有一點血漬，再看下一點，咽喉之處，也有一點血漬。

血漬已乾了。

稍為涉獵過武學的人都知道，金風兒是被劍所殺死，眉心一劍已能使她死去，再加上咽喉的一劍，更可確保她一定死去。

逞兇的人，劍法厲害，否則如何一劍致命，而且只留下一點血漬？

柳飛堤心中一凜。

金府上下人等都知道柳飛堤是個使劍的人，而且也知道他有一個外號叫「劍影無痕」。

劍影無痕？

劍法當然是厲害之極，雖然沒有人親眼看過，不過，既然能一劍殺人，不是柳飛堤還有誰？

柳飛堤的反應是極其迅速。

他退後，一手抓着金宇，道：「我沒有殺她！」

金世雄知道他有逃走之意，一個箭步上前。

柳飛堤已把金宇抱在手裏，再退，仍然是那一句：「我沒有殺她！」

金府中兩大總管已來，「算無遺策」郎恬寧從左面攻上，「金風送爽」華俊仁從右面攻來。

柳飛堤抱着兒子金宇，已退到牆邊。

金世雄道：「你逃不了！」

柳飛堤已飛身上牆，並躍出外。

因為他手中抱着金宇，因此兩大總管雖然同時追出，但投鼠忌器，讓柳飛堤逸去。

柳飛堤抱着兒子，一直向北而去。

他明白金家財雄勢大，定會全力追捕他，不過，他一直北上，並沒有鬆懈下來。

結果是在這北風的草原中，先遇到金風兒的妹妹金采兒，再遇到刁難老人，那是金風兒的恩師，然後又遇到金世雄帶着兩大總管追來。

柳飛堤說服了金采兒，使她相信自己，並且用計殺了郎恬寧，使華俊仁失去信心而走，一連串的劇變之中，使金世雄對柳飛堤刮目相看，而且開始信任他，並不再以為他是殺女兒的兇手。

* * *

金世雄、金采兒與柳飛堤三人，離鹿角山不遠，他們入城之後，便投棧安頓下來。

金采兒顯得特別高興，因為柳飛堤與她父親之間的誤會已冰釋，因此，她晚飯之後，便要到城中逛逛，打算買一些衣服雜物。

金世雄與柳飛堤在房中相對。

金世雄喝了一些酒，並沒有說話。

柳飛堤打破了緘默，道：「岳父，你還懷疑我？」

金世雄嘆了一口氣。

柳飛堤道：「我明白你的心境，金府之中，有誰劍法如此了得，除了我之外，還有誰？」

金世雄道：「你怎樣解釋？」

柳飛堤道：「我有很多解釋。首先，江湖之中，使劍出色的人極多，勝我千倍萬倍的人多如恆河沙數！」

「換句話說，用劍殺人，只是嫁禍給你？」

柳飛堤點點頭，續道：「第二，你忘記了金風兒曾在江湖闖蕩過一番日子？」

「是的，這任性的女兒還得了一個『金瘋兒』的外號。」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你知道她在外幾年，做過甚麼？」

「我不知道。」

柳飛堤道：「岳父，我們要面對現實，她闖下的禍也不少！」

金世雄沒有說話。

「據我所知，她重回金家之前，曾與兩個人結怨。」

「甚麼人？」

「兩個女人。」

「女人？金風兒在江湖之上，究竟做了些甚麼？」

「第一個女人似乎姓甘，聽說這一個女人是一個道姑。」

「另外一個呢？」

「據說是一個金枝玉葉。」

「金枝玉葉？是皇族中的人？」

柳飛堤點點頭。

金世雄嘆了一口氣。

柳飛堤道：「風兒也曾告訴過我一些，不過，你也明白，那是關於她的

隱私，她高興之時，才會透露一些，而我也沒有追問下去。」

金世雄也是個閱歷甚深的人，他似乎已想到了這一點，道：「她與兩個女人結怨，其實是爲了一個男人？」

「是的，一個男人。」

柳飛堤再沒有說下去。

金世雄有點心急，問道：「是誰？」

「她並沒有透露。」

「其實這個男人，才是一切禍源！」他頓了一頓，又道：「那麼殺死金風兒的人，可能是那兩個女人之中的一人？」

「有可能。」

「其中一個成爲道姑，是武林中人？」

「據說武功也不弱。」

「另外一個是金枝玉葉，她定有足夠的力量，去僱人殺死金風兒。」

柳飛堤暗露微笑，殺死金風兒的事，他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金世雄陷入了沉思。

柳飛堤道：「外父，我有一個秘密，本來不想告訴你，以免有損金風兒的貞節。」

金世雄愕然。

柳飛堤續道：「其實，金宇也非我的骨肉。」

金世雄吃驚的望着柳飛堤。

「本來人已死了，我不應說出來，不過，這是事情的關鍵，假若我不說出來，整件事情便有所歪曲，金風兒遇見我之時，便有身孕。」

「你爲甚麼要娶她？」

「那是因爲……說出來你也不信。」

「爲甚麼？」

「我們有緣。」

「是的，我明白這點難以解釋。」

柳飛堤續道：「另外，我也可憐她，她外表是個強者，其實她內心極之脆弱。」

金世雄從來也沒有聽過有人說她這個女兒是個弱者，他一向只知道她任性妄爲。

柳飛堤道：「說來也奇怪，我第一眼見她，便感覺到這一生中有些東西要還給她……因此，我決定與她回來金家，她所提出的要求，我完全答應。」

金世雄道：「她五個月便產子，我還以爲……你說金宇不是你的骨肉，那麼他是……」

「我不知道，其實我也不想知道，因此，八年以來，我從未提問過。」

「飛堤，我眞佩服你。」

柳飛堤微笑。

「那麼，有誰會知道金宇是——」

「我想，應該有四個人知道。」

「那是——」

「第一個當然是她自己，而她也不會告訴我們，因此不算，另外一個是金宇的眞正父親，還有我剛才提及的兩個女人。」

「她們所爭奪的男人？」

「是的，還有一人，也許他也會知道。」

「誰？」

「你忘記是刁難老人，他搶去了金宇！」

金世雄似乎明白，道：「他害怕你陷害他的徒孫，因此搶走了他！」

「不過，找他也難！」

「我知道了刁難老人搶走金宇的原因，心中也較爲安樂！」

柳飛堤步至窗前，望着夜空初升的月亮，他緩緩地嘆了一口氣。

金世雄看着這個受委屈的女婿，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他心中暗忖：「他是否眞的這麼完美？」

柳飛堤回過頭來。

金世雄道：「你有甚麼打算？」

「我要繼續北上，先找到刁難老人，要回我的兒子——唉，他雖不是我的骨肉，但九年了，這又有甚麼不同？」

「然後呢？」

「我會打探誰是殺死金風兒！」

「你要去找那道姑？」

「找那道姑容易，最難的是那位金枝玉葉！」

金世雄道：「本來我以爲一找到了你，事情便有一個解決，想不到找到了你，事情變得更爲複雜！」

「你想——」

「本來我想回去，不過，那是我女兒的事，我不能袖手旁觀！」

「那好極了，有外父的協助，我想一切事情也會迎刃而解！」

那夜，金采兒回來，買了很多衣物，並且要求父親與姐夫准許她一齊北上。

顛倒黑白　用心良苦

三日之後，他們已離開草原地帶，進入了北國的森林地帶，這地方又是另一番景象。

柳飛堤一直向北，其實他並沒有一個目的地，他只是在沿途打聽，並且故意在市集，酒樓的地方，說及金風兒的江湖事跡。

金世雄道：「你想引那道姑現身？」

柳飛堤道：「這是唯一的方法，不過，我有信心，她一定會在日內出現，也許，她已在附近，並監視着咱們，看咱們的行動！」

金世雄道：「風兒闖蕩江湖，就是來此地？」

柳飛堤道：「是的，我遇見她時，她便是從這一帶地方南下！」

「我眞不明白，風兒有千金小姐不做，來到北方這些貧瘠的地方做甚麼！」

柳飛堤道：「人生際遇眞難說！」

金采兒一直伴着二人，她究竟是個女孩子，懂得如何照顧別人，因此，他們的北國旅途，也不算艱辛。

那日，來到一個不算大的樹林。

已是午後時分，他們却有點疲倦，正想坐下休息，却見那邊樹下，縛着一隻花驢。

這地方一向並不多見驢子，而且還是一隻花驢。

那花驢身上有大大小小的斑點，頭部繫有韁繩，身上却無馬鞍。

柳飛堤精神爲之一振。

「花驢師太……」柳飛堤忍不住叫了出來。

「她是——」金世雄問。

柳飛堤點了點頭。

金采兒竄身上前，要細看花驢。

柳飛堤想一手拉着她，却已太遲。

金采兒剛走近花驢，一個黑影已從樹上飄下。

人未着地，已聽到一陣嬌斥：「風丫頭？」

金采兒稍退，心中狐疑。

那黑影却是一個道姑打扮，手中拿着一條並不長的鞭子，看去只有四十來歲。

她雖然穿着道袍，頭上紮着髻，但仍然掩不住她的美貌，相信她年輕的時候，樣貌一定出衆。

「你是風丫頭？」

金采兒道：「你才發瘋！」

柳飛堤上前，拱手道：「久違師太！」

花驢師太一揚眉，道：「你也來了！」

柳飛堤道：「她不是金風兒！她是金風兒的妹妹金采兒！」

「怪不得那麼相像！」

柳飛堤道：「金風兒她……」

「不要再在我的面前提這賤人名字！」

金世雄心中有氣，道：「出家之人，何必一出口便要傷人？」

「你是誰？」花驢師太的態度仍是十分傲慢。

「在下金世雄！」

「咦？金身尊者金世雄？是那瘋丫頭賤人的父親？」

金世雄心中更怒，自忖：「你既知我是何人，爲甚麼仍然那麼傲慢？」

他千萬也想不到，這位花驢師太，在未出家之前，任性妄爲之處，與他的女兒金風兒不相伯仲。

柳飛堤道：「金風兒她……」

「你又提出這賤人名字……」她激怒中揮着手中鞭子，虎虎生風。

「她死了！」

花驢師太呆着，半晌才仰天長笑道：「死了？她眞的死了，爲甚麼不早告訴我？」

這女子實在難纏。

柳飛堤道：「花驢師太，有道是出家人不打誑語，難道你不知她死了？」

「我怎知道？」

「你是她生前的一個死敵！」

花驢師太似乎被挑起了一番回憶，頓了一頓，笑道：「她配嗎？不過，她已成了一個死人！」

這個消息似乎爲她帶來了喜悅，看來她果是恨極金風兒，她們之間有甚麼恩怨？

金世雄道：「師太，你是江湖成名人物，殺死一個仇敵，並不算甚麼！」

花驢師太道：「咱們所處之地，南轅北轍，我如何殺死她？」

柳飛堤接口道：「師太心中明白！」

這話無疑是指她行兇。

花驢師太怒道：「柳飛堤，我敬你是一條漢子——」

「我不理會閣下如何，我只是想找出殺我妻子的仇人，如此而已！」

「殺你妻子？你娶了那瘋丫頭？」

柳飛堤已握劍在手。

花驢師太並不退縮，小鞭子在手。

柳飛堤不欲多言，一招「沈腰暗減」，再一招「潘髻先秋」！

「好瀟灑的劍法！」花驢師太手中並沒有慢下來，小鞭子一閃一揚，她的獨門「花驢鞭法」便源源而出。

她的鞭子並無殺傷之力，不過，她的鞭法集合了軟硬兵器的優點，既可刺，可劈，更可點穴。

柳飛堤劍如閃光，招式也是源源不絕。

金世雄並沒有插手，看來柳飛堤已可匹敵，但只是想：「這女人可會是金風兒的情敵？」

他的估計並沒有錯誤。

這時花驢師太與柳飛堤正鬥得難分難解，可惜的是，柳飛堤已處於下風。

花驢師太的武功確實厲害。

突然，「嘶」的一聲，柳飛堤左襟已被花驢師太的鞭子撕開，胸前是一條滲血的鞭痕。

金采兒突然竄身而上。

她的手中已多了一雙小金刀，她連出五招，每招都向花驢師太要害招呼。

花驢師太連退五步，她在惱怒之際，看到金采兒與金風兒當年一模一樣，怒火再度激起。

她的鞭子更爲厲害。

在金采兒金刀金光閃爍之際，她的鞭子倏忽而出，一連使出她的絕妙鞭法：點、打、戳、拿、劈、壓、擊、撞，實在是招招精妙。

金采兒憑一己之勇，爲免柳飛堤再受鞭傷而上，二十招過後，已是不支，反而花驢師太更因金采兒像當年的金風兒而受到刺激，更是勇猛異常。

金世雄再無選擇。

他猱身而上，手中並沒有任何兵刃。

金世雄練的是「金鐘罩」功夫，而

且已臻爐火純青的境地，也因而換來「金身尊者」的外號。

花驢師太的鞭子在金世雄身上並不發生作用，她的每一鞭，彷彿是打在一堆敗革的上。

金采兒退下。

柳飛堤坐在草坪之上，左胸傷口之處，有血汩汩而流，金采兒看到，立刻爲他護理。

金采兒小心爲他檢查，幸好並沒有骨折，柳飛堤雖然感到痛，不過，他的心卻湧起一陣難喻的感激。

他想起當年。

當年金風兒也是何等的體貼！

可是，那只是一番虛情假義，只想騙他入彀，做她腹中孩子的父親，他並沒有計較，可惜，她的脾氣極壞，使他實在無法再忍耐下去……

而今的金采兒並沒有甚麼陰謀，她的一舉一動，全然發自內心。

金采兒的眼神表現出她的純真無邪。

柳飛堤心中突然湧起一陣傷感，假若當年的金風兒便是金采兒，那麼，他的整個人生便要改寫……

那邊金世雄仍然與花驢師太陷入苦戰。

花驢師太的武功，雖然不及金世雄，但她的小鞭子仍然緊守着門戶。

「砰」的一聲，她吃了一掌。

她暴退，呼吸十分粗重。

她一眼瞥見金采兒小心護理着柳飛堤，當年一番情愛感受，便湧上心間。

她實在恨金風兒，假若沒有她的出現，那麼，而今，當是一番甚麼情景？

自己將不是失意江湖的師太，也不會無端牽入了仇恨之中，也許她會相夫教子……

金世雄又再猱身而上，叫道：「花驢師太，假若你不承認殺我女兒，至少你已知道，有誰會下手！」

花驢師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你的女兒作孽太深，要殺她的人可多！」

金世雄大怒，右掌挺出。

花驢師太橫身閃開，道：「令千金既然已死，就讓她承受一切罪孽報應好了！」她說罷此話，已然退後十丈，來到她的花驢旁邊。

金世雄想衝上。

柳飛堤叫道：「岳父……」聲音充滿痛楚。

金世雄回過頭來，道：「飛堤——」

花驢師太已上了驢子，在「叮噹」的鈴聲中，緩緩地離開。

金世雄再沒有追上，走近柳飛堤，問道：「你傷得很重！」

「不——不要再追了！」

金世雄問：「爲甚麼？」

「照我的估計，她並不是殺風兒的兇手，她入道多年，對情愛之事，似乎已十分心淡！」

「那麼……」一時之間，金世雄也感到徬徨無主，不知如何是好。

「而今，我突然擔心……」

「擔心甚麼？」金采兒問。

「擔心金宇！」

「刁難老人不會難爲他吧？」金世雄問。

「那很難說！」

想起這個小孩子，金世雄心如刀割，金家是一個望族，可惜的是，他後繼無人。

他生下兩個女兒，並沒有男丁，幸好柳飛堤入贅，並且願意以兒子承宗，改姓爲金，對這一點，金世雄是十分感激的，因此，他對柳飛堤有另一番的好感。

那時月已西沉。

他們立時趕路，幸好在入黑之前，找到一間小旅館，安頓下來。

晚飯之後，金世雄因爲喝了一些酒，所以一早便要休息，柳飛堤與他同住一間房。

其實，金世雄並非太疲倦，他只不過想利用兩人獨處一室的機會問一些心中難明的問題。

「飛堤，今日遇見這位花驢師太，似乎是與風兒有深仇大恨似的！」

「是的——女人的嫉妒之心……」

「飛堤，你坦白告訴我，究竟風兒在外三年，所謂闖蕩江湖，實在是惹下了甚麼彌天大禍？」

柳飛堤有點欲語還休。

金世雄道：「飛堤，我們都是一家人，況且金風兒已死，我必要明白，她究竟惹下了甚麼，那麼，我爲她報仇也有個分寸！」

柳飛堤道：「岳父，你是個有分寸的人！」

「你說罷，不用隱瞞……假若眞是她錯，那也只怪我這個不懂教孩兒的父親！」

柳飛堤嘆了一口氣：「我也不想隱瞞下去……差不多十年了……我以爲她那些情敵也會因時間的消逝而忘記她們之間的恩怨，不過，看來沒有……」

「今天你看見過花驢師太，她對金風兒仍然是咬牙切齒，你便可以知道她們之間的仇怨！」

金世雄並沒有插口，他已經可以意會到，金風兒在外面所惹下的情仇，是比想像中還要嚴重。

「其實我也只是個局外人——我開始的時候，已知道整件事情的一些蛛絲馬跡，不過，我知道並不詳細，後來與金風兒一起生活的日子，她高興之時也透露一兩句，不過，我實在不愛聽……」

「那年，她愛上了一個人，我相信這人便是金宇的父親！」

「他是誰？」

「我不清楚，但照我估計，他是一個皇族中人，這人地位顯赫，權力、

武功都有過人之處，而且，他生性風流，到處惹下相思！

「我以前也對你說過，要殺金風兒的，其中一位是道姑，那便是今天所遇的花驢師太，另一位是……」

「金枝玉葉！」

「是的，說實在一點，那是一位郡主！」

「郡主？是誰？」

「而今當然不再叫郡主，因爲她已下嫁我剛才所說的皇子！」

「皇子、郡主？」金世雄暗暗吁了口氣，皇子？郡主？這些人咱們怎能惹得起？

「不過，你也不用全怪金風兒，因爲當他們相遇之時，他們都是用江湖人的身份出現，她完全不知道，他倆都是皇族中人！」

「誰先遇到了誰？」

「金風兒先遇到了這位皇子！」

金世雄道：「在甚麼情況下相遇？」

「那是金風兒遇到幾個淫盜之時！」

金世雄道：「英雄救美？」

「大概是如此！金風兒與幾個淫盜大戰，皇子終於把淫盜殺死，那只是一些普通的故事！」

「後來呢？」

「皇子以江湖人身份救了她，因而對皇子生愛，皇子也爲她的美麗而顚倒！」

「那麼，有另一人出現？郡主？」

柳飛堤點點頭，道：「郡主與這位皇子有一點親戚關係。我想，皇子爲了自己，他會作一個聰明的抉擇。」

「他突然選了郡主！」

「那也不能怪他！」

金世雄道：「這點我明白！」

「不過，金風兒是個任性的人，也是一個好勝的人！」

「禍事便由此而起？」

柳飛堤點了點頭，道：「爲了把皇子搶奪到手，她不惜用任何手段！」

金世雄閉上了眼睛。

柳飛堤續道：「她以爲假若有了皇子的骨肉，那麼，他便無法推卸！」

「傻孩子！」

「那並不是一個如意算盤，金風兒有了身孕，皇子反而用盡辦法把她疏遠，再加上那位郡主更是一個不能接受失敗的人，她用盡辦法要除去金風兒！」

「她如何對付？」

「金風兒也說過，想一死了之！不過，她終於逃過自毀這一關！」

「因爲遇到了你？」

「也許，但我不敢居功，也許，她有另外一種想法，她懷有皇子的血裔，她已勝了郡主！但她總要適應世俗，不想人說她未嫁生子的壞話。」

「這是我要感激你！」

「我與金風兒前世有緣，或者是我前世欠她太多，今世作爲償還！結果，我與金風兒回到你家，以後的幾年，總算風平浪靜！」

在金家的日子，金世雄當然清楚。

「直至去年，又起波濤！」

「甚麼波濤？」

「去年有人來找過金風兒，那時，你與兩位大總管南下！」

「甚麼人找金風兒？」

「那是郡主！」

「她以郡主的身份來找風兒？」

「當然不是——她只是派了一些人來。」

「甚麼人？」

「是一些宮廷之人！」

「報仇？」

「不，還有甚麼仇可報，郡主下嫁了皇子，她已是個勝利者！」

「那要找甚麼？」

「郡主下嫁皇子多年，並無所出，這是作爲妃子的大忌，雖然，皇子後宮也有其他妃嬪，不過，九年了，九年以來，並無所出！」

「郡主要爲皇子找回血裔？」

柳飛堤問道：「假若你是郡主，你會怎樣？」

「我强搶金宇回去！」

「不——你難明婦人之心！」

金世雄道：「最毒婦人心？」

「是的，她派人殺死金宇！」

金世雄大吃一驚，金宇是他的後繼香煙。

「那當然不成功——我們日夜小心防範，並且暗中通知了刁難老人！」

「呀，原來刁難老人已知這事！」

「他可能只知一部份！」

金世雄吁了一口氣道：「如今孩子在他手中，也不會有危險！」

「不過，郡主的手下多次來過，殺不了金宇，可能便要殺風兒！」

「啊，事實竟是如此！」

柳飛堤道：「我不敢肯定，因爲其中眞相，只有金風兒自己才最明白，但她已死！」

兩人陷入了沉默。

金世雄道：「郡主一日未得到金宇，她一日也不會罷手！」

「這點大有可能！」

「那麼我們將無法避免與郡主手下相遇！」

「希望可以避過！」

其實，他們都知道，那是避無可避。

金世雄道：「郡主也試過在江湖？」

「有一段日子，那時她追隨着皇子！」

「那麼，她手下也有一班能人？」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你可知道其中有甚麼使人震驚的人物？」

「有——」柳飛堤想了一會，才道：「你可記得十多年前，江湖上有兩位使刀的江湖人物？」

「使刀的？」金世雄沉吟了一會，道：「使刀的人實在太多！」

「是的，使刀的人不少，不過，有兩個人，在江湖漸露頭角不久，便消聲匿跡。」

金世雄道：「對了——有一個叫『刀行者』？」

「是的，刀行者夜孤燈——這人名字可怪，不過，他的刀法却是十分厲害！」

「另外一個呢？」

「這人外號叫『刀過露凝』武止戈，據說他在樹林間舞刀，刀風過處，樹葉上的露珠都凝結爲冰粒！」

「我聽過這兩個人，後來他們都沒有再在江湖出現，原來是——」

「他們都投靠了郡主！」

金世雄道：「我想起來了，我的一位總管華俊仁也認識他們，可是，他們爲甚麼要投靠郡主？」

柳飛堤嘆了口氣，道：「岳父，人生際遇，各有不同，有人爲名，有人爲利……」

「這是我明白！咱們本來是各無相干的人，但日後却要以性命相搏！」

人生便是如此荒謬。

柳飛堤道：「我們先後遇過了刁難老人，花驢師太，華俊仁又逃離咱們，這一連串事件，江湖上會牽起一些風波，而皇子郡主耳目衆多，他們怎會不知？」

金世雄心中憂慮有如塵埃般，無聲無息地疊起，當初他離開家鄉，帶了兩個得力總管，一心要殺柳飛堤，奪回金宇，十分簡單，想不到事情是那麼複雜，要面對的人竟是江湖中的高手。

他也沒有甚麼埋怨，那是女兒惹下的禍！

金世雄又道：「咱們日後的行程如何？」

柳飛堤道：「我打算繼續北上，找刁難老人，要回金宇，也許……我會回柳劍門，看看師傅！」

金世雄道：「既是如此，咱們三人一起去吧！」

＊ ＊ ＊

他們離開了小鎮，準備再找刁難老人。

以柳飛堤的估計，刁難老人一定是把金宇帶回他的居處，而他的住處便是著名的刁難山，其實刁難老人的名頭，除了他爲人刁難之外，他住的地方也是叫刁難山。

刁難山離小鎮相當遠，大約需要十日的脚程。

第三日，他們三人已覺得不大對勁。

山路之上，有很多作江湖人打扮的人，不斷出現。

柳飛堤已向金世雄示意留神。

金采兒江湖歷練還淺，暗地裡問：「大哥，這些是甚麼江湖人？」

柳飛堤道：「他們並非江湖人！」

「那是——」

「你看他們衣飾打扮，與咱們無大分別，不過，你看他們的行藏舉止，滿有紀律，他們都是宮庭中的人！」

「宮庭的人？那麼，郡主的人已在附近？」金世雄似乎有點緊張。

柳飛堤道：「我只希望那兩位使刀的，不要同時出現，否則……」

金采兒道：「以咱們三人之力……」

「郡主可以信任的人，定必與別不同！」

第四日，要來的終於來了。

柳飛堤一看見山坡之上，坐着一個頭帶金箍的人，便輕聲對金世雄道：「幸好是一個！」

「但是——」

「看他頭上蓄髮加金箍，定是刀行者！」

「他投入官家多年，仍是個行者？」

「他喜歡作這打扮！」

刀行者夜孤燈手中並沒有刀，他的身旁也沒有人，不過，柳飛堤知道附近必有埋伏。

刀行者夜孤燭已站了起來，拱手道：「劍影無痕柳大俠，久違了！」

柳飛堤拱手笑道：「夜先生，還記得在下？」

夜孤燈道：「當然記得，當年的劍影無痕，玉旨綸音劍法，天下有誰不知？」

柳飛堤道：「夜先生誇獎了，閣下刀法如神，却又有誰不知？」

夜孤燈笑道：「我是個實事求是的人，客套話不必多說，我要的只是你的兒子！」

柳飛堤道：「夜先生可客氣——」

「不要怪我，我只是奉朝廷之命行事！」

「果然是官腔十足！」

夜孤燈道：「食君之祿，擔君之憂！」

柳飛堤道：「就算是當今天子，又豈可奪人兒子？」

「那並不是你的兒子！」

金世雄怒道：「那是我的孫兒！」

夜孤燈拱手道：「原來這位便是金身尊者金大俠！」

金世雄道：「夜孤燈，我也要向你討回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

「我女兒的性命！」

夜孤燈愕然道：「你女兒的命？」

金世雄道：「你不用諸多作態，你們殺死我的女兒，又要奪我孫兒，天下還有王法麼？」

夜孤燈道：「你要怎樣說，悉隨尊便！」他緩緩的站了起來，揚一揚手。

附近已有十人現身。

金世雄笑道：「昔日以刀行者之名，名揚江湖，想不到如今却是一個領狗的頭子！」

夜孤燈聽了，有點慍怒，但隨即

又笑笑道：「領狗頭子總好過養娘子！」

金世雄怒火上升。

柳飛堤道：「岳父，讓小婿先上！」他的手輕按着劍鍔。

夜孤燈聽了，道：「誰先上也可！」他手中已多了一柄黝黑的刀，雖是戒刀，却是長而彎。

柳飛堤道：「一哄而上？」

夜孤燈道：「你道如何？」

「我柳飛堤從未介意！」

其實這是一種激將之法。

夜孤燈道：「好，咱們就來一次單打獨鬥！」他把戒刀提起，一聲破空的刀響。

刀行者的刀法，確是有懾人心弦之處。

柳飛堤的劍已出鞘。

黝黑的彎刀在陽光之下，變成了一陣黑氣，刀行者一連使出八招，招招致命。

柳飛堤的玉旨綸音劍法當然不弱——「冲天占日」「礙日生雲」「走花溜水」「鐵鎖星橋」……

刀行者心中一震，想不到這柳飛堤，隱居多年，不但沒有荒廢劍法，反而是更爲精進。

他的戒刀並沒有慢下來。

一個翻身，刀輪燐閃，有如一堆一堆飛起的冷焰，刀行者自有刀行者的風範。

柳飛堤也有點震驚，一張毫不起眼的彎刀，在刀行者手中，竟是如斯可怕。

刀風驟起，寒氣沁骨透肌。

劍光撲閃，化開一泓一泓的秋水。

刀行者是一個慣於緝捕的人，一出手便知道對方的實力如何，他從不會浪費時間，讓自己處於下風。

他一揚手。

十個手下已然奔上。

柳飛堤收劍，金世雄與金采兒同時躍入。

他們三人已被圍在核心之中。

「沒口齒的人！」金世雄怒哮。

刀行者夜孤燈只在微笑，接着命令道：「上！」

十個人如狼似虎撲上。

三個人之中，最弱的是金采兒。

刀行者站在一旁，看得十分清楚，他是一個十分有效率的人，他做事是只要成功，不惜用任何手段的。

那是官家人的一向作風，而刀行者却是其中的一個表表者。

他一躍而入戰圈，黝黑的彎刀便攻向金采兒。

金采兒使的是一雙金刀，護着全身，但在刀行者的眼中，她的刀法處處都有漏洞。

刀行者心生一計。

大喝一聲，彎刀砍下，金采兒一刀護體，一刀迎着彎刀，彎刀在半空中猝然變招——從上而下游走，便是插向金采兒的心窩。

金世雄知道那一刀的厲害，却護救無從。

柳飛堤也想抽劍，可是，一時之間，也無法抽出。

金采兒手中一寒，右手刀脫手。

刀行者並沒有一刀用盡，他只想來一個要脅。

忽然，一個身影從天而降。

金刀一揮，有如金風送爽，那從天而降的人，正是「金風送爽」華俊仁。

華俊仁的出現可算是及時雨。

他不但救回金采兒一命，而且增強了三人之力，如今以四人敵十一人，應該暫無危險！

刀行者的計謀盡露，反手一揚：「退！」

十人依言退下。

刀行者臉罩嚴霜，道：「後會有期！」

四人都吁了一口氣。

「金風送爽」華俊仁站着，臉上似有尷尬之色，囁嚅地道：「金爺！」

金世雄明白他的處境，道：「俊仁，那是一場誤會！」

華俊仁道：「金爺，我突然離去，並不是想逃避，郎兒的行爲，我知道是……」

金世雄道：「我明白你的心意！」

柳飛堤也接口道：「華兄，你在這時出現，已證明你有貞忠之心！」

金采兒道：「華叔叔，謝謝你救我一命！」

華俊仁道：「我只恨自己保護小姐不力！」

金世雄道：「你一直跟着咱們？」

華俊仁點了點頭，道：「我知道沒有什麼解釋好過實際的行動。」

金世雄道：「那你……」

華俊仁道：「金爺，我當然是要替你找回宇少爺！」

金世雄有點感動，一個心腹的人背叛了，幸好還有一個。身處江湖，多一個朋友總比多一個敵人好！

柳飛堤道：「咱們不宜久留此處，否則再見到另一個兔崽子，那便痲煩！」

他們都明白，那是指郡主手下另一紅人。

既然刀行者夜孤燈已出現，「刀過露凝」武止戈應該在附近。

＊ ＊ ＊

單是看武止戈的外號——「刀過露凝」，已知道此人刀法實在厲害！

他是一個面白無鬚的人，鐵青色的臉，他比起刀行者夜孤燈還受郡主的信任。

自他知道夜孤燈敗在柳飛堤金世雄等人手中，他的心中已盤算着：既要打探清楚金宇的下落，又要折服四人，那並不是易事。

他一向臉上並沒有什麼表情，不過，他的腦袋裏却裝滿了計謀。

他的武功厲害，同時他的腦子也厲害，而他一直相信，腦子一定比刀劍還要厲害！

因此，他發現了柳飛堤等四人的行踪之後，並沒有立刻採取任何行動。

他盤算着。

他希望有一個萬無一失的計策。

他利用手下，盡量利用，甚至用他們的性命換取成功，他也是在所不惜的。

那日，他認爲一切已妥備了。

他獨自一人出現在柳飛堤等人面前。

柳飛堤、金世雄、金采兒和華俊仁早已預料武止戈的出現。

當他單獨出現時，他們有點詫異，但並不驚愕。

高瘦的身材在月影之下，確有懾人心魄之勢，武止戈仍然保持着那木無表情的表情。

他並沒有刀在手。

金世雄一見他，心中已有一種預感：這人身上充滿殺氣！

他久歷江湖，知道這種殺氣並非無端而至。

他輕聲對金采兒道：「小心！」

柳飛堤也是同時的對金采兒道：「小心！」

武止戈無言站着。

柳飛堤在三人之中，行上一步，道：「武爺！」

武止戈道：「閣下可是劍影無痕柳爺？」

柳飛堤道：「在下柳飛堤，武爺，令兄刀行者夜孤燈可沒事了？」

武止戈心中一凜：「這人未出手便提及他的手下敗將，好一個佛口蛇心的人！」

柳飛堤的原意眞是如此，他知道武止戈是個冷靜的人，但冷靜是不易維持的，只要讓他心情稍爲激動，他的武功定然打個折扣。

武止戈冷然道：「夜兄向衆人問好！」

金世雄道：「武爺單身而來——」

武止戈道：「這位是金身尊者金爺？」

金世雄道：「武爺不用轉彎抹角！」

「唉！」出乎意料之外，武止戈竟在衆人之前，深深一嘆，續道：「各位，武某一向重名利……」

這人好坦白！

「得罪各位，只是逃不過名韁利鎖——我既是食人之祿，也要忠人之事！」

這人說話也很漂亮！

華俊仁看這人無端說了一番無關重要的話，叫道：「武止戈，你亮刀吧，無謂多說廢話！」他說罷已提刀而上，猛然是一招「力劈華山」！

武止戈見他也是一個使刀的人，而且刀法雄渾有力，心下便要先挫這人的威風。

這時他的手中也是一柄大刀。

這大刀長二尺八，極薄，稍一舞動，便發出「嗡嗡」之聲。

「金風送爽」華俊仁是使刀的大行家，怎會不知這柄刀的厲害。

不過，他已不理會對方如何，提刀再上。

武止戈立心要折服衆人，因此，一出刀便是殺人招式，「蓋頂撒花」——向華俊仁的脖子抹去。

華俊仁稍退，提刀迎向他的大刀。

不過，武止戈一刀未老，已然改變了招式，一招「繞腰貫索」要把華俊仁腰斬。

好厲害的招式！

金刀嗡嗡作响，寒氣陣陣襲來，殺氣洶湧而至。

眼看華俊仁招架不住，柳飛堤飛身而出，劍作龍吟——

武止戈知道假若眞的要把華俊仁腰斬，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毅然提刀一躍，出了戰圈。

華俊仁似在驚異中醒來，額上汗流如雨下，道：「多謝柳兄！」

柳飛堤微笑，再提劍而上，直迫武止戈。

武止戈聽到劍風，身未着地，已然再向前一躍，柳飛堤的劍在他耳畔削過，他感到劍鋒的冰冷。

柳飛堤劍招有如飛瀑狂潮，源源不絕。

武止戈回身，一招「仙人指路」，再一招「急雨摧花」，暫時止住了柳飛堤的攻勢。

金世雄眼見武止戈落敗，心想：「此人是郡主的得力助手，先殺此人，定可把郡主嚇退！」

他立時猱身而上。

其實金采兒也是如此想法，她也是竄身向着武止戈，一雙金刀左右襲來。

好個武止戈，面臨三面夾攻，却是臨危不亂。他先避開柳飛堤的劍，再閃開金世雄雙掌，竟然還有時間接了金采兒的兩刀！

他的金刀又再嗡嗡作响。

他一躍暴退八丈，轉身便逃。

金采兒心中暗喜：「此人如此不中用！」

她舞着雙刀，再殺上。

柳飛堤看到這情形，心中反而有點恐懼，這人出現之時，滿身殺氣，如今却像無心戀戰，節節敗退，雖說是受四人圍攻，可是，他仍然沒有理由如此窩囊！

金世雄也有如此感覺。

可是，金采兒是初生之犢，那會知道世間上滿佈惡人的陷阱！

金采兒既已追上，他們三人已再無選擇，也要從後趕上，武止戈刀法厲害，輕功也是不弱。

前面是一個山坡，山坡上是一個小樹林。

有道是：「遇林莫入。」這是行走江湖的常識，不過，金采兒似是求勝心切。

武止戈入了小樹林。

金采兒追入。

柳飛堤喝道：「采兒，停步！」

不過，她已入林，柳飛堤只有急提一口氣，直奔入林，林中樹林疏落。

可是，却不見了金采兒的踪影！

柳飛堤叫道：「采兒！」

沒有回音。

他再走兩步，仍然沒有金采兒的踪跡。

這樹林並不大，她怎可能一入林中便失踪，最奇怪的是，武止戈也是沒有踪影。

柳飛堤回過頭來，以爲可以見到金世雄和華俊仁的追入，可是，後面只是一片樹林。

他立時醒悟，他們已陷入了敵人的陷阱，他叫道：「岳父，華兄！」

「飛堤……」

他聽見金世雄的回答。

「柳兄……」是華俊仁的叫聲。

可是，他走了兩圈，却仍沒有發現他們的踪影。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實在使人摸不着頭腦。

柳飛堤持劍凝立，叫道：「武止戈！」

樹頂之上，傳來笑聲。

是武止戈的笑聲。

柳飛堤舉首回望，突然之間，幾支手臂兒粗的樹幹從天而降——

他避無可避。

其實落下的並不是一些樹幹，而是一個木籠，用樹幹做成一個木籠。

柳飛堤揮劍，但木籠墜下極急，早已蓋着了他，他立時已成爲籠中的囚犯。

這時，附近的樹木紛紛倒下——

至此，柳飛堤才明白，這個小樹林，根本上是一個迷宮，一個陷阱。

而樹林紛紛倒下之時，却看見塵埃之中，多了三個籠子，那三個籠中，困着的正是金采兒、金世雄與華俊仁。

金世雄雙掌挺起，便要破籠而出。

可是，木籠的樹幹，却彈出了十多柄匕首，這些匕首早已藏在樹幹之中。

木籠本已狹窄，再加上伸出尖銳的匕首，簡直無可轉圜餘地！

其他三人的木籠也是如此。

好個精心設計的陷阱。

這時，附近的僞裝樹木已完全倒下，前面是一大堆人站着。

前面是兩個人。

一個是「刀過露凝」武止戈。

另一個是當日狼狽而逃的「刀行者」夜孤燈。

後面當然是他們的手下。

兩人慢慢移近四個木籠。

「刀行者」夜孤燈笑道：「武兄，實在佩服！」

「刀過露凝」武止戈接口道：「也難得你手下，竟可以在一夜之間，做成一個樹林！」

夜孤燈回首向他手下道：「多得各位手足！」然後又道：「武兄武功厲害，刀法天下無雙，然而腦袋也是天下無雙！」

武止戈道：「很多時候，武功重要，但頭腦尤爲重要——你看，籠中人武功也很厲害，這又如何？也不是乖乖的成爲階下囚？」

四人聽了他們一對一答，一吹一捧，氣得炸肺。

可是，他們的說話並非無因，是的，武功厲害又如何，腦子厲害，却可比得上千刀萬劍。

夜孤燈道：「武兄，現下如何？」

武止戈道：「悉隨尊意！」

夜孤燈道：「當然是先回稟郡主，才再行定奪！」

「是的，郡主自有定奪！」

他們兩人的手下，用繩索把四個籠子綑在一起，然後拖下小山。

小山之後，早已準備一個平台似的東西，安裝有輪子，四個木籠被搬上去，由兩匹馬兒拖着前去。

四人各囚一籠，但互相倚憑着。

金采兒道：「我累了你們！」

柳飛堤道：「采兒，不要這麼說，其實，他們用心良苦，我們遲早也會陷入籠中！」

金世雄道：「飛堤，目下如何？」

柳飛堤苦笑。

華俊仁道：「看來他們先會郡主，換句話說，郡主亦在附近不遠！」

華俊仁的估計並沒有錯。

郡主正在一處兩日路程便可到達的小鎭，不過，這兩日路程便足夠他們受！

他們在木籠之內，不能坐下，只能站着，而且要用手撐着，因爲四面都是伸出的匕首，稍一不愼，或者倦極睡着，因馬匹拉動而顚簸，便被匕首插傷。

一日一夜的勞頓，已使他們遍體鱗傷。

早晨，武止戈與夜孤燈來看他們。

武止戈道：「夜兄，你看，這樣囚禁他們，是不是比起我們親下酷刑，效果更佳？」

夜孤燈道：「武兄設計妙絕周詳！」

「再捱一天，他們會體無完膚！」

夜孤燈道：「最可憐是這位小姑娘！」他作出一副憐香惜玉的模樣。

武止戈道：「你可憐這小姑娘，我便先放她出來，讓你替她療傷，日後她自會好好服侍你了。」

兩人相對大笑。

金采兒憤怒地道：「你這狠狽爲奸的王八蛋！」

夜孤燈道：「小姑娘，妳說爺是狠是狽？武兄，無論你是狠，我是狽，咱們都喜歡……」

武止戈接口道：「都喜歡吃嫩滑的小羊！」

金采兒更怒，她雙手一動，便被旁邊的匕首刺着。

兩人見她流血，故意用手指了一些血，放在口中一嘗，並仰天長笑。

柳飛堤經過一夜思維，他已想得十分清楚——既然他們以智取勝，自己又何妨以智勝智？

就在此時，柳飛堤已心生一計。

他突然呻吟一下。

武止戈爲人機靈，耳目靈通，一聽到柳飛堤呻吟，便走近一看。

柳飛堤閉目，並不與武止戈看一眼。

武止戈道：「人有時要對環境順應一下！」

夜孤燈也道：「柳飛堤，做人何必這樣執拗？」

柳飛堤沉吟一會，道：「你們先放我！」

其餘三人聽了這話，吃了一驚。

「爲什麼要放你？」夜孤燈問。

「這當然對你們大有好處！」

武止戈在冷笑。

柳飛堤道：「你們目的是什麼？」

兩人支吾，這其實是郡主頒下來的密令，有誰敢公然說出？

柳飛堤道：「是我的兒子金宇！」

兩人被他一語道破，不過，他們都是見過世面的人，仍然是從容應付，面無怯色。

柳飛堤續道：「你捉了我們四人，拿不到金宇，也沒有完成郡主的密令！」

武止戈道：「郡主自然有發落！」

柳飛堤道：「咱們四人死是成定局，要你們兩位陪葬也不俗！」

夜孤燈心想，柳飛堤所說的未嘗無理。

柳飛堤見他們有點意動，更鼓其如簧之舌，道：「而且知道金宇的下落，唯有我一人！」

「那麼……」夜孤燈已是意動。

武止戈却較爲歷練，道：「柳兄要什麼條件？」

柳飛堤道：「很簡單，放了我！」

武止戈有點猶豫，道：「他們呢？」

「千萬不可！」這話是出乎衆人的意料。

柳飛堤續道：「告訴你們一個大秘密，金宇根本不是我的兒子，我正要找他獻給郡主！」

「什麼？」

柳飛堤道：「你們不信？第一，有那一個男人，願意自己的兒子改跟母姓？我入贅金家只不過是掩人耳目之舉，我不要一個沒有我血脈的兒子！」

金世雄聽了，有點憤怒，但却又有點懷疑，柳飛堤是否故意把眞相歪曲，以圖脫身。

柳飛堤又道：「第二，金宇可能是……」

武止戈不想他再說下去，因爲他害怕金宇的身世被揭露，反惹來更大的牽連。

原來武止戈與夜孤燈兩人，本是郡主的得力助手，郡主這次便是命令兩人，殺了金宇，因爲郡主害怕金宇果是王子的血脈，那麼她以後在王子的心目中，變成次要。不過，王子也風聞消息，却下了另一道密令給兩人，要他們好好的保護金宇。

他們兩人已成了郡主與王子之間的夾縫人物。

無論如何，最重要的還是找到金宇。

柳飛堤的說話，似乎是誤打誤撞，碰到了兩人要害——他們不欲金宇之事抖開！

武止戈走近木籠，便要讓柳飛堤出來！

金世雄却大聲道：「柳飛堤，你竟然爲了自己的生命，放棄兒子，也置咱們性命不顧！」

柳飛堤冷笑道：「大難臨頭，岳父，我也顧不得這麼多了！」

金世雄大爲震怒。

不過，這却大大幫助了柳飛堤。

武止戈與夜孤燈二人對他更爲信服，於是，他們開了木籠，讓柳飛堤出來。

金采兒聽着他們的對話，一直是半信半疑，不過，她有信心，柳飛堤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

她輕聲道：「大哥！」

柳飛堤出了木籠，似乎忘記了一切。

武止戈與夜孤燈陪同柳飛堤，離開了那幾個木籠，轉向另一邊山林。

夜孤燈十分心急道：「咱們立即前往找刁難老人。」

柳飛堤道：「夜兄，你看我臂上身上，刀傷處處，如何能立即上路？」

武止戈道：「柳兄，這次咱們兄弟完全靠你了，找不到那孩子，郡主責怪下來……」

柳飛堤道：「我明白你們心意，不過，急也不在一時，過一兩天，讓我傷勢好些，才能上路。」

夜孤燈似乎不大高興。

柳飛堤道：「假若你們要心急從事，我便不能奉陪，那麼，你們把我拘回木籠之內！」

武止戈急忙陪笑道：「柳兄，這又何必？」

柳飛堤終於堅持己見，在山林內休息兩天。

其實，柳飛堤是希望這兩日，找到機會，救出金世雄等三人，可是，武止戈與夜孤燈也不是笨人，他們日

夜監視柳飛堤，寸步不離。

不過，辦法總是有的，只要看準機會。

第二夜，柳飛堤起來，跑向小樹林小解，武止戈與夜孤燈沒有發覺。

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

柳飛堤立即走到放置囚禁金世雄等三人的木籠處。

三人在半醒半睡之間，但柳飛堤一出現，他們已立即醒來。

柳飛堤輕聲道：「快走！」他一邊說，一邊弄開了木籠的門。

三人極度疲倦，但這突如其來的改變，使他們不理一切，立即興奮起來。

柳飛堤道：「岳父，妹子，華兄，你們到那邊樹林，預備一個吊網，明天我帶二人到來，一網成擒！」

金世雄道：「咱們如何在倉猝之間，預備網子？」

柳飛堤道：「盡力而爲……」

他示意三人快走，自己也轉回山林內。

翌日一早，手下已來報，三個囚在木籠的人失踪，一聽到這消息，柳飛堤立刻說道：「追！」

三人站在山頂，一時之間，却不知追向那一方！

柳飛堤道：「他們有傷，逃不遠的！」

他奮身向山林另一邊，一處小樹林進發。

武止戈與夜孤燈二人在後面追着。

來到了小樹林之前，二人不敢再踏一步——因爲他們二人也是利用僞裝的樹林，才擒到柳飛堤等四人。

柳飛堤道：「你們害怕？我先進！」

他說罷便飛身而進。

武止戈與夜孤燈慣歷江湖風險，那會輕易上當。

可是，柳飛堤入了樹林很久，却無聲響。

夜孤燈首先不耐煩，道：「咱們進去！」

武止戈道：「不……柳飛堤也是個不好相與的人，候他出來再說！」

他們等了半晌。

仍然沒有甚麼聲音傳出來，看來柳飛堤已利用這樹林，離開了他們。

武止戈咬牙切齒地道：「這柳飛堤……」

夜孤燈却一個箭步，奔入樹林。

這樹林十分茂密，一進入去，只覺十分陰暗。

武止戈眼見夜孤燈入內，也無意的隨步進去，他們小心的走着，叫道：「柳飛堤！」

「柳兄……」

就在這時，樹頂已有異動！

武止戈想退，也來不及。

一張網，一張用藤蔓所編成網已從上罩下！

兩人大叫一聲。

那張藤蔓網立時收緊，就好像幾十條繩索，從頭至脚綑綁着二人。

兩人再叫。

只感到那張網拖曳着，一直拖至樹林之外。

從黑暗中拖至日光之下，兩人無法睜開眼睛。

當他們張開眼睛，已見四人在前面站着。

那四個人當然是柳飛堤、金世雄、金采兒與華俊仁！

武止戈與夜孤燈掙扎着。

柳飛堤道：「妹子，還是你聰明，用了這一個天然的網子！」

金采兒笑道：「這也是巧合，這樹林內蔓草叢生，正好利用一下！」

原來昨夜他們走後，並沒有離開，只躲在樹林之內。這樹林內有很多寄生的藤蔓，三人便利用半日，編成了一個網，一個以牙還牙的網。

柳飛堤道：「岳父，怎樣處置二人？」

金世雄不語。

柳飛堤道：「這二人是郡主手下，依我看來，他們可能是殺死風兒的殺手！」

金世雄道：「對——我先爲風兒報仇！」他說罷便要左掌挺出。

柳飛堤道：「岳父，慢着，忽然我有一個想法……他倆是郡主派來的殺手，殺了他們，沒錯了，爲風兒報了仇，不過，郡主仍要派人來騷擾咱們的！」

金世雄道：「那麼……」

柳飛堤道：「來一個釜底抽薪之法……」

「甚麼釜底抽薪之法？」

「你跟我來！」

柳飛堤帶着三人，走出樹林，才道：「岳父，郡主目的是殺風兒，了却心頭之恨，此擧已成事實！不過，她最終的目的，還是金宇！」

衆人都同意他的說法。

柳飛堤道：「我想，在這幾天，郡主可能會出現，那麼，我們把這二人交給郡主，說他二人已背叛郡主，投靠皇子，並把金宇交與皇子，那時，郡主自然下手殺他們！」

金采兒道：「殺他二人易事，不過，又怎能使郡主不再麻煩咱們？」

柳飛堤道：「我們說金宇已交回皇子，這事對郡主來說，是如何了得？」

金世雄道：「好極，那時，郡主自然日夜糾纏着皇子，也再沒有懷疑咱們收藏了金宇！」

柳飛堤道：「而事實是皇子並沒有得到金宇，那麼，他們之間互相糾纏，那叫他們自作孽！」

金世雄：「那麼風兒的仇呢？」

柳飛堤道：「有時報仇，並不是要殺死仇人才是報仇，使仇人半生不死，日夜煩惱，那才是報仇之道！」

金世雄道：「你是說皇子郡主日後

不停爲金宇之事，日夕煩惱，那……」

柳飛堤點了點頭。

金采兒聽了柳飛堤的話，心中却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柳飛堤竟是一個如此心思的人！

報仇雪恨，是人之常情；殺仇人，大快心頭之恨，才是正常人之所爲！

要使仇人半生不死，日夕煩惱，這才是報仇之道？金采兒當時並不能說出不對的地方，不過，她內心之處，已感到柳飛堤心術的不正！

她看着柳飛堤。

柳飛堤向她微笑，那笑意使她心中一寒！

事情便這樣決定。

柳飛堤再小心細好二人，然後回到山林這邊，拷問了二人的手下，也大約知道，郡主便要在這幾天出現。

* * *

他們耐心的等候着。

金采兒天眞的問道：「大哥，郡主與皇子是甚麼模樣？是不是在戲台上出現一樣？」

柳飛堤笑道：「你猜一猜？」

不過，金采兒已不用猜。

華俊仁負責瞭望，急忙的跑來，道：「有一隊人馬，從西北掩來！」

那隊人馬，並非千軍萬馬，而是一個英姿颯颯的女子，統領着另外八個女子。

她們並非戲台上的模樣。

不過，爲首的女子，氣派風範，確是與別不同。

柳飛堤迎上道：「在下柳飛堤……」

「柳飛堤……你是那瘋丫頭的丈夫？」

從她的語氣看來，她定是郡主。

郡主道：「上——」

她那身後八個紅粉佳人——身穿粉紅勁裝的手下，已聞聲而上。

柳飛堤道：「郡主——」

郡主凜然道：「這裏沒有郡主！」

柳飛堤聽了，隨即會意，這郡主身入江湖，並不以郡主自負，她早已當了自己是江湖人。

柳飛堤道：「慢着……你兩個親信已落在我的手中，看——」

華俊仁已把武止戈與夜孤燈推了出來，他們仍在藤網之內，拚命掙扎着。

柳飛堤續道：「他倆早已投靠皇子……」

郡主臉色凜然，道：「背叛我的人，我自會處理！」

「我並非諂媚閣下，我縛下他們，給你交換，只是一個條件！」

「你配與我說條件？」郡主傲然道。

柳飛堤道：「咱們是江湖人……」

郡主明白，道：「說吧！」

「閣下與風兒的恩怨，是你們之間之事，你們如何解決，我不過問！」

郡主冷笑。

柳飛堤續道：「不過，金宇眞是我的兒子，這點，是沒有疑問的……因此，你不能再濫殺無辜！」

郡主笑道：「金宇是你的兒子，有何保證？」

柳飛堤也笑道：「是我的兒子，我自己如何不知道？難道要在你面前滴血爲憑？」

郡主道：「咱們萍水相逢……」她似乎仍有餘恨，不過，她從眉宇之間，已知柳飛堤並非善類，她深明白，在江湖之內，多一個朋友比多一個敵人好！

柳飛堤道：「你這兩個手下，背叛了你，並且投靠了皇子，說日內便要聯手對付妳！」

「對付我？」

柳飛堤道：「我聽二人說話，知悉皇子在外，惹下頗多孽債，可能有野種遺下……」

郡主是個極爲妒忌的婦人，聽了此話，已不分是眞是假，臉色驟變。

柳飛堤知道計已得逞，道：「我擒下二人，與你交換，便是不再殺我的兒子金宇！」

藤網之中二人，雖然餓了兩天，有氣無力，但聽到柳飛堤加上他們身上的罪名，也竭力地叫道：「我們並沒有背叛……」

郡主那裏會再聽。

柳飛堤道：「他們的說話，你相信與否，在乎閣下，不過，你先答應不殺我兒子之事！」

郡主道：「好，你便交二人與我！」

「那麼一言爲定！」

華俊仁把二人拖至郡主跟前。

柳飛堤道：「也許閣下寬宏大量，他們也會改過，爲閣下立汗馬功勞……」

郡主似乎不願再聽下去，她冷笑一下，並示意兩位手下立即下手。

那兩個女子手法也是乾淨俐落，一劍直刺，二人竟沒有多喊一聲。

金采兒冷眼旁觀，一直覺得有點不對勁，她有一種隱隱的感覺：柳飛堤在這幾天以來，或者是自從遇見他以來，他似乎不斷的亂編謊言！

說謊有時是無可避免，但有時爲了目的，他的謊話是不擇手段，顚倒是非黑白！

另一點是：柳飛堤並不動手殺人，不過，他是擅於借刀殺人！殺死「算無遺策」郎恬寧是一個例子；而在眼前的，他用話刺激郡主，使她命手下殺死武止戈與夜孤燈二人，更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金采兒感到有點心寒。

柳飛堤是否一個正直不阿的人？

她的內心開始有疑問，可是，她不敢再想下去，因爲，假若他是不斷的說謊，那麼，他與姐姐的關係，與金宇的關係……

她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在柳飛堤的擺佈下，一切都似成定局。

郡主似要離開。

金世雄却一撲而上，怒道：「柳飛堤不念殺妻之恨，我却難忘殺女之仇！」

郡主笑道：「啊，原來你便是那『瘋丫頭』的父親，你要怎樣報你殺女之仇？」

金世雄道：「你與手下齊上！」

郡主道：「瘋丫頭卑鄙任性，天下少一個這樣的人，便多一分安寧，我殺了她也是替天行道！」

金世雄怒極，雙掌挺出。

柳飛堤突然竄出，輕輕一推金世雄，叫道：「岳父，事已至此，動手也是無益！」

郡主橫身避過，道：「你的女婿比你還算明理！」

金世雄更怒，又要撲上。

柳飛堤道：「岳父，先聽小婿一言。」

金世雄收掌。

柳飛堤却不向他說話，只向郡主說道：「閣下，相信皇子便在附近，他要找回他的血裔……」

郡主聽了，立時警覺起來。

柳飛堤續道：「我從這二人口中得知，假若皇子殿下，找到他在民間的血裔，他便會乘機殺妳，另立皇后，那時……」

郡主聽了這話，早已率領手下下山。

金世雄怒吼一聲，竄身追上。

柳飛堤一把把他拉着，金世雄一掌劈下，幸好柳飛堤一閃，但他仍抓着金世雄。

柳飛堤道：「岳父，不用忙，你的殺女之仇，我的殺妻之仇，其實早已報了！」

金世雄怒道：「讓她白白而去，還說報了甚麼仇？」

「岳父，你聽我說，剛才我寃枉皇子殿下一番語言，你也聽過？」

「那又怎樣？」

「郡主是個奇妙婦人，這次我說的一番話，足夠他們倆你追我逐，一世煩惱！」

金世雄想了一想，柳飛堤的話，未嘗不是道理！皇子殿下被這女人日夕纏繞，要他找出血裔，或者天天嘮叨，家無寧日，豈不是比殺死她還好？

柳飛堤道：「岳父，有時殺了一個人，反而是便宜了他，讓他生存，但要他一世煩惱，那才是上上之策！」

金世雄點頭，怒火已熄，想起這個女人，也許有一天，皇子殿下實在忍耐不住，還不是一刀殺了！

金采兒看在眼內，又一次的心寒！

好個柳飛堤，又一次的借刀殺人，而且在無意之間，表明了他對仇恨的看法。

柳飛堤實在是一個深沉的人，不，不單是一個深沉的人，而且是一個可怕的人！

恩怨連續　報應循環

他們一行人離開了這山頭，找到一處宿頭，換過了衣服，治好了身上的傷勢。

華俊仁對這次柳飛堤所做的事，感到十分欽佩。

其實，他與柳飛堤相識多年，不過，在金府之中，柳飛堤地位尊貴，而且華俊仁是跟隨金世雄，因而沒有交往，他雖然隱隱覺得柳飛堤有些不對，尤其是對他的兄弟郎恬寧似乎有些過份之外，可是，有時人在江湖與爲了自己，也不能顧得太多！

金世雄也佩服柳飛堤，佩服他深沉不露，做事絕不拖泥帶水，的確是一個好人材！

只有金采兒，心中一直悶悶不樂。

柳飛堤在途中，幾次借機會與她說話，却不得要領，柳飛堤只是以爲她不慣行走江湖，身體疲倦。

柳飛堤只好安慰她道：「妹子，你不用心煩，我們找到了刁難老人之後，接過金宇，便要回家！」

金采兒沒有甚麼表示。

那日，他們終於來到刁難老人的故居。

這地方在一個隱蔽的山坳處，假若不是金風兒生前曾經告訴過柳飛堤，他們也很難找到。

當他們一進入山坳，便有一個小黑點向着他們奔來。

「爸爸……」

那是金宇的聲音。

「爺爺……」他也看見爺爺了！刁難老人坐在一棵大樹之下。

金采兒再見回金宇，心中也有說不出的快樂。

柳飛堤上前拜見刁難老人，道：「師傅，多謝你先帶走宇兒，使我可以從容應付那班歹徒！」

刁難老人張開眼睛，大不服氣地道：「我不是爲你減少麻煩而帶走宇兒，我是擄走宇兒！」

他的說話仍是刁難任性。

柳飛堤道：「無論如何，我也要多謝師傅！」

刁難老人忽道：「爲甚麼你也叫我師傅？」

「因爲你是風兒的師傅，也教過宇兒一些功夫，我當然要尊稱你爲師傅！」

受人尊重，刁難並不刁難。

金采兒一直抱着金宇，刁難老人看了，似乎是放下了心頭大石，道：「本來我是眞的想留下宇兒，讓他在坳中學些武藝……」

柳飛堤接口道：「能眞眞正正拜師

，實在是宇兒的福氣……」

「不過，而今我又決定不收他爲徒！」

刁難老人的刁難本性又來了！

他續道：「那是因爲我年紀太老了！宇兒年幼，需要一個娘親照顧他！」

他舉目望着金采兒。

金采兒有些靦覥。

刁難老人又道：「飛堤，我知道風兒生前對你不好，任性刁蠻，不過，她的妹妹端莊嫻淑，既懂武功，又懂愛護孩兒，算是你的補償，也是你一場造化！」

金采兒臉兒發紅。

柳飛堤道：「多謝師傅提點！」

金采兒爲免尷尬，悄悄把金宇抱開。

金世雄聽着他們的說話，也發覺金采兒與柳飛堤實在是合適的一對！這多天以來，心中只想着報仇，而完全看不到他們之間的情意。

那夜，他們在山坳之內盡歡。

刁難老人舉杯，問道：「飛堤，你們將往那裏？」

柳飛堤道：「我這麼辛苦，才解決風兒的事，也洗脫了我殺妻的嫌疑，本想立即回家，不過，既然北上，離我柳劍門不遠，我還是先回去，拜見師傅！」

刁難老人道：「好的……你師傅是誰？」

柳飛堤似乎有點愕然，道：「我是柳劍門的人！」

他似乎不欲提起師傅的名字。

刁難老人也不以爲意。

可是，金世雄却有些好奇。

飯後，入睡之前，金世雄忍不住又再問：「飛堤，你的師傅姓甚名誰，看看我是否認識？」

柳飛堤道：「讓我賣個關子……幾日之後，你便可以見到他老人家了！」

金世雄沒有再追問，心中只想，以柳飛堤的年紀看來，他的師傅也應該是與自己年紀相仿的人物。

柳劍門以劍馳名於世，那麼，他的師傅定然是個使劍成名的人物！

使劍的？

金世雄心中一凜。

他不想再想下去，因爲他在很多年前，曾經與人交手，那人使的一手快劍，幾乎使自己一命嗚呼。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真的不想再想下去。

* * *

離開了刁難老人，他們馬不停蹄的趕往柳劍門。

柳劍門其實並不是一個大門派，在江湖上並沒有甚麼聲名，假若不是柳飛堤屬於柳劍門，金世雄根本不知這世上有一個柳劍門。

柳飛堤雖然離開了柳劍門多年，但對附近的道路仍然十分熟悉，此地一帶，地多貧瘠，人民生活也是十分辛苦，住的全是麥稈所蓋，較講究一些，也只是用一些石頭搭上。

不過，柳劍門却完全不同。

那天他們跨過了一個山嶺，便看見一座十分輝煌的建築物，那建築物在山谷下面。

柳飛堤指着那間輝煌的建築物，道：「那便是我們要去的柳劍門！」

「甚麼？這地方竟然有這一間標緻的建築？」

他們緩緩下山。

來到山腰，已有幾個一身青色勁裝的人前來。

柳飛堤似乎向他們出示了一片柳葉似的東西之後，那幾個青衣人便恭恭敬敬的迎他們下山谷。

下到山谷，他們又有另外一種感覺。

這山谷簡直是江南地一模一樣！北方土地，向來是貧瘠的，但想不到柳劍門竟能經營了一處福地。

他們各人受到良好的招待。

柳飛堤帶着金宇，先去見師傅，衆人並不以爲意，而且走了這麼多路，實在需要好好的休息。

金世雄、華俊仁和金采兒三人，各佔一間房間，而且每間房內，設備周全。

那夜，他們都睡得極酣。

尤其是金采兒，她經過一番勞碌，更是熟睡如豬，直到翌日日上三竿，她才起來。

她坐在床緣，却覺得渾身酸軟，她並不以爲意，因爲有時睡得太多，也有這些現象。

這種身體酸軟的現象，也發生在金世雄與華俊仁的身上，開始之時，也不以爲意。

不過，金世雄與華俊仁畢竟是老江湖，洗漱過後，便運起功來。

一運功便發覺不妥！

運功開始，氣本是從丹田升起，無奈他們如何提氣，却不能升上。

金世雄已發覺不妥，再運氣貫經絡，全無反應。

自己的武功，一夜之間，被人廢去？

爲甚麼會這樣？

可是，再小心檢查一下，身體却並無異樣！

他們三人各自從房間來到大廳，一見椅子，便爭着坐下。

金世雄問道：「你們也……」

華俊仁道：「是的，手足酸軟無力！」

金采兒道：「難道我們吃錯了東西？」

金世雄一聽，心中一凜，道：「我們中毒了！」

「中毒？」

這時，外面有兩個青色勁裝的女郎走了進來。

其中一人道：「三位，請往見咱們柳劍門門主！」

金世雄道：「柳飛堤呢？」

「柳師兄也正陪門主！」

金世雄又道：「我們今天身體不適，請通知貴門主，如何？」

那女郎道：「三位手足酸軟，乃一時現象，過了一段時間，便可復原！」

這人竟知他們手足酸軟！

金世雄心中已料到，他們已墮入了一個圈套。

是誰安排的？柳飛堤？

無論是誰，也總要面對的！金世雄望望華俊仁與金采兒，兩人也正用眼色向他詢問。

他一挺身道：「姑娘，你便引路吧！」

三人慢慢的跟着兩個女郎出了大廳。

院子之中，已備有三個兜子，這種兜子，其實是一頂轎子，可是並沒有蓋子，簡單來說，便是一張椅子，旁邊插有兩條長竿，由兩個小子抬着。他們沒有選擇，坐上了兜子。

金世雄與華俊仁心中懷疑着，不過，金采兒却幾乎可以肯定，那是柳飛堤安排的。

她只是狐疑着，柳飛堤爲甚麼會如此？

不過，這人常常顛倒黑白，有甚麼事是不可能？只要對他有利，似乎甚麼事也有可能！

可是，她又不忍再詆毀柳飛堤，因爲她實在希望柳飛堤是一個好人！

兜子左轉右轉，終於來到一間獨立的小樓。

他們下了兜子，又有另外幾個杏衣女郎引路，來到一個客廳。

廳內陳設華麗，每樣擺設裝飾，都是經過精心挑選，杏衣女郎退出，他們三人各自坐下。

金世雄再度運功，看來並沒有成功，他安坐着，一派既來之，則安之的氣度。

華俊仁有點緊張。

金采兒反而是三人之中，最手足無措的，她坐在彩絨的椅墊上，却像坐在針氈之上！

門外傳來輕盈的步聲。

兩個男僕進來。接着是柳飛堤。

三個人異口同聲的叫：「柳……」

他們沒有再說下去，因爲柳飛堤的後面，還跟着一個老人，一個瘦弱的老頭。

那老頭並非行入來，而是坐着一張有輪子的竹椅——換句話說，這人不良於行。

兩個僕人退出之後，柳飛堤小心的推着那竹椅。

一切安排妥當之後，他垂手立旁。

老頭雖然容顏枯槁，但眼露精光，沙啞的聲音從他喉間迸出：「久違了，金少！」

金世雄心中一凜，誰人會稱自己爲「金少」？

他竭力的辨認着，却無法認出此人。

柳飛堤道：「各位，這是家師柳劍門門主柳存仁！」

三人禮貌地道：「柳門主。」

老頭道：「飛堤，你做得好。」

柳飛堤道：「謹奉師尊之命！」

金世雄仍然大惑不解，望着那老頭柳存仁，他是誰？與自己有甚麼轇轕？

柳存仁道：「飛堤，你說罷！」

柳飛堤道：「師傅，倒不如讓他們邊吃邊談。」

「那也不錯。」

柳飛堤輕輕擊掌。

兩個僕人進來。

柳飛堤道：「擺宴。」然後向三位道：「你們好好吃一頓。」

好好吃一頓？是甚麼意思？

他們三人剛從床上起來，吃些早點是可以，爲甚麼說好好吃一頓？

金采兒有一股不祥的預感。

金世雄與華俊仁却只是奇怪。

長桌擺開，全是精美的食物，不過，這些食物不應該是早上的食物，而是隆重的晚宴才對。

三人沒有動筷。

柳存仁示意柳飛堤把他推近桌子，然後挾了一片香濃的豬肉進口。

他吃得嗒嗒有聲，道：「好味，好味！各位，不用客氣！」

金世雄明白，柳存仁先吃一口，這表示食物中並沒有下毒，身爲客人，仍不動筷，那便太沒禮貌。

金世雄也挾了一塊豬肉進口，並且示意華俊仁與金采兒動筷，柳飛堤也坐下，開始吃着東西。

食物美味，是毫無疑問的，不過，三人却是食不知味，他們究竟在弄些甚麼玄虛？

柳存仁爲他們斟酒，並舉杯先喝了一口。

三人也是無法不勉強喝了一口。

他們悶聲的吃着。

忽然，柳存仁道：「吃多點吧，做個飽鬼好過做一隻餓鬼。」

三人聽了，十分愕然。

他們還以爲聽錯了。

不過，他們並沒有聽錯——

柳飛堤道：「各位，你們都吃飽了，這是你們最後的一餐了。」

金世雄站起，却又立時坐了下去。

柳飛堤道：「三位，你們不用緊張，也不可用力，因爲緊張用力，只會使你們早歸極樂。」

早歸極樂？

看柳飛堤說得那麼輕而易舉。

華俊仁也要站起，雙腿立時發軟，跌了下來。

柳存仁道：「飛堤，你還是快說，免得他們死了也不知爲了甚麼！」

柳飛堤又再擊掌，僕人進來，已把長枱搬去。

他又再度垂手立在柳存仁身側。

柳飛堤看了金采兒一眼，眼眶之中似乎有一些歉疚，不過，轉眼之間，又回復了原來的模樣。

金世雄搖了搖頭。

「金世雄，柳存仁你不認識？」

「楊枝——你記起了吧？」

金世雄聽了，全身發抖，驚道：「甚麼？你是楊枝？你是楊枝？」

柳存仁笑道：「金少，我正是楊枝。」

「你……你不是死了？」

「死了，是的，楊枝已死，活着的是柳存仁。」

金采兒與華俊仁聽得一頭霧水。

楊枝道：「金少，你記得我臨死之前，說過甚麼？」

金世雄道：「你……你……我忘了！」

「你不會忘的！」

金世雄全身蜷曲着、顫抖着，並拚命把臉埋在自己的雙掌裏。

楊枝道：「我臨死之前說過，我一定會回敬你滅門之禍。」

「滅——門——之——禍！」

四字從楊枝牙齒間迸出，而眼淚也一顆一顆從他的眼裏滴下。

「不要再說，不要再說……」金世雄痛苦地叫道。

柳飛堤道：「師傅，你——」

「你向他們說清楚吧！」

柳飛堤道：「金世雄，你自己作孽，累及家人無辜，你也怪不得我！」

* * *

楊枝本是一個世家子弟，家中極為富有，不過，他生性不好讀書，喜歡練武。

他的父母當然不高興，但他是獨子，唯一的後繼人，也只好順他意思，請了一些武師回來，教他一些粗淺的功夫，以滿足他的慾望。

學了幾年，楊枝並沒有多大進步，那時，他已十八歲，知道再在鄉間，便永無機會學到上乘的武功，於是，他偷偷的在家裏拿了一些財物，便要外出訪尋名師。

訪尋名師並非易事，楊枝一直沒有這個機緣。

那日，他來到一處墟集，時間已是不早，大多數的市集商販都散去。

楊枝在市集內漫無目的的走着。

忽然，他與一個人撞個滿懷，楊枝一看，却是一個占卜的老者。

他手中的布牌「靈算子」也跌了在地上。

楊枝有點不好意思，為他拾起布牌。

老者看着楊枝，道：「公子心事滿懷，尋親不遇？」

楊枝道：「尋是尋，却不是尋親不遇。」

老者道：「那我要替你占算一下——」老者就席地而坐，為他占算。

半晌，老者道：「公子想尋一位名師？」

好靈的「靈算子」。

楊枝道：「你怎知道？」

「那是山人占算——不過，我還是勸你回家——我看你福緣是有的，不過，早日回家，平安是福！」

楊枝本來並不相信這些占卜之言，但見他欲言又止，忍不住問：「究竟你想說甚麼？」

靈算子道：「照我占卜觀測，公子要面臨一個人生重大轉變。」

「甚麼轉變？」

「假若你得償心願，下半生却是荊棘滿途；假若你不再尋尋覓覓，回老家去，那你可平凡過一生。」

「平凡渡一生，誰希罕？」

靈算子道：「那要看你如何看人生！」

楊枝道：「假若是你？」

「假若是我？我半生勞碌奔波，當然希望有一個安樂的日子。」

楊枝道：「那你回家吧！我還是要去尋尋覓覓！」

靈算子道：「那麼咱們後會有期。」

楊枝道：「喝杯酒吧！」

靈算子無可無不可。

於是兩人便在一間小酒家中喝酒談天。

酒過三巡，靈算子道：「公子，我只能占算到你正想找人，不過，你想找甚麼人？」

「你自號靈算子，怎麼占算不到？」

靈算子無言。

不過，楊枝也佩服他，因為他的占算也算靈驗，知道他心中要尋人，於是，他便笑道：「我想找一個武功卓絕的名師。」

靈算子道：「公子，以我推算，你家道十分好，為甚麼要學武功？」

「那是人各有志。」

「說得好，那是人各有志。對了，你為何不找我師傅？你一定會心願得償。」

「我不想學占卜。」

「不，我師傅醫卜星相，武功文學，樣樣皆能。」

楊枝聽了，追問道：「你師傅是誰？」

靈算子道：「我師傅是個道人，名叫彈指道人，是青城派的弟子。」

「青城派？是在南方？」

靈算子道：「那算甚麼？你已經在江湖多年，南下與北上，又有甚麼關係？」

在這次偶然的相遇後，楊枝便真的南下，到青城山找彈指道人，他千辛萬苦來到青城山，可是，彈指道人却剛巧騎鶴西歸。

他的心裏想：「難道我真的無緣學武功？」

正在十分沮喪之際，彈指道人的大弟子來招呼他。

彈指道人的大弟子正是金世雄。

金世雄對這位小兄弟也十分眷顧，於是，楊枝便留在青城派，向金世雄學習武功。

金世雄與楊枝年齡相差不大，志趣相投。楊枝本來要正式拜他為師，可是，金世雄却反對，因為他師傅死去不久，做弟子的不能收徒，更不能舉行儀式。

因此，金世雄與楊枝的關係，可算是亦師亦友。

轉眼是三年。

楊枝從金世雄處學到劍法，青城派劍法本已獨樹一幟，而楊枝對劍法有特殊的領悟，因此，他從金世雄處學來的雖不是上乘劍法，但他自己却也練到上乘的劍法。

金世雄本身，却在「金鐘罩」、「鐵布衫」等功夫浸淫，亦有重大成就。

那年，楊枝忽然有思家之念。

於是，他便拜別金世雄回鄉，金世雄多年在青城山，雖已是半個道士，却也想看看這個花花世界。

兩人便結伴下山。

在途中，兩人遊山玩水，十分快樂。

金世雄更加快樂，因為他太多時間住在青城山，所謂「多見樹木、少見人倫」，而今看到這個花花世界，原來如此美麗迷人，倒是不會辜負此行。

本來，好友相聚，結伴同行，是人生快樂事，可是，却引出一段血海深仇。

他們一同回到楊枝的鄉下。

楊枝離家七年，回到鄉下，幾乎一切都認不得，原來他的父親長袖善舞，經營有術，已變得更為富有。

家中大屋，美侖美奐。

金世雄便留在楊枝家中住下。

有一天，是中秋佳節過後的幾天，月亮還是光亮如鏡，懸在半空。

兩人在後院賞月暢飲。

楊枝首先不支酒力，醉倒在桌上。

金世雄不知為了甚麼，一時之間，感懷身世，又喝了大量的酒，有一個下人，對他發了一句微言，使他精神大受刺激。

金世雄出生貧苦人家，自小便被拋棄，放在青城山長大，廿多年來，那有甚麼生活享受？不過，隨着楊枝回來，在路途上，倒也大開眼界。

而這次在楊枝家中住下，見他家中婢僕如雲，而他父親富甲一方，心中有些嫉妒。

這晚，他喝了很多酒，而楊枝又先醉倒，沒有人聽他傾訴，更加上下人的說話，使他異常煩燥。

忽然，他從後園走入大廳。

大廳之內，楊枝的幾個姐妹正在說話嬉戲，却見金世雄滿臉酒氣，行動蹣跚，都嚇了一跳。

一個婢女叫道：「你想怎樣？」

這一句話，使金世雄更受刺激，大叫道：「我要怎樣便怎樣！」

他撲入大廳之中。

其中一人，無意推下一枝蠟燭，立時，火舌飛揚，燒着了大廳中的窗帘帷幔。

一時之間，火光熊熊，人們各自尖叫奔逃。

金世雄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他走出大廳，仰頭望月。

那銀盤似的月亮，似乎向他發出沉默的嘲笑。

有人突然拍他一下肩膊，他身心受驚，以為有人襲擊他，反身一掌擊出。

他回過頭來，大吃一驚。

原來，那拍他肩膊的却是楊枝的父親，這位世伯年紀不少，而且身體肥胖，一拍之下，已是半條人命。

其實，楊枝的父親本想叫他幫助救火。

他想不到，金世雄受了月光的刺激。

楊枝的父親躺在地上，頭部噴血。

楊枝的母親也奔了出來，看見這個情形，直覺地道：「你殺人！」

這「殺人」二字，似乎更撩起他的獸性。

楊伯母大叫：「來人，來人，你……你殺死老爺！」

她的尖叫聲，却被四處的人聲淹沒，於是，她越叫越大聲，嚇得金世雄不如如何是好，楊伯母見無人來幫忙，轉身大叫大嚷，向內廳奔去。

金世雄心中一急，追向楊伯母。

這一追却使楊伯母仆在地上，剛巧有一條着火的門楣，跌在她的後腦上，而楊伯母也便這樣無端西歸。

那時，全家大宅到處火光熊熊。

看着火光，金世雄反而有說不出的愉悅，他忍不住向着火光，哈哈大笑。

恰巧這時，楊枝從後園奔了出來，他已知道父母被害，而今又見到金世雄哈哈大笑，看到這種情形，就算是小孩子也知道發生了甚麼！

楊枝道：「你這狗肺狼心的傢伙！」

金世雄道：「我……我……」

「我有那一點對你不住？你要殺我父母奪我家財？金世雄你有沒有人性？」

金世雄想解釋，可是，這又從何解釋？

「你奪我家財……」這幾個字在金世雄的腦中盤旋，忽然，他起了一股惡念。

只要楊枝也死了，這一切也是我的了。

他的獸性突然升起——

他已成為了一隻狂獸，全無人性的狂獸。

楊枝又已撲過來了。

金世雄雙掌挺出，他的「金鐘罩」功夫已練至上乘境地，掌力也有斷碑碎石之功。

更何況他已是獸性大發。

楊枝一閃，金世雄雙掌便拍在他大腿之上，他感到痛入心脾，更破口大罵：「你這畜牲……」

金世雄聽了這話，那種潛藏的獸性更盛，便要上前，要殺死他才覺舒服。

而且，殺死了他，金家偌大的家業，便是自己的了，他已不顧一切，再施殺手。

楊枝雙腿已傷，不能逃走，坐在地上，一連接他四掌，只感到五內如焚。

金世雄只要再下一掌，楊枝是必死無疑。

不過，他的人性似乎又回來了，他實在無法再下一掌，他呆呆的站着。

忽然，一個老婦人奔了出來，看見楊枝躺在地上，竟然一手抱起他，奔了出去。

那婦人年紀本已老邁，不知如何，竟有這樣大的氣力，抱走了楊枝，原來這人是楊枝的奶媽，自小把他養大，早已視作親兒一般，在這危急之際，便救了楊枝一命，當她把楊枝抱至安全之地，便力竭而死。

楊枝身心受創，倒在一棵楊柳樹下。

他本想一死了之，不過，雙腿無力，無法自盡，後來，他得到一個路人相救，身體創傷醫好，但雙腿却永無法復原。

楊枝是個極爲有毅力的人。

他求死之意過後，報仇之意便取而代之。

不過，以一個行動不便之人，如何能報仇？加上金世雄在大火之後，已佔據了楊家一切財產，已成了那地方一個富戶。

金世雄惡行昭彰，不過，他倒懂得善後，爲鄉人做了很多善事，修橋整路，贈醫施藥，漸漸，人們忘記了一切，更尊他爲大善人。

可憐的楊枝，無端惹禍，幾乎連命也保不了，後來，他輾轉往北方去，創了「柳劍門」，自己亦改名爲柳存仁，他把青城派的劍法，加以改良，自成一派。

他以「柳劍」爲名，那是因爲他倒在一棵柳樹之下，而爲了怕被金世雄的追殺，索性連姓名也改了。

轉眼幾十年，楊枝面貌已全改變，因此金世雄見到柳存仁之時，完全不知道那是楊枝。

* * *

金采兒聽到這裏，才明白父親的所作所爲，心下實在是十分悲痛。

她望着父親。

金世雄滿臉頹喪，幾十年來的所作所爲，雖然經過十分小心的隱藏，仍然是要抖了出來，不過，悔恨還歸悔恨，那總是事實。

楊枝陰沉的道：「故事並沒有完結！好徒弟，你快說下去吧！」

柳飛堤接口道：「金世雄，你知否你自己一念之差，會累及多少無辜的人？」

一時之間，大廳之內，闃寂無聲。

柳飛堤嘆了口氣：「那年我只是四歲，我也是個不幸的人，不知誰是我的父母，我被拋棄在一棵柳樹下面，湊巧遇到了師傅……」

柳飛堤與楊枝都陷入了回憶，多少年來，一幕一幕的往事，都呈現在他們的目前。

楊枝放棄了自我毀滅之念後，便開始部署報仇。

可是，一個半殘廢的人，任你武功如何厲害，那又怎能報仇？

千山萬水，怎能找到金世雄？

他苦思着，終於被他想到了一個妙策：「既然不能親自去找金世雄來，倒不如讓金世雄親自來送死？」

設想是不錯，但那會這麼容易？

他又想：「自己不能親去殺他，何不找一個人來幫手？最好是找到一個人，當然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找到金世雄，讓他也嘗嘗滅門之禍……還有，他殺我、殺我父母兄弟姊妹，我要他加倍償還，我不但要他有滅門之禍，甚至要他妻離子散，後繼無人……」

仇恨像火燄，焚燒着他的心智。

當楊枝偶然在柳樹下拾到一個棄嬰，他的構想便一天一天的實現。

那個棄嬰便是柳飛堤。

柳飛堤本來是無名無姓，不過，既在柳樹之下拾到，而楊枝那時也改了姓柳，便順理成章地把棄嬰改姓柳，並且起了一個十分文雅的名字——飛堤。

楊枝雙腿殘廢，但武功未失，因此，當柳飛堤四歲開始，便開始授以武功。

爲了使他身體較一般人強壯，楊枝一面鍛鍊他，一面給他吃很多珍貴的藥材。

因此，柳飛堤被訓練成一個與別不同的人，他忍耐，有毅力，爲人深藏不露。

他也是個聰明的人。

他得到楊枝授以「柳劍門」的劍法，加上他自己的領悟，使「柳劍門」的玉旨綸音劍法，更進一步，二十歲踏足江湖，廿五歲便贏得「劍影無痕」的美譽。

他的劍快而準，一招使出，劍向眉心或咽喉，被刺的人，血未流出，便已魂歸極樂。

柳飛堤離開了師傅之後，一直在找金世雄。

本來，金世雄很容易便找到，再約他比武，或暗中入他府內行刺，那並不是難事。

但是，師傅曾鄭重吩咐過：「要帶金世雄來到柳劍門，並要他有滅門之痛！」

滅門之痛，談何容易？

柳飛堤是一個忠心的人，他感激師傅救命之恩，也感激他授以上乘武功，因此，他一定要完成師傅的心願。

可是，他苦無機會。

那年，他回到山中，探望師傅，其實，他要每三年一次回到柳劍門，向師傅報告完成了多少計劃。

他慚愧地向師傅回報一切。

楊枝有點生氣，埋怨他處事不力，道：「飛堤，月前我派人探到了一個好機會，它可以助你助我，完成多年心願。」

「甚麼機會？」

「我派人查得，金世雄有一個女兒，名叫金風兒，此人任性異常！」

「那又如何？」

「我看這事要委屈一下你，聽說他要闖蕩江湖，離開家園，你找着她，娶她爲妻！」

「娶她爲妻？」

「是的，那麼你便有機會入金家——」

「我就算娶了她，也不會入金家。」

「不，金世雄作孽太多，沒有子嗣，只有兩個女兒，而他家財雄厚，自然會招贅女婿。」

「想辦法去娶他的女兒爲妻，我也許還有辦法，不過，他是否會招贅我入金家，我却控制不了。」

楊枝道：「你盡力而爲吧！」

於是，柳飛堤依照師傅的指示，找着了金風兒。

那時，金風兒正陷入了一次大痲煩之中。

她愛上了一個男人，那男人便是皇子，不過，當時他是喬裝在江湖上出現，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皇子出身高貴，英俊瀟灑，風度翩翩，金風兒盲目的愛上他，可惜的是，皇子身邊有很多女孩子，其中一個是她的勁敵。

那女子美麗聰明，武功也不弱，還有一點，她出身名門，是一位郡主。

金風兒一切都可以比得上這位情敵，但唯一這郡主的身份，却無法比擬。

於是，皇子有意捨棄她。

金風兒對於這位皇子，如何肯罷手？

她想出一個破釜沉舟之法——以身相許。

可惜，這是金風兒一廂情願的想法，那不是說她沒有機會以身相許，而是以身相許之後，皇子便逃避她，連見面也沒有機會了。

那時，金風兒才發現了自己的愚蠢。

一個自以爲聰明過人的人，終被自己的聰明誤了，那時，她眞是徬徨無計。

自己有了身孕，如何回去見老父？

找那皇子又找不着，時間又不許再拖下去，她實在想一死了之。

不過，金風兒雖有個「瘋丫頭」的外號，不過，自她懷孕之後，性情却變了不少，那種潛藏的母性，使她不敢自盡，也不敢胡來。

而這時，她遇到了柳飛堤。

當然，柳飛堤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經過柳飛堤的精心策劃。

當時，金風兒正需要一個人，既要安慰她，而且能做她的丈夫。柳飛堤是最適合的人選。

她向來任性，爲了保護身孕，下了很多條件，要柳飛堤遵守，柳飛堤是有目的而來，當然一一應承。

不過，當他知道金風兒有了別人的身孕後，他也感到不是味兒。

他也曾經想一走了之。

不過，他把這事回報師傅，師傅反而十分高興，叫他好好對待妻子，待她產下別人的兒子。

那年，他抽空回柳劍門。

柳飛堤道：「師傅，我實在忍受不住，金風兒是我的妻子，金宇却不是我的兒子！」

楊枝道：「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師傅，我不明白！」

「本來，我只想金世雄他的下一代死去，而今，他有孫兒了，我還要殺這孩子，讓他眞眞正正的嘗一下滅門之禍的慘痛！」

「但——」

「飛堤，你不用再說，那個孩子根本不是你的血裔，有甚麼爲難？」

「不過——金風兒的氣實在不好受！」

「受她的氣有甚麼可怕？我受了金世雄幾十年的氣那又如何？」

「我不想回去了！」

「甚麼？」楊枝憤怒得像一隻猛獸，「我二十多年的心血，竟要毀在你手上？」

「師傅，寃寃相報……」

「不要向我說教！」師傅的怒聲，幾乎把屋子也震塌了！

柳飛堤不敢再說半句話。

楊枝盛怒之後，突然生了一場病，柳飛堤更加不敢再提此事。

他小心服侍師傅，這時，他有一個感覺，師傅實在是一個可憐的人。

他的遭遇可憐，他雙腿殘廢也是可憐。

更可憐的，他是活在仇恨裏面。

仇恨使他不斷的燃燒，這一團火，如何可以熄滅？他不知道。

師傅病癒之後，柳飛堤便要回到金家。

臨走之前，師傅向他訓誨，道：

「飛提，只要你爲我報仇，以後的日子，你自己想怎樣便怎樣吧！」

柳飛提唯唯諾諾。

楊枝突然道：「飛提，我心中還有一個秘密，我本來不想讓你知道——」

「師傅，我不應該知道的，便不要讓我知道！」

「可是，我而今却想你知道！」

「那麼，弟子恭聽！」

「飛提，你是我一人養大，並且授以武功——」

「這點我感謝師傅再造之恩！」

「不過，我承認我是一個非常自私的人，爲了使你永遠忠心於我，我一直給你吃了一種慢性毒葯……」

「甚麼？」柳飛提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飛提，你不用怪我——我不希望你知道這個秘密，但日子終於來臨，你不能不聽我的說話！」

「不，師傅，我定會完成你的心願！」

「那好極了——不過，你要每年回來一次，每一次我會給你吃一些解葯，那麼，你便不會有危險！」

「好，弟子便每年回來一趟！」

「還有，我要那孩子——金宇，在四歲之時，開始懂事，便要遭滅門之痛！」

「孩子只是兩歲！」

「我知道——不過，飛提，我還是勸告你，千萬別動了眞感情，否則，你是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

柳飛提回到金家之後，心情一直很壞。

他完全沒有傾訴的對象，他感到異常的苦悶，還有，最令他難受的一點，金風兒不但沒有感激他，做了一個有名無實的父親，還有時無意之間，譏諷他是個懦夫弱者，他實在難以忍受。

不過，他還是要忍耐下去。

當金宇四歲的時候，他不敢再想下去。

金宇這孩子一天一天的長大，而柳飛提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的惆悵。

每年，他抽空回到柳劍門。

往年，金風兒對他回柳劍門探望師傅，也沒有甚麼異議，不過，今年，却又發生了不少風波。

當柳飛提要北上，金風兒大發脾氣不准他去。

柳飛提自是非去不可。

金風兒却道：「你師傅有甚麼重要？我們金家養你，還需要那鬼師傅有甚麼用？」

柳飛提心下十分氣憤，但仍忍耐說：「你開罪我也不要緊，你何必開罪我師傅？」

「開罪你師傅又如何？」

柳飛提幾乎是氣炸了肺。

「我定要回柳劍門！」

金風兒當然不知道他要回去服解葯，她使着她的蠻勁，硬要他留在金家。

那夜，柳飛提悶着，趁金風兒不在，把收藏的劍拿了出來，在燈下細看！

燈下看劍，實在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劍影無痕」——而今你的劍安在？

他提劍上步，便在燈下舞劍——劍無痕，人無影？

當他舞劍最酣的時候，金風兒突然出現，她是一臉不屑的神色！

「劍呀，劍呀，所托非人的劍呀！」

這話深深刺着柳飛提的心，他是個學劍的人，並且在江湖上略有聲名，他如何可以忍受？

他抬頭看着金風兒。

金風兒仍然是那副不屑的樣子！

柳飛提輕彈劍身。

金風兒又道：「所托非人！」

柳飛提已是忍無可忍。

他劍一揮——一招「飛簷及宇」，指向金風兒的眉心。

眉心並沒有淌血，只有金風兒詫異的臉孔，她實在不能相信，柳飛提竟然刺出了一劍。

多年來，他的劍法並沒有荒廢。

他一出手，仍是那麼狠，那麼準——

金風兒嘴巴想張開，柳飛提已是第二劍——「戛玉敲金」，劍自下而上，直指咽喉。

她的咽喉處，傷口未及溢血，他的劍已回鞘。

金風兒臉上詫異之色更濃，不過，她已沒有分辯的餘地，她全身虛脫，緩緩倒下。

柳飛提也呆着。

不過，當他清醒的時候，她的屍身已冷。

* * *

金世雄他們三人中的毒已經自動的消失了！

這時候，金采兒呆望着柳飛提，道：「果然是你！」

「是的，是我殺死你姐姐！」

金采兒道：「我明白！」

金世雄怒道：「你這忘恩負義的小子，我怎樣對你，你竟然殺了我的女兒！」

柳飛提道：「她迫我——」

「她迫你？」聲音並不是從大廳內發出的。

衆人望着窗外。

「無論怎樣，你是殺了金風兒！」一個人影現身在大窗之前。

洛無縱，捕頭洛無縱！

柳飛提望着洛無縱，道：「你想怎樣？」

「殺人者死！」

「慢着——」楊枝怒叫，「柳飛提殺了金風兒，而金世雄殺我金家，奪我家產，那又如何？」

洛無縱無言以對。

楊枝道：「洛捕頭，還是請你離開這裏！」

洛無縱道：「洛捕頭已離開這裏——」

衆人聽了，一時之間，仍不明白。

洛無縱道：「我而今只是一個江湖人，我想，你們這件事，也應該有個決斷！」

「當然要有個決斷——金世雄，金采兒都要死在我柳劍門內，現在你們的功力已恢復正常，可以與我們公平的一搏，以定生死！」

「柳先生，這又何必？」

「何必？我的滅門之禍呢？」楊枝怒吼。

洛無縱道：「幾十年了，其實，你們之間的恩怨糾纏，已不再是他欠你多少，或是你欠他多少！」

「我那有欠他？」

「柳先生，柳飛提是你的徒兒，其實他也是你的兒子，他爲你報仇，忍受了非常人可忍受的痛苦！你的徒兒柳飛提殺了金風兒，又把金世雄弄至家無寧日，從江南直追上漠北，你這段仇怨就算了吧！」

「算了，有那麼容易？」

洛無縱道：「那你想怎樣？」

金世雄突然叫道：「楊枝，其實我殺你家人，奪你家產，我心中一直都很後悔，我後悔一時獸性迸發，竟然做出這麼有悖天理之事，幾十年來，我從來也沒有一天好好睡過一覺！」

「那是你自作孽！」

「是的，那是我自作孽，而今，報應已降臨我身上，我女兒未婚先有孕，我有一個孫子，却不知是何人骨肉，我有一個女婿，却是殺我女兒的人……」金世雄說到此處，已是泣不成聲。

楊枝道：「你有報應，是你咎由自取！不過，我雙腿殘廢，大半生行動不便，那由誰來賠償！」

洛無縱道：「人生際遇，我自然是同情你，不過，事已發生，你要如何補救？」

楊枝道：「柳飛提，你與我手刃這人！」

柳飛提有些猶豫。

華俊仁一直沒有作聲，這時，也忍不住叫道：「柳兄，你不能殺他！」

「爲甚麼？」柳飛提問。

「因爲他是我的恩人！」華俊仁道。

華俊仁已把金色的大刀抽出。

楊枝道：「飛提，先殺這人，再殺金世雄！」

柳飛提一時之間，也無所適從。

楊枝道：「假若你不殺此人，你這一世也無解葯！」

柳飛提心中一凜。

華俊仁道：「金爺，你有恩於我，假若沒有你提携，我也無今日——柳飛提，來吧！」

柳飛提知道，此一戰再不能逃避。

華俊仁全力一揮，一招「力劈華山」，勁道十足，金光閃閃。

柳飛提手中已有劍，他一挫身，劍在金光之中，破網而出，直指華俊仁的眉心。

華俊仁外號「金風送爽」，是因爲他的大刀刀法，十分純熟而有氣勢，一刀劈下，大有金風送爽之勢，他運刀如風，緊守門戶。

柳飛提一劍却比一劍更密，他的劍法，比起幾年之前，更爲純厚，而略帶一點憤激，因此，他劍走偏鋒之際，却又有另一番風度！

兩人戰了三十多個回合，各自使出厲害招數，不過，華俊仁年紀較大，已露疲態！

柳飛提一招「星落鳥飛」，再來一招「千山鳥絕」，兩劍快如一式，迫得華俊仁連連後退。

柳飛提得勢當然不饒人，再一招「飛簷及宇」——

華俊仁呆着，眉心淌血，大刀脫手。

柳飛提劍已回鞘。

楊枝與衆人已出了大廳，看着他們的拚鬥，看着柳飛提使出了這致命的一招，連忙拍手叫道：「好，好精妙的一招飛簷及宇！」

華俊仁已倒下。

金世雄上前，扶着他的屍身，道：「你報我提拔之恩，也不用硬接這送命的一劍！」

他把屍身放下，道：「看來，我們也無法避開這生死的一戰！」

楊枝道：「殺死金世雄！」

柳飛提看着金世雄。

金世雄挺身道：「飛提，我明白你的處境，來吧！」

柳飛提劍仍未出鞘。

金世雄練的是「金鐘罩」功夫，所以，他從來不使用任何兵器，而他而今已練至身體任何一部份，都可以作武器來用，他的雙手，當然厲害。

柳飛提連出兩劍。

金世雄都巧妙地避過，當他的雙袖碰在柳飛提的劍鋒上，不但沒有被刺破或削開，反而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震撼力！

他的「金鐘罩」功夫名聲並非虛傳！

金世雄的雙手，忽掌忽指，直迫柳飛提的各個要害，柳飛提似已無攻擊能力，只能暫時護着自己。

忽地，柳飛提高叫：「金宇！」

這一叫金世雄立時分了心，柳飛提的劍已向左脅刺下！兩位高手比拚，是講求精神集中，只要任何一方精神分散，敗象即呈。

柳飛提這一刺並沒有刺傷金世雄

，不過，這却撩起金世雄的心事。

自從他們到了柳劍門之後，柳飛堤便把金宇引開，他們以爲柳飛堤是帶他給師公看看，那知是他們早已禁錮這無辜的小孩！

金世雄一直擔心這孫子，但自見楊枝之後，一連串的事故，早已使他暫時忘懷金宇。

而今，柳飛堤一嚷，雖然見不到金宇的影子，但他心中的忐忑不安，可想而知！

金宇在他們的手中，那會僥倖，這次果眞是滅門之禍，三代一口，一朝死去！

金世雄越想越是心寒，手下也慢了下來。

柳飛堤却是越戰越勇，他的「玉旨綸音劍法」一招一招的使出，不只可以保護全身，還有能力向敵人攻去。

金采兒在旁，心中實在矛盾——

父親被人迫死，雖然死有餘辜，但自己却不能睜眼看着父親死在別人劍下，死在自己跟前。

可是，對於——這多天的旅程，已使她深深的墮入了那個陷阱，她不敢說那一定是個陷阱，不過，柳飛堤可以爲了報仇，而忍辱九年，他實在是一個難以估計，一個深不可測的人！

這人適合自己嗎？

她陷於難以分析的糾纏之間。

這時，金世雄因爲看不見金宇，心中更爲掛念金宇，以至他雙掌使出之時，處處露出破綻！

突然，金世雄後退，先退一步，接着連退八步！

他是個老江湖，知道這樣苦纏下去，只會讓敵人得逞，這又何必？

他只有一個想法——先脫離柳飛堤的劍，然後躲起來，再設法找回金宇，便離開這柳劍門，以後的日子如何，以後再作打算！

柳飛堤當然不捨。

楊枝也叫道：「千萬不要讓這老狐狸逸去，否則……否則你的解葯……」

柳飛堤忽然感到全身發痛。

難道那中了多年的慢性毒，果眞要發作了？

他提劍追去。

忽然，天邊黑雲湧現，豆大的雨點已打了下來。

金世雄已靠近圍牆，正想躍起。

柳飛堤那肯放過，拚力把劍一擲——

劍如疾矢離弓，穿過密密麻麻的雨點，便要插向正在轉身的金世雄！

就在這時，一個黑影閃出，接着是「呀」的一聲，那黑影已中了長劍！

中劍的人並不是金世雄，而是從旁躍出的金采兒！

她救父心切，以身擋劍！

金世雄看着跟前的愛女，被劍插着，竟無法忍受這情景而全身酸軟，倒在女兒的血泊之中。

柳飛堤也呆着，半晌才叫道：「采兒！」

這一呼喚，采兒突睜開了眼睛，口中喃喃道：「大哥，你放過金宇……」

金世雄聽到金宇二字，也挺起身來，道：「飛堤，一切我都不會怪你，你要放過金宇！」

說罷，他竟撲向金采兒身上突出的劍尖，劍穿過他的心房，一聲呻吟也沒有便死了。

雨下得更大。

柳飛堤看着二人，雨水把流出來的血，漸漸冲淡，向着四方八面散去。

一時之間，整個地面，都流着淡紅色的雨水。

柳飛堤呆着。

一陣輪子的聲音，楊枝也冒着雨出來，他把椅子移近金世雄金采兒的屍體，看着二人在雨點下，血水滲滿了他們的衣衫。

楊枝仰天長笑。

他的笑聲充滿了報仇的快樂。

柳飛堤回首過來，道：「師傅！」

楊枝道：「柳飛堤，你做得好！」

「師傅，金宇呢？」

「金宇，他又不是你的孩子，何必爲他擔心？」

柳飛堤道：「無論如何，他是金家一點血裔！」

「對，他是金家的血裔——」楊枝說這話時，臉孔是扭曲的，然透着一種可怕邪惡。

「師傅，算了吧！」

「不，我不會就此罷手！」

「難道你仍要……」

楊枝已轉過身來，把椅子推至一處屋簷之下，輕擊雙掌，一會便有傭僕前來。

柳飛堤仍在雨中站立。

不一會，那傭僕果然帶來了金宇。

金宇仍是那麼蹦蹦跳，他看見父親在雨中站着，便叫道：「爸爸——爸爸——」

楊枝一手拉着金宇。

柳飛堤道：「師傅，孩子無辜……」

「他根本不是你的孩子，你何必爲他求情？」

柳飛堤呆着，這孩子並不是他的血脈，不過，這多年來，看着他從一個無知的嬰孩，長成一個蹦跳的孩子，這期間所積聚的感情，他從不知道，可是，而今看來，這個孩子雖不是他的孩子，却比他的生命更爲重要。

他顫抖着。

楊枝道：「飛堤，來吧，殺了他吧！」

柳飛堤道：「師傅，你大仇已報，這孩子——」

「我要姓金這家人，再沒有一人留下！」

柳飛堤不知如何是好。

楊枝道：「你不殺他，我——」

「慢着——」是柳飛堤叫着。

「慢着——」是洛無縱的聲音。

洛無縱道：「楊枝，你實在太過份了！」他邊說邊竄身前去。

楊枝已把金宇抱在懷中。

洛無縱突然竄身高飛向上，然後像兀鷹投林，猛然攻向楊枝。

楊枝坐在竹椅之上，無法轉身。

柳飛堤心下大急，他既怕金宇死於師傅的手中，也怕師傅被洛無縱殺死！

他再無選擇，提劍飛身而上。

那知，楊枝見洛無縱有如兀鷹投林，便把金宇硬生生的向上拋去，以擋洛無縱的撲下。

而洛無縱反應也快，見金宇被拋，一手便接着金宇，向後翻騰。

在這一連串的動作中，柳飛堤劍已到，他本要刺洛無縱，但師傅拋起金宇，這去勢極爲迅速，而他已無法突然停下來。

他只能把劍按下，盡量避開刺向金宇。

楊枝是坐着無法移動，因此，柳飛堤的劍便直插而下，穿過他的眉心。

柳飛堤想收劍，已是太遲！

這不成章法的一劍，却刺死了自己的師傅。

洛無縱已接過了金宇，落下一旁。

金宇經此一拋一接，却並沒有損傷，也沒有哭叫。

柳飛堤看着劍插眉心的師傅，叫道：「師傅，師傅，我只想救你……」

楊枝並沒有立時死去，他睜開了眼睛：「飛堤……飛堤，這也許是天意……」

柳飛堤茫然，不知所措。

楊枝道：「飛堤，果眞是冤冤相報何時了，我實在太過份，連一個無辜的小孩也不放過……這也是報應，我要死在我自己的劍下……」

「我不是……」

「我知……你是要救我……飛堤，你是一個好人，可是你却遇到我這個誓要報仇的師傅……」

「師傅，你好好歇一下……」

「沒用的了，不過，我還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我根本沒有向你下毒，你身上沒有毒……但假如我不是這樣說，你不會爲我復仇……」

柳飛堤道：「師傅，你的大恩大德——叫我如何……」

楊枝再沒有氣力聽下去。

劍傷在他的眉心顫動。

洛無縱抱着金宇走了過來，道：「柳兄！」

柳飛堤緩緩的站了起來。

「洛兄！」柳飛堤伸出了雙手。

「做甚麼？」

「金風兒是我手刃的，而這裏一切，都是我殺的，你便押我回去吧！」

洛無縱嘆了口氣，道：「柳兄，咱們還是從詳計議，進去再說罷！」

金宇也道：「雨很大呀，他們……」

他們已進入了大廳。

洛無縱道：「柳兄，我剛才已說過，捕頭洛無縱不再是了，我只是個普通的江湖人……江湖仇殺，那一天不是在武林中進行着？我明白他們的心境。」

柳飛堤道：「你如何回去交差？」

洛無縱道：「官場之事，我自然會有打算，不過，這孩子——」

「宇兒！」柳飛堤情不自禁的叫道。

「這孩子也與你一樣——」

「甚麼？」

「他是金風兒所生，不過，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他眞正的爸爸是誰，因此，他與你一樣，身世無從稽考，不過，我希望他不會有一個只爲報仇的師傅式父親！」

「我？不會！」

洛無縱把金宇交回柳飛堤，道：「不過，他眞正的身世十分複雜，以後的日子——」他嘆了一口氣。

柳飛堤明白，這孩子可能是皇子的血裔，不過，那只有金風兒自己才知道。

洛無縱望着窗外，道：「雨停了！」

柳飛堤道：「一切都要成過去。」

他看着金宇。

洛無縱道：「我要回去了。」

「我覺得很寂寞！」柳飛堤道。

「寂寞，人生根本是寂寞的——我們單獨的來，也單獨的去，沒有帶來甚麼，也沒有帶走甚麼。」

洛無縱已走入雨中，慢慢在雨中消失。

金宇推推出神的柳飛堤，道：「爸爸，爺爺 他們呢？他們不怕被雨淋濕？」

「他們去了，去到一處遙遠的地方！」

「那我們呢？」

「當雨停下來的時候，我們也要去。」

金宇沒有再說話，只看着窗前的雨點。

柳飛堤也看着無盡的雨水滴下，金風兒、金采兒、金世雄、師傅的臉孔一一出現。

那是誰的錯？一切當然是金世雄所引起，他死有餘辜，不過，其他的人呢？

他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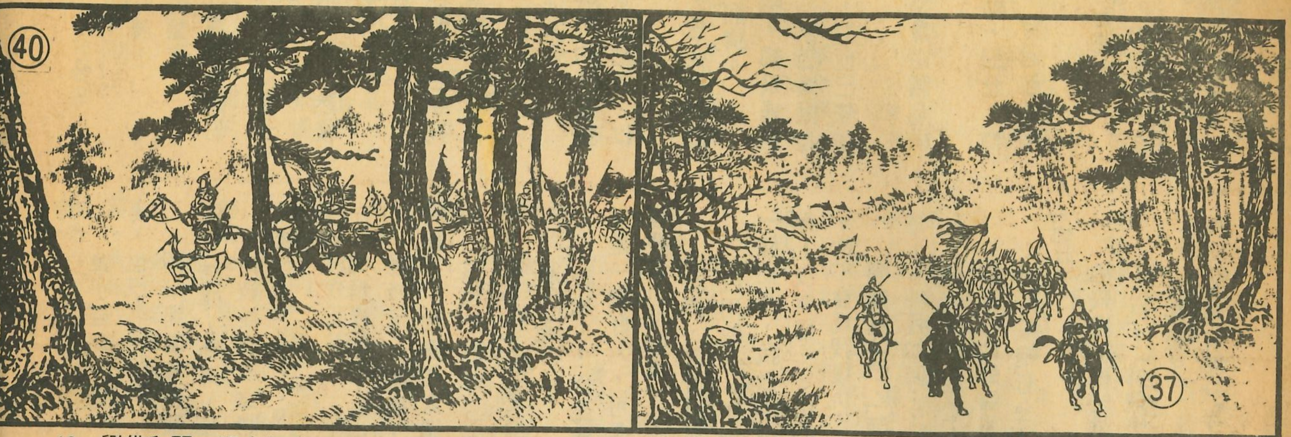
五天後，在江南官道上，人人都奇怪有一個漢子，背負着一個簍子，簍子內有一個小孩……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七

三讓徐州（二）

徐正·編繪



37　使者回北海報信。劉備同關、張二人，帶領三千人馬，到北平去向公孫瓚借兵。

40　劉備和關、張率領自己的三千人馬爲前部，趙雲率領二千人馬隨後，一起向徐州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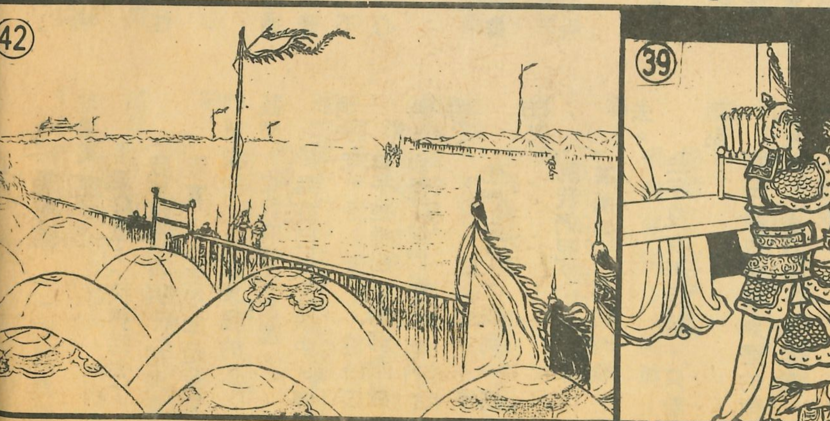


38　劉備見了公孫瓚，把要借兵救陶謙的事對他說了一遍。公孫瓚道：「曹操和你無寃無仇，你何苦替人出力呢？」劉備道：「我已經答應了人家，不便失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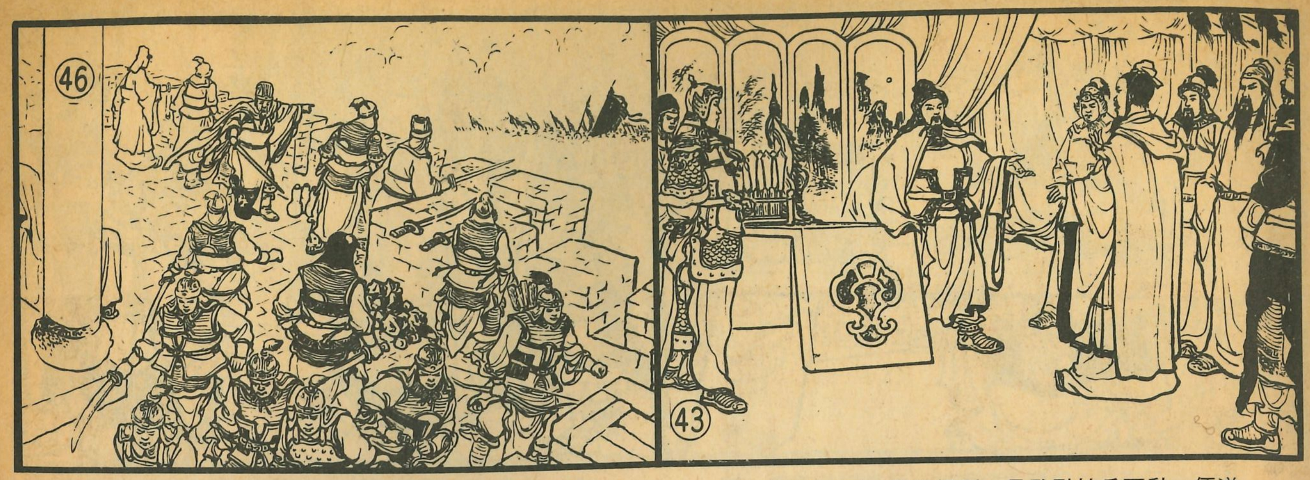
41　糜竺回到徐州，把孔融請了劉備同來協助的事報告了陶謙。這時陳登也從青州回來，報告田楷答應發兵的消息。陶謙聽了，心才安定下來。



39　公孫瓚答應借給二千人馬。劉備又要求借趙雲同去，公孫瓚也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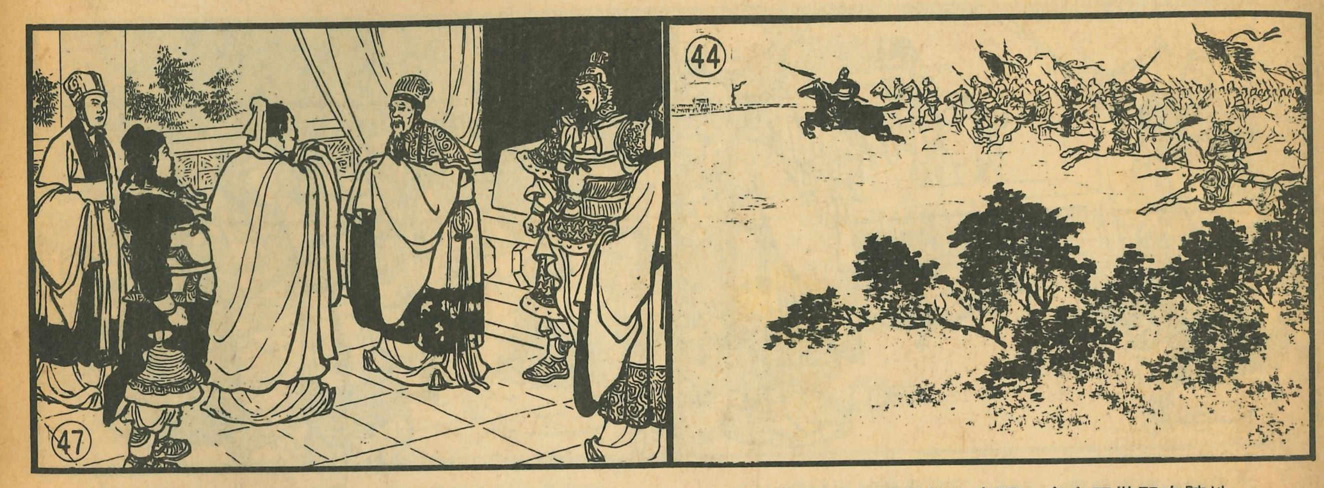


42　可是孔融、田楷兩路人馬到了徐州後，都害怕曹操兵力强大，只遠遠地紮下營寨，不敢輕進。曹操見來了兩路援兵，就分兵防禦，也不敢再去攻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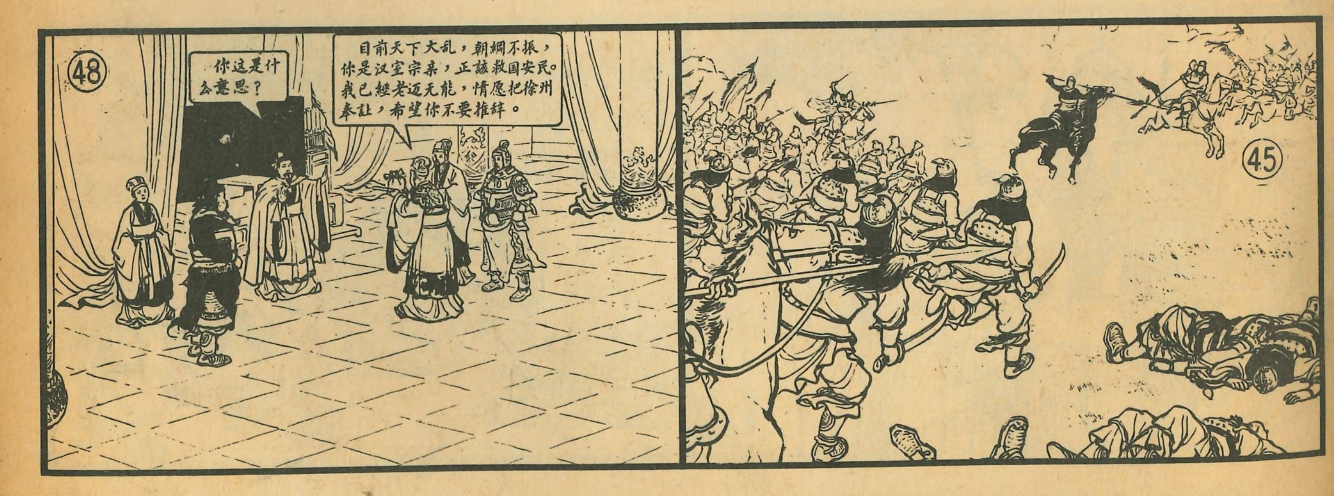
43　隔了一天，劉備趕到，見孔融按兵不動，便道：「恐怕城中缺糧，不能長久支持。我叫關羽、趙雲率領四千人在你部下相幫，我和張飛殺奔曹營，逕到城裡去和陶府君商議。」

46　于禁抵擋不住，回馬逃走。張飛緊緊追趕，直殺到徐州城下。陶謙在城上，看見紅旗上面綉着「平原劉玄德」幾個白字，急忙下令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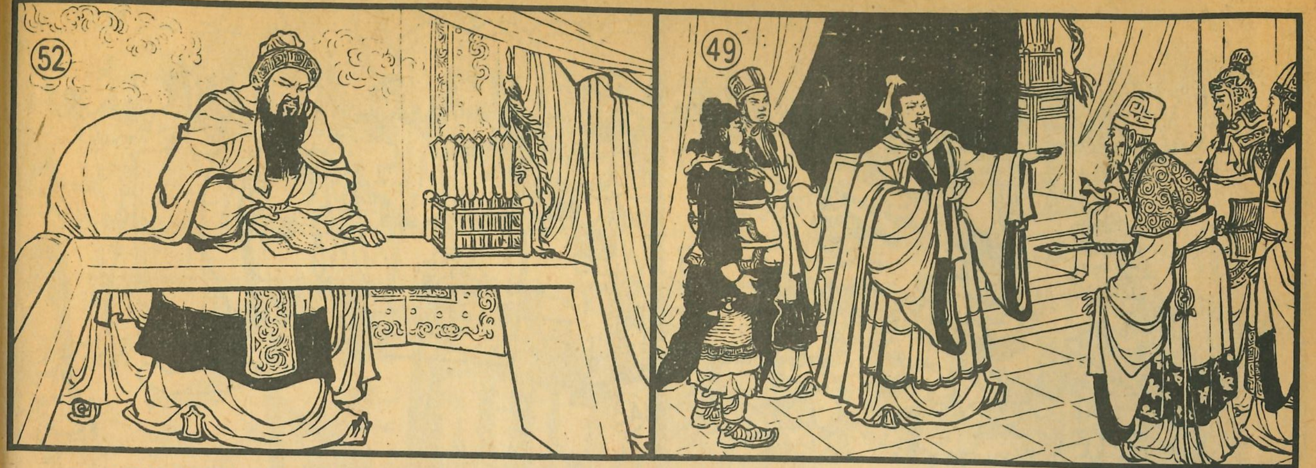
44　孔融依從了劉備的主張，會合田楷堅守陣地。關羽、趙雲兩人兩邊接應。劉備和張飛領着一隊人馬向曹營衝殺過去。

47　陶謙把劉備接到府衙款待。他見劉備儀表不凡，擧止言談，光明磊落，確實是個人才，便有意要把徐州讓給劉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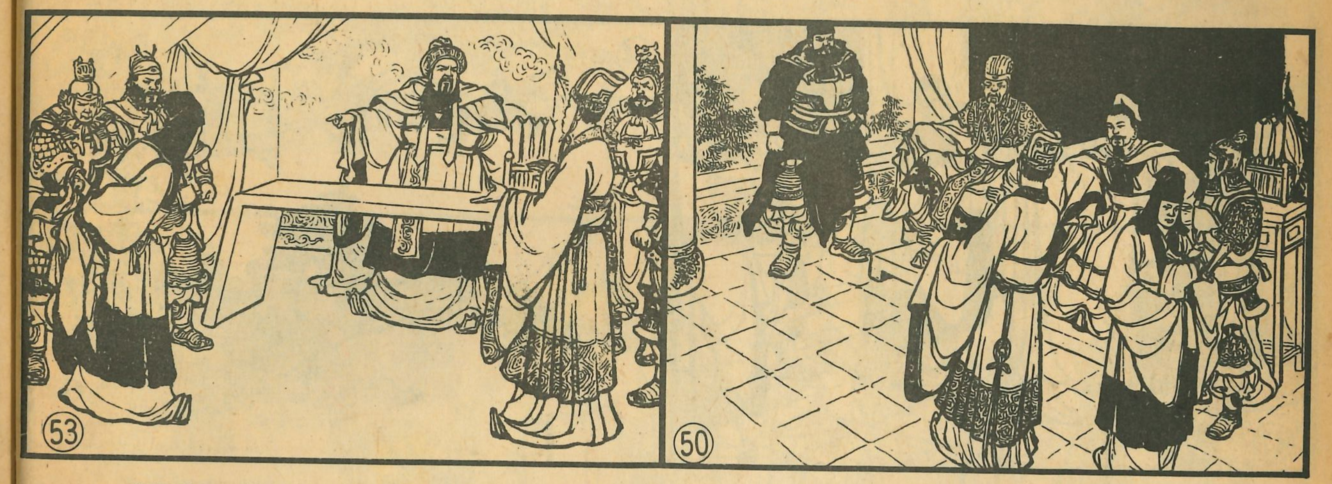
45　殺到曹營，正遇上曹將于禁，張飛接住厮殺。戰了十幾個回合，劉備揮動雙股劍，指揮大隊湧了上去。

48　他捧着徐州太守的牌印，恭敬地走到劉備跟前。劉備不明緣故，驚愕地站了起來。陶謙便把自己的主意說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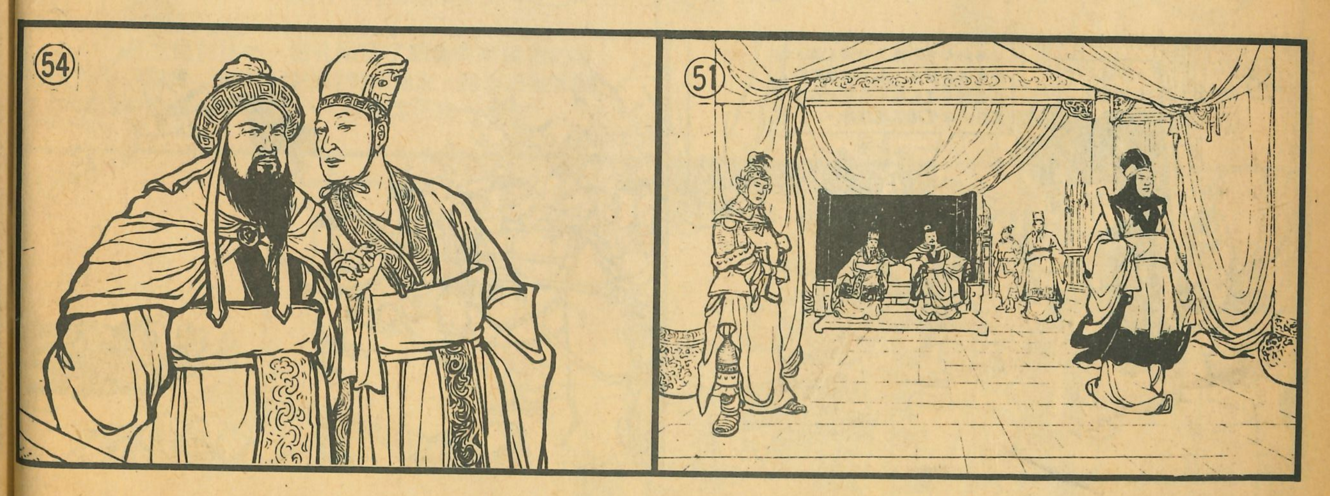
49　劉備聽了，離席再拜道：「劉備雖是漢室宗親，可是本身毫無功績可言，做平原相還怕不稱職。」接着，他又指天誓日，表白自己的心迹。陶謙誠懇地向他解釋，再三相讓。

52　曹操在軍中，忽報徐州送來戰書。他拆開一看，原來是劉備來信。信中先替陶謙解釋，後說董卓餘黨，正在擾亂朝政，勸曹操放棄私仇，撤兵去救國難。



50　劉備執意不肯答應，糜竺便從旁建議道：「現在兵臨城下，還是先商議退兵之策，等局勢平定了以後，再讓不遲。」陶謙只得收了牌印，暫且作罷。

53　曹操看了，拍案大罵道：「劉備是甚麼人，竟敢寫信來勸我。而且語句中還帶有譏諷的意思！」喝令將來使推出斬首。郭嘉連忙上前攔阻。



51　大家重新坐定商議。劉備道：「我想先寫信給曹操，勸他和解，他如果不答應，再去和他厮殺。」當下他便寫了信，派使者送給曹操。

54　郭嘉道：「劉備遠道而來，先禮後兵，主公應該好言回覆，使他沒有戒備，然後再去攻城，就容易攻破了。」曹操這才息了怒氣，吩咐款待來使，讓他等待回信。



55　曹操剛想寫信，忽然探馬飛報：呂布已經佔領兗州，進據濮陽，形勢十分緊急。曹操大驚失色。郭嘉勸他乘勢向劉備賣個人情，答應退兵，去收復兗州。

58　飲宴已畢，陶謙把劉備讓到正座，向大家作了一個揖道：「我已經老了，兩個兒子都不成器，負不起國家的重任。劉使君是皇帝的同宗，德高才廣，很可以總領徐州，我本人只想退休養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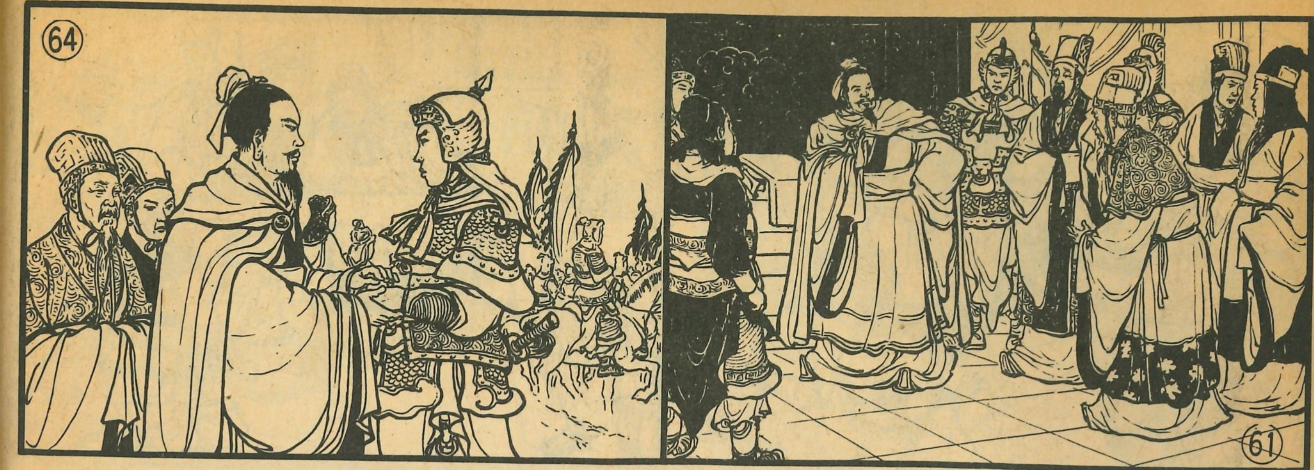
56　曹操便給劉備寫了一封信，交給來使，然後拔寨回去。

59　劉備一聽，連連搖手道：「我爲了大義來救徐州，現在無端把它據爲己有，天下將認我是個不義的人了。」這時，糜竺、陳登都勸道：「劉使君正好借此創立功業，請不要推辭才是。」



57　陶謙見曹操已經退兵，心中大喜，連忙請了孔融、田楷、關羽、趙雲進城宴會。

60　劉備說：「袁術的名望很好，又近在壽春，爲甚麼不把徐州讓給他呢？」孔融很不贊成他的話，也走過來相勸：「袁術這種人，哪裏值得一提？今天的事，你如果不答應，將來會後悔的。」



61　劉備還是搖着頭：「這事我實在不敢從命！」陶謙非常失望，流着眼淚說道：「明公如果捨下我走了，我死了也不會瞑目的！」



62　關羽很受感動，也向劉備勸說。張飛更捺不住性子，叫嚷起來：「又不是我們強要他的徐州，人家好心好意地讓給我們，你何必這樣苦苦推辭呢！」劉備瞪了他倆一眼，始終不肯答允。



63　陶謙沒有辦法，最後請求劉備暫時駐兵小沛，幫助保衛徐州。衆人又竭力相勸，劉備才答應下來。

64　事情決定後，陶謙慰勞了各路援軍。孔融、田楷、趙雲都告辭回去，臨走時，劉備握着趙雲的手戀戀不捨，兩人揮淚而別。



65　劉備與關、張領着本部人馬，來到小沛，修葺城墻，佈告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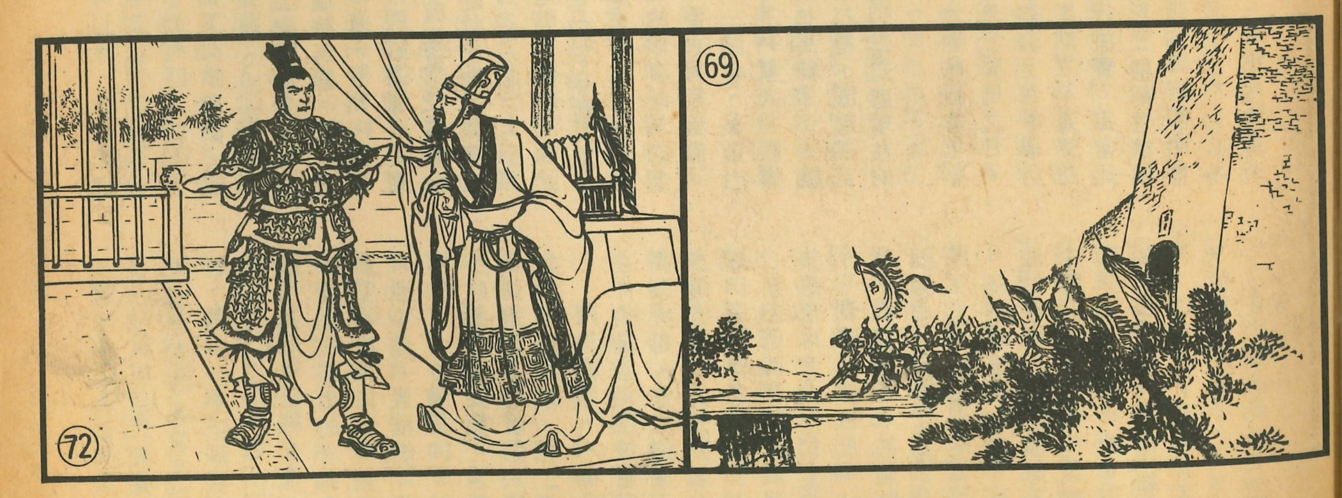
66　再說曹操領兵回去，曹仁半路接着，把呂布引兵來犯的經過報告一遍。曹操認爲呂布有勇無謀，不值得擔心，下令安營，再作商議。



67　呂布聽說曹操已經領兵回來，便吩咐副將薛蘭、李封道：「你們二人領兵一萬，把守兗州，我領着大隊到濮陽駐紮，這樣可以造成鼎足之勢。」



68　陳宮聽了，連忙勸攔道：「薛、李二人一定守不住兗州。如今曹操急急地趕回來，將軍正可在泰山險路上埋伏精兵，等曹兵過了一半，突然殺出，一戰就可以捉住曹操。」



69　呂布不肯聽從陳宮的話，還是留下薛蘭、李封守兗州，自己領兵到濮陽去了。

70　再說曹操大軍，行近泰山險路，有人告曹操，怕有埋伏。曹操笑道：「呂布沒有謀略，叫薛蘭、李封守兗州，自己却到濮陽去，這裏哪來的伏兵。」下令前軍只管火速前進。

71　過了泰山險路，曹操命曹仁領兵去攻兗州，自己率領大隊直奔濮陽。

72　陳宮聽說曹操人馬將到，又向呂布獻計道：「曹兵遠道而來，一定都很疲乏，不等他們安營下寨，就出城突擊，一定可以獲勝。」呂布自恃本領，哪裏肯聽。

（待續）

奇人奇事

山東馬永貞

黃剛・文
可飛・圖



武林奇人　馬場顯威

上海自闢爲商埠以後，西人來滬者日多。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一批英國人用運送鴉片的馬匹，成立了跑馬總會，以賤價買下80畝農田，在花園街（今南京路）界路（今河南路）的轉角處（俗稱「抛球場」的麗華公司原址），開闢了上海第一個跑馬廳。到了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這一帶日趨繁華，地價高漲，英國人即將這塊場地高價出售，另在浙江路與護界河（西藏路）强行圈佔一百七十餘畝土地，闢爲上海騎馬場，當時稱爲「新公園」。小刀會起義，英軍與清廷聯合鎮壓。從此英國勢力進一步滲入上海。咸豐11年（公元1861年）因東段地界日漲，於是有個英國人，通過他們的領事館，向上海道台吳建彰交涉，要求另行租借一處跑馬場所。洋大人一開口，吳道台一口答應，於是他帶了一幫人，腰掛戰刀，在泥城橋附近拍馬轉了一大圈，然後根據馬蹄印跡打樁，圈起四百三十畝土地，築成了跑馬場（即現在的人民廣場、人民公園）。

跑馬廳賽馬每年分春秋兩季，春季在5月，秋季在11月。賽馬之日，上海各洋行一概停止辦公。每季舉行之日，均爲星期一至星期三，連賽三天，而後於星期六舉行決賽。每當比賽之前，各式各樣的彩票（俗稱香檳票）便泛濫成災，連一些烟雜店都出售「香檳票」。在這種豪賭中，不知有多少平民百姓受騙上當，弄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卻說有一天決賽日子。天才放亮，已經有許多看客從各處雲集跑馬廳。其中有不少蘇杭看客。他們是得到《字林西報》披露「山東馬永貞欲與英國兩屆冠軍史蒂夫決一雌雄」消息以後，遠道而來看的。到中午時分，平日裏空曠冷落的跑馬廳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賣糖的、耍猴的、舞槍弄棒的、占卦看相的，以及各式茶水、小吃攤遍佈四周。遠看黑壓壓一片，萬頭鑽動，近看游人摩肩接踵，聲浪如潮。

跑馬廳內，六個金髮碧眼的騎師在作表演。六匹披着彩色斑爛號衣的高頭大馬，竟相追逐。每當馳過洋人或達官貴人的一號看台，那兒便傳出陣陣喝采聲。

六個西洋騎師表演結束，該由山東馬永貞一方出六人表演。

剎時，前台上，一片肅靜，看客無不引頸側目，甚至踮起脚尖，他們要親眼目睹敢與洋人角逐的騎士風采。上海自闢爲商埠以後，最先遭受外國侵略者的荼毒。外國侵略者在上海的暴虐行徑，激怒着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小刀會起義被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也慘遭失敗，但人們對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反抗情緒與日俱增。

這馬永貞是何許人，能這般吸引上海觀衆？

在中華武林中，山東馬永貞原來是清末的一位武林高手。他約莫三十多歲，身高七尺，豹頭環眼，一叢連鬢鬍鬚遮去大半臉龐，一條粗長的辮子盤在頭頂。此人上身着白色粗布緊身夾襖，下穿毛藍布褲子，裹着綁脚，足蹬一雙黑色密針細扎的土布馬靴，煞是威武。

馬永貞出生武林世家，父親馬效良不但武藝高强，而且是個憂國憂民的志士。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一路燒殺奸淫，無惡不作。馬效良聯合一班武林豪傑，與洋鬼子血戰三天，最後全部流血陣亡。父親死後，官府硬說馬永貞是「長毛餘逆」，趕來追殺他和他的妹妹馬素貞，妄圖斬草除根。兄妹倆迫於無奈，在山東濟寧落脚販鹽渡日，浪跡江湖，後又避在濟寧「震遠馬行」，以販馬爲生。爲了報仇雪恨，後來他又潛入上海松江，當正營教師，秘密結社，會聚武林高手。

這天賽馬，他入場以後，即環顧四周，對弟兄們說道：「俺們千里迢迢，不辭勞苦來上海，就爲這一天。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今兒場裏都是行家裏手，也有許多洋人西崽，大伙須竭力爭光，千萬不可托大，免得被外人耻笑。」

「颯」地一聲，只見六位弟兄分別躍上六匹坐騎，向四周作揖施禮。等賽場執事發令的哨音一響，雪長青、赤兔、龍寶、黃驃、紫貂六匹駿馬，如同離弦之箭，疾馳而去。

馬隊繞場三周，隊形來個變換：兩人合跑，騎士們在烈馬奔騰之際，先一個空中竄跳，互換坐騎，然後並駛齊驅，手搭天橋，緊接着，左邊的騎士單手拿大頂，身子懸離鞍橋，右邊的騎士輕躍過去，單足站在他的肩頭。這樣跑完一圈，再一個鷂子翻身，各自歸鞍落坐，雙雙一陣風跑到終點。

在觀衆的喝采聲中，六匹駿馬又成一字行排開，六位騎士疊起三層羅漢；一會兒六匹馬又散成梅花形，騎士們穿梭般地跳躍，互換坐騎，人們正眼花撩亂，馬隊又成二路縱隊，前面兩騎士先策騎飛奔一箭之遙，兩騎士單足踩蹬，携手搭起一道彩虹。說時遲，那時快，後面四位騎士如風捲殘雲衝將過去，一瞬間，已從「彩虹」下飛速而過。

頓時，看台上掌聲四起，讚嘆、驚愕、喝采之聲彷彿驚雷乍起，在跑馬廳上空滾動……

按照慣例，個人比賽理應由上兩屆冠軍史蒂夫出場，可史蒂夫一見這個場面，兩腿嚇得直打哆嗦。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天底下還有如此英雄好漢，轉而一想：這還是那個鄉下佬的徒弟，如果師傅出來，那肯定更了不得，所以躲在更衣室裏磨磨蹭蹭不肯露面，這一下，觀衆可不耐煩了。有的開始大聲嚷嚷：「喂，那個洋冠軍還賴在那裏幹甚麼？有種的，出來比一比。」也有的說：「這下可釘頭碰鐵頭啦，洋鬼子縮進去了，不敢碰一碰。」有些觀衆開始把瓜殼果皮，紛紛揚揚地抛進場來。

今天跑馬廳的董事長赫格也坐在一號台中央，他見狀，不禁勃然大怒，嚴聲吆喝：「快去把那個流氓叫過來，大英帝國的臉也給他丟盡了。」不多久，執事回來說道：「史蒂夫先生還需準備……」「呸，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流氓，他居然不顧大英帝國的聲譽！」

觀衆又等了好久，仍不見史蒂夫出場，觀衆更不耐煩，跑馬廳當局怕觀衆鬧事，只得叫執事與馬永貞商量，先請他出場。

馬永貞一出場，衆人頓時安靜下來，剛才山呼海嘯般的場地，霎時變得寂靜無聲。他們都想看一看，山東馬永貞能表演怎樣驚險威武的場面。

馬永貞來到場地中央，那匹棗色「追風嘶月」馬彷彿也通人性，立時騰起前蹄，昂首奮嘶，引得場上所有的馬匹也跟着嘶鳴起來。觀衆先是一怔，繼而是一陣經久不息的掌聲。掌聲平息，馬永貞向四周深深一揖，開口說道：

「衆位父老兄弟姐妹，俺馬永貞從山東大老遠來，就要與洋人比試比試，俺堂堂中華，山林沃野，無處不是藏龍臥虎之地，永貞雖說不才，但依俺看來，論賽馬，中國人決不會輸與洋人！」

他內功精湛，宏亮的嗓音迴蕩在全場每一個角落。接着他又說：「俺到場大半天了，可那位洋人還沒有準備好！好吧，俺奉陪在這兒，看他能磨菇到甚麼時辰，趁這間兒，俺跑兩趟舒舒筋骨，給大伙兒解解悶兒。也算是俺弟兄們的一份心意。」

說畢，他一聲吆哨，「追風嘶月」揚起四蹄，「嗒嗒嗒」疾駛而去，一圈、二圈、三圈，只見跑道上連續跳動着一團棗紅色的火焰，那四隻翻飛的蹄子如同白雪的蝴蝶，在烈焰中升騰、追逐、嬉戲、翻飛。三圈已過，馬的速度已到騰雲駕霧、風馳電掣般程度。突然，觀衆脫口驚叫：「哎呀！」原來是馬永貞從馬背上一躍而下，人們以爲他從馬上失手落地。沒想到，馬永貞緊追幾步，閃電般的拉住馬尾巴，身輕似燕，一個「蜻蜓點水」，人倏地騰空而起，躍上馬背。就憑這一招輕舒猿臂的上馬功夫，已令觀衆叫絕，博得滿場采聲。

過了一會兒，馬永貞挺直腰板，單腿立在馬上，先作個「金鷄獨立」，他右手叉腰，左手將一根素色白潔的嵌花馬鞭在空中飛舞得「劈啪」作响，「追風嘶月」棗紅馬又發瘋似地奔將飛來。

這時，馬永貞手下幾個弟兄沿着跑道終點線一字兒散開，等馬永貞策馬走近，「颯颯」扔出幾個白光閃閃的銀圓。馬永貞如取囊中之物，一一接

住。觀衆凝神屏息，剛舒這一口氣，不料，只見排在末尾的那個彪形大漢，又「颯」地一聲，將兩塊銀圓向地上抛去。那銀圓即將落地，馬永貞陡然從馬背上栽下身子，一個蹬裏藏身，而後一個「海底撈月」，把兩塊銀圓穩穩接住。緊接着，他又來個「鷂子翻身」，「霍」地在鞍上坐定，兩腿一夾，那馬飛箭似地向前衝去。馬永貞揚鞭躍馬，左手中飛出三塊銀圓，分左中右三個方向飛去，右手一抖，另三塊銀圓如天女散花，「噹噹噹」三響，擊中前三塊銀圓，空中冒出三朵耀眼的火花。那時分，賽場上不要說中國人格外激動，連那些周遊列國的洋人，也在狂呼亂叫，因爲他們從來沒有看過賽馬場上出現這種近似神話的鏡頭。

原來是馬永貞表演過「飛馬拾銀」、「空中銀花」等絕技之後，又開始跑第三圈。他用左足鈎住蹬子，一個「大鵬展翅」，手下人「呼」地一聲，向他抛過一柄銀晃晃的單刀，單刀環扣上一段紅綢，在陽光照耀下份外奪目。

馬永貞接過單刀，趁勢舞了起來。鋼刀閃着寒光，舞得呼呼作響。起先，觀衆還能辨認出一招一式，漸漸舞得快了，只聽得風聲作響，連人影也看不見了。

看台上沒有一絲聲息，大伙瞪大眼睛繼續觀望，只見一個弟兄在馬前十多米的地方又「颯颯颯」甩出三塊銀圓。馬永貞舞得性起，並不收招，兩腿輕輕一夾，飛馬趕去，只見空中閃過三道白光，便聽得「噹噹噹」連響三聲，三塊銀圓頓時劈成對半。跑馬場上又響起颶風似的聲響，人們的情緒已達到沸點。

那個西洋冠軍史蒂夫在更衣室目睹剛才情景，不由倒抽兩口涼氣。雖然董事長赫格幾次派侍者來催，可是史蒂夫根本沒有勇氣出場，只得逃之夭夭。赫格聽說史蒂夫溜之大吉，氣得暴跳如雷。可他眼珠一轉，作出了「延期比賽」的決定。這樣一來，既可以保住「棄權爲輸」的面子，又可以不受任何巨欵損失，可謂一箭雙鵰矣！

當馬永貞聽說史蒂夫不敢出賽，溜之大吉後，振臂高呼：

「父老弟兄姐妹們，那個洋人不敢出來與俺照面，夾着尾巴──溜啦！」

跑馬廳沸騰了。人們從四方八面爭相湧入場內，把馬永貞擧了起來，扔向空中，盡情發泄着作爲一個中國人的自豪與喜悅之情。

馬永貞在跑馬廳爲中國人揚眉吐氣，聲震上海灘！然而，這一下却遭到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懷恨，他們唆使上海黑社會斧頭黨，謀害了這一代武林豪傑。

賽馬後第二天，淸光緒五年(1879年)四月十三日，上海大流氓白癩痢指揮黨徒在「一洞天」茶樓設下埋伏。

那天，午後四時許，「一洞天」茶樓人聲嘈雜。茶博士送上茶後，說樓下有人送來紙包，馬永貞正在納悶之際，那化裝成茶博士的斧頭黨黨徒，隨手一揚，將紙包內的石灰打在馬永貞的臉上，頓時使他兩眼漆黑。馬永貞大叫一聲，將樓板踏穿，茶館裏的人嚇得魂飛魄散，爭相逃命。那個斧頭黨黨徒也想拔腿溜走，不料被馬永貞一把反抓，「重錘擊鼓」將他抛出窗外。此時，斧頭黨黨徒們蜂湧而上。但馬永貞功夫仍在，將辮子甩得呼呼作響，「神鞭」功擊倒一批歹徒。他又將茶壺作爲武器，飛也似地朝有聲響的地方砸去，又擊倒一批歹徒，片刻功夫，樓板上已橫陳一片屍體，但斧頭黨黨徒又湧上一批，馬永貞將茶具打完，又揮起長欖，滿場飛舞，哪裏有人聲，就往哪裏衝去。

歹徒們漸漸退却，馬永貞剛想舒一口氣，用手去揉雙眼，忽然一人撲將上來，馬永貞又與之格鬥一百多個回合，此歹徒仍然不能佔據半點便宜。白癩痢見不能取勝，唿哨一聲，那窮凶極惡的斧頭黨黨徒又圍了上來。馬永貞最後寡不敵衆，加之兩眼被石灰所蒙，一代身懷絕技的武林大師，竟屈死在這幫地痞流氓的手裏。

馬永貞來到上海，匡扶正義，嫉惡如仇，義救弱女，嚴懲歹徒；跑馬聽獻藝，秘密結社反淸，得到上海民衆的稱讚，有關他的故事就傳開來了。

（全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毒咒

違背諾言　毒咒靈驗

航機徐徐在跑道上滑行，機場大樓已經在望。

偉明檢視一下放在椅底下的行李，隨時準備步出機艙。這時，他已經經歷了近十小時的飛行。

由巴黎飛曼谷，本來不是偉明的原意。但因爲訂了法國航空公司，而又不想錯過一遊芭堤雅的機會，所以他決定在泰國逗留一個星期，使他可以享受一下陽光與海灘。

甫步出機場，偉明就截停了一部的士，準備直往芭堤雅駛去。

八百泰幣並不是太昂貴，所以偉明點了點頭，司機就將車子駛離曼谷國際機場。

「先生，是第一次到泰國玩嗎？」司機用不純正的英語發問着。

「是的。」偉明一邊回答，一邊欣賞着窗外沿途的風景。

「這邊廟宇很多的，我們泰國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佛敎徒呢！」司機很友善地介紹着。

「啊。」

「你喜歡陽光嗎？」

「喜歡。」

「那麼你眞懂得選擇，芭堤雅確是一個迷人的地方。」

「對嗎？」

「對，你可以在那邊游泳，又可以到珊瑚島去，那邊的珊瑚確實很迷人，而且還有不少美女。」

提起美女，偉明確有不少的興趣，因爲在這個假期中，如果有一個美女可以舒解他的悶氣，那就最好不過了。

「芭堤雅有許多美女嗎？」

「當然啦，滿街滿巷都是，不過你得要小心她們是不是人妖。」司機打趣的說。

沿途，司機不停的介紹許多泰國的風情，使偉明對這個完全陌生的國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車子行了差不多兩個半小時，芭堤雅已經在望。

「要找酒店嗎？」司機問道。

「你有好介紹嗎？」

「我倒不認識這裏的酒店情況，但我有一位在酒店工作的姪女，看看她有沒有辦法。」

「好，那就拜託你了。」

司機將車駛離芭堤雅的海旁大道，然後向半山駛去。

「她工作的酒店是在半山的，那裏較寧靜，而且風景很美，尤其那裏亦有一個私家海灘和哥爾夫球場，是相當適合渡假的。」司機不停的吹噓着。

對偉明來說，有這麼多設備的酒店，正是他所希望的。

車子在半山拐了幾個彎後，很快已經駛到了半山的亞洲酒店。

偉明付過車資後，司機就替他提着行李一起下車。

「這間酒店不錯吧？」司機說。

偉明環視四周，答道：「還不

錯。」

「來，看看我的姪女今天有沒有上班。」

偉明跟着司機走進大堂。

「先生，你眞有福氣，她今天正當值呢。」司機指一指大堂的櫃位說。

偉明向着司機手指的方向望去。霎時間，他覺得眼前一亮。因爲，他從來也沒有見過一個這麼漂亮的東方美人。

「來，我給你介紹。」

司機立刻急步走到櫃位旁。

偉明做夢也想不到，那個面目醜陋的司機，竟然會有一個如仙女下凡般漂亮的姪女兒。

司機用泰語和他的姪女說了幾句後，那女孩子就親切地和甜蜜地對偉明笑了一笑打個招呼。

「讓我給你介紹，她是我的姪女依芙。」

「妳好嗎？」依芙用不純正的英語向偉明問好。

「妳好。」偉明禮貌地答一句。

「這位先生是由巴黎來的，他很熟悉法國的一切。這一下子，你就可以有一本很好的法國旅遊指南了。」

「是嗎？」依芙雀躍地說。

「是，我剛由巴黎來的。」

「你很熟悉法國？」

「我在法國住了一年多。而現在，我在巴黎也有生意，所以每年都會到巴黎一至兩次。」

「那眞好，我眞渴望知道多一點關於這個花都的事物，你可以告訴我嗎？」

「當然可以。」

「喂，依芙，你還沒有安排房間給客人呢。」司機提醒她。

「噢，對不起。」

依芙立刻按動電腦。

「向海，六樓，有沒有問題？」依芙問道。

「好，隨妳安排吧。」

偉明做了登記，取了鑰匙後，對依芙說：「今天晚上一起吃晚飯如何？」

「好，我今天晚上六時下班。」

「那麼，六時十五分在大堂見。」

偉明將行李交給侍應，然後走上自己的房間。

準六時十五分，當偉明走到酒店大堂的時候，他不禁眼前再次一亮，因爲在那裏等候着的依芙，換過了便服以後，更覺得清秀可人。

「對不起，遲到了。」偉明說。

「不是，我祇是早了少許。」依芙說。

「我們現在就吃晚飯如何？」

「不用急，我今天晚上已經替你安排好節目。」

「是嗎？」

「對，我們先往市內打個轉，然後到一家著名的海鮮餐廳吃晚飯，你說好不好？」

偉明再看一下眼前的漂亮人兒，已經深深給對方迷住了，那有不好的呢。

當天晚上，偉明嚐到一份相當豐富的海鮮晚餐，而依芙亦聽到不少有關法國的消息。

「眞渴望可以知道多一點有關巴黎的東西。」依芙臨別時說。

「沒問題，如果妳今天晚上有空，我們也可以繼續談的。」

「但是……」

「有什麼問題嗎？」

「我爸媽很嚴的，何況我沒有告訴他們今晚我出夜街，他們是會不高興的。」

「那麼，明天我們再談吧，好不好。」

「好！」依芙雀躍地說。

「明天我也是早班，所以我下班後可以有空。」

「好，我先在酒店泳池游泳，然後等妳下班。」

偉明吻別依芙，心裏着實有點依依不捨，因爲他已經深深地被她迷住了。

連續下來的兩天，依芙更向酒店告了假，陪着偉明到珊瑚島，東芭樂園及小人國等名勝地方遊覽。

「偉明，你說會帶我去巴黎，那是眞的嗎？」

「依芙，那當然是眞的。」

依芙摟住偉明，深深地吻他一下。

「你不要騙我！」依芙認眞地說。

「我不會騙你的，難道你不相信我？」

「不是，但……」

「好吧，我發誓，如果我有食言，我就不得善終。」偉明立刻認眞地說。

「我信你。」

那天晚上，依芙並沒有離開酒店，直至偉明離開曼谷，她一直都陪伴着偉明。

在機場的大堂，依芙和偉明深深的吻別。

「我回到香港以後，一定會替你安排的。」

「多謝你，我已經是你的，一切就由你安排吧。」

偉明進入移民局前，再和依芙吻別。對他來說，這段情緣就在那一刻結束。

偉明回到香港一個星期，已經收到了依芙寄來的信，但他因爲工作忙，所以祇有將信擱置在一旁，並沒有準備回信。

一個月以後，他已經淡忘了依芙。不過他仍然收到許多依芙寄來的信。偉明並不打算回信，因爲他雖然喜歡依芙，但他並沒有意思和她結婚。

就在兩個月後的一個晚上，當偉明回家的時候，他竟然發現依芙站在他所住的大廈門口。

「依芙？」

「偉明，我很想念你。」

「你？」

「我將我所有的積蓄拿出來，托旅行社買了一張香港的機票，幸好找到你。」

「你是來旅遊的嗎？」

「不是，我再也不回去了，我要和你一起。」

「但是……」

「你不喜歡我嗎？」

「不是。」

「那麼你……」

「依芙，我明天就要飛法國了。」

「你不是說過和我一起去嗎？」

「是，不過……」

「你騙我。」依芙哇哇的哭起來。

「依芙，我沒有騙你，但是我們是不可以永遠在一起的。」

「那你叫我怎麼樣？」

「我或者替你買一張返曼谷的機票，好嗎？」

「你太薄倖了。」

依芙再哇哇大哭起來，更拚命奔上大廈的樓梯。

偉明立刻追着依芙，一直追上大廈的天台。

這是一座三十層高的大廈，天台並沒有設欄杆。

「依芙，危險，不要再往前走。」

「我不惜拋下父母和家庭，也是爲了你，想不到你竟然祇是信口雌黃。」

「依芙，對不起，我想不到你是認眞的。」

「認眞與不認眞已不是問題，我要跳下去。」

偉明眼見依芙眞的要跳下去時，就奮不顧身的將她摟住。

幸好，偉明比依芙快一步，他僅可在死亡邊緣救了她。

偉明將依芙扶入家裏，小心將她看管着，一步也不敢離開。

直到依芙累得睡着了，他才敢往洗手間去。

一直到半夜，他見依芙睡得很熟，才勉强放鬆了自己。而他一放鬆自己，很快亦進入了夢鄉。

當他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照入屋內。

偉明看一下睡在床上的依芙，依然是一動也不動。

偉明輕輕的拍一拍她，當他的手接觸到她的身體時，他整個人也嚇了一跳。

依芙的身體僵冷一如冰塊，而心臟亦已停止了跳動。

想不到依芙在這個悲哀與憤怒的煎熬下竟然一命嗚呼。

當偉明將依芙吊在床邊的手放回她身體的時候，她的手赫然滑落了一張黃色的紙條。

偉明嚇了一跳，立刻打開來一看，原來竟是一道符咒。

「糟了。」偉明暗叫不妙，那是什

麼符咒呢？

在南洋的地方，許多含恨而死的人，臨終前誓願復仇，都會手握符咒，以表示復仇信念永不消散。而亦因爲這樣做，死者就可以衝破任何墳墓，粉碎堅硬的墓碑。

「怎辦？」

偉明完全不知所措。

「我一定要在天色未暗以前去找人求救，要不然，眞的不知後果會如何。」

偉明在徬徨之際，猛然想起一位在大嶼山寺院中修煉的高僧，於是，他決定立刻到大嶼山向高僧求助。

當偉明詳細將事情始末告訴高僧後，高僧就對偉明說：「你現在面臨着重大的危機，我會儘可能幫你忙。但是，你一定要答應我，一切照我的指示去做。此時能解救你的方法，只有一個！那是很可怕的一種做法。但是，你若沒有勇氣去嘗試，就只有等著她來把你撕成一堆一堆的碎肉了。」

偉明全身顫抖，但是仍然咬着牙答應了高僧。

到日暮時分，高僧陪着偉明回家，高僧一手推開大門，叫偉明進入屋內。一下子走入房間，偉明從頭到腳顫抖不已，喘着氣說：

「我不敢！我實在不敢看她！」

「只看她一眼還救不了你呢！」高僧斷然地回答：「何況，你不是已經答應一切照我的指示去做嗎？快進去！」

高僧將偉明推進房內。

「將屍體反轉過來。」

偉明有點猶豫，但經高僧的多次催促後，他才勉强做了。

「快！騎到她的身上去！」

「騎着她？」

「對，就像騎着一匹馬，坐穩在她的背脊上……快！否則就救不了你。」

偉明雙腳發軟，全身震個不停，似乎要高僧撐着才站得住，但是，爲了生命，他還是依照指示騎上屍體的背部。

「好！雙手抓住她的頭髮！」高僧命令道：「左右手各抓一半……對！就把它當做繩子般抓緊，把頭髮捲在手心上，兩隻手牢牢的勒緊。對了，就是這樣……坐穩了嗎？你必須維持這個姿勢直到天亮。半夜裏一定會發生很多可怕的事，但是，再可怕你也絕對不能鬆手放開她的頭髮。如果你的手一鬆，即使只是一瞬間，她就會立刻把你扯得粉碎。」

接着，高僧就湊到死屍的耳際，不知低語了一些什麼不可思議的說話，然後對騎在屍體上的偉明說：「我現在不可以陪着你，所以必須留你一個人在此……你要保持這個姿勢……可記得千萬別放開了她的頭髮！」說完以後，高僧便關上房門離開了。

＊　＊　＊

不知過了多久，偉明始終陷於恐懼的深淵中，僵直地騎在依芙的屍體上。

深夜的氣息越來越濃，偉明終於哭出聲來，打破了那份迫人的死寂。剎那間，死屍開始移動，企圖將偉明甩下去。

同時，依芙竟發出聲響：「啊！爲甚麼這麼重呢？但是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找那個負心人報仇！」

偉明聽到依芙的說話，額角不停的冒汗。剎那間，全身已濕透了。

死屍突然站起來，跳出了門，投向陰暗的夜色中，渾然不知背負着一個男人在身上。

偉明緊閉着雙目，怕得不敢作聲，只是一味地用雙手緊勒着死屍的長髮。

死屍在黑暗中不停地飛，而偉明祇有閉着雙眼，亦不知被背到哪兒，他什麼也看不見。

不久，偉明祇聽到耳際有屍體走路時的足音，和跑步時的喘息聲音。

不知過了多久，屍體終於停下來了。

偉明一直握着屍體的頭髮，手心亦不停的冒汗，但他不肯放鬆半下。差不多擾攘了幾個小時，屍體不停地喘氣，俯臥於地上。

偉明可以察覺被他騎着的死屍，已經軟得像一團棉花。

那死屍的喘息聲，呻吟聲，令偉明嚇得動也不敢動。

偉明看着手腕上的錶，已經是早上五時，他知道他已經成功了大半。

但他仍不敢移動，只是鼓着餘勇，使勁地緊握着屍體的頭髮，恐怕有任何突變。

果然，在黎明以前，屍體再次蠕動，作最後的一次報仇搜索。

偉明祇有不動聲色地再次伏在屍背。

死屍不停地飛行，一直至天明時，一切才靜止下來，四周又恢復了沉寂。

偉明還是渾身的發抖着，他一動也不敢動，直到高僧來到以前，他依舊騎在死屍的身上，完全不敢離開。

「你始終沒有放開她的頭髮吧？」

偉明舒一口氣，但瞬又皺起眉頭。

「這個屍體怎樣處理呢？」

「施主，老實說，這個並不是人體，它祇是一個幻體，你因爲給對方掌握了身體的毛髮，所以才給人追踪至此。而這個幻體，實是由你的毛髮變出來的，十二小時後，幻體也會幻滅，你就可以解除毒咒了。」

（完）



上文提要：

北京城裏發生了一樁大命案，皇上的堂妹夫、新科狀元賀雲龍被殺身亡，首級亦不翼而飛。皇上爲此請來遊俠燕子飛與其紅粉知己柳青青偵查此案。牽涉入案情內的有賀的書僮、賀的前度未婚妻以及一個擅用利刃的屠夫；惟在此數人中仍無法找到頭緒。突然，青衣客江浪拜訪燕子飛，並曰已找到了賀的人頭……

碧玉簪

俠盜燕子飛故事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憑玉簪追查血案　悍殺手死而復生

丘八冷聲道：「不見人頭，不付銀子。」

江浪道：「就算是通風報信，也得付點費用吧？」

燕子飛道：「多少？」

鬼影子道：「減半，五千兩。」

「原則上燕某不反對，但不是現在，而是找到人頭，証實確爲賀狀元項上之物後。」

「馬馬虎虎，江某答應了。」

「請示知付款的時、地？」

「就在閣下喪命亡魂之時，咱們過招交手的地方，屆時自會另行通知。」

「快說人頭藏在何處？」

「城北，小王村，東街，十字路口的五道廟裡。」

鬼影子沒有騙人，送走江浪，三人聯袂而往，果在小王村東街發現一座五道廟。

廟內有頭，包在布裡。

並不陌生，原是舊識。

是獨眼龍黑三的頭！

這事大出三人意料之外，全都看得呆住了。

許久，驚魂稍定，丘八方始疑雲滿面的道：「這是怎麼回事？」

燕子飛雙眉深鎖，作沉思狀：「許是殺人滅口，或者有人在存心故佈疑陣。」

「是那一個王八蛋幹的？」

「自然是殺人的兇手。」

「誰是兇手？」

「一切言之尚早。」

「那我們現在——」

「先找到黑三的屍體，或許可以查出一點頭緒來。」

柳青青道：「對，只要找到屍體，起碼可以証實，黑三與賀雲龍是否死在同一把刀下。」

既然意見一致，絲毫也不敢多躭擱，提着人頭，急如星火似的，折返城內，撲向黑屠夫的家。

三位京畿大員沒有怠忽職守，街頭巷尾，明處暗處，都有人把守，可謂天衣無縫，滴水不漏。

燕子飛對一名迎上來的錦衣衛道：「黑家在那裡？」

錦衣衛手指右前方的一道柴門道：「就是那一家。」

柳青青道：「那個黑屠夫在家嗎？」

錦衣衛道：「在，在，這個兔崽子的銀子輸光了，這幾天很老實，一直窩在家裡。」

丘八道：「可有人前來探視？」

一名捕快道：「黑屠夫孤家寡人一個，人緣又不好，就算擺下酒席，也難得有人登門拜訪。」

燕子飛自然不信，反問了一句：「眞的？」

一名校尉信心十足的道：「燕爺不信可以親自去看，姓黑的這會兒正在睡大覺。」

的確，獨眼龍黑三在家。

在床上，正在睡大覺。

可惜，人死了。

頭也不翼而飛。

直嚇得幾名校尉、捕快、錦衣衛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噗通！噗通！噗通！數聲響，一齊矮了半截跪下去，異口同聲的哀求道：「燕大俠，柳姑娘，兩位大人大量，大慈大悲，一定要在張總他們面前多美言幾句，否則，我們準會腦袋搬家，小的們始終盡忠職守，絕對沒有偷懶怠惰——」

燕子飛打斷他們的話，截口道：「好了，別再說下去，起來吧，兇手高來高去，來去如風，憑你們的這點修爲，根本無法發現對方，我燕子飛保各位無罪就是。」

眾人聞言大喜，連連稱謝而起。

丘八已將頭顱取出放好，柳青青則將注意力集中在刀口之處，對一旁的燕子飛道：「奇怪，這先後兩條命，似乎並非一人所爲。」

燕子飛細心審視半晌後道：「不錯，確非一人所爲，殺黑三的刀、刀法，比殺賀雲龍的更鋒銳，俐落。」

丘八振振有詞的道：「江浪用刀，又是殺手，消息也是他出賣的，殺黑三的兇手想必定係此人無疑。」

燕子飛沉思有頃，慢條斯理的道：「阿丘，凡事結論不要下得太早，早則容易犯錯，其中疑點尚多。」

「有何疑點？」

「他的腦袋是死後才被人割下來的。」

「爲什麼？」

「若是在床上被殺，睡姿不可能這樣安詳。」

「嗯，有道理，多多少少總有所掙扎。」

「最重要的一點是床上的血不夠多。」

柳青青回想一下狀元府眼見之事，道：「子飛之言沒錯，賀狀元家的情形與此不同，滿床都是血汚，屍體也不如黑三這般安詳，顯然是被人推倒在床上殺死的。」

燕子飛點頭道：「狀元公可能正是如此，黑三則是斷氣之後，移在床上才割下頭。」

丘八越聽越糊塗：「這樣說來，兇手豈不是又變成兩個？」

燕子飛道：「應該是的。」

「他倆的身份截然不同，兩件血案是有所關連？」

「可能有，也可能沒有。」

「到底目的何在？」

「揭開這一連串的謎底，案子大概差不多也就可以破了。」

黑三死亡之謎已經揭開了。

確是在死後才被人割下了頭。

致命之物是一枚暗器。

暗器就插在獨眼龍的背後。

當燕子飛從黑三背上，取出一支三寸長，通體碧綠，頭尖尾粗，狀如婦人頭上的釵簪般暗器時，柳青青、丘八，以及剛剛聞訊趕至的石大智，皆不約而同的驚呼出聲：「碧玉簪！」

* * *

碧玉簪能使大家如此震駭，驚異，自然是有原因的。

是一件利器，更是一件兇器，武林中人莫不聞之喪膽。

它的主人是碧玉夫人，只有她可以製造、使用。

碧玉夫人墓木已拱，早就做了古人。

將碧玉簪製造、使用的技術傳給了唯一的一個人——孫九峯！

這事非同小可，不單單是震駭，驚異，也立即產生了強烈的反應，馬上採取行動，大夥兒不遑多想，浩浩蕩蕩的衝向九門提督府。

早有刑部的捕快報知了張鐵虎，在半路上與眾人會合。

孫九峯也得到了消息，神色張皇的甫踏出提督府的門檻，便被大家堵住。

石大智好大的火氣，劈面就說：「孫九峯，你幹得好事！」

孫九峯呆愕一下，一臉迷惘的道：「石大人，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石大智冷嘲熱諷道：「少裝蒜，你手下的小報告應該已經送達。」

孫九峯望了燕子飛一眼，道：「末將只知屠夫黑三已死，其他的就不清楚了，正想去瞭解一下狀況。」

丘八一語雙關的道：「別去了，我們已將『狀況』帶來提督府。」

弄得孫九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領着大夥兒來到他的辦公處所，迫不及待的道：「快請燕大俠揭開這個悶葫蘆。」

燕子飛整理一下紊亂的思緒，道：「我想請教一些有關碧玉夫人的事。」

「碧玉夫人？她老人家——」

「碧玉夫人有無夫婿子女？」

「她老人家曾經結過一次婚，夫死之後，畢生未再改嫁，亦無子女。」

「可有徒弟？」

「不曾正式收徒。」

「你們的關係是——」

「有授藝之實，無師徒之名。」

「孫將軍是說，碧玉夫人將碧玉簪的製作技術，與使用方法傳給了你？」

「這是事實。」

「再無別人？」

「是的。」

「你有無轉授他人？」

「也沒有！」

柳青青神色一緊，道：「不知孫將軍的碧玉簪存放何處？」

孫九峯道：「就在末將的書桌之中。」

「一共幾支？」

「十二支。」

「可否借大家一見？」

「當然可以。」

打開抽屜取出一隻紫銅匣子來，

匣門甫啓，便見碧光四射，放在裡面的果然是製作精巧的碧玉簪。

然而，燕子飛仔細一算，却發現數目不合，當下臉色一沉，道：「孫將軍剛才說一共多少？」

孫九峯道：「十二支。」

「現在爲何只有十支？」

「這——不會吧？」

「不信你自己算算看。」

孫九峯忙不迭的，一支一支的算，一算，再算，三算，結果是一樣的，只剩下十支碧玉簪。

這下，孫九峯可嚇壞了，已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雙手微微發抖，額頭滲出冷汗，喃喃自語道：「怪事，怎麼會這樣呢，明明是十二支，另外兩支跑到那兒去了？」

燕子飛探懷取出一支碧玉簪來，在孫九峯的面前一晃，道：「在這兒！」

柳青青補充道：「是從屠夫黑三的背上拔下來的。」

孫九峯大驚失色的道：「我的碧玉簪怎會插在黑屠夫的背上，這——」

石大智接口道：「這事很簡單，是你殺死了黑屠夫。」

「我殺死黑屠夫？彼此毫無瓜葛，這是從何說起嘛。」

「別打哈哈，想必是你派他先幹掉賀狀元，然後再殺人滅口。」

「石大智，你休得信口雌黃，企圖混淆視聽，公報私仇，我孫九峯跟這件事一點關係也扯不上。同時，碧玉簪遺失兩支，另一支又在何處？」

「這要問你自己，或許就在賀狀元的身上。」

燕子飛道：「賀雲龍的屍體，子飛曾詳細查過，並無暗器在身。」

再度晃動一下手中的碧玉簪，又道：「孫將軍，單憑這一支碧玉簪已是夠你跳進黃河洗不清了。」

石大智激昂的道：「燕大俠，雖然我們石、孫兩家一向不睦，但下官絕無公報私仇之心，純粹就事論事，眼前鐵証如山，百口莫辯，大智斗膽建言，立刻革職查辦，下獄問罪！」

燕子飛面無表情的問神捕張鐵虎：「子飛想聽聽張總的意見。」

張鐵虎顯得十分爲難，半晌始道：「石大人之言固是，畢竟事實眞象未明，鐵虎以爲不如先革去他的官職兵權，再視事情的發展另作處理。」

這是一個折中的方法，與燕子飛的私意相合，儘管孫九峯難以接受，極力爲自己辯解，奈何燕子飛有皇命在身，最後還是被摘下了烏紗帽，丟官失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情發展至今，可謂一波三折，非但理不出一個頭緒來，反而越理越亂。

賀雲龍的人頭在那裡？

他的書僮又身在何方？

是誰殺了賀狀元？

又是誰害死黑三？

另一支碧玉簪在何人手中？

元兇是江浪？

孫九峯？

曹雪蓮？

還是……

一連串的難題，一連串的謎團，橫亘在燕、柳二人的面前，任憑他倆經驗老到，智謀百出，遇上這樣的犯罪高手，也不免如置身五里雲霧中，一籌莫展。

此刻，最急迫的事莫過於會一會江浪，一探虛實。

鬼影子偏偏鴻飛冥冥，音訊全無。

却見龍鳳軒內來了位奇怪的叫化子。

別的叫化子是伸手乞討，他老兄則自告奮勇的，趴在桌子上，猛吃別人的剩菜剩飯。

吃相好難看，狼吞虎嚥，湯菜橫流，好像三天沒吃飯似的。

衣裳破舊而又骯髒，一張臉黑糊糊的起碼有八天不曾清洗，但從眉宇之間，仍不難看出，似非粗鄙之人。

燕子飛、柳青青一直在密切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這時候乞丐大概已經塞飽了肚皮，跑過來小心而又斯文的道：「我想找一個人。」

「找誰？」

「燕子飛。」

「我就是，你——」

「有一件事想跟燕青天談一談。」

「閣下何人？」

「賀雲龍！」

夠了，就憑這三個字，已足夠二人大驚失色，也足夠取得揖客上樓，獻上香茗，閉門密談的資格。

柳青青聲急語快的道：「你眞的是賀狀元，沒有死？」

賀雲龍未開口，僅「嗯」了一聲，表示同意。

「那麼，死去的人又是那個！」

「我的書僮，跟我的身材相似，一定是兇手認錯了人。」

「當時的情形畢竟如何？」

啜了一口香茗，賀雲龍一面回憶，一面戚然言道：「那天，郡主回王府去省親，後院就剩下我和書僮二人，閒來無事，命書僮做了幾樣小菜，在臥房內對飲，後來因爲內急曾去了一趟茅房，返轉之時，竟目睹一樁駭人之事。」

燕子飛道：「看見什麼？」

賀雲龍餘悸猶存的道：「看見書僮被人打倒在床上，割去腦袋。」

柳青青道：「知道兇手是誰嗎？」

賀雲龍道：「不知道，兇手黑巾罩面，耳目難辨，動作又極快速，眨眼便不見了。」

燕子飛道：「事實既然如此，爲何不公然露面，向順天府、張總捕，或者孫將軍、石大人說明眞相？」

賀雲龍畏畏怯怯的道：「我不敢，兇手顯然是衝着我來的，怕一旦露面

，會招來殺身之禍，所以——」

柳青青接着他的話頭道：「所以就躲了起來，淪爲乞兒，三餐不繼，可憐兮兮的弄成這個樣子？」

賀雲龍慨然長歎一聲，道：「爲了保命，實在想不出更好的法子來。」

燕子飛道：「現在又是什麼理由，使你改變主意，來到龍鳳軒？」

「久仰燕青天神通廣大，屢破奇案無數，」賀雲龍道：「故而冒死前來，說明一切，希望能對案情有所幫助，早日水落石出。」

柳青青道：「能否破案，端視狀元公是否肯坦誠合作。」

賀雲龍道：「下官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燕子飛道：「請坦白說，有無情敵？」

「雲龍出身貧寒，從未與人爭風吃醋。」

「有無仇家？」

「亦未跟任何人結怨。」

「你認爲仇家會是何人？」

「實在無從測度。」

「會不會是曹雪蓮因愛生恨，僱人行兇？」

「阿蓮，她是一個很善良的人，應該不會。」

柳青青冷哼一聲，尖酸刻薄的道：「或許就是因爲她太善良了，你才敢於把她遺棄，攀附權貴，另結新歡！」

一聞此言，賀雲龍馬上垂下了頭，羞得他無地自容，欲說還休，欲語無言。

燕子飛道：「阿蓮也在龍鳳軒，可願見她一面？」

賀雲龍總算天良未泯，大搖其頭道：「晚了，太晚了，一個負心人，如今又弄成這個樣子，還有何面目見人。」

言罷，當即起身告辭，低垂着頭，蹣跚而去。

終於得到了鬼影子江浪的訊息。

挑戰書是由一名小混混送達的。

時間就是一個時辰之後。

地點在玉泉山的十丈坪。

只許燕子飛一個人單刀赴會。

燕子飛沒有選擇的餘地，也沒敢輕視他的强敵，特別鄭重其事的，帶着萬歲爺恩賜的「莫邪」劍，單人匹馬的來到了玉泉山。

山上有一座平台，方圓十丈，故曰十丈坪。

鬼影子江浪不失爲是一個信人，已先一步到達。

奇怪的是，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宛若死人一般。

燕子飛是老江湖，不信殺手會輕易被人殺害。

殺手的職業是殺人的，警覺性一向特別高。

燕子飛的警覺性也不低，手握劍柄，步步爲營，小心謹愼的行過去，兩隻眼珠子瞪得老大，死盯着江浪不放。

面如死灰。

氣息全無。

刀仍在鞘中。

人已上了西天。

燕子飛實在不敢相信，不可一世的江浪會死於非命。

尤其全身上下未見掌創、刀傷、劍痕！

弄不懂武林之中有誰的武功能夠達到這種境界？

突然腦中靈光一閃，他想到了獨步天下的碧玉簪，當即俯下身去，欲打開鬼影子的衣胸，一窺究竟。

孰料，就在這個當口，死人乍然復活、彈身、拔刀、出招、一氣呵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照準燕子飛吃飯的傢伙猛砍。

快！快到毫巓，無以復加！

狠！狠到極致，下手無情！

純粹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奇襲，燕子飛武功再高，本事再大，也只有挨刀的份兒，根本找不到還手的機會。

最佳的抉擇，不過是向後倒退，逃命罷了。

燕子飛的反應正是如此，快如風、急如電，向後猛退。

可是，他快，江浪更快，僅倒飛出丈許不到，驀見刀光一閃，異聲陡傳，江浪的刀已經砍在燕子飛的胸脯上。

一刀砍下，江浪却無半點得意之色，惶急的吼一聲：「燕子飛，你穿有護甲？」

幸虧燕子飛穿有護甲，不然，這一刀砍下那還有命。

也幸虧護甲是天蠶絲所做，韌性大，黏性亦强，鬼影子的刀未能及時抽出。

高手過招，爭的就是時間，生死須臾，勝負俄頃，燕子飛就利用這一刹那的工夫，刷的一聲，金光如電，亮出了「莫邪」劍。

得理不饒人，迅即反擊，噹！金鐵交鳴之聲傳處，立將鬼影子的刀震脫手，飛上了天。

「看打！」

「找死！」

江浪情急之下，取出一支碧玉簪來，當作匕首，分心就刺。

奈何先機已失，優勢盡喪，玉簪未到，燕子飛的劍已先一步架在他的脖子上，只好被迫撤招。

燕子飛惡狠狠的破口大罵道：「江浪，你好卑鄙，竟敢裝死偷襲，還有沒有人格，講不講江湖規矩。」

江浪的答覆堪稱絕妙好詞：「殺手沒有人格，也不講道義，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你要殺就殺，要剮就剮，最好少說廢話。」

「想死也別急在一時，有幾件事燕某必須查清楚。」

「哼！」

「狀元府的命案可是你幹的？」

「不是。」

「那是誰？」

「獨眼龍黑三。」

「殺黑屠夫又是何人所爲？」

「你老子江爺爺我。」

「有仇？」

「爲錢！」

「欲置子飛於死地的目的何在？」

「也是爲了銀子，有人花大錢要買你項上的人頭。」

「付了嗎？」

「還沒，僱主把你估得太高，怕老子殺不了人，要先交人頭，再付酬勞。」

「那碧玉簪你是如何弄到手的？」

「是僱主請高人盜來交給江某的。」

「你的僱主究係何人？」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也不欲以眞面目示人的人。」

「你這話可當眞？」

「人之將死，其言必眞，信不信由你。」

「好，難得江朋友如此率直，燕子飛願意網開一面，再給你一次決戰的機會，好叫你心服口服，死而無怨。」

可不是說着玩，果眞將寶劍移開，退後五步。

詎料，江浪却依舊卓立原處，未去取刀，朗聲道：「謝了，敗軍之將不言勇，江某甘拜下風，你現在就可以動手，沒有再戰的必要。」

＊　＊　＊

沒有打起來。

燕子飛也沒有殺人。

還給了江浪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合演了一場戲。

戲由燕子飛開始，柳青青對外宣稱，他已喪命玉泉山，死在鬼影子的刀下。

爲了逼眞起見，還從外面運了一口棺材，抬進龍鳳軒。

丘八與江湖上的朋友，不明就裡，以爲是眞的，馬上便哭翻了天。

有的披蔴戴孝。

有的長跪不起。

有的甚至於跑到山上去挖墳。

益使這一齣假戲演得更精采，更逼眞。

石大智、孫九峯、張鐵虎等人都被騙住了，皆深信不疑，弔唁不算，還曾放聲一哭。

如此一來，給了江浪莫大的方便，很順利的跟僱主接上了頭，約定在玉泉山的十丈坪完成交易。

鬼影子江浪準時到達，手上拎着一個木頭匣子。

匣子裡裝着一顆人頭。

是在黑三家裡找到的，賀家書僮的頭。

經過一番精心設計，換成燕子飛的樣兒。

不久，有人來了，身穿黑衣，頭戴寬邊帽，帽沿壓得很低很低，難窺廬山眞面目，鬼影子一眼就認出來正是和自己打交道的黑衣人。

無獨有偶，手裡也捧着一個方方正正的漆盒。

鬼影子江浪緊走幾步，招呼道：「幸會，幸會。」

黑衣人亦加快步伐，虛應了一句：「好說，好說。」

在相距七八尺處，二人同時止步停下來。

黑衣人道：「東西帶來了？」

江浪指着木匣道：「就在這裡。」

黑衣人極端謹愼，命江浪將木匣放在二人的中間地帶，然後再退回原地。

江浪道：「咱們有言在先，必須銀貨兩訖。」

黑衣人道：「放心，驗明正身後，不會少你一文。」

鬼影子只好如言照辦。

黑衣人跨步而上，打開木匣。

易容之術絕佳，栩栩如生，與燕子飛項上之物一般無二，黑衣人未看出任何破綻，將手中漆盒往地上一放，道：「賞金在此，請江朋友過目。」

話一說完，立又退回原處。

江浪趨前道：「多少？」

「一百兩，黃金。」

「好，不謝。」

「不打開看看？」

「有這個必要？」

「黃金百兩，數不在少，萬一有假，豈不是白幹？」

鬼影子本待要拔刀，制住黑衣人，揭穿他的身份之謎，聽他這樣一說，又動了貪財之念，隨口說了一句：「也好！」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就此一念之貪，鑄成了千古大錯。

漆盒裡根本沒有黃金。

是毒針。

毒針裝在機簧上。

漆盒一開，啓動機簧，蜂羣雨絲也似的毒針立刻激射而出，江浪的臉馬上變成了馬蜂窩，大痲子。

好毒，着膚即潰，見血封喉。

可憐的江浪，來不及閃躲，顧不下還擊，連慘叫一聲的機會都沒有，便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再也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燕子飛、柳青青就在附近不遠，同樣救援無及，當二人急縱而出時，黑衣人對自己的毒針與計劃似是充滿信心，已先一步頭也不回的走了。

去勢好快，眨眼便是數十丈遠。

所幸居高臨下，並未奔出二人的視線之外，當即緊咬着黑衣人的尾巴追下去。

行行復行行。

追追復追追。

黑衣人進入一棟農舍。

內有馬廐。

廐中有馬。

還是一匹千里名駒。

黑衣人好快速的身手，僅一瞬之隔，便脫下黑衣，扔掉寬邊帽，上馬絕塵而去。

看在柳青青眼中的只不過是一縷青烟，滚滚黃塵而已，驚得她直跺脚，頻呼：「糟了，糟了，他這一去，就好像斷了線的風箏，恐怕很難再將他逮着。」

燕子飛沒答話，一頭衝進農舍馬厩。

看見了一襲黑衣。

看見了一頂寬邊帽。

也看見了一面黑衣人大意失落，令燕子飛振奮不已的腰牌，立道：「沒有關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柳青青驚愕不已的道：「子飛，你有發現？」

燕子飛拿起腰牌，放在手心上，道：「就是這個，官差的身份証——腰牌。」

柳青青定目一看，道：「可能只是一條小魚吧？」

「大魚藏在幕後。」

「會是他？」

「大概錯不了！」

* * *

京城歡場之中有一位名妓叫小桃紅，能言會道，能歌善舞，一雙媚眼不知迷倒了多少王孫公子，一張蜜糖似的嘴巴更不知使多少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石大智就是其中的一個，喪偶之後，索性金屋藏嬌，將小桃紅包下來。

香巢築在城外，一處山明水秀，清靜幽雅的別莊內。

石大智正在別莊內，穿戴整齊，顯得神采奕奕的。

小桃紅則在厨下做菜，正忙得不可開交，大發嬌嗔道：「死鬼，早不請客，晚不請客，偏在傭人請假的時候請客，把姑奶奶貶成老媽子，成心跟老娘過不去嘛。」

石大智跑進厨房，先在小桃紅的臉上香一下，摟着她的水蛇細腰，猛獻殷勤：「傭人不在才好，咱們正可盡情的溫存一下。」

小桃紅啐了他一口，道：「鬼扯，想溫存就不該請客，更不該請到別莊來，全聚德，老來順，都可以呀。」

「那裡不方便。」

「有何不便？」

「我們要談機密大事。」

「是誰呀？」

「心腹部將馮通。」

「什麼事？」

門外有人接口道：「天機不可洩漏！」

一名男子應聲而入，身穿便服，籠着一臉的神秘，乃石大智的心腹部將馮通是也。

石大智向外張望一下，關起房門，沉聲道：「事情辦好了？」

馮通道：「辦好了！」

「全部？」

「全部！」

「有無意外？」

「完美無缺！」

石大智笑了，笑得很開心，猛拍馮通的肩胛，稱讚不已。

笑聲中，酒菜業已擺好，三人依序入座，石大智取出一個漆盒來，往馮通面前一送，笑容可掬的道：「老馮，你幹得好，這一點點小意思務請笑納。」

對漆盒，馮通似是很敏感，不敢開，也不敢動，臉色陰晴不定，一再推辭不受。

石大智無奈，只好自己動手，打開漆盒。

裡面金光燦爛，是兩錠金元寶。

小桃紅的媚眼都看直了，尖叫道：「哇！好大的金元寶，有一百兩吧？」

石大智道：「正好一百兩，省着點用，足够老馮過大半輩子。」

馮通恭謹謙卑的說：「大人對我恩重如山，就算拚死效命，亦乃理所當然，怎敢受此厚賜。」

石大智懇摯莊重的道：「老馮，別客氣，你心裡明白，這筆錢本來是別人的，你受之無愧！」

禁不起石大智的一再勸說，更敵不住黃金的誘惑，馮通沒再堅持，收下了厚禮。

接着，石大智親自斟了三杯酒，笑呵呵的道：「老張，還有小桃紅，來，咱們乾一杯，好好的慶祝一下。」

小桃紅不答應，道：「我不乾，誰曉得你們鬼頭鬼腦的在搞什麼鬼，你們自己慶祝，與我無關。」

石大智的理由很充足：「妳爲我懷了一個孩子，難道不該慶祝？」

這下，小桃紅可得意了：「死鬼，你快說，如果老娘爲你生下一個兒子，賞我幾個金元寶？」

石大智毫不考慮的道：「賞妳四個金元寶，二百兩，够不夠？」

小桃紅心花怒放的道：「馬馬虎虎啦，咱們就此一言爲定，乾！」

「乾！」

「乾！」

三聲乾，三杯酒，一齊舉在手中。

却並未喝下去，因爲門外及時傳來一聲喝：「且慢！」

燕子飛、柳青青、張鐵虎、孫九峯等人隨聲破門而入。

石大智先是一驚，但很快便鎭靜下來，堆着一臉的笑意道：「是什麼風把各位吹來的，快請上坐，咱們痛飲幾杯。」

孫九峯怒不可當的道：「少來這一套，我們今天不是來喝酒的。」

石大智愕然道：「那是來幹嘛？」

燕子飛道：「拿你下獄問罪！」

石大智道：「這話是從何說起？」

柳青青道：「從狀元府的命案說起。」

石大智推得一乾二淨：「這事與我風馬牛不相及。」

神捕張鐵虎冷哼一聲，道：「哼，事實俱在，只怕你無可抵賴。」

石大智毫不畏縮，理直氣壯的道：「捉賊捉贓，捉姦捉雙，拿証據來，人証物証何在？」

孫九峯指着桌上的漆盒：「這就是物証，與殺害江浪的東西完全一樣。」

石大智報以一聲冷笑：「街上多得是，到處可以買得到，並非石家獨有。」

柳青青取出碧玉簪，放在桌上，道：「這兩支碧玉簪，是你花錢請小偷潛入提督府偷來的，對不對？」

石大智矢口否認：「不對，大錯特錯！」

燕子飛道：「現場還有一個人証，任你奸詐狡滑，依然無可遁形。」

石大智疑雲滿面的道：「是那一個？」

張鐵虎拍着馮通的肩膀道：「就是他！」

馮通神情惶急的道：「冤枉，冤枉，我們石大人從來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請別冤枉好人，更別把馮通也牽扯進去。」

石大智豈是省油的燈，反唇相譏：「分明是孫九峯畏罪反咬，無中生有，家父貴爲遼東侯，加封鎭國大將軍，石某同樣身爲朝廷命官，豈容他人任意侮蔑，沒有充分的証據，最好免開尊口，當心禍從口出。」

燕子飛沒理會他，亮出腰牌，放在馮通面前，厲聲道：「馮通，這可是你的東西？」

腰牌上有官職、姓名，馮通大驚，只得俯首認可，辯解道：「東西是我的，沒錯，但已遺失多時。」

「在那裡丟的？」

「若是知曉，早已尋回。」

「子飛可以告訴你，是在玉泉山下的一處農莊。」

「在那裡都一樣，反正遺失的東西已與我無涉。」

柳青青氣得臉色鐵青，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的道：「馮通，你是個傻瓜，笨蛋，大白痴，人家要置你於死地，企圖殺人滅口，還猛替他人巧言狡辯，爲虎作倀，實在可恨！可悲！可恥！可惡！又可憐！」

「誰要殺我？」

「石大智！」

「這是不可能的事！」

燕子飛氣急了，一眼見屋角蹲着一隻貓，探手捉來，將馮通的酒當衆灌下去。

酒入貓腸，異事陡生，瞬間便告伸腿瞪眼翹辮子。

貓嘴發黑，貓爪泛烏，毒性之烈，令人咋舌。

燕子飛道：「馮通，小桃紅，現在你們總該相信了吧？」

鐵証當前，歷歷在目，不由得馮通不信，痛心疾首的道：「想不到，眞想不到，他會是一個口蜜腹劍，毒如蛇蠍的人。」

小桃紅道：「我們一向恩恩愛愛的，又爲他懷了孩子，應該不會害我才是。」

柳青青取過她的酒來，潑酒於地，立見青烟直冒，土石爲焦，冷聲道：「小桃紅，別想得太美，他犯下了滔天大罪，不殺人滅口，如何能高枕無憂。」

「可是，他跟我們同桌而飲，豈不要同歸於盡？」

「只有傻瓜才會這樣想，他可以不喝，將酒倒往別處，甚或在酒壺內另作巧安排，法子多得很。」

「可怕，好怕啊，人心難測，眞該謝謝你們的救命之恩。」

「別謝，只要將妳所知道的，有關石大智的秘密說出來就可以了。」

「我只曉得一件事。」

「那一件？」

「他很好色，一直在打郡主朱玉婉的主意。」

「也就是說，爲了得到郡主，他才產生除去賀狀元的動機？」

「正是這樣。」馮通道。

「毫無疑問，你是他的代理人？」

「我承認。」

「是你出面僱獨眼龍黑三，幹下狀元府的血案？」

「不錯。」

「是你請鬼影子江浪，殺了黑屠夫滅口？」

「燕大俠已經找上黑三，他非死不可。」

「子飛想知道，爲何會橫生枝節，利用碧玉簪，栽誣孫將軍？」

「孫、石兩家，世代不睦，石大人認爲這是一條一石二鳥的絕妙好計。」

「我燕子飛跟他沒仇呀，爲什麼花錢買我項上的人頭？」

「燕大俠鋒芒畢露，氣勢逼人，他怕你偵破本案，故而先下手爲强。」

「子飛命大未死，江浪却賠了一條命，你馮通也差點栽進去，被他滅口。」

馮通躬身爲禮道：「大恩不敢言謝，馮通有生之年永遠不忘燕青天的大恩大德。」

神捕張鐵虎道：「你是從犯，死罪可免，活罪難逃。」

一扭頭，正欲對石大智說：「你被捕了！」石大智眼見大事不妙，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已搶先一步破窗而逃。

「不要跑！」

「不要跑！」

兩條人影，兩聲吼，燕子飛加柳青青，就是孫悟空再世也逃不了，立被生擒活捉，作了階下囚。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宮和順在護鏢途中，把懷中贋品拋下懸崖，讓追趕而至的各黑幫人馬互相搶掠廝殺。其計謀却被「太行火鷹」丁百仁識破，打鬥間傷了宮和順手腕。千鈞一髮之際，徒弟趙長生出現擊敗了丁百仁。原來「金絲甲」眞品早由趙長生安然護送到長安交與八王爺了。趙長生立了大功，宮和順答應了他與女兒宮小芳的婚事……



英雄無奈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飛・圖

奉師命午夜追匪　渡河口巧遇老翁

宮和順一頓又道：「這件事段平却沒有對我說清楚。」

趙長生道：「同樣的，八王爺也有書信給師父你老人家，段平也不知道。」

不錯，這種事情當然不能明言，而八王爺還有一項未明說的妙招，那就是他暗中把宮和順保的鏢傳入幾個黑道煞星的耳朵裡，爲的就是要一網打盡。

八王爺把和順鏢局的行程也排定了，因爲他要在黑龍谷中埋伏弓箭手。

宮和順配合的十分恰當，爲了不會出差錯，宮和順還眞下了一番功夫，如今總算不負八王爺的付託。

他重重的點着頭，道：「這是一場殲滅計策，只不過八王爺爲什麼不穿上金絲甲，反而穿在你身上。」

趙長生一笑，道：「師父，八王爺穿着金縷衣，那寶物與這金絲軟甲的功能差不多，只不知……」

宮和順道：「金縷衣刀槍不入，金絲甲却暗藏毒針，兩件均是武林至寶。」

趙長生道：「八王爺不欲奪取段平的傳家之寶，所以命我穿在身上，也許……八王爺發現撲下黑龍谷搶寶的人物中沒有看到丁百仁在內，他立刻命我奔上黑龍谷山道上，果然碰上姓丁的對師父下毒手。」

他側頭看看宮和順又道：「徒兒若是早到一步，師父也不會受傷了。」

他顯出自責的模樣，却不以救了師父爲滿意。

宮和順呵呵撫髯，道：「姓丁的武功確實高人一等，他在一招之間便把林師父與丁師父二人打敗，也難怪他自稱太行山區老大了。」

他在高興之餘，立刻對白成功與史進東二人吩咐：「我們回到家以後，白成功負責外辦事務，史進東負責內務安排，把你們師兄的婚禮辦得排排場場的，風風光光的，我不要寒愴。」

史進東已笑道：「師父請放寬心，只一到家，徒兒立刻着手去辦，一定叫師父滿意爲止。」

白成功跟着道：「八抬大轎最好的，吹鼓手大花旗東大寺的最有名，師父，要不要找班子唱台大戲呀？」

宮和順笑呵呵的道：「唱兩天戲吧，戲台子就搭在前面的場子上。」

趙長生道：「師父，何必太鋪張，徒兒以爲……」

宮和順哈哈笑道：「這趟鏢委曲你了，師父一開始就痛在心裡，如今一切都很完美，熱鬧一下也是應該的，就這麼決定了。」

這眞是令和順鏢局所有的人高興，當然最高興的還是趙長生，原來是裝着吃醉酒鬧事，實際上，趙長生却暗中帶着寶物奔向京城去了。

＊　＊　＊

和順鏢局的大車停在一條小河邊

，宮和順告訴趙長生，道：「長生，三天後就過年了，年三十是個大吉大利的日子，準備着這天給你辦親事，這兒還有兩件事要你辦，完了快回鏢局來。」

趙長生道：「師父，結婚我不急，先替師父辦正事。」

宮和順道：「給你辦結婚也是正經事。」

白成功笑謔道：「別忘了，大師兄，你那晚對小師妹的模樣……哈……」

那天夜裡趙長生沒醉裝醉，他抱着宮小芳要親嘴，白成功提起這件事，趙長生立刻臉一紅。

宮和順舒眼瞪了白成功，却並未責備他。

他對趙長生道：「前面一條岔道，你帶着八王爺送給段老爺子的書信去，請他立刻到汴梁城府衙把他兒子段一浩領回去，也將這件他段家的傳家之寶交給他，另外……」

他看看遠方，面色冷冷的又道：「老鳳祥那個姓丁的，他是卧底的人，姓丁的乃丁百仁兄弟，此人絕不能放掉！」

趙長生接過八王爺書信，那是面交府台大人的，他很小心的揣入懷中。

宮和順又字字鏗鏘的道：「如今方知老鳳祥的二把式丁仲仁竟然會是丁百仁派在老鳳祥卧底的人，此人不除，我們以後就不會太平走道了。」

趙長生重重的點着頭，他想到那天被師父趕出門之後，在南門外遇上丁仲仁，當時他就以爲姓丁的短小精悍，如今想來，眞叫人大吃一驚，更爲老鳳祥捏一把冷汗。

趕大車的向宮鏢頭施禮，道：「總鏢頭，你不隨小子一齊見我家老爺？」

宮和順道：「對你家老爺說明白，我趕回去要辦喜事了，請你家老爺早早把段少爺接出大牢！」

他指指車上的四色大禮，又道：「禮物無缺，你們可以走了。」

趙長生恭謹的對宮和順道：「師父，事情辦完，我即刻回去。」

點點頭，宮和順心中眞舒坦，他如今當然放心趙長生，就好像經過一陣大風大浪之後的小船，平靜的進了港似的，他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於是，宮和順率領着和順鏢局的人轉往汴梁城了。

＊　＊　＊

趙長生坐在大車上，趕大車的笑問趙長生道：「前天你像個飛躍的花豹似的，從山脊上撲下來，你也挨了那姓丁的一掌，我看得很清楚，老兄，你怎麼像個沒事人似的，難道你的本事比你師父的還大？」

一笑，趙長生道：「我怎會比我師父本事大，這都是你家老爺子這件寶貝。」

他仍然把金絲軟甲穿在身上，這一路上他就沒有把這件寶貝脫下來。

趕大車的點點頭，道：「是的，那上面鑲着毒針，只不過你至少也要被打傷，姓丁的掌力那麼厲害。」

趙長生道：「這你就不懂了，姓丁的出掌再猛再狠，當他感到手掌痛得難以忍耐的時候，什麼力度也要盡快收回，因爲他出掌發的力度越强，便傷得越重，他的掌力剛透入金絲甲便又往回收，這是自然的反應。」

趕大車的點頭，道：「我懂了，就好像有一回我被蝎子螫一樣，我疾忙的收回手，只不過還是痛了兩整天。」

趙長生笑了，他被趕大車的這一比喻而發笑。

丁百仁的右掌少說也中了十幾根金絲軟甲上的毒針。

＊　＊　＊

大車停在莊門口的時候，早驚動段平夫妻，急匆匆的把趙長生迎在莊門內。

「怎麼是你？」

趙長生只是一聲苦嘆，莊門口的趕大車漢子已向段平笑嘻嘻的稟道：「老爺，事情全辦妥了，少爺也有救了，連寶物也帶回來了。」

段平眞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他伸手拉住趙長生，道：「你不是被宮鏢頭趕出師門了嗎？怎麼會……」

趙長生仍然一笑，他很少說話。

他看起來就有些木訥的樣子。

趕大車的接道：「老爺，那是計，宮鏢頭設下的計謀，我們都以爲寶物在宮鏢頭手裡，那會料到寶物在他的手裡，寶物就是寶物，可把那惡人整治了。」

段平把趙長生請進正廳上，他哈哈笑道：「宮鏢頭這一招高明，哈哈……」

趙長生沒有坐下來，他先把八王爺的信承交在段老爺子手上，道：「這是八王爺的親筆函，送到府衙，段少東家就開釋回家了。」

段平顫抖着雙手接過信，段老太太已在落淚了。

趙長生脫去那件舊棉袍，他把金絲軟甲脫下來，道：「段老爺子，這東西八王爺只借用，只不過八王爺並未穿，他命在下穿着送交回來。」

段平嘆口氣，道：「八王爺原是一位愛寶的人物。」

趙長生道：「八王爺更愛他的小女兒，他也親手殺了丁百仁。」

趙長生仍然沒坐下來，他抱拳又道：「師父還交待我另辦一件事，我得走了。」

不料段平拉住趙長生，道：「你還不能走。」

趙長生一怔，道：「老爺子還有吩咐？」

段平道：「我這雙看金子看了大半輩子的老眼，到底沒有看走眼，你在宮鏢頭的幾個徒弟中是最好的。」

趙長生苦兮兮的道：「老爺子就爲了要在下高興？」

一邊，趕大車的已將車上四色大禮搬進大廳上，他聞言一聲哈哈，道：「所以宮鏢頭要在過年三十把他的小芳女兒嫁給趙老弟呀。」

段平聞言笑道：「原來要回去當新郎了，那好，我就把這些送給八王爺的四色大禮，全部送給你了！」

他對趕大車的吩咐：「再搬上車，我先去衙門接出一浩，然後去和順鏢局。」

趙長生忙笑笑，道：「老爺子，在下要去抓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你金子店的二把式，他叫……丁……」

「丁仲仁，是嗎？」

趙長生道：「不錯，丁仲仁原來竟是丁百仁的兄弟，這兩個兄弟長的不太像……」

段平面色一緊，道：「我把賊子收留在店裡，眞太可怕了。」

他咬咬老牙，又道：「我跟你回店裡去，這件寶甲也要收藏起來，不能放在莊子上。」

於是，趕大車的又把四色大禮搬回大車上。

段平與趙長生雙雙登上大車便往汴梁城中馳去。

* * *

大車先馳在府衙門外面，段平雙手捧着八王爺的信函交在一個差役手中，他靜靜的站在外面等。

只不過一盞熱茶時間，便見從裡面走出兩個人，其中一個老者乃是捕頭張大人。

張大人的後面正是段一浩，他已雙目落淚的走向他父親段平身前。

捕頭張大人原就認識趙長生，他冲着趙長生點點頭，笑道：「聞得你喝酒幹下糊塗事，我始終不相信，哈……我猜對了。」

趙長生抱拳施禮，笑笑道：「如果那幾批强人同張大人一樣也不相信，我就慘了。」

張大人對段平道：「我們一齊去你店裡，娘的，那小子原來在你店裡臥底。」

原來八王爺的信上也挑明了，所以張大人也與段一浩一同走出來了。

另一面，段平扶着兒子段一浩上了大車，一行便往汴梁城最熱鬧的馬道街奔來。

從知府衙門到馬道街，只不過轉了五條街，大車已停在老鳳祥金店門口，店裡面的管事以爲來了大主顧，忙着奔出店來迎接，見是老少東家一齊到了，便一旁肅迎。

捕頭張大人與趙長生已併肩往店中衝進去了。

段一浩立刻問那管事，道：「丁二把式呢？」

「出去了，出去快一個多時辰了。」

「上那兒去了？」

「二把式沒有說，我不知道。」

就在這時候，又見張大人匆匆的走出來，他抓住那管事的道：「人呢？」

趙長生也出來了，他還四下張望着。

那管事被張大人一把揪得一雙脚跟也離了地，期期艾艾的道：「二把式出去一個多時辰未回來。」

捕頭張大人咬咬牙，道：「這種人物最是精明，一定被他發現什麼，逃走了。」

趙長生道：「師父命我來抓這姓丁的，怎會被他逃掉，太出人意外了！」

張大人冷沉的道：「就要吃晚飯了，姓丁的一定逃了，我敢說他一定發現什麼了。」

段平道：「姓丁的在我店裡從站櫃學起，他這幾年混到二把式也不容易，誰會想得到原是想玩我的。」

趙長生似乎想到什麼，他重重的道：「他逃不掉的，我這就去追他。」

他邁步就往南門走去。

趕大車的叫道：「別去追了，亂子交給官家去辦，你回去當你的新郎吧。」

趙長生似是未聽見。

他心中只知道師父要他辦的事還未辦完。

捕頭張大人對段一浩道：「少東家，如果姓丁的走回來，你要穩住他，暗中派人去告訴我知道。」

段一浩忙點頭，道：「是，是，我照辦！」

望着張捕頭走遠，段平才拉着兒子走進金店裡，父子二人一共開了五道地窖的門，才把「金絲甲」又放回原處。

段平到這時方才鬆了一口氣。

* * *

段平帶着兒子段一浩坐大車來到東大街。

和順鏢局就開設在東大街中央，鏢局裡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在臉上掛着笑。

沒有人多說一句話，裡外忙着辦喜事。

是的，再有兩天就要年三十了。

年三十也是和順鏢局的大徒弟與他小師妹結婚的好日子，有兩個中年婦人已經被請進鏢局裡，她們要連夜爲宮小芳趕製新娘衣裳了。

段平命趕大車的把四色大禮抬入和順鏢局大廳上的時候，正碰上宮和順哈哈笑着走出來。

段平大步迎上去笑道：「恭喜你了，宮鏢頭。」

宮和順哈哈笑道：「謝謝，快請廳上奉茶。」

他往大門外面看，緩緩的又道：「長生呢？怎不見他同段老一起回來？」

段一浩已施禮道：「是這樣的，令高徒去抓二把式丁仲仁，府衙的張捕頭一齊來到老鳳祥，不料那廝已經一個多時辰未見踪影，令高徒怕姓丁的

逃走，追去了。」

宮和順聞言，嘆口氣道：「我這個徒兒就是死心眼，官家出面就交由官家去辦，何苦往自家身上掏？就要做新郎了，他好像不急的樣子。」

段平道：「就因爲是你要他去抓姓丁的，他才往城外追去了。」

宮和順道：「希望他能早早回來，新郎也要做新衣裳。」

一行坐在大廳上，段平命趕大車的把四色大禮搬進門，笑對宮和順道：「八王爺未會收下這些大禮，我順手送給你，算是給他小兩口道喜了。」

宮和順也不推辭，便命兩個徒兒、抬入後院，那段平又自懷中取出一張五百兩銀票，雙手攤在桌面上，道：「這是另一半保鏢銀子，你請過目。」

宮和順自也不會多說，只一笑，道：「宮某貪財了。」

其實他心中正自在懸念着趙長生。

段平父子坐上大車走後，宮和順就站在鏢局門口往兩邊張望着，他再也不知道，原來就是因爲他的行踪出現在大街上才被丁仲仁發現。

自從和順鏢局從汴梁城出發往京城那天起，老鳳祥金店的二把式丁仲仁便經常往東大街走動。

丁仲仁也最是關心和順鏢局的一切動靜，這時候和順鏢局有什麼風吹草動，都將逃不出丁仲仁的眼睛。

宮和順率領着兩位鏢師與兩個徒兒騎着馬回到鏢局的時候，雖然其中三人受了傷，但五個人的面上出現的乃是十分愉快的表情，宮和順還呵呵笑着落下馬。

丁仲仁怔住了。

他站在鏢局對面的屋簷下，心中十分驚訝，算一算行程，鏢局的人馬應該剛到北京不久，丁仲仁的心中，他知道和順鏢局是走不到京城的，如果和順鏢局在中途丟失了保的鏢，宮鏢頭幾個人就不會那麼愉快了。

他們應該是欲哭無淚。

丁仲仁見鏢局中走出來一個人，那也是剛剛回來的白成功，他正往大街上匆匆的走着。

丁仲仁便立刻迎上去，笑道：「老兄，看你高興的樣子，莫非有什麼喜事要辦？」

白成功看看這個五短身材而又透着滿面精明的漢子，道：「你是誰？」

丁仲仁哈哈一笑，道：「原來你不認識我，你大師兄認識我，我就是老鳳祥金店的二把式呀。」

白成功不認識丁仲仁，他也沒問丁仲仁的姓名，否則丁仲仁必然會被白成功一把揪住。

也許這就是白成功年紀輕，遇到高興的事便冲昏了頭似的，笑笑，道：「唷！原來你是老鳳祥的人，我明天就要去你店裡選幾件飾物了，哈……」

丁仲仁忙問道：「你老兄要結婚？」

白成功指着自己鼻尖，道：「我？不是，是我大師兄趙長生，你不是認識我大師兄？」

丁仲仁立刻雙眉一挑，道：「原來是長生兄要結婚呀，天爺，他會同誰結婚，他不是被宮鏢頭逐出師門了？這件事汴梁城誰不知道？」

白成功拍拍丁仲仁的肩頭，笑得兩個嘴角往上翹，道：「我大師兄回來了，哈……」

白成功不加以說明，他只回答個哈哈大笑聲，便大步往街上走去。

他要趕辦許多瑣碎的事情去了。

丁仲仁望着白成功遠去的身影，他看看即將天黑的天空，自言自語，道：「這是計，當初我上當了，大哥幾人怕也上當了。」

他面上現出個冷酷的厲笑，那模樣就好像突然間看到自己就要落入深淵一樣的無奈。

「我不能回去店裡了，我要立刻離開這裡。」

丁仲仁不從南門出城，他走北門，他是個十分精明的人，如果他此刻回轉老鳳祥金店，他一定會上當。

他本來就不打算再幹下去了，如果丁百仁他們這一次得手，丁仲仁也會暗中動手脚，來一個席捲老鳳祥，然後回轉太行山區去。

只不過他在心中早就盤算好的陰謀，却在這時候全部泡湯，他還得立刻逃走。

宮和順幾人那麼得意，相反的，丁百仁幾個就有痲煩了，也許……

丁仲仁不敢再往下面想，因爲他眞怕大哥他們已經遭到毒手。

丁仲仁拉緊風帽，他把雙手攏在袖骨裡便走出汴梁城往北奔去。

丁仲仁在老鳳祥臥底七八年，爲的就是那件武林至寶「金絲甲」，他很想知道寶物的樣子，因爲他也是從丁百仁的口中得知這件寶物。

丁仲仁甚至也不敢確定「金絲甲」會不會在老鳳祥金店，只因爲老鳳祥金店乃中原第一金店，他便喬裝改扮的進入老鳳祥金店幹上伙計了。

七八年來，丁仲仁熬上個二把式，算是在櫃枱後面有一把椅子坐了——伙計們只能站在櫃枱後，客人來了還得送茶點煙侍候客人。

丁仲仁也知道老鳳祥金店內室有機關，但他却不能隨便接近，那只有大掌櫃才能進入。

丁仲仁就算偷偷進去，他也找不到甚麼，因爲段平設了五道關卡，每一道關卡都有機關，當然也有大鎖。

* * *

丁仲仁不回老鳳祥金店是對的，他如果回去，一定逃不出被抓的命運，因爲府衙的張捕頭親自出馬了。

丁仲仁思前想後不對勁，他開始心驚肉跳起來了。

他踩雪到了黃河渡口，却發現那條大方木船正靠在石岸邊，船上只有

一盞小油燈，那光亮就好像一隻螢火蟲……

丁仲仁跳上大木船，他走近船尾舵邊用木板隔的艙門口，伸手敲着艙門，道：「船家。」

「砰」的一聲響，艙門露了個縫，有個頭上頂着舊棉帽漢子仰面看了丁仲仁一眼，道：「幹什麼的？」

丁仲仁露出個笑面，道：「過河……」

那人「砰」的一聲又把艙門關上，道：「明日請早！」

丁仲仁叫道：「我有急事呀，船老大。」

艙中傳來低吼聲，道：「那是你家的事！」

丁仲仁眞想動粗，但他却想着沒有人送他過黃河。

他拍着艙門又道：「船老大，打個商量怎麼樣？」

「砰」，艙門又從裡面拉開半尺寬，又是那個戴棉帽的人仰起頭來，道：「商量個屁，誰敢半夜在黃河撐大船，不要命了，是嗎？」

他又要關起艙門，只不過關了一半被丁仲仁伸手擋住了，那人用力沒關上艙門，便吼道：「又是風又是雪，你不怕冷我們可怕凍，誰會在……」

他的話只說了一半，「砰」！

好亮的一個金元寶，大小足有五兩重，那麼巧的就落在那漢子的眼皮下，艙中立刻金光閃亮，就好像又燃起一盞燈似的。

那個人張大了嘴巴不說話，他好像變成啞巴了。

那年頭，撐船人都是大窮光蛋，有多少人一輩子也沒見過金子面，何況又是個元寶。

丁仲仁笑笑，道：「送我過河，這錠金子便是你們幾位的了。」

「金子！」

「金子？在那兒？」

「金子什麼樣？我且看看！」

幾個本來擁被閉眼不開口的漢子，聞得「金子」二字，便立刻坐起來了，立即有一股既臭又暖的雜氣，從那矮艙中冒出來，這些人冬天幾個月也沒有洗個澡，衣衫裡面只一發癢，伸手便會摸出一隻蝨子出來。如今一齊掀起棉被，丁仲仁幾乎想嘔！

只見那漢子舉着那錠金子在油燈下面望着，五個人頭湊成個圓圈，已有人道：「這是眞的嗎？」

丁仲仁一笑，道：「上面刻有字，汴梁城老鳳祥的金字招牌。」

忽見那人收起金元寶，他還發出一聲歡叫，道：「走，我們送他過河去，船靠那面也一樣，誰要是不起來我也不反對，元寶少一人分當然是好的！」

他還在穿破棉襖，却見另外五個漢子已往艙外面擠着走出來了。

這些漢子在艙外面扣衣扣，沒有一個叫聲冷的。

六個漢子齊動手，大船刹時間便離了岸。

說有多巧就有多巧，黑暗中忽然有個人影兒奔到渡口的石堤上，那人見大木船已離岸十丈遠，他試幾試未往大船上躍，只得喊叫，道：「船家，等等……」

撐船的幾人猛一楞，那個戴破棉帽的漢子立刻笑道：「莫非又來個送元寶的人？」

丁仲仁已隱隱約約看見岸上的人。

那是一個他實在不願意看到的人。

他對船家重重的道：「這趟船你們送我過河，因爲我用元寶僱下的，你們若想再賺金元寶，那得等下一趟了，別誤了我的大事。」

幾個撐船的聞得丁仲仁的話，便也打消了再把木船靠岸的念頭。

一個漢子直起嗓門大聲叫：「你等一等，我們送這位客人過了河，立刻回來接你呀！」

岸上的人直跳脚，還大聲吼叫着，只不過西北風刮得呼呼叫，他叫什麼沒有一個人聽得到。

丁仲仁當然知道岸上的人，他從聲音中就知道那個人是爲了抓他而來的。

那個人本應該與宮和順一齊回到和順鏢局的，因爲宮和順還正在爲他辦喜事，而他偏偏不見了。

就因爲丁仲仁沒看見趙長生，所以他立刻離開汴梁城。

岸上那個呼吼的人，不錯，正是趙長生趕來了。

只不過他差那麼一點點就趕上了。

雖然只是那麼一點點，可也幾乎把趙長生整慘。

岸上的趙長生見大木船不回頭靠岸，他急得直跳脚，他心中明白，黃河在這一段很危險，連岸邊也不可輕易走過，因爲流砂淤泥陷入坑，一個不小心就被流砂吸入河底去了。

趙長生咬牙切齒的在岸上叫，因爲他發覺大木船上站了個人，那個人當然是丁仲仁。

趙長生雖然發現丁仲仁就在木船上，他也只有乾着急，因爲這時候黃河岸邊還有結冰，他還眞不敢踩冰追過去。

大木船往下游漂了半里遠，幾個撐船的爲了一錠金元寶便也卯足了勁的撐大船。

灰暗中，丁仲仁只是冷冷的在發笑。

丁仲仁不但對岸上的趙長生冷笑，他也對幾個撐船的漢子冷笑不已。

就在丁仲仁的冷笑聲中，大木船「咚」的一聲頂上岸，五支竹篙反方向頂着大船邊，掌舵的大漢已對丁仲仁叫道：「快往岸上跳，我們還要過河去送那位客人呢。」

丁仲仁道：「那人不一定有元寶。」

有個漢子回聲笑，道：「沒元寶就不送他過河了。」

丁仲仁指指岸邊，道：「還未靠上岸，河岸一層冰，我不敢往岸上跳！」

船邊有條繩子，丁仲仁自己拉着繩子，道：「把船拴牢了我再上岸。」

有個漢子收起竹篙，道：「看在元寶份上，我爲你把繩子套在岸上，你放心的下船吧。」

那人拖着粗蔴繩，用力走到石堤上，丁仲仁便站在船上看，他看着那人把繩子套在一個大石樁上面。

於是，丁仲仁發出一聲冷厲的奸笑聲。

便在他的笑聲裡，只見他身形驟然暴旋，一道冷芒凌厲的切過三個大漢的脖子。

「唔……啊……」

三個大漢剛往水中倒，丁仲仁的尖刀已切過另一撐篙大漢的肚皮，那麼厚的棉襖也破了一個大洞，當那漢子叫了一聲也舉篙下擊一半時候，丁仲仁已閃躍到掌舵大漢的面前：「丁二爺的元寶也是你們這些俗不可耐的粗人花用的？」

「你怎麼殺人？你……」

「咻！」

掌舵的只叫了一半，便仰面瞪直了眼。他的雙目看着天，他的雙目再也閉不起來了。

岸上那漢子已尖聲道：「原來是個强盜呀！」

丁仲仁早已躍上岸，他往那漢子殺去。

那人一見丁仲仁持着一把明晃晃尖刀殺過來，他不往路上逃。

他知道往路上逃一定活不了，他反而往水裡跳。

「噗通」一聲，他躍入河水裡，只不過他再也沒有露出水面來，因爲他跳下去才發覺，河水比冰還涼，他以爲這是八月天呢。

丁仲仁一舉殺了六個撐船的，他並不滿意。

他取回金元寶，又看看手中的尺長尖刀，不由沉聲道：「七八年未曾出刀了，倒有些生疏帶着心軟的樣子，是要再下苦功練練了。」

他站在岸上遙望向對岸，得意的笑道：「趙長生，你這個呆小子就在岸邊等吧，我怎麼會叫他們再把你送過河岸來追我？哈……」

笑聲就挾在西北勁風裡，咻咻不已的送到河對岸，只不知趙長生聽到了沒有。

* * *

趙長生當然沒聽見。

趙長生甚至也看不見大木船，因爲這一陣子不但西北勁風刮得猛，連雪粒也變成雪花，就好像爆開來的玉米花一樣。

只不過趙長生並未離開河岸，他在等。

趙長生當然是等着大木船撐過來接送他過河，他自信只要大船把他接送過河，便一定能抓住逃走的丁仲仁。

他已經等了半個時辰，却並未見到大木船的影子，河面上只是落雪在溶化，然後又是落雪，單調與枯燥令趙長生感到孤獨與無奈。

趙長生是個吃得苦的漢子，他只是不停的在石岸上跳脚，他不能不動一下，因爲太冷了。

落雪的四更天是最冷的時侯，這時候人們都擁着大棉被幪頭而眠，門窗緊閉，有些甚至床邊升起個烈火熊熊的炭火爐子，而趙長生却站在黃河岸吹西北風。

趙長生只一想到師父交待他要抓住丁仲仁送官，他便立刻不覺得寒冷了。

趙長生就是這麼一個固執的人，他甚至也忘了他還要趕回去當新郎這碼子事了。

* * *

於是，東方泛白了。

於是，趙長生也看到了大木船的影子——大木船就停靠在河對岸，只不過大木船上已不見人了。

趙長生以爲木船上的人大概忘了河這邊還有人在等着過河，也許夜裡天冷，船上的人睡覺去了。

趙長生那裡會知道六個撐船的漢子早已死了。

就在他急躁不安的時候，斜刺裡出現兩個人——那是一老一少二人。

這二人的手上還提着個大瓦罐，另外便是粗麵饃饃一大包外加兩碗小菜。

那老者走到河岸邊，他「咦」了一聲，道：「怎麼馬老六他們把船靠在河那面？」

趙長生走向二人，道：「二位也是過河的？」

那老者看看趙長生，道：「船老大是我，這是我的船，你可是要過河？」

趙長生這才想起放船需要八個人，這老者專門掌舵的，便點點頭，道：「四更天大船送了個人過河，到現在還不回來。」

老者吃驚的道：「你在此等了三個時辰？」

趙長生道：「我急於過河。」

那老者對身邊年輕人道：「弄碗稀飯兩個槓子頭給這位客人先墊墊肚子，可也眞難爲你了。」

趙長生早就餓了。

他見那年輕伙計從瓦罐中掏出一碗熱呼呼的稀飯，遂也不客氣的接過來，三口兩口送進肚子裡，槓子頭他却揣入懷裡，以後慢慢的吃。

他眞想再吃三大碗稀飯，只不過他知道這些都是大船上那些人吃的，便對老者點點頭，道：「謝謝。」

天空中大雪紛飛，河面上强風颯

颯，三個人站在石堤上又是一個時辰過去了，却仍不見大木船有任何動靜。

老者急了，他開始罵起來了。

「馬老六他們幾個眞渾帳，日上三竿還不起床！」

年輕人笑道：「二爹，今天下雪，今天沒有出日頭呀！」

趙長生也覺好笑，只不過他沒笑出聲。

那老者冷沉的道：「我知道今天下大雪，我也知道今天沒日頭，日上三竿不是一定指日頭，那是時辰，也是午時前一個時辰，你們以爲這時候是什麼時候？」

趙長生覺得老者的話有道理，大雪天誰能知道現在是什麼時辰。

突然，老者指着河對岸，道：「看，那邊有人到岸邊了，那一定是過河的客人，娘的，等馬老六他們把船撐過來，我非好好臭罵他們一頓不可。」

那年輕人道：「二爹，才來了一個客人，馬叔他們要等到二十人才開船，怕是要等到過午了。」

趙長生急躁了，萬一等到過午，丁仲仁那小子早逃得無影無踪了。

他搓搓雙手向老者道：「除了大木船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過河？」

老者搖搖頭，道：「滚滚黃河，除了船還有什麼可以過河？」

就在他的話聲甫落，突聞那少年人指着河對岸，叫道：「二爹你看，那個客人怎麼回頭跑了？」

老者拭去面上雪花看過去，不由楞然，道：「奇怪，怎麼回頭跑了？」

趙長生也看見了。

他心中立刻有一種不吉利的想法。

他自言自語的道：「出事了！」

老者一把抓住趙長生，急問：「出什麼事？」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一定知道出了什麼事，你也一定與馬老六送過河的那件事有關係……」

趙長生嘆口氣，道：「我是與過河的那人有關係，因爲我是要抓那人歸案的！」

老者道：「你是官家的人？」

趙長生道：「我是汴梁城東大街和順鏢局的人，我叫趙長生。」

老者指着河對岸，道：「你要抓什麼人？」

趙長生道：「汴梁城馬道街口老鳳祥的二把式。」

他見老者訝異，使接着道：「實際上這姓丁的乃是太行山區的大盜、黑道老大『太行火鷹』丁百仁的兄弟。」

老者一瞪眼，旋即大聲吼叫，道：「天爺，馬老六他們完了。」

趙長生心中的話被老者一語說出來，便也無奈的道：「船老大，半夜我追到河岸邊，差一點上了船，你的六個伙計不等我，我知道那個姓丁的一定答應給他們什麼，否則怎不等我？」

老者一瞪眼，叱道：「你抱怨我的伙計們？怎不說因爲你追人？」

趙長生道：「京裡八王爺命我抓的人，更是汴梁府衙張捕頭的囑託，那人是個重犯，我能不追麼？」

老者只得嘆口氣，道：「就快過年了，可別出事呀！」

趙長生道：「我們還沒有看到現場眞相，且等過了河再說。」

老者急得跳脚，道：「怎麼過呀？」

就在三人無計可施的時候，對岸大路上又走來三個過河的人，三個人到了石堤上，抖着身上的雪花直瞪眼。

河對岸又出現七八個人影，這些人到了河岸邊，也不知爲什麼，只上了船看幾眼便匆匆的下船跑了。

事情已經明白了，大船上的人一定都遭了毒手。

差一天就是年三十了，誰也不願意去到衙門打官司，命案現場少沾邊，當然都逃跑了。

那老者看看天，對年輕人吩咐道：「走，回去把木盆抬了來，我爺兒倆過河去看看！」

兩個人匆匆的走了。

趙長生有些無奈何的難以開口，只不過他並未走開，他急於要過河！

他不時的望向河對岸，他希望大船上的人，只是受了傷，如果丁仲仁還有人性，他應該只把人殺傷。

如果大船上的人都受了傷，一樣也不能再把船撐過河，怕的是丁仲仁下毒手！

丁仲仁的老兄丁百仁便是殺人如宰鷄。

趙長生實在不敢往下想，他的最後揣測便是大船上的人凶多吉少了。

* * *

半個時辰之後，那老者與年輕人抬了個橢圓大木盆走來了，那個木盆有兩尺深，三尺寬，五尺那麼長，木盆裡還放了兩支木槳。

這木盆只有在塘裡採菱角時才用得着。

一老一少坐在木盆裡，他二人也不同趙長生說話，便划着木槳往河心而去。

趙長生看的清楚，木盆一到河中便搖搖晃晃的往下游衝出十幾丈，轉眼之間漂到河中心！

趙長生眞替這一老一少捏了一把冷汗，眼看着木盆在浪花裡滚，兩個人却左右一陣忙。

那木盆被河水冲到下游三里遠方才到了對岸一灘黃沙淤泥處，兩個人用力把木盆往碎石岸移着，等到木盆不動，那已經一個時辰了。

* * *

趙長生身邊又多了幾個人，全都等着過河的，趙長生也急於過河，他在等着那一老一少兩個人的出現。

現在，他從一個斜坡上看到兩條

人影往木船上跑。

那當然是船老大與年輕人。

趙長生也看到對岸聚了不少人，這些人一定是逃了又回來的人，至少已有十幾個。

果然，隱隱然見有人從岸上抬着甚麼往大船上走着，又見有人拿起竹篙來了。

於是，大船啓動了！

原來有些年輕客人自動幫着撐大船，那大船在上游抛有定船錨，是不怕被河水冲走的。

* * *

終於，大木船被撐靠在岸上了。

第一個躍上船的人當然是趙長生。

他發覺老者在流淚，年輕的也在流眼淚。

「怎麼了？」

有些客人搖頭嘆息着下船走了。

趙長生這才發覺船上的三具屍體。

丁仲仁出手不留情，三個漢子被他殺滚在河裡，連個屍體也沒有了，另一撐船與掌舵的死在船上，岸上那個漢子也幾乎脖子被削斷。

大木船當然不再撐過河了，老者大哭着往大路上走，年輕人跟在他後頭！

這二人顯然是往汴梁城府衙去報案了。

* * *

趙長生火大了，他咬牙切齒的罵道：「畜牲，我趙長生饒不了你！」

他跳落在岸上左右看看沒有船，立刻放大步順着河岸往西奔。

趙長生一口氣奔行五十里，遙見河岸的蘆葦中有一條小船。

那眞是一條小之又小的小船，只那個草蓆搭的小船艙，幾乎就佔了全船一大半。

小船不能動，因爲四週已被冰封住了。

小船艙的艙門也是用舊蓆子搭建的，西北風吹得那艙門發出呼嚕呼嚕響個不停！

趙長生大聲叫道：「船家！船家！」

不料他叫了十幾聲，小船上一點動靜也沒有。

趙長生很想躍上小船，只不過太遠了，那小船少說也有七八丈遠。

趙長生伸脚去踩岸邊的冰，立刻聞得卡卡之聲，顯然結的冰並不太厚。

他更清楚，越近小船邊，冰結得更薄，這麼大的風雪天，萬一踏入水中，實在不好受！

不過趙長生會動腦筋，他在附近岸邊找來幾根木棍。

冰雪天岸上枯木多，趙長生把幾根木棒抛在小船與岸之間，他一共抛了三根。

於是，他運足內功施展出輕功騰身而起，「颯颯颯」之聲甫落，他已落在小船上。

小船沒有晃動，小船四週都是冰，小船尾的瓦罐中的水也變成了冰。

趙長生伸手掀起艙門一角望向艙裡面，不由得大吃一驚，他幾乎驚叫出來。

只見一張破棉被覆蓋在一個白髮老者的身上，那老者的四肢有一半伸在棉被外面，泛着青色。

老者的那張佈滿皺紋的臉上也是青色，看上去早已死去多時的樣子。

趙長生抬頭看看岸上，不遠處有個小土山，山坡下還有幾株老柳樹，如今柳葉變成雪白，上面還落了幾隻呱呱叫的烏鴉。

趙長生低下身來伸手探探老人的鼻息，他搖搖頭，自言自語：「死了！可憐喲！」

他在那蓆子搭蓋的小艙中看了一遍，立刻找出兩條布帶子，還有一頂破風帽蓋在老者身子下面。

趙長生又發現老者一邊還放了個瓦罐，瓦罐內空空的，想必老者早已沒有吃東西了。

一邊的艙壁上掛了一條線繩，一端還繫着釣魚鈎子，趙長生立刻明白，老者一定是釣不到魚才餓死在這艘破舊的小船上。

趙長生不容易找到這艘小船，不料小船不但不能划向對岸，而且小船上還死了個人。

他想着逃走的丁仲仁，便不由得咬牙切齒，道：「你跑不了的，我一定要抓到你。」

他再一次看看岸上，又自語的道：「老人家也眞可憐，不如我先把你老埋在土山下，你老入土爲安，我也安心的把你老小船撐過岸。」

他用布帶子把破棉被裹在老者身上，老者的帽子也戴在老者頭上，破艙內舖了一張舊草蓆，剛好把老人的身子裹起來。

趙長生一切弄妥當，伸手便把老者扛在肩頭上。

他走進小船邊，見三根木棒仍在，猛吸一口氣，丹田功力貫雙腿，發一聲喊：「起！」

就像一團幽靈也似的，趙長生三大步便登上岸，回頭看，只見第一根木棒已隨着破冰浮在水面上，那地方的冰也裂了一大塊，所幸岸邊的冰厚，還能承受他的重量。

趙長生扛着老者來到土坡下面，他選了個凸出的斷崖處把老者放下來。

他不能挖土坑，因爲小船上沒有鋤頭之類的東西。

趙長生只能搬石頭，只不過黃河岸上這一段的石頭非常少，便土坡上也只有寥寥幾塊。

他只有用石頭，除了石頭之外，他一無別法可想。

* * *

西北風吹得「嗚嗚」響，大雪又密密痲痲的下得遮人雙目，趙長生在這種惡劣的天氣下仍然在找石頭，只要地面有突出部份，他就會伸手去搬動。

有許多石頭被雪覆蓋着，他非伸手去摸才知道那是不是一塊石頭。

他累了幾乎半個多時辰，總算把石頭搬在老者身邊，便開始往老者的身上堆砌着。

他還自言自語的道：「老先生，你升天去吧，這世間的日子夠苦了，生不如死呀。」

「誰說的？」

草蓆下面的老者說話了，趙長生雙手抱着的石頭幾乎掉在老者的頭上，他吃驚的暴退一步，睜大了眼睛。

「把我整死不是？」

趙長生立刻拋去石頭，他低下身子，道：「老先……生，你……沒有死？」

「甚麼是死？甚麼又是生？雖生猶死，雖死猶生，你懂不懂這句話？」

趙長生期期艾艾，道：「原來老先生沒有死。」

他忙着解開草蓆，只見老者抖着滿頭華髮，那一雙原已閉起的眼睛，如今烏溜滾圓的怒視着趙長生。

老者從鼻孔裡哼聲道：「你上了我的船？」

趙長生道：「是的，老先生。」

老者看看身邊堆的石頭，又道：「你以為老夫已死，要把老夫埋葬？」

趙長生點頭，道：「不忍老先生曝屍河上。」

老者彎彎嘴巴，道：「唔，這世上還有你這麼一個老好人，難得一見。」

趙長生道：「在下發現老先生已斷氣，怎麼……」

老者不回答，他遙望向河邊，點點頭，道：「你大概練過功夫了吧？」

趙長生道：「粗淺功夫，難上枱盤。」

老者緩緩坐起來，便自己解開繩子，道：「跟誰學的功夫呀？」

趙長生道：「汴梁城『金刀太歲』宮和順便是在下師父。」

老者的面皮由青變白，聲音便也鏗鏘起來，道：「宮和順？就是在汴梁城東大街開鏢局子唬唬人的那個宮和順？」

趙長生面皮一緊，道：「你也知道家師的威名？」

「噗嗤」一聲，不是笑，老頭兒道：「甚麼威名？小伙子，說句你一定會發火的話，只不過也是老實話，有道是實話易說不好聽，可是我老人家就是最愛說老實話。」

老者嘟了半天仍然未說甚麼話，廢話倒是成串。

趙長生心中發急，他急着過河去追人。

如果老者已死，他早就跳上小船破冰而去了。

只可惜老者偏又活了，趙長生便也耐着性子聽。

老者站起來了。

他還抱住他的破棉被又道：「你那師父是玩了幾十年的刀，但若稱得上『太歲』二字的不可一世，實在有些馬不知臉長，他關上大門自封道號，刀要玩到『太歲』地步，又豈是他那幾套粗淺把式敢於尊稱的，差得遠吶，小子。」

趙長生越聽越不是滋味，這是辱及師父，不禁怒火頓升，冷冷道：「我師父名震中原，江湖道上誰不知道我師父在那把魚鱗紫金刀浸淫四十多年，功力精湛，已達到出神入化之境，道上誰不欽服，『金刀太歲』之號也是道上所贈，意在尊崇推許，由是乃知家師已威震四海，名揚五嶽三山，你老先生何許人也，竟然口出狂言，污蔑家師，還聲稱你說的是老實話，其實乃在詆毀我師父，是可忍，孰不可忍吶。」

老者已開步往小船走，但趙長生發現老者走得很吃力，就好像拖着千斤重的東西似的發出喘息聲。

老者的動作令趙長生不忍再說下去。

那老者却回過頭來擺擺手，道：「激動了，是嗎？小伙子，你是井裡蝦蟆只見頭上碟大的天，你師父就只有那麼一片小小天却叫你看見了，老實說，天高千萬丈，宮和順豎橫只有八尺長，早啦。」

趙長生跟上去。

他本來就要上小船的，此時更是不服氣的道：「老先生的口氣太也托大了吧，你又是何方高人？」

呵呵一聲粗笑，他還咳了一聲，道：「你要聽我的老實話？」

趙長生沉聲道：「我正在聽着。」

老者已站在河邊，他緩緩的道：「若論刀法，老夫可以這麼說，老夫已練到心力合一，神刀相融境界，意念初起於出刀之時，一個人如果練到刀魂神思相繫，達到收發自如境界，方稱得上小有成就，你師父如果論刀法，頂多只不過如臂使指，小有成就而已，若與老夫相比，那是江河之與大海，差得遠矣。」

趙長生幾乎氣炸了肺，他跟師父宮和順苦練刀法十多年，已學盡了運刀的訣竅，招式的變化，換氣走式的奧妙，如今突聞這老丈神乎其言的把刀法說得活靈活現，自己長這麼大還是頭一回聽到，便不由得深深的看了老丈一眼。

他再怎麼看也不像，老丈走路還在晃。

趙長生冷笑了。

他發現老者猛然回視過來。

老者的雙目流露出冷芒一現，道：「是你把老夫抱下船，年輕人，你只好再把我抱回去。」

雪似乎更大了，西北風從河面上

捲過來，捲起更凜冽的寒意。

趙長生一笑，道：「老先生，你既然刀法如神，還用得在下抱你上船？」

老者一瞪眼，道：「你以為老夫吹牛？」

他頓了一下又道：「抱我上船。」

趙長生本來木訥，聞言一笑，道：「好嘛，只不過我實在不明白，你明明已斷氣，怎麼又活了起來？」

老者沉聲道：「老夫便實話實說，老夫的小船被雪封了，再也無法下鈎釣魚，小船上缺糧，又無法下船，只好運起龜息大法睡大覺，且等天晴了。」

趙長生聞言吃一驚，他曾聽江湖上有些高人會龜息大法，他可未曾見過，只不過這老人家既會施展龜息大法，怎麼又無法上船？

他似笑不笑的道：「你老既會龜息大法，當然也能運起內功躍上船，在下等着一飽眼福呢！」

老者嘆口氣，道：「如今老夫也只能以餘力施展龜息大法了，如果有人同老夫搏鬥，便七歲小兒也會將老夫擺平，年輕人，你聽過『戳心逆血指』這種陰功沒有？」

趙長生搖搖頭，道：「頭一回聽說。」

老者道：「那好，快抱老夫上船，站在大風雪河岸我吃不消。」

趙長生指着河面，道：「剛才抱你老人家下船，近岸處冰厚，如今再回船上，只怕船邊冰薄，萬一……」

老者道：「沒有萬一，快抱我上船。」

趙長生發現他拋在冰上的三根木棒也被大雪蓋住了。

他手搭眉心仔細看，咬咬牙抱起老者。

趙長生雙手托起老者，發一聲喊：「起！」

便在這聲喊叫裡，趙長生拔空而起，但見他右足疾踏第一根木棒，然後左足踩中第二根木棒，直到他右足踩上第三根木棒，便發覺有些不對勁。

又是一聲大喊：「哈！」只見趙長生雙手往前推送，立刻把老者拋落向小船上，等到趙長生奮力飛掠上小船，正巧把老者的身子托住，只不過他的雙足已濕漉漉的涼得他如針刺一般難受。

老者對趙長生點點頭，道：「眞難為你了。」

趙長生一聲苦笑，道：「老先生，我有要求。」

老者已爬進小船中，他聞言抬頭問道：「你要我對你有所回報？」

趙長生道：「在下只想借你的小船過河。」

老者眨動雙目，道：「如此大的風雪，過河幹甚麼，老夫發覺你這年輕人心底不壞，武功方面也稍見根底，如果你想更上層樓，何不伴隨老夫住在這小船之上一段時日，你的意下如何？」

趙長生當然不願意。

趙長生急於要追拿丁仲仁，因為這是師父交待的任務，且把丁仲仁拿到府衙，然後再回鏢局與師妹宮小芳拜堂成親，這個新年應該是十分完美無缺憾的了。

這老者此刻要他住在小船上，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趙長生搖頭，道：「老先生，在下奉家師之命協助官府追拿犯人的，任務在身，難以留在此地同你老作伴，很是抱歉了！」

老者瞪大眼睛，道：「你竟然會拒絕老夫？你知道甚麼叫做千載難逢的機會嗎？你這個小笨蛋！」

趙長生搓搓手又頓頓足，只因為他手冷足更冷，他的雙足濕的！

他嘆口氣，道：「不是在下拒絕，實有要事待辦，老先生，借你的小船送我過河，如何？」

老者面色一沉，道：「冰封船身不能動，如何撐船？」

趙長生道：「前去河心冰層很薄，我們破冰撐船！」

老者嘆氣，道：「小子，你失去你一生之中最好的一次機會了。」

趙長生道：「我不後悔！」

老者無奈的道：「我已多日未曾吃東西了。」

趙長生十分抱歉的立刻自懷中取出隨身帶的食物送到老者手上，道：「忘了把東西給你老墊肚子了，眞是不應該，你老快吃吧。」

那是兩個槓子頭，原是渡口船老大送他的，他分了一個給老者。

老者也不客氣，接在手上啃起來。

啃着，老者忽然指着船邊，道：「光吃乾乾的槓子頭多乏味，來條黃河鯉魚清水燉！」

趙長生道：「冰封河面，那裡來的黃河鯉魚，老先生，你說笑了。」

老者指着船尾，對趙長生道：「去，把那根垂在水下面的繩子提上來！」

趙長生發覺船邊果有繩子垂在河水裡，他見冰已封住，便找得木棒敲破冰層，冰還不到半寸厚，比之河岸邊兩尺多厚要薄許多。

趙長生拉起繩子往上提，五尺長的繩子下端栓了一個大約三尺深五尺寬的細魚網，網中正有七八條活蹦亂跳的黃河鯉魚。

趙長生驚訝得瞪直了眼。

老者已在艙內，道：「船尾有個小銅鍋，打火鐮升起火，蔥苗大蒜放一把，煮起來吧，小子！」

趙長生伸手入網抓了一條肥鯉魚，又把魚網放入河水裡，立刻敲火石升火，殺魚放鍋剝大蒜，轉眼之間便把魚煮在鍋裡面，却發現小船在移動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 江楓內功精湛，丈內偸聽到副總堂主與鄧飛的對話，得悉副總堂主知道洛陽居中有兩股實力存在，着鄧飛日後仔細觀察；爲了調查青鳳的實力，江楓改扮客人的身份捧青鳳的場，以「惑心術」吸引青鳳注意，青鳳被江楓的外表吸引，也看出他似乎並不簡單，於是着人約江楓於晚上在洛陽樓相聚……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卧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初相會提高警覺　吐眞情放鬆戒備

「如果是洛陽居中巡行鏢手呢？」高大斗問：「是不是也不准他們進入十丈之內？」

「是！包括鄧總管和韓副總管……」

「這個……」高大斗面有難色的道：「豈不是要引起衝突麼？」

黑衣婦人略一沉吟，道：「這樣吧，如果他們要强行接近，你自知應付不了，那就通報過來。」

「是！」高大斗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進來吧！」黑衣婦人目光一掠江楓，讓到一側。

江楓進入大門，大門立刻掩上，黑衣婦人搶前一步，道：「我帶路。」當先行去。

「有勞大姐……」江楓的嘴巴很甜。

黑衣婦人停步轉身，雙目盯注在江楓的臉上，打量了很久，才點點頭，道：「叫我王嬤！」

「是！王嬤，在下姓田。」

王嬤笑一笑，轉身帶路。

棲鳳樓是一幢青磚砌成的二樓，王嬤帶江楓直登二樓，進入了一個雅緻的小廳中。

廳中只點着一支紅燭，燈光不是很亮，但景物可見，一張小型的圓桌上，早已擺好了六樣精緻的小菜和一壺酒，兩付杯筷，擺明了只有兩個人對飲小酌。

但見垂簾啓動，青鳳一身粉紅短襖長褲，蓮步姍姍的走了出來。輕揮玉手，低聲說道：「王嬤，妳退下去吧！」

王嬤應了一聲，輕步退出，順手帶上了廳門。

這是青鳳起居室，連接着青鳳的卧房，比起梅花的住處，氣派大多了，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

「公子請坐。」青鳳一面伸手讓客，自己却先行坐下。

江楓緩緩落座，也低聲說道：「多謝姑娘的召宴，田某人心中感激不盡。」

「田公子頗具巧思，那份動人的氣勢，一下子就引起了賤妾的注意，」青鳳微笑着挽起酒壺，先替自己倒滿酒杯，才替江楓斟酒，然後，端起酒杯笑道：「酒中無毒，田兄可以放心的飲用，賤妾先乾爲敬。」

玉杯就唇，一飲而盡。

江楓暗中運氣戒備，笑道：「我的酒量不好。」品了一下酒味，也乾了一杯。

青鳳微微一笑，擧起筷子，在每樣菜上吃了一口，道：「菜也沒有問題，田公子可以放心食用。」

江楓心中暗道：「看來，她已經心存戒備，把我當作了敵人看待。」微微一笑，道：「姑娘盛情邀約，在下何幸如之，怎敢心存疑慮。」

雙目盯注在青鳳的臉上打量。

這時，她已卸去濃粧，脂粉未施，完全是本來的面目，秀麗輪廓，嫩紅肌膚，論姿色絕不在梅花之下，只不過她的神情間含蘊了一股淩厲的氣勢，雙目中神光清澈，如利刃一般，似是要透人心胸。

青鳳沒有躲避江楓的眼光，反而凝神回視，仔細的打量着江楓。

「鳳姑娘卸去濃粧，反而倍增清麗，田某人今夜不虛此行。」

「你花了五仟兩銀子，擺出了奇大的架勢，不就是要我注意到你麼？」青鳳微笑道：「不敢有違雅意，特備薄酒，邀君一叙，此地不會有人驚擾，田兄有話，也可以暢所欲言了。」

「鳳姑娘艷色動人，田某是希望一親芳澤。」

「只是這一點小小心願麼？」

「當然，田某還希望能得姑娘垂顧，使在下……」

使在下怎麼樣？江楓沒有說下去，有些話點到爲止，反而更具藝術。

青鳳輕輕歎息一聲，道：「田兄，咱們彼此都不用施展奇術，好好的談談如何？」

江楓心中忖道：「看來，她已完全清楚，那番交手，我雖裝作不支，但已洩底，倒也不用裝作了，這個青鳳果然比梅花厲害。」

心中定了主意，微微一笑，道：「好！鳳姑娘的吩咐，在下自當從命。」

「那就先說說你來洛陽樓的目的吧，」青鳳說：「別找借口，是爲我美色所動，我要聽眞話。」

「如是鳳姑娘的美色無法叫我動心，在下也不會花五千兩銀子，引起姑娘的注意了……」江楓笑道：「我如不堪一擊，鳳姑娘也不會有今夜的邀宴了。」

「我很驚異你的成就……」青鳳苦笑一下，道：「今午那場對抗，竟然是平分秋色。」

「不！在下敗了。」

「用不着謙虛，勝負之間，我們心中都該有數……」青鳳擧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接道：「使我驚異的是，你的武功修爲，不似中原各大門派的路數，是一種邪門的武藝。」

「中原武功，博大精深，何况武功一道，也沒有正邪可分。」

青鳳笑道：「違心之論。田公子，我是大行家，練過移魂大法，也精於內外媚術，你心中明白，一個人的音韻歌聲，不論天賦如何高超，也無法使人如痴如狂，歷久不衰，我能如此的歌動長安，那是因爲我在歌聲中混入了武功，是一種動人的媚術，才使聽衆們如飲醇酒，醉迷其間，你能抗拒了我的音韻媚功，就中原各門戶的武功而言，賤妾實在想不通，它出於那個門戶？」

江楓心中大大的一震，忖道：「她不但智略過人，看起來武藝上的成就

，大概也高過梅花很多，最可怕的是她竟然對江湖上形勢瞭解很深，看樣子對各大門派的武功也很熟知，這才是眞正可怕的敵人，一個文武全才的敵人。」

「中原武林，百藝雜陳，茅山、排教，都精通各種異術，四川唐門的用毒技藝，自成一家，湘西殭屍門，武功更是獨特，少林七十二種絕技，亦有旁門技藝，在下這點武功，實也算不得甚麼，」江楓說：「鳳姑娘既熟知中原各門派的武功，當知在下所言非虛了。」

青鳳笑道：「茅山派以符咒騙人，用藥物和障眼法輔助它的功效，根本算不上奇術、武功，也許他們在解厄逐邪上，眞有點神通，但那只是些雕蟲小技而已，排教倒是有一點奇異的技藝，但也談不到上乘之學，你田兄表現出來的異術，却是上乘奇學。」

江楓淡淡一笑，道：「鳳姑娘請我叙會，就是想追根究底，瞭解我的出身來歷？」

「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青鳳說：「你是我第一個在閨房接待的男人，這裏面自然含有私情，明白點說，你是個叫女人動心的男人，尤其是自負才華的女人，美麗出衆的女人，青鳳姑娘的閨房，豈是輕易讓男人踏入的地方。」

江楓道：「受此讚語，倒是有愧了，鳳姑娘覺得我有一身精深武功，在下却沒有這種自負的感受。」

「這麼說來，田兄是不肯把師承出身說出來了？」

「鳳姑娘肯不肯把師承來歷告訴我呢？」江楓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然，如果鳳姑娘以眞誠相待，肯把出身來歷說明，在下自當予以回報，盡吐胸中之秘。」

「這一點我恐怕很難做到……」青鳳黯然一笑，道：「不是我不願，而是我不能，希望田兄諒解我。」

「那好，咱們就不談這些惱人的事，今夜只談風月如何？」

「田兄，長夜漫漫，風月無邊，又何必急在一時呢？小妹接待你進入閨房，夜聚小飲，已準備掃榻待客，不過，小妹至少應該先瞭解田兄到此的用心何在？」

「鳳姑娘想得太多了，」江楓笑道：「如果，妳把我看成一個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客人，那就不會如此多疑了。」

「我很想你是，可惜你不是。田兄，如果說你爲小妹的姿色所迷，情不自禁，連小妹自己也不相信，習過媚術的人，克制力也特別强大，所以，我認爲田兄是有爲而來。」

江楓心頭震動，青鳳思慮之週，意志之强實非小可，高出梅花不知凡幾了，這樣一個敵手，必須時時提高警覺，稍有疏忽，就可能爲她所乘。

「鳳姑娘究竟在懷疑甚麼呢？」

「我就是想不出來，才單刀直入的向田兄請教。」

「這就很難答覆了，我是爲姑娘姿色而來，但鳳姑娘却不肯相信，看來聚散離合，果然有緣份存在，有緣相聚，無緣自分。」

青鳳淡淡一笑，道：「好！就算田兄爲小妹姿色所惑，不惜一擲數千金，引起小妹的注意，單是這份巧思，就很動人了，小妹能不上鈎麼？當然，你本身這個餌，也叫小妹動心，現在，田兄可以說出來了，希望小妹爲你作些甚麼？」

這一下，反把江楓問住了，沉吟了良久，才緩緩說道：「鳳姑娘，有些事說出來，就變得很俗氣了，一下子會破壞了美好的印象。」

青鳳接道：「看田兄行事的大膽、積極，不像瞻前顧後的人啊！」

「這件事却有些不同，如果我說希望今夜留宿在青鳳姑娘的閨房，是不是有些唐突佳人？」

「還是說出來了，田兄，我不是名門閨秀、千金小姐，嚴格點說，連良家婦女也算不上。在一般人的眼中，我只是一個賣唱的歌妓罷了，所以，這種話我已經聽過很多次了，倒也不覺唐突。」

好一張利口，江楓心中暗暗忖道：「她說了半天，還是沒有正面回答。」

「那是同意了？還是婉拒在下的要求呢？」

「田兄剛才只是打個譬如，難道是眞情流露，言出肺腑麼？」

「如果是眞心之言呢？」江楓感覺到，對答之間，自己已被迫落在下風。

「這不能如果，田兄如眞爲小妹的姿色所醉，連一句肯定的話也不肯說？」

江楓暗想：好利害的丫頭，步步緊逼，硬要我出醜，可惜，妳算錯了一件事，我江楓不是只要面子的人，這種中原武林的傳統，在我江某人的眼裏，可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大事，笑一笑，說道：「在下是誠心誠意，企求一親芳澤，不知鳳姑娘是否願交下愚。」

「太謙虛了，」青鳳笑容如花的說：「你是下愚，我就不知道那裏能找到一個上智的男人了。」

「那是說，鳳姑娘同意了？」

「同意甚麼？」

江楓心中冷笑，口裏却說道：「讓在下留宿一宵？」

「唉！能與君共渡良夜，實賤妾心中之願，只是初度會唔，就留君深閨，妾身與妓女何異？田兄也不忍心讓小妹有此遺憾吧？」

「對！說的有理，在下失態之處，還望姑娘大度包容。」江楓見風轉舵的說：「今夜，在下就鎖住心猿意馬，杯酒談心。」

「鎖住心猿意馬？你說得好可憐

啊！讓小妹聽得心疼。」

江楓心中微生怒意，但臉上却表現一付無可奈何的神情，道：「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在下總不能强人所難吧。」

嫣然一笑，青鳳的臉上，泛現出萬種風情，媚眼如絲的說道：「男女有別，田兄難道要小妹强你不成？」

這句話很露骨，配合她臉上的誘人風情，只瞧得江楓心中怦然而動。

好傢伙，說過彼此不用媚術的，妳倒先背棄諾言了。江楓心中忖思，但人却已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大有立刻撲向青鳳的意願。

青鳳的笑容更嬌媚了，臉兒緋紅，雙目中噴射出萬縷情焰，强烈的吸引着江楓。

江楓心中明白，只要按不住這一刹的衝動，就將淪入魔劫，失去自主，被青鳳控制，再想反擊，那就困難萬分了。

因爲，那時，江楓將失去自我意志。

暗中吸一口氣，使站起的身子又緩緩的坐了下去。

青鳳震驚極了，她攻其不備，突展媚術，想先奪其神，再點他的穴道，慢慢的迫他吐露眞正心意。

她心中也實在喜歡這個男人，不忍突下殺手。

如若江楓在受制刹那間，青鳳緊隨出手，江楓就很難閃避了。

就是這一刹猶豫，給了江楓機會。

青鳳絕未想到，江楓竟然能懸崖勒馬，在岌岌可危中，控制住自己。

她凝神戒備，準備迎接江楓的反擊。

但江楓並未反擊，長長吁一口氣，道：「鳳姑娘，在下已情願認輸，妳又何必背棄諾言，突施迷魂大法呢？」

「小妹是無意的……」青鳳幽幽的說道：「我只是有些忍耐不住那股突如其來的衝動，想再試一次江兄的定力。」

「現在，鳳姑娘是否滿意了呢？」

「唉，小妹佩服極了，也願意爲這次背棄諾言付出代價。」

「嗯，鳳姑娘準備如何補償呢？」

「田兄想要的，小妹都會答應……」

江楓心中暗道：「這丫頭的狡詐，超過梅花十倍，當眞得步步提防才成！」口中却說道：「鳳姑娘的意思是准許我留宿在此了？」

「如若這是田兄唯一的要求，小妹自當勉爲其難，留君一宵……」

江楓仔細的觀察，竟然發現青鳳眉宇間浮起一片幽怨，清澈如水的目光中，隱含着畏懼。

這不是媚術，也不是裝作，而是內心中流現的眞正感受。

這位名動長安的歌姬，正在一種痛苦中掙扎。

雖然，她極力控制着自己，不讓這些內心的感受流露出來。

但她隱藏得不夠完美，仍被江楓銳利的觀察力發覺了她。

「姑娘，如確有礙難之處，在下絕不會藉機要脅，能不能告訴我妳的苦衷？在下力能所及，必將全力以赴，助姑娘一臂之力。」

青鳳感覺到有一縷柔細的聲音鑽入耳中，心知對方施展傳音入密之術，就算有人守在身側，也是無法聽到，心中忖思：這個人精明得很，我內心中的隱秘，竟也被他看穿，他是個强勁的敵人，也是個有用的朋友。

凝目望去，只見江楓滿臉關切之情，目光清明，是一種出自內心中的關愛，個郎多情，果然未借機施術反擊。

「田兄，我不是自由之身，王嬷、李嬷照顧我的生活，也監視我的行動，看起來我是這座鳳樓的主人，其實呢？我只是一隻被囚在籠中的畫眉鳥兒。」

她用的也是傳音之術，顯是怕人聽到。

這確讓江楓大大的吃了一驚，原想青鳳是鎭守一方的首腦人物，指揮羣雄，威風八面，却料不到，她竟是個被困於棲鳳樓的禁臠……一時間呆在那裏。

「很意外吧？」青鳳苦笑一下，仍用傳音之術，道：「王嬷、李嬷的武功非同小可，她們非常忠於職責，平常對我倒也敬重，但她們絕不允許有人佔有我的身體，我花了很多口舌，才說服她們，引你到這裏來，原準備一擊得手，慢慢逼問你的口供，想不到你功力深厚，尤勝我一籌，你如要留宿在此，會有三個結果。田兄，你自己好好思量一下，應該如何？」

但聞房門呀然，王嬷捧着一壺酒行了進來，見兩人仍然對坐小酌，一張冷厲的臉上立刻掛上笑容，道：「給兩位送酒來了。」

青鳳點點頭，道：「好，放下吧！」

王嬷放下酒，悄然退去。

「她們耳目靈敏，已練成了絕佳的聽力，咱們雖然小聲交談，她們附壁傾聽，亦可字字入耳，但這一陣，她們聽不到聲息，才破門而入，想捉……」

捉甚麼？青鳳沒有再說下去，臉上微現羞意，似是正在想入非非。

江楓接道：「幸好，咱們是君子、淑女，發乎於情，止乎於禮，我看她進門後冷厲的臉上突然換上笑容，雖然很勉强，但總算是笑容。」

「那是因爲咱們衣履整齊，對坐小飲，舉止規矩……」青鳳說：「咱們連手都未拉過一下，大大的出了她們的意料之外，和她們心中的想法，完全相反。」

「她們是捉姦不成了，」江楓笑一

笑，道：「如是不幸被她們抓到了把柄，那會是個甚麼樣的局面？」

「剛才，小妹提到了三個結果，田兄，是不是想聽聽呢？」

「正要恭聆雅教，却被王嬤衝進來打搞亂了情緒。」江楓道：「現在我這廂洗耳以待了。」

「不用施展你的誘惑、魅力，小妹也已動心……」青鳳說：「你的舉止之間已帶着少見的男人韻味，像尖錐一般刺入了女人心中，尤其自負才藝的女人，我相信是天賦加後天的修爲，因爲，我一直不太相信你具有的魅力，眞是與生俱來，渾然天成，媚功之最，以天狐夫人的『惑心術』最强，小妹習煉的『迷魂大法』，就列入次級媚術了，但你不可能和天狐夫人有所關連啊！她也不會收個男人作徒弟，所以，小妹認爲你是個天賦極高的人，才骨傲世，但也修習過媚惑女人的異術。」

江楓心中暗暗震動，這青鳳識見之廣的確可怕，處此情景和她拚鬥內功異術，倒不如動之以誠了。心中念轉，口中却接道：「甚麼人，能把妳這位才藝雙絕的美女，置作禁臠，不許他人染指……」

「你可以冒險一試，但第一關會遇上王嬤、李嬤的聯手攻襲，那是天驚地動的猛烈攻打……」青鳳已不再用傳音之術說話，好像這些交談，有意讓人聽到。

江楓會意一笑，道：「闖過了這一關，還有第二關麼？」

「有……」青鳳眨眨眼睛，道：「賤妾已敗在君的手下，反抗無力，你可能得償心願，但一宵春盡，鳳去樓空，此後，再也無法相見了。」

「噢！那是說，姑娘會被人殺死了？」江楓高聲問道。

「沒有人殺我，但賤妾也無顏偷生人世了。」

「還有一個結果呢？」江楓高聲問道。

「天下雖大，此後，將無你立足之地，你會遭到無數的高手追殺，」青鳳說：「何況，你連第一關也未必闖得過去。一夜春宵，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田兄想一想，是否値得呢？」

江楓劍眉聳動，俊目放光，大有放手一試之意。

「委屈才能求全……」青鳳改用傳音之術，道：「告訴我你住的地方，我會抽時間去看你，那時，再暢叙歡娛。」

江楓點頭會意，以手蘸酒，在桌子上寫了一個地址，訂了聯絡方法，口中却故意歎息一聲，道：「如此兇險的男女相悅，其强烈的刺激性固可令人亢奮，但却帶着濃重的血腥氣味，在下只好敬謝，鳳姑娘多多保重，區區告辭。」

站起身子，準備離去。

虛掩的房門再開，兩個全身黑衣的中年婦人，並肩而立，擋住了去路。

江楓呆立當場。

這突然的變化，也大出了青鳳的意料之外。

王嬤微微一笑，道：「田公子，用不着我介紹了，鳳姑娘已對你說得很清楚，我姓王、她姓李，我們都是侍候鳳姑娘的老媽子。」

江楓肅然而立，凝神戒備，兩道目光，很仔細的打量這兩個中年婦人。

她們約有三十五六的年紀，倒也風韻有緻，只是這時刻，她們都拉長了一張臉，看上去就不那麼柔和可親了。

江楓心中打轉，想着該如何處置這件事情。全力搏殺？或是破圍而去？一時間，無法定下主意。

青鳳一顰柳眉兒道：「王嬤、李嬤，妳們是甚麼意思？」

「鳳姑娘，不能讓他走！」王嬤說：「我和李姐已經商量好了，這些年來，鳳姑娘待我們情義深厚，我們一直沒有機會報答。」

「我們看得出來，鳳姑娘是眞心的喜歡他……」李嬤接道：「唉！這些年來，妳日夜登台高歌，風靡了長安，可是，妳却是春閨深鎖一室愁，過着寂寞的日子……」

「我……我很好啊。」青鳳說：「主上垂顧，青睞有加，又有妳們這兩大高手保護我的安全，錦衣玉食，鳳樓幽雅，王妃千金，也不過如此生活吧？我還有甚麼不滿足的呢。」

「鳳姑娘，棲鳳樓門禁森嚴，除了主上之外，從無一個三尺童子得入半步，今宵妳閨房置酒接待佳賓，難道眞的是神女無情麼？」王嬤說：「我知道妳顧忌我們，不敢縱情恣放。」

「我，妳們……王嬤，李嬤，放他走吧……」青鳳似是突然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有些語無倫次的接道：「留下他有甚麼好，一宵情緣，我怕……」

「不要怕，」李嬤接道：「有我和王嬤幫妳掩遮，主上不會知道。」

青鳳舉手拭去奪眶而出的兩行淚水，長長吸一口氣，人已冷靜下來，緩緩說道：「我很感激兩位嬤嬤的愛顧，可是……」

「鳳姑娘，」王嬤接道：「我們是眞心的，不要再心存疑慮，妳知道我和李嬤練的是滅絕神功，早已消去了色慾之念，英俊郎君，蕭洒公子，在我們的眼中是一文不値，但這小子，却也攪起了我們早已凍結成冰的那點溫情，我們同情鳳姑娘，也喜歡這小子，也動了促成你們一雙兩好的心願，當時，我還認爲自己有點想入非非，那知我和李嬤一商量，她竟然也有這份心願。」

江楓心中忖道：「難道我修習這『惑心術』除了可抗拒令人迷醉的媚功之外，還可以喚回人性中的溫情？這

王嬤、李嬤，本是受命監視青鳳的人，怎麼發了瘋似的硬要作牽線紅娘……眞是邪呀！」

但聞李嬤說道：「田公子，你怎麼說？」

「我，我不知道，但不能害了青鳳姑娘就是。唉！她眞要爲此自絕，我豈不成了謀害她的兇手。」

「你小子還算有點良心，」李嬤歎息一聲，道：「世上事就是這麼的怪異不平，別人千金求見，想和鳳姑娘說幾句話就難如所願，你小子却是桃花照命，眼高於頂的鳳姑娘竟然會宴客深閨，最是奇怪的是我和王嬤無端插上一腿，你們好好談吧，我們告退了。」

李嬤、王嬤互望一眼，齊聲說道：「小子，別忘了我們這份情意。」雙雙退出室外，順手帶上了房門。

青鳳呆了一陣，才低聲說道：「你站在這裏，不要亂動。」輕輕拉開木門，嬌軀一閃而沒。

江楓果然站着未動。

但他心中正千迴百轉，重新對自己作次評估，今晚上的事件變化，是早已設計好了的陰謀、圈套，還是自己修習的奇術，眞有春風化雨的能力。

但聞微風颯然，青鳳已重回室中，掩上房門，低聲說道：「她們眞的已不在暗中監視、偷聽，雙雙巡行這座宅院的四週。看樣子確是存心要作成這次大媒呢。」

「她們受命追隨在妳的左右，暗中監視你的行動，自是貴主上的心腹之臣，怎會發生這種自願倒戈的事情？」江楓道：「妳看這中間會不會有甚麼陰謀？」

青鳳沉思了一陣，道：「我不知道，不過主上已經有三個月未到長安了，就算這是她們設計的陰謀，也是出自兩人的計議。田兄觀察入微，可看出甚麼破綻？」

江楓全神貫注在青鳳的神情變化上，他要找出青鳳是否和兩人串通一氣？但他却看不出青鳳有作僞的樣子。

「是不是也懷疑我？」青鳳幽幽說道：「你究竟是幹甚麼的？目的何在？」

「看來，鳳姑娘也對在下動疑了……」江楓道：「當今武林之中似是早爲一股神秘的力量統治了，只不過區區是一個漏網之魚。」

江楓單刀直入的試探，希望把事件引入正題。

「我知道你不會爲我的姿色所迷，果然是有爲而來，可悲的是妾身却已自蹈入情網之中，說吧！你想從我這裏得到甚麼？趁她們未在偷聽，我也許能向你提供一些內情。」

江楓道：「好！那我就直言求教了。」

青鳳點點頭。

「姑娘就是那股統治江湖的神秘組合中人了？」

「是！好像江湖中各大門派，都已入我們的掌握中了，武林道上，已經沒有强大的力量反抗我們，你一個人又能成得甚麼大事？」青鳳說：「我佩服你技藝上的成就，但獨木又如何能撐起將傾的大厦呢？」

「我很孤獨，所以很需要像鳳姑娘這樣的紅顏知己幫助我。」

「你是說，已把我視作知己的好友？」

「是呀，」江楓歎息一聲，道：「相識滿天下，知己有幾人？鳳姑娘，我們相逢的時機不好，但仍能一見如故。」

「你不是在騙我吧？」青鳳說：「『知己』二字，豈可輕相許諾。」

「我說的字字眞實。」

「我相信！」青鳳接道：「你如借機反擊，我早已淪入敗亡，時間不多，先談重要的事情。」

「對！」江楓道：「妳口中的主上，可就是統率那股神秘力量的首腦麼？」

「他只是很有權勢的首腦之一，」青鳳說：「但却不是唯一的首腦人物。」

江楓點點頭，道：「姑娘在組合之中，也算是重要人物了？」

「我只是衆多的女弟子之一，只因稍具姿色、才慧，被選入金花級弟子之中，學到了較深奧的武功，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我被主上看中了，受到更多的照顧，但却獻上了少女的清白身子……」

「我相信妳沒有選擇的自由，」江楓多情的說：「青鳳，不要爲過去惱恨，想想看今後該做些甚麼？你們那個以詭異、暴力統治的組合，任何一個女弟子都沒有能力抗拒被長上佔有的能力。」

「內宮一系出身的女弟子，也許好些，因爲統率她們的人都是女人……」青鳳說：「這座洛陽居中的四季花婢，全是內宮一系中人。」

「她們要陪酒、侍客，應付各種不同的男人，比起妳這個差事辛苦多了。」江楓微笑着說。

「你早就來過洛陽居了？」

「是！而且還召過春花四婢陪酒，論才慧、姿色，她們絕無法和妳相比。」

「你找錯人了，」青鳳說：「四季花婢中超等人物是梅花姑娘，她才是四季花婢中的魁首，你應該去見識一下。」

「爲甚麼？」

「因爲她美色奪人，媚術精湛，她存心去抓住一個男人，那男人絕無法逃過，」青鳳斜睨着江楓，接道：「這樣的花魁、美女，你不去見識一下，豈不是虛此長安一行？」

江楓不願多說梅花，口氣一變，道：「姑娘不是內宮一系中人？」

「我不是，」青鳳道：「我是屬於天王門下的弟子。」

「又是天王，又是內宮，這那裏像江湖上的組合。」江楓道：「它究竟是怎麼回事？」

「只是一種稱呼罷了，叫起來又別於一般江湖組合，田兄，我知道的只限於此，但就我觀察所得，似乎天王不止一個，應該還有一種力量控制着他們……」青鳳說：「這些事，我只能聽，不能問，那會引起他的懷疑。」

「內宮弟子和天王門下，是不是處的不太融洽？」江楓道：「你和四季花婢也沒有往來？」

「何止不太融洽，簡直是冰炭不能同爐，現在還能維持個和睦相處的局面，那就是我們奉到了一種嚴格的命令，不得同室操戈，違者處死，我相信這道令諭，不是天王的意思，令諭是天王和宮主會銜頒下，逼他們頒下這道令諭的人才是最有權勢的人。」青鳳確有盡吐所知的用心，笑一笑接道：「說起來有些可笑，天王和宮主原本是一對夫妻，如今却各成一系，互不相容，不過他們兩個人見面時，還能保持一定風度，彼此間談笑風生。」

江楓道：「這洛陽居中，那一方面的實力大些？」

「這裏就更複雜了，」青鳳說：「內宮一系中，以梅花爲首，天王門下，由賤妾擔綱，但天王擔心我行爲逾越，派了李嬤，王嬤來暗中監視我的行動，這兩人除了使我個人私生活上，無法自由外，公事上却是大好幫手，她們武功精奇，機警無比，洛陽樓的侍應男女，以高大斗爲首，共有十八個人，這就是天王門下的實力，好像不如內宮一系的人手衆多。但我相信，我們人手雖少，但却精銳過之，除此之外，表面上，我們都由這裏的總管統率，他是天馬總堂中派來的人，也是眞正的江湖中人……」

「天馬堂又是怎麼回事呢？」江楓低聲道：「我是不是問的太多了？」

「唉！不管你目的是什麼，我都會盡我所知的告訴你……」青鳳說：「天馬堂是眞正江湖人物聚集的組合，近百年來江湖上的兇神、惡煞，大都聚集在那裏。天馬總堂的堂主，更是江湖上第一兇人，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天王好像提過，但當時我沒有留心記下來。」

「天馬堂……」江楓沉思了一陣，道：「好像沒有聽過這個組合。」

「他們的活動，也是暗中進行，就因它具有了神秘外衣，所以，實力擴展得很快，五年之前，我們尚在苦練武功的時候，所有的行動，都透過天馬總堂……」青鳳說：「直到我們一、二、三，三屆弟子出師，才獨立門戶。」

「好沉深的城府，」江楓道：「單是這份忍耐的工夫，就非常人能及了，但他未料到這種分化實力的策略，雖然便於統率，但却易生對立，雖夫婦亦所難免，你們天王門下和內宮一系，就是個最好證明了。」

「據我所知，他們夫婦失和，別有原因……」青鳳古怪的笑一笑，道：「你知道他們爲什麼叫天馬堂麼？這名號不但沒有霸氣，也缺少氣勢。」

「妳知道？」江楓笑道：「以妳的身份地位而言，知道的眞還不少？」

「別忘了我是天王的小情人，」青鳳苦澀一笑，接道：「他爲人雖然謹愼，但也難免酒後失言，我知道這麼多事情，都是他無意中說出來的。」

「好！那妳就說說，天馬堂的來歷吧。他們爲什麼不取一個有氣勢的名字？」

「天馬渡危……」青鳳說：「天馬總堂中人，有很多都是被武林中各大門派圍剿的惡魔兇煞，在危急中被人解救，乘天馬飛馳而去，渡過死亡的危難。」

「好計謀，」江楓道：「這些人以後就甘爲所困了。」

「不錯。所以，天馬總堂中集聚了三山五嶽的人物，五湖四海的兇煞。」青鳳道：「他們組合成你所謂神秘力量的初期主力。」

江楓長長吁一口氣，道：「果然是了不起的設計。」皺眉沉吟，良久不語。

青鳳看他滿臉凝重，似是正在集中全神，思索一件重大的問題。

這時刻，青鳳如若突然出手，十之八九有點中江楓穴道的可能。

念頭在青鳳心中掠過，暗中運氣，突然雙手並出，點中了江楓四處穴道。

江楓千思萬慮，也沒有想到青鳳竟是如此奸詐的一個女人，完全無法預防，竟被一下子點中了穴道。不禁一呆，道：「鳳姑娘，好高明的裝作，區區佩服極了。」

「我告訴你的全是實話……」青鳳嫣然一笑，道：「像你田兄這麼聰明的人物，不說實話，如何能取信於你。」

「那是說鳳姑娘早就有出手襲擊我的計劃了，」江楓道：「只是在等待這一個適當的時機？」

「不是，」青鳳說：「出手點穴道，只是一時起意，在小妹的感覺中，田兄任何方面的成就，都可能高過小妹很多，所以，我不能再冒險了，我已經兩度敗在田兄的手中，使我感覺到『迷魂大法』已不可恃，所以，只好逮到這個出手點你穴道的機會了。」

江楓笑道：「果然是一擊得手，現在，鳳姑娘準備如何處置在下呢？」

他內功精深，口中雖在說話，但仍能暗中運氣沖穴。

對這種自救的武功，江楓下過一番苦功，別人要一個時辰，他只要一刻工夫。

「你說呢，」青鳳笑意盈盈的回答着，人却開始行動，內勁透指而出，

又點了江楓六處大穴。

江楓暗暗歎息一聲，放棄了掙扎的念頭，這六處大穴受制，使江楓無法再提聚內力，全身受制，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現在，該小妹問問你了，」青鳳說：「先告訴我你眞實的姓名。」

江楓苦笑一下，閉目不語。

青鳳搖搖頭，笑道：「看來，你和一般人並無太大的不同。」

江楓霍然睜開雙目，道：「這話從何說起？」

「一般武林中人，被擒之後，也和田兄一樣，閉目等死，好像頗有一副英雄氣慨，」青鳳笑道：「我如咬咬牙殺了你……」

「敗軍之將，不足言勇，不論妳用什麼手段制服了我，但妳總是贏了，區區敗的不甘，但也只好認命，」江楓道：「殺剮任憑，但如要區區向姑娘求恕饒命，那就要妳失望了。」

「殺你嗎？不過是舉手之勞，」青鳳道：「就算我不忍下手，也可以要人代勞，可是，你胸中的抱負、理想，豈不要盡付流水，人啊！不管如何强壯、精悍，死了就變成一場空幻，你可相信你眞能化爲厲鬼，找我索命，所以，你應該改變一下……」

「改變？」

「是啊！至少，也該對我虛以委蛇，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青鳳輕輕在江楓的臉上親了一下，接道：「像我一樣，半眞半假的說出你的目的，用心，找機會施予反擊，也許你還可以反敗爲勝。」

江楓只聽得心頭泛起陣陣的寒意，忖道：「我自覺機警，心中也一直存在以毒攻毒的念頭，臨敵之時，竟是心存了婦人之仁。」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想問什麼呢？」

「先說你的眞實姓名吧。」

「好！我姓江，單名一個楓字。」

青鳳點點頭，道：「姓名不錯，再說，你來洛陽居的用心吧。」

「想查出妳們的來歷，在下剛才問妳的事，就是我來此地目的。」

青鳳笑道：「我相信你不是一個人的獨脚大盜吧？」青鳳突然撲向江楓，緊緊擁抱，一陣狂吻之後才低聲接道：「對不起，我應該說是獨行大俠才對。」

「妳不怕妳的主上發覺妳如此輕狂，會把你依規處置？」江楓道：「那時，鳳姑娘的際遇，只怕比我江某人還要不如了。」

「情不自禁啊！江楓，你難道一點也不清楚自己，是一個令女人發狂的男人……」青鳳把臉兒緊貼在江楓的臉上，接道：「看到你身受禁制，眞叫人心疼得很。」

她說的眞情流露，眞叫人難分眞假。

江楓道：「這麼說來，鳳姑娘還有點喜歡在下了？」

「何止是喜歡……」青鳳道：「簡直是愛得發狂，江楓，我知道你修習過異術，因爲不管如何英俊，多才的男人，也無法在很短的時間中，用一縷情絲如此緊繫在女人的心上，我相信愈接近你，陷入愈深，就像我現在一樣，已經快抑制不住自己了，所以，我要耍點花樣，請江兄多多原諒。」

江楓心頭一跳，道：「什麼花樣？」

青鳳想到就作，而且，動作奇快，探手由懷中取出一方白色的絹帕，起身取過一支筆，一盒硃砂，在白絹上畫了一個鬼臉，笑道：「小孩子的玩藝，不過，可能很有用。」把白絹蒙在江楓的臉上，笑道：「我把你那雙勾人魂魄的眼睛給遮起來，江兄，這樣也許我就可以克制自己了。」

江楓沒有動，那方絹帕，只是輕覆在臉上，只要吹口氣，就可以把它吹走。

但吹掉絹帕，還不知青鳳會耍出別的什麼花樣，江楓內心之中實在有點畏懼。

他心中明白，現在是無能反抗，任何激怒青鳳的動作，都是自取其辱。

但聞青鳳嬌媚的聲音傳入耳際，道：「江兄，小妹的畫藝不佳，這張臉實在是畫得太難看了，不過，小妹倒是輕鬆多了。」

江楓道：「鳳姑娘，最好的辦法，那就是把我殺了，永絕後患，如果鳳姑娘對我江某人眞有一點好感，就不要想盡辦法羞辱我。」

「言重了……」青鳳急急說道：「小妹的這一切，都是爲了自保。」

「好吧！君子絕交不出惡言，鳳姑娘準備如何處置江某人，也可以下手了」

「江兄，可是想聽聽小妹的想法，如是江兄不滿意，咱們可以商量修訂。」口氣婉轉，聲音甜美，有如深閨私語，極盡嬌柔，那裏像和敵人在談論生死大事。

江楓心中一動，忖道：「聽她的聲音之中滲入內力，又想施展『迷魂』術對付我了，我如裝作爲她迷魂大法所制，不知會是怎樣一個局面？只怕，我幾處要穴受制，無法運功自衛，會不會眞的淪入魔道，爲她所迷，成了青鳳裙下的不二之臣？」

此時此情，江楓第二希望是，怎樣把被擒的消息傳入七寶和尚耳中，這個酒肉不戒的大和尚，遊戲風塵，胸懷禪機，實叫人難測高深，江楓深信，只要有一點示警，大和尚就能全力探究，設法救援。

如果能把這消息傳給梅花，這個已爲自己異術征服，陷身情網的姑娘，又會有些什麼行動呢？江楓想到了很多傳出消息的方法，但無法在青鳳的閨房中施用……

（未完．九）

上文提要：

王小石和白愁飛已經成了「金風細雨樓」的強助，蘇夢枕領他倆參觀過此組織的總樞，並聽取了兩人的意見：王主張從基層調訓幹員，白則希望能從金風細雨樓的重心決策下手。蘇夢枕接受建議後即與兩人商議逼迫雷損接受談判的方法：先消滅雷損屬下三要將。蘇並計劃在談判後即迎娶雷損的女兒過門，完成其父十八年前的心願……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六分半堂

中埋伏誤墮網　施絕技欲奪命

「你的目標是雷恨。」

「雷恨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

「雷恨是一個憤怒的人，江湖上人人都說：誰要是激起了雷恨的怒火，等於引火自焚。」

「我便是要你去激怒雷恨。」

「因為這個人的武功似乎缺少了一樣東西。」楊無邪說到這裏，才停了一停。

「什麼東西？」王小石問。

「破綻，」楊無邪答：「每個人都有破綻，但雷恨似乎沒有。所以你只好往他最強的一點下手，只要能打垮他最自豪的絕技，其他的自然都變成了缺點。」

王小石問：「要是我被他的怒火吞噬了呢？」

「那也沒有辦法，」楊無邪道：「在一頭憤怒的獅子爪下，是沒有卵存這回事的。」

「我們怎樣才找得到雷恨？」

「不用找他，」楊無邪道：「他自己一定會來找你。昨天下午的事，他既不忿氣，也決不服氣，他總要殺一兩個敵人來洩洩氣。」

王小石道：「雷滾嫖妓，雷恨殺人，你都那麼肯定？」

「肯定。」楊無邪斬釘截鐵地道：「一是如我的判斷，二是因為六分半堂裏，早有着我們的人。」

「這計劃最重要也是最後的一步是，」楊無邪道：「你們一定要到白天的『三合樓』集合，而且決不可遲過午時。」

楊無邪說到這裏，慢慢的道：「我們這個行動，就叫做『掃雷行動』。」

＊　＊　＊

「掃雷行動」開始。

他們快要離開「金風細雨樓」的時候，師無愧卻攔住了他倆。

師無愧看來還是那麼英偉，如標槍般的屹立無畏。

師無愧已敷過了藥，換上了新長衫，精神看來比昨天還要好，可見御醫樹大夫真有妙手回春的辦法。

楊無邪和師無愧令人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兩個人。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人。

師無愧跟白愁飛道：「公子要見你。」他指了指青樓。

白愁飛點了點頭，望了王小石一眼。

「你等我」這三個字，白愁飛並沒有說出來，可是他的眼色裏已經說出來了，王小石也聽到了。

白愁飛逕自走入了青樓。

王小石看看曉色，看看泉水，看看花，然後注意力就完全落到一對蝴蝶的身上。

蝴蝶翩翩。

蝴蝶飛到東，他的眼睛就看到東；蝴蝶飛到西，他的一雙眼珠也骨碌的溜到西。

他越看越開心，越看越快樂，彷彿他的人也跟着蝴蝶，在花間翩翩起舞。

這時，忽有人在他肩上一拍。

王小石驀然一醒，這才發現白愁飛已到了他身邊。

白愁飛冷冷地道：「你知不知道，你剛才全神貫注在看蝴蝶，我可以殺死你幾次？」

「我不知道，」王小石笑道：「就算要死，又怎能不看蝴蝶？」

——這是那一門子的理論？

白愁飛一時也答不上來。

王小石露出貝齒，笑道：「何況，你才不會殺我。」

白愁飛只有道：「大哥請你也上去一趟。」

王小石爽快地道：「好。」他也走入青樓。

白愁飛負手望天。

他仰首望天的時候，高挺的鼻子、挺拔的眉骨，特別高聳，顯出他的傲岸和自負。

他一直看到旭日東昇，萬里晴空，王小石走出青樓來的時候，才長長的吁出一口長長的氣。

然後他們就上路。

誰也沒有問對方聽到些什麼，談過些什麼。

＊　＊　＊

「掃雷行動」。

白愁飛去「對付」雷滾。

王小石的「目標」是雷恨。

另外有一個不知名的人，去解決雷媚。

其餘的詳情，白愁飛和王小石均不知道。甚至白愁飛不知道王小石如何去除掉雷恨，王小石也不知道白愁飛怎樣去對付雷滾，他們只知道一件事：任務一完成，即返三合樓。

＊　＊　＊

當你遇上重大任務的時候，忽然參與一件足以沸動江湖、掀千尺浪的大事之際，心裏感受是怎樣？

王小石是興奮。

他覺得很好玩。

他的目標是雷恨，在江湖上，找雷恨的麻煩，等於是把自己的頭硬塞進獅子的嘴裏，還要用火捧戳牠的屁股一般。

可是王小石還是覺得很有趣。

有趣得整個人都振奮起來。

白愁飛卻並不。

他知道會有這樣的一天。

他早已期待有這樣的一日。

他已作好這一天來臨時的準備。

——正如很多懷才未遇的年輕人，枕戈待旦，秣馬厲兵，為的便是足以叱咤風雲驚天下的一擊。

至於這一擊是成是敗？成又如何？敗又如何？大多數人都沒有去細想。

因為除非真正全面出擊過，否則永遠也不會有答案；就算是全力出擊，也不一定會有答案。

世間有些問題，本來就沒有答案，或不需要答案，甚或是人人的答案都不一樣。

這次他們的「答案」是什麼？

＊　＊　＊

白愁飛在卯時初便到了「綺紅院」。沿着第六牆根直掠而上，迅速溜入院內，再分辨出方向，直撲北大房三樓的西字房。

這「綺紅院」做的是夜裏黑裏的生意，到了清晨，曉霧剛起，宿露未消，自然大部份人都高臥未起，起來的下人也只惺忪睡眼，那裏看得見比一溜煙還快的白愁飛。

白愁飛閃到了西字房，發覺裏面隱透一盞黃火，將熄未熄，顯然是昨夜雷滾根本就沒有滅燈，就幹那胡天胡帝的事。他用手輕輕一按，在糊紙上戳了一個月牙孔兒，張望進去，果見有兩對鞋兒，歪斜的撒在床衾前。紗帳半掩，一個赤精上身的大漢，發出如雷似的鼾聲，他身旁有一位髮似烏雲的女子，露出一小截白晰纖弱的柔肩，臉容卻看不清楚。床上床下，亂成一片，似有人在此大戰過的情況。

白愁飛當然明白這是什麼一種大戰。

白愁飛輕輕一托，就托開了那插嚴了的門筍子，門房略開，白愁飛已閃了進去，掩上了門，再閂好了門栓子。

然後再徐徐的站起來，深深吸了口氣。

他望着床上那瘦小柔弱的女子，心中陡昇起一股忿意。

他輕輕咳了一聲，一步踏近床前。

然後一把掀開被子，另一隻手就要把雷滾的脖子抓上來。

＊　＊　＊

金絲的被子一掀，竟現出了三具不同的身體，尤其那女子的胴體，完全赤裸，白得刺目，雷滾卻穿着牛犢子褲，而被裏還有一個人。

一個「小人」。

一個「小人」，一對狠毒的眼。

人極小，比侏儒還小上一些，但手上一把，可又毒又辣，就在白愁飛掀被的刹那，已連下七道殺着。

白愁飛是右臂掀被的。

七道殺着，全向白愁飛的右臂猛攻。

白愁飛來不及破招，只好及時縮手。

他一縮手，那七道殺着變成向他身上攻去。

白愁飛只好疾退。

他一退，就發現這房間已經沒有了。

＊　＊　＊

房間就是房間，怎會突然「沒有」了呢？

一個人立身之處，一定會有天，一定會有地。

就算是在屋子裏，屋頂外的仍是天，就算在水上，水底下的仍有地。

任何房間，都有屋頂和地板，不管是瓦頂、茅頂、竹頂，還是石地、泥地、磚地，都一定會有屋頂和地板。

可是，現在，房間的屋頂突然不見了。

其實不是不見，而是落下了一張大網，大網遮掩的整個屋頂。

而地板也不見了，同樣的，一張大網升起，白愁飛無論往上昇、往下沉，都躲不開這天羅地網。

如果要往後退，奪門而出，已經來不及了，更何況他看得出來門外有更厲害的埋伏。

無論他怎麼躲，只要這天地兩面大網一接合起來，他就有如網中的魚，再也逃不出去。

白愁飛這一刹那間只想到一件事：究竟這張網是六分半堂伏下的，還是金風細雨樓佈下的？

* * *

他不退、不閃、不躲、不掙扎。

他只進。

一掠身，就竄入紗帳內。

他的身形本來還是疾退的，但突然間就變成前掠，疾退與前掠之間身法的變化就似歌詞與歌譜之間配合得了無痕迹。

——最險之地往往最安全。

房間已全成了一張大網，可是床還是床。

他決定要搶入床上！

他才到床前，雷滾的水火雙流星已然迎面打到。

上擊臉門，挾風雷之聲，取下盤那一枝卻了無聲息，但白愁飛知道那才是可怕的一擊。

就在這時，被窩裏的侏儒，把那弱小女子一推，往白愁飛身上推了過來。

白愁飛雙手食、中二指一挾，已剪斷了雙流星的鍊子，但那女子已摔到了他身前！

白愁飛一皺眉，搶手扶住那女子。

那女子身無寸縷，正是我見猶憐，白愁飛這一觸手，心神一震，就在這刹間，那女子身子一震，不但盪出了令白愁飛心蕩神飛的乳浪，還射出了九點寒星。

女子身上赤裸，暗器從何而來？

髮上。

那女子一震之間，烏髮一甩，九點寒星在短距離飛取白愁飛九處要穴，正是「髮門飛星」的失傳已久絕門的手法！

白愁飛衣袖一捲，九點寒星已全捲入袖裏。

他左手中指彈出。

他下手再不容情。

這一指彈在那女子額上，那女子急空翻身，險險避過，細胸巧穿雲，落回床上，身法俐落，嬌笑道：「看你家姑娘的厲害！」正要一笑，忽然臉色一變，仰身倒在床上。

雷滾和那侏儒都是大吃一驚。

原來白愁飛那一指，雖戳不中這六分半堂五堂主雷嬌，但隔空指力，已鑽入她的眉心穴，雷嬌一個得意發話，不及聚氣定神，指力突然冲起，雷嬌只覺腦門一熱，竟支持不住，暈了過去。

然而白愁飛已在網裏。

魚在網裏的命運是什麼？

野獸在陷阱裏的命運是什麼？

白愁飛在網裏的命運是什麼？

* * *

白愁飛靜靜在網裏。

他沒有掙扎。

他的手一觸網繩，便知道就算有神兵利器、大力雷神，也難以切繩斷網。

——除非有人再開啓機關，否則自己決難逃脫。

他靜靜的看着他的敵人。

落網並不等於失敗。

就算敗了也不等於死。

白愁飛現在只苦思一件事：

——六分半堂的人是怎麼知道他會來偷襲雷滾的？

——如果這局面並非金風細雨樓的設計，只要自己能活回去，就必須要告訴蘇夢枕，六分半堂的實力決不可輕視！

白愁飛在網裏的眼神，就像一頭狠，一頭落入陷阱裏，自知已無希望但仍靜待撲擊將要捕殺牠的人。

這種眼神使一向膽大氣傲的雷滾，心裏也有點發毛。

——幸虧這頭狠已在網中。

——如果萬一有一天，跟牠同處於一張網中，或一個絕地裏，就實在是比死還可怕的事。

想到這裏，雷滾幾乎要機伶伶的打個冷顫。

* * *

那侏儒卻用力磨牙，發出尖銳而刺耳的聲音道：「我們總堂主算準你們一定會來騷擾六堂主，早在這兒設下天羅地網，恭候你入網，還有一個姓王的，怕死不敢來罷？」

白愁飛沒有相應，心中暗忖：聽來，王小石那兒似乎較安全一些。

雷滾向那侏儒道：「拓跋雲，你剛昇為十二堂主後補，就有這般出色的表現，可喜可賀！」

那「侏儒」居然有這麼一個豪壯的名字，就叫做拓跋雲，只聽雷滾這麼一說，拓跋雲慌忙道：「全仗雷六爺栽培。」

這句話對雷滾而言，顯然十分中聽，所以他哈哈一笑，道：「有本領的人自然都會冒起來，談不上栽培。」他指了指網中的白愁飛：「你說這人該拿

來煮呢？烹呢？還是煎、炒、煮的好？」

拓跋雲阿諛地笑道：「反正他已落到六堂主手裏，你高興把他怎麼辦就怎麼辦！」

雷滾倒有點心悸。人在網中，總不比死了的人更感到安全。當下便道：「總堂主和大堂主幾時才會過來？」

拓跋雲道：「聽說蘇夢枕今天會帶座下四大神煞全面撲襲我總堂，他們都要坐鎮總堂，予以迎頭痛擊！」

雷滾仰天大笑道：「好！好！看姓蘇的王八蛋要橫行到幾時？」他向拓跋雲吩咐道：「叫外面埋伏的堂主撤哨子，把這厮用亂箭射殺！」

拓跋雲即道：「是。」走到門口，只聽幾句說話的聲音；接着便是數十對脚步迅速移走的聲音。

看來六分半堂在這兒佈下的，少說也有五、六十人，其中至少還包括了四名堂主，顯然是志在必得。

雷滾仰面盯了白愁飛幾眼，洋洋得意地道：「看你飛得上天，大爺今兒可要好好的整治你！」

白愁飛依然沒有作聲。

這時，兩人走了進來。

只聽拓跋雲道：「已吩咐下去，只留二十名神箭手，在這裏侯着射他，射倒爲止。」

另外一個聲音道：「可以開始了沒有？」

雷滾道：「可以了，我正想看射猴子。」

只聽那人喝了一聲，二十名弓箭手跑了進來，有的站着，有的半蹲，彎弓搭箭，全對準白愁飛。

拓跋雲笑嘻嘻的道：「你死前還有什麼遺言？」

白愁飛道：「有。」

拓跋雲道：「有就快說，不然這種一箭三矢一發，你想說都來不及了。」

白愁飛長吸一口氣，道：「你去死吧。」

他這句話一說完，拓跋雲就死了。

被二十根箭、六十支矢活生生射死。

* * *

拓拔雲身裁矮瘦，此刻突然「膨脹」了起來。

當一個人沾沾自喜，自鳴得意之時，也會自我「膨脹」起來，不過，那只是幻覺，只在心理上發生，並不在實際上出現。

拓拔雲的突然「膨脹」，是因爲他連中六十矢。

一個人中了那麼多支箭，任誰都會「膨脹」起來。

所以拓拔雲連倒都倒不下去，因爲箭桿抵住了地面，反而把他的屍首「撐」住了。

雷滾的眼睛立時發直。

同一刹間，本已收緊的「天羅地網」驟然張開，白愁飛向他飛撲了過來。搶身「玉蟒翻身」，猱身「黑虎捲尾」，掠身「黃龍轉身」，彈身「魚躍龍門」，四下身法，齊施並用，雙掌「倒轉陰陽」，雙腿「龍門三擊浪」，實行一面搶攻，一面搶道，邊打邊逃，逃了再說。

他這一招連環飛腿施展「龍門三擊浪」，看似强攻，實是飛退，只要敵人一旦搶進，這三踢就變成極爲凌厲的殺着，雷滾就憑這一招三式，有連殺五人傷四人共九名高手的紀錄。

何況他現在不求傷敵，只圖自保。

只要逃過對方的截擊，他就可以退到床上，只要退到床上，他就可以立時發動機關，讓他跌入秘道，及時逃出生天。

他踢出左脚，眼看要踢中白愁飛的前一刹那，已軟了下來。

白愁飛中指一戳，已點中了他腿上的穴道，那一條腿，彷佛馬上跟他完全脫離關係。

可是雷滾還有右腿。

他右腿只差半寸，就要踢出白愁飛的胸膛，但白愁飛的中指，不偏不倚，不遲不早，也點中了他腿上的穴道，雷滾的右脚，立即也等於廢了。

兩條腿都不管用了，雷滾自然也踢不出第三脚來。

白愁飛可有第三指。

第三指就戳在他的「中腕穴」上。

雷滾立即軟了，就像他雙脚一般，完全癱瘓了。

然後他才聽到白愁飛向剛剛新昇任的九堂主趙鐵冷道：「薛西神，謝謝你。」

* * *

雷滾本來已經癱瘓，可是乍聽到「薛西神」三個字，就完全崩潰了。

癱瘓，只是身體上的脆弱；崩潰，卻是心理上的放棄。

他已豁了出去，咬牙切齒地道：「趙鐵冷，你這個卑鄙小人！」

薛西神沈重地道：「不錯，趙鐵冷是個卑鄙小人！」

雷滾知道「趙鐵冷」已暴露身份，自度必死，恨聲道：「你背叛『六分半堂』，出賣雷總堂主，你不是人！」

薛西神道：「趙鐵冷的確不是人！他叛六分半堂，有負雷損栽培，可是，我不是趙鐵冷，我是薛西神。」他昂然道：「薛西神是蘇公子的人，當然要忠於金風細雨樓。」

雷滾已完全絕望，只好道：「難怪你會通知我，應要小心提防，這兩天金風細雨樓的人會來殺我，原來要我入了你的彀，栽在這裏。」

薛西神道：「要不是這樣，我又怎能得到你信任，負責在這兒佈防？如果你不是已小心防範，雷損怎會放心讓你來這裏荒唐？」

電滾忿然道：「好，很好，好一個蘇夢枕，單憑他一個薛西神，就讓我上了大當！」

白愁飛忽道：「也讓我上了當。」

薛西神通：「哦？」

白愁飛道：「眞正執行任務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只是負責來自投羅網，你才是這任務的主角。」

薛西神冷冷沈沈地道：「有兩件事你要明白。」

白愁飛道：「你說。」

「第一，要是沒有你，我就不會得手，所以，我們這個任務，沒有主角配角之分；」薛西神語重深長的道：「其次，如果蘇公子讓一個才結識一天的人，就可以完全取代相處多年的老部屬，而且由他獨力執行，你還會不會當他是一個可以相隨千年不覺遠、相伴十年不覺長的人呢？」

白愁飛的表情好像是今天才第一次看見薛西神一樣：在他印象裏，薛西神是一個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可是，他現在終於發現，薛西神在某方面是一個極堅持原則，矢志不移的人。

他的「原則」就是忠於蘇夢枕。

白愁飛道：「有的。」說着點了點頭。

薛西神奇道：「甚麼有的？」

白愁飛倦倦的一笑道：「原來忠、義二字，在江湖上，還是存在的。」

薛西神笑得有些無奈：「我們堅信它有，它就有，如果認定它沒有，至少，心裏會更不好過。」

白愁飛向癱在地上的雷滾瞄了一眼，「就不知道他有沒有？」

雷滾怒道：「大丈夫寧死不受辱，你殺了我罷！」

薛西神非常認眞的問：「你想死？」

雷滾楞了一楞，他不知道他居然還有機會選擇。

薛西神似是惋惜的道：「他眞的想死，那我也沒有辦法了。」

白愁飛嘆道：「眞可惜，一個人活下來該多好，才二十來歲，如果不死，起碼還有四十年的光景，可以享受……」

薛西神搖頭道：「唉，單止他的妻妾，至少可以讓三十個男人享盡艷福，他的財富，可使六十個人享盡榮華，他自己卻空擲一身本領，躺在冷冷的黃土中。」

白愁飛無奈地道：「那也沒法子了。人求速死，誰能讓他活下去？」

雷滾終於忍不住了。

他的汗如豆大，不住的淌落下來。

他不知道自己竟然可以不死，他一旦發現自己還有活命的機會的時候，剛才的勇色豪情，一下子都被抽空了，他現在反而沒有感覺到癱瘓，不覺得崩潰，而是恐懼。

怕死。

怕是奇妙的感覺，一旦開始感到害怕，就會越來越害怕了。

他咬着下唇，已咬出血來，但上排牙齒隔着唇肉，依然跟下排牙齒嗑出聲音來。

薛西神不急地道：「看來，只好下手了。」

白愁飛辭讓道：「還是由你來動手好了。」

薛西神愼重地道：「我只好讓他死得痛快一點，不那麼痛苦一些……」

雷滾終於忍不住。

他叫了起來：「等一等！」

兩人停了手，微笑望着他。

雷滾遇到他這一生裏最大的決定，牙齦打着顫，終於下定決心，大聲問：「如果我要活下去，有甚麼代價？」

「每個人活下去，都要付出代價，」薛西神鐵一般地道：「有的人付出較爲慘重，有的人卻輕鬆得很。不過，無論我們要你付出甚麼代價，我們都有辦法不讓你反悔，你信不信？」

雷滾的汗滴當眞是滾滾而下，「我信！」

白愁飛忽道：「這二十個人，不會有問題？」

「他們都是我的親信，」薛西神道：「正如我是薛公子的親信一樣。一個人連他的親信都不信任，那等於是不信任他自己。」

他反過來問白愁飛：「雷嬌是不是肯定暈過去了。」

白愁飛充滿自信的道：「在兩個時辰之內，你就算在她耳邊敲鑼打鼓，她也絕不會聽到。」他傲然道：「當年雷捲用的是『失神指』，而我施的是『驚神指』，『驚神指』的威力，絕對要在『失神指』之上，這點你萬萬不可忘記。」

「我當然不會忘記，」他說話也如金鐵交鳴，「我是薛西神，同時也不希望你的『驚神指』，有一天會用來對付我們『四大神煞』。」

「但願不會，」白愁飛眉一剔，一笑道：「因爲對付你們『四大神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他頓了頓，語音也似刀鋒：「不過，也是件最具挑戰的事。」

* * *

有很多人，天生下來就喜歡冒險，他們更喜歡刺激，騎最快的馬，下最大的賭注，到最熱的地方，吃最辣的菜，殺最難殺的人。

這些事對他們而言，無疑充滿了挑戰性。

他們喜歡面對挑戰。

因爲他們喜歡向自己挑戰。

王小石不是。

他不是去挑戰。

他想去玩。

* * *

雷恨是一個憤怒的人，他聽說過，所以想去激怒他，看他究竟有多怒憤？

雷恨是一個惹不得的人，他知道了，所以想去招惹他，看他到底有多

難惹？

雷恨是一個武功「沒有破綻」的人，他明白了，所以想去跟他動手，看一個武功上沒有破綻的人究竟是怎麼回事？

除了利益與必須之外，有些人做事，只是爲了寂寞。一個人寂寞，就會做一些使他自己比較能夠不寂寞的事，所以一個人不管做甚麼事，只要是因爲「寂寞」，就是可以成立的理由。

因爲寂寞有時候比死還可怕。

有些人做事，卻是因爲不平。不平是一種志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可能過得很熱鬧，對他一無所利，而且絕對不必要去挺身而出，可是只要因爲「不平」，他就有理由去做一些打抱不平的事。

因爲不平有時候比求生的意志還强烈。

不過王小石不是爲了寂寞，也不是爲了不平，他除了爲了蘇夢枕去「找」雷恨外，他還爲了好玩。

好玩是人類的天性，當一個人不好玩的時候，生命力也開始衰退，所以兒童最好玩，而老人家渴望求得生命力，也有不少「返老還童」，好玩起來。

不過這種好玩，只是夕陽無限好的迴光。

* * *

雷恨是個一點都不好玩的人。

王小石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發洩着他的恨意。

他發洩恨意的方法，是撞牆。

他當然不是用身子去撞牆，他既不是牛，也不是大象，他是雷恨，所以他用左掌右拳，邊擊在牆上，以牆上反擊掌風拳勁之力，來互盪迴激，形成一股越來越大的勁氣，而他人就在勁氣之中，四棟圍牆之內。

他的人在四面圍牆的中央，身子絕不觸及圍牆。

他的掌風拳勁，互相撞擊、激盪、抵消，但決不擊倒圍牆，但卻從四面八方，擊向他自己。

每當有拳勁襲來，他便以掌風相抵；每有掌風劈至，他便以拳勁反挫，如是者，在三丈寬長的空地裏，佈滿了無可宣洩裂濤驚雷似的勁氣。

雷恨就藉此練功。

他絕不肯浪費他的「恨」意。

他在四面圍牆之內，借恨意練功。

他名氣大、地位高、武功好，誰敢惹他？但他還是勤加練功，從來不放過任何可以練功的機會。

——一個人成功，只有三個條件：一是他有才份，包括聰明；一是他勤力，肯下苦功；一是因爲他幸運，能有機會。

——但一個人能有卓越的成就，有必定三者俱有才成。

雷恨有天份，肯下苦功，而他又是雷家的親信，所以他的「五雷轟頂」，是雷門子弟中練得最高的一個。

可惜還是不如雷動天的「五雷天心」。

所以他矢志要在武功上趕過雷動天。

他可不敢跟總堂主雷損爭强鬥勝，但與老二雷動天爭鋒，他還是有這個野心的。

——要逾越强者，就得痛下苦功，這是最直接而又最有效的辦法。

雷恨一邊在四面高牆中練「震山雷」心法，一面懷恨着昨天的事。

一想到昨天眼見蘇夢枕而不能出手，他就恨得牙癢癢的。

他心頭一發狠，就忍不住要殺人。

他今晨已殺了三個人。

這三個人，一個是「迷天七聖」的叛將，一個是出賣「六分半堂」的弟子，一個是洛陽城「妙手堂」派過來的奸細。

今天早上，在他第一次心頭痛恨之際，便把「妙手堂」的奸細抓來，置於四面圍牆的中心，他一發拳擊，勁氣迴盪，他不斷發拳吐勁，活生生把那人震得五臟離位，吐血身亡。

在他心中第二次恨意初起時，他把「迷天七聖」的叛徒抓來，同樣置於場中，拳勁吐捲之時，那人竟被勁風狂飆的撕裂，膚裂肌斷，他對他功力的進步，感到滿意。

到了第三次大怒之時，就叫人把六分半堂的叛逆抓來，吐勁發力，掌力迴盪，拳風激捲，那人竟被無形勁氣撕裂了嘴唇，直裂到兩鬢去，連眼珠子也突飛了出來，鮮血迸射，慘不忍覩。

雷恨更覺得滿意。

他還想試一次，他一天總要恨個五、六次才平息。

還有一個受押待死的人，正是，「金風細雨樓」的敵人。

對付敵人最好的辦法是：給他消恨。

所以他先把餘勁抵消，再拍了拍手掌。

「敵人」馬上就會被推進來，給他作爲「試驗」，他決定要這個「敵人」死得比前三名更過癮些。

雷恨這個人一點都不好玩。

他喜歡過癮。

拿別人的性命來過他自己的癮。

* * *

給他「過癮」的人走了進來。

雷恨全身立即又被恨意所充滿。

來的人顯然不是他本來叫人預備好的「敵人」，因爲他是自己走進來的，而且，這個人他曾見過，就在昨天三合樓前，這人曾與蘇夢枕一道出現。

——這是個眞正的「敵人」。

——從來到這裏給他「過癮」的敵人，都是被「推」甚至「拖」進來的，因

為那些「人」全都被嚇得「不成人形」。

雷恨一見這個人臉上笑嘻嘻的，立時恨得牙癢癢，不過，他並沒有衝動到立即出手，恨和衝動畢竟是不一樣的，恨往往能把意志和力量集中，衝動卻常只是意志和力量的浪費。

故此，他雖然是恨極了，但還是很沈着的問：「你是來送死的？」

「對，」王小石笑得很愉快，「我是來送你死的，你的手下都不肯把我推進來，我只好把他們推倒，再自己走了進來。」

這人能夠潛入自己練功的地方，把自己幾名得意弟子制住，而自己仍全無所覺，此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雷恨心裏想着，外表卻不動聲色：「你來殺我？」

王小石道：「是。」

雷恨道：「我們有仇？」

王小石道：「沒有。」

雷恨道：「有怨？」

「沒有，」王小石很快地答道：「但卻有恨。」

雷恨奇道：「恨？」

「因為你叫做雷恨，而我一向喜歡看人恨，更喜歡看你恨人的樣子，」王小石笑瞇瞇的道：「你知道嗎？你恨起來的樣子，就好像一頭豬穿了紅褲子，卻把豬頭當成了豬屁股……」

雷恨怒吼。

他已不能再忍。

他的恨意已全被擊殺。

在這一刻間，他決意要眼前的這個人，徹底的消失，連一塊肉、一根骨頭都不許剩！

他一出手，就發出了「震山雷」！

* * *

雷恨右拳飛擊，左掌推出！

王小石急退，一面策思以左手化解他的右拳，右手招架他的左掌。

可是四臂未接，王小石已驚覺到，震山雷並非自雷恨的右拳左掌襲來，而是自雙手之間蘊釀，驟然如排山倒海，萬濤裂壑地湧捲了過來！

王小石陡地一展腰，伸手往後一抓，竟自身後的牆上，挖了一方磚石，往雷恨和他身前一格。

「轟」地一聲，磚石粉碎。

碎得似粉末一般。

雷恨的「震山雷」威力之鉅，已到了跟炸藥的威力一樣！

不過，這威力已被引發。

這巨大的威力，卻只把一塊磚頭炸得四分五裂。

雷恨更恨。

王小石不退反進，似要趁他之虛而入。

雷恨大喝一聲，一拳一掌，又攻了出去。

拳起雷生，掌出雷行。

王小石突然不閃不避，左袖子一兜一罩，竟套住他的雷勁，袖子登時脹得像大鼓一般，但他的右袖子也立時橫甩了出去！

就甩在東面牆上！

「轟」地一聲，牆崩磚潰。

王小石雙袖都萎了下去，但他的人卻安然無損。

他已把電恨的「震山雷」，轉注入那揀石牆裏，這種功力已接近傳說中已失傳江湖多年的「移花接木神功」！

雷恨的雷勁為王小石所破，另一雷勁又為王小石所轉注，他恨得七孔生煙，眼睛紅得似要噴血一般，第三雷勁又告發出！

這一雷的聲勢，要比前二雷勁更可怕，甚至比前面二雷勁合起來的聲威，還要可怕一些。

無疑雷恨已恨極。

他已全力出手。

王小石見機不妙，似想飛投，但雷勁已擊中他的胸膛。

王小石整個人被震飛出去，背撞在西面牆上，然後他像一條魚般的滑下地面來，身姿美妙得像一隻翩躚的白蝶，而且依然臉露笑容。

他身後的牆已經轟然倒塌。

雷恨的額上已冒出了汗珠。

他連施三雷勁，已感吃力。

看來，王小石的確要比他想像中要難應付，而且還難應付得很多很多。

不過雷恨平生遇上越難對付的人物，越發激起他的鬥志。

他立刻發出他的成名絕技：「五雷轟頂」。

* * *

雷恨發出了這一記「五雷轟頂」，連他自己都忍不住要讚羨自己的這一招，使得完美無瑕，神定氣足，在連發三記「震山雷」，功力大為耗損後，這一記「五雷轟頂」的威力，不但沒有絲毫減損，而且殺傷力更強大七倍，不多不少，正好七倍！

「五雷轟頂」不比「震山雷」，「震山雷」隔空遙劈，對方尚還可以借物傳雷，導引雷勁外洩，但「五雷轟頂」直劈門頂，對方一經中殛，除四分五裂、骨碎肌焦外，沒有任何活路。

就在他一擊遞出之時，王小石突然掠起、搶到、猱進、閃身、探手、急取。

雷恨知道對方許是瀕死掙扎，略一側身，「五雷轟頂」已轟了下去。

王小石右手手背貼着頭髮，掌心朝天，五指迸合，左手已抓到雷恨一角衣襟，「嘶」地撕了下來。

雷恨才不管那一角衣襟。

他只要把王小石震死。

他的「五雷轟頂」已發了出去。

發得完美無缺。

* * *

雷就殛在王小石頭上。

王小石頭上有手。

雷就迸發在手心裏。

「波」的一聲，王小石左手的一角布帛碎裂，成千萬條絲綿，飄震散飛。

王小石仍然站着。

他沒有事，只不過臉上變了一變，然後立即又回復了正常。

雷恨的得意絕技「五雷轟頂」，難道就只震碎了來自他衫尾的一角布帛？

雷恨的臉色變了，變得不是恨，而是驚。

驚和恨是不一樣的，恨是仇，驚是恨，在江湖上走動過的人，幾曾聽過雷恨「怕」過什麼人來，「怕」過什麼事情來。

可是雷恨的確是在「驚」，驚惶的驚。

* * *

王小石看着指間突然消失的布帛，忍不住脫口讚道：「好厲害，連布帛這種全不着力的東西，也能震碎，確見高明！」

他在稱讚雷恨。

可是在雷恨耳中聽來，比摑他耳光還難受百倍！

這簡直比被諷刺還要難堪！

聽王小石的語氣，好像他並不是在跟雷恨決一死戰，而只不過是試探一下雷恨的成名絕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究竟高到什麼程度？然後他知道了，見識過了，居然還發出了讚美，就好像是一位老師對他們生的作文好壞作出評價一般。

王小石笑嘻嘻的看着他的臉色，笑嘻嘻的問：「怎麼？還有沒有威力更强大的招式？」

「有。」

這句話不是雷恨說的。

這句話一說完，同時發生了兩種變化。

一是雷恨的臉色與眼神。

他的臉色不但回復了正常，而且簡直神氣極了，他看王小石的眼神，就像是看一個死人一般。

二是北面那棟牆突然倒塌。

倒塌之後，出現了三個人。

* * *

這三個人中，王小石倒有兩人是見過的，一個就是在陰雨廢墟裏朝過相的頭豆子婆婆，一個便是在破板門攻守時交過手的魯三箭！

但說話的並不是他們兩人。

王小石的注意力也不在他們身上。

而是第三人的身上。

有這第三人在，彷彿就輪不到豆子婆婆和三箭將軍說話。

第三個人是一個枯乾、瘦小，全身沒有一塊纍肉的青年。

看他瘦成這個樣子，彷彿風都能把他吹起，但仔細看去，他每一塊肉都像是鐵研鋼鑄的，每一條肌都緊緊貼在骨骼上，只要一加發動，就會產生至可怕和最驚人的力量。

王小石見了他之後，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就是『六分半堂』的二堂主雷動天。」

然後頓了頓，又無精打采地道：「但願我猜錯。」他當然希望猜錯，因為雷動天來了，加上雷恨和三箭將軍及豆子婆婆，四人合擊，就算蘇夢枕親至，也未必能應付得來。

那瘦得清癯的青年眼裏已露出一種悲憫之色，望着他悲天憫人的道：「我真希望你猜錯。」

然後他也頓了頓，說：「可惜你並沒有猜錯。」他們四人已形成包圍，而且包圍已漸漸收攏。

看來他們已在這兒等了很久。

他們就像是一張網，正等魚兒入網。

王小石就是他們眼中的「魚」。

這張網彷彿連雷恨也事先未知，所以他乍然發現這張網，也驚了一陣，喜了一陣，然後因為多年的默契之故，他也立即加進了行動，成為四面的網中之一面。

他守的是南面。

南面仍有一棟牆，這是最易守之地，誰要飛過這棟牆，他都可以把他殺死十一次。

王小石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後看看，居然跟雷動天說了一句對雷動天而言，是驚人的話：「你是個很好玩的人。你比他好玩。」他指了指雷恨，「可惜我沒有時間跟你玩，而他也沒有時間再玩下去。」

雷動天一愣。

他看來只有三十歲不到，其實，已經五十二歲了。

他一直都保養得很好，生活也很節制，武功也從沒有放下，隨着他的地位日益增高，聲望日隆，他的武功只有練得更勤，而他的人似乎到了三十歲之後，便不會再老。

但像他這麼一個瘦子，在武林中的份量，只怕要比十個門派的掌門人加起來都還要重上一些。

所以像今天王小石對他說的這種話，他可以說是很少聽到過，很久沒有聽到過了。

王小石似乎沒有把他當作是勁敵。

而是當作玩伴。

——普天之下，有誰敢把雷動天當作是「玩伴」的？

* * *

王小石一說完那句話，他已出手。

他向雷動天出手，他的手已按在劍柄上。

雷恨急退，他知道二哥會攔住王小石的。

三箭將軍一箭射向王小石背後。

豆子婆婆的破衣已向王小石兜頭罩去。

三箭將軍的箭，明明是射向王小石的後心，半空突然一折，釘向王小石的後腦，而且，箭尖上突然彈出了兩片尖鏃，變成了一箭三鏃，疾取王小石腦後！

（未完・九）

上文提要：余顧南在女眞逗留半年的限期已到，朝廷派蕭里里擬押他回去，吳乞買代他向蕭里里求情，要求延期一年，正當商議之際，盈哥着衆人出帳，宣佈遼將蕭海里叛變，並要求女眞與他聯手反遼，盈哥認爲時機未熟，於是藉替朝廷征討蕭海里爲借口，大量募兵以壯軍力，結果替朝廷平蕭海里的阿典部，女眞舉族歡騰……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烽火孤雛

立大功提早回京　拒下跪慘被囚禁

余顧南返回自己的營帳，先練了一陣內功，正想睡覺，忽然外面傳來盈哥的聲音：「小余，你睡着了麼？」

余顧南一愕，連忙跳了起來，道：「太師找我？」盈哥已走了進來，余顧南連忙點了火，道：「太師請坐。」

盈哥含笑坐下，忽然問道：「小余，你覺得女眞人待你如何？」

余顧南到底年輕，不假思索地道：「女眞人比契丹人好多了，太師和二哥他們待我都很好，小侄很感激！」言畢方發覺盈哥第一次到自己的營帳，又囁嚅地問道：「太師今晚來……不知有何指教？」這時候，他的女眞話已說得很好了，雙方溝通基本上沒問題。

盈哥沉吟了一下，道：「有一件事，我怕你沒有冒險的精神，所以還未能決定是否該告訴你！」

余顧南急道：「太師有什麼事請快說！」

「與你的前途有關係的。」盈哥道：「我明天去中京見聖上，我想帶你一齊去，因爲我估計咱們殺了蕭海里，也許皇上心情較好，替你求情，料無問題！我和阿骨打他們都希望你早日返回中土！」

余顧南雖感到意外，但這的確是個好機會，是以高興地道：「小侄遵命！」

盈哥笑道：「且莫高興，假如皇上不肯恕罪，那你可就……」

余顧南截口道：「太師放心，小侄有冒險的精神！」

盈哥伸手在他肩上輕輕拍了兩下，以讚許的目光望着他。「小余，我再告訴你一個秘密，不過你絕對不准對人洩露！經過這一戰，咱們已有信心與契丹比一日之短長，只是現在還未到時候！將來滅大遼的人必是阿骨打！」

余顧南道：「用不了等許久……」

盈哥笑道：「現在才是開始，目前力量尚不足……小余，咱們女眞的敵人只是契丹，不是漢人！漢人是咱們的朋友，將來咱們舉事時，大宋若能配合，東西夾攻，契丹必亡！屆時咱們都不用再受契丹人的氣！」

余顧南只覺體內熱血沸騰，道：「不錯，咱們一定要消滅契丹！太師，小侄返回中土，必想辦法將你這番話，轉告敝國皇上！」

盈哥笑道：「不急！待咱們統一了女眞再說吧，現在向大宋皇帝提出，反要吃他恥笑！」

余顧南恨不得這個日子早日到臨，又道：「太師可有什麼事要我辦的麼？」

盈哥道：「你先留個地址給我，有需要時，我會派人去聯絡你！」余顧南沒有固定居所，也沒有家，想了很久才將袁伯高的地址告訴他，心想袁伯高既是師父的朋友，又替獵鷹會辦事，一定也會支持女眞滅遼的計劃。

盈哥記得十分仔細，還背了幾遍才道：「那麼你準備一下，明早咱們便起程吧！」

余顧南送盈哥出營，猶覺如在夢中，他拚命想辦法延長留在女眞的期限，誰知現在却要提早回去，世事當眞難以預料！余顧南望望營內一切，忽然覺得有點依依不捨！他不是捨不得營內的東西，而是捨不得那些有兄弟般感情的女眞人！

余顧南忽然衝出營去，本想找吳乞買，可是到了那裡，見裡面黑忽忽的，心想吳乞買經過大戰必定很累，如今必在睡夢中了，是以又改變了主意。他垂頭喪氣地回營，又呆坐了好一陣才定下神來，記起盈哥的話，連忙將需要的東西收拾起來，一夜坐到天亮。

第二天，女眞族人一早便出營，準備歡送盈哥。盈哥喜氣洋洋，穿上最好的衣服，帶着幾位親兵不斷跟族人打招呼。蕭里里更是高興，因爲他回去也可以領功。盈哥見到余顧南便喚道：「小余，快過來，吃了東西咱們便上路了！」

余顧南拿着包袱走過去，這時候阿骨打、吳乞買他們才出營，余顧南衝前，緊緊握住他倆的手，道：「二哥、四哥，咱們後會有期，祝女眞早日强盛，消滅契丹！」

吳乞買看了一眼站在遠處的蕭里里，忙道：「賢弟，說話可得小心，否則咱們可有滅族之厄！」

余顧南赫然一驚，阿骨打拍了拍他的肩膊，道：「賢弟，祝你幸運，早日返回中土！」三人並沒有多說話，但余顧南却覺得此時無聲勝有聲，他永遠不會忘記女眞完顏族對他的恩惠，更忘不了兄弟般的感情。斡帶、吳刺東等人也紛紛上前祝賀他。

余顧南無意中抬頭一望，只見雅可站在遠處望着自己，目光充滿了渴望和幽怨，余顧南心頭一顫，連忙垂下頭去。

余顧南本想走過去跟雅可道別的，可是不知爲何，却提不起勇氣，暗爲自己開解：「若她是男人，我自然要向她道別，可惜她……」

「小余！」盈哥向他招手，余顧南只好走過去。他塞了一碗酒給他，又向他打了個眼色。余顧南會意，舉酒向女眞人答謝年多來的照顧，言畢一口將酒喝乾，招來不少掌聲，盈哥又將半條獐腿塞到他手裡，道：「路上辛苦，趁現在多吃一點！」

余顧南心頭暖乎乎的，竟吃不下去。他再抬頭望去，已不見了雅可，不知爲何心裡隱隱覺得自己好像虧欠了她什麼。

鑼鼓響起了，盈哥等人紛紛上馬，余顧南上了馬，在人羣的簇擁下前進。走了一程，盈哥勒馬回身向族人揮手，道：「你們回去吧！」余顧南也回頭揮手，無意中又見雅可悄悄地站在遠處，雙頰掛着淚水，向自己揮手。余顧南心頭似被什麼東西塞住，怔怔地向她揮手。當去中京的人要走時，余顧南才發現雅可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去中京的人一共八個，除了蕭里里和他的兩個隨從之外，其他的則是盈哥的親兵。一路上十分平安，但余顧南心頭忐忑，生恐到中京後又受到阻攔。

不一日，已到了中京，雖然是在關外，但到底是遼國京師，比其他地方繁盛得多，女眞更沒法與之比較。入得城來，已是中午時分，街道兩旁飯肆都已坐滿了人，這裡漢人居然不少，開商店的還多數是漢人呢！余顧南暗暗稱奇。盈哥頭一遭到中京，更加覺得驚奇了。忖道：「中京眞是個好地方，比咱們那裡强多了，有朝一日，咱們都搬來這裡才不枉此生！」心中滅遼之念更堅。

到了賓館，蕭里里先安頓他們，道：「太師，皇上已退朝，朝見之事，要待明天，如今本使先去覆命，諸位先在此吃午飯吧，下午再來相陪！」

盈哥立即將一隻盒子捧上，道：「這是蕭海里的首級，請特使交與耶律大人過目！」

遼之官制，分爲南北面，北樞密院掌管兵機、武銓、羣牧，如宋之兵部，南樞密院掌部族、文銓、丁賦，職如宋之吏部，然權力高過宋之兵部，吏部尚書。北樞密院使爲蕭奉先，南樞密院使則爲耶律儼。那耶律儼爲漢人，本姓李，因其父李仲禧有功於遼，被賜封耶律，故盈哥稱他耶律大人。

當下蕭里里道：「太師放心，本使見了耶律大人之後，還會去見蕭大人，是次太師立下大功，明天賞賜必多！」

當下衆人回房，未幾即有賓館管事來請：「太師，酒菜已備好，請到廳裡用膳！」

到底遼立國已久，一切已上軌道，雖在匆促間，準備的酒菜仍然十分精美，盈哥雖大快朵頤，但面上不露一絲饞色。余顧南則因遼菜已受漢菜影響，甚至奉國賓的菜式，大都是漢菜，他久未嘗之，如今還有不吃個痛快之理？

飯後，管事又着人送熱水讓國賓燙脚，特別對盈哥的態度大爲尊敬，原來完顏部殺了蕭海里、破了叛軍之消息，大前天已傳到中京，契丹人與女眞人一樣，崇武尊重英雄。

盈哥臉上不斷露出笑容，內心却不將此當作一回事。「你們若果累的，便上炕歇歇吧！」

誰知過了不久，忽報耶律岸求見，彼此在廳內坐下，寒暄之後，耶律岸便道：「耶律某上次朝見天子時，將太師的話轉述，受天子責怪一頓，但在下全力擔保太師能將蕭海里的首級送上來，否則甘願與太師一齊受罰！」

前天聽說太師旗開得勝，在下才放下心頭大石！」

盈哥道：「累將軍受驚，盈哥心中難安，幸不辱命，否則豈不累了將軍陪我一起受罰！」

耶律岸哈哈大笑，道：「話雖如此，但在下却深信太師有滅蕭海里之能，否則怎敢承擔？明日早朝，當再爲太師在殿上美言幾句！」

盈哥急道：「如此盈哥先謝了！如今女眞不穩，盈哥也想再爲朝廷效勞。」

耶律岸沉吟道：「太師之意在下知道……嗯……」

盈哥見他說話吞吞吐吐，忙道：「此處只有你我兩人，將軍何須顧忌？況且咱們一見如故，彼此榮辱與共，將軍坦言不妨！」

耶律岸這才乾咳一聲，道：「適才聽太師之言，似欲擴軍？這件事須得兩位樞密使同意！不過還要有個充足的理由！」

「將軍眞乃盈哥之知己也。這次完顏部能消滅叛軍，其實佔了以逸待勞之便宜，並非盈哥有過人之能！倘若他日邊遠之女眞再有叛亂，區區一千兵卒，恐力有不逮，此即是理由，亦爲朝廷計矣！」

耶律岸點頭道：「此理由頗足，要滅宋，便首先要安內，尤其是邊遠地區，鞭長莫及更非仗太師之力不可，稍候在下即去拜見兩位樞密使！」

盈哥大喜，道：「事成之後，盈哥必有重謝！」

耶律岸故作矜持地道：「太師這樣說，可是看不起在下了，他日在下若有幸派駐東疆，仰仗之處還着多哩！」

盈哥暗道：「原來這厮目的在此！」心頭大定，又跟他套了一陣交情，耶律岸才告辭。盈哥躊躇滿志，覺得前景一片錦綉，於是回房準備歇一下。

余顧南却問道：「太師，那厮來作甚的？」

盈哥哈哈笑道：「他是來套交情的！小余，看來你回中土的機會大得很，先恭喜你了。」

說話間，忽然管事前來稟報：「太師，小郡主派人來找一個叫余顧南的漢人！」

盈哥看了余顧南一眼，道：「可否請他先進來？」管事走後不久，帶着一個姑娘進來，却是烏珠。盈哥問道：「小郡主可好？」

「好，婢子恭喜太師了，太師前程無限，封公晋爵指日可待！」

盈哥笑道：「姑娘不是專程來恭喜老夫的吧？」

烏珠微微一笑，又向盈哥行了一禮方道：「啓稟太師，婢子是領小郡主之命來請太師和余公子到魏王府赴宴的！」

盈哥道：「小郡主是要你來請小余的，還是請老夫的？你可得實話實說！」

烏珠道：「兩位都請，小郡主既爲兩位接風，也慶祝太師立了殊功！」

盈哥看了余顧南一眼，再問：「什麼時候？」

烏珠道：「小郡主着小婢先通知，黃昏時再派車來接，萬望太師帶人出席，今夜魏王亦會在座！」盈哥只好答應，着烏布倫送她離開。

余顧南低聲道：「不知小郡主那妖女，會否故意留難小侄？」

盈哥拍拍胸膛道：「老夫有信心可保你無罪，其他的事便好辦了，屆時再見機行事，料無問題！」

黃昏時分，魏王府果然派了兩輛馬車來接他們。那魏王府建得十分巍峨雄偉，一至門口，即有人將他們延入大廳。魏王耶律淳親自下階迎接。「太師大駕光臨，請恕本王不能親迎！」

盈哥連聲不敢，雙方又寒暄了一陣，耶律淳方請他們進廳。正中一張長桌，兩旁也各放兩列長桌，那桌子甚低，只能坐在地毡上。耶律淳請盈哥坐在首席，其他人則坐在他背後那一列。此時廳內亦已有幾位賓客，都是朝內的高官，耶律淳逐一替他們介紹，但那些遼國大官，對盈哥的態度却甚爲傲慢，盈哥心頭不悅，却不敢顯露。

未幾賓客越來越多，耶律岸亦在其中，耶律淳特別安排他與盈哥同席。接着又來了幾位余顧南不想看的人，那便是耶律拉琴、龔漢和耶律吹笳。耶律淳要爲他們介紹，取律吹笳哈哈笑道：「王爺，這個不用你介紹了，他今日能成爲座上客，還得多謝下官呢！」

耶律淳微微一怔，正想答話，下人又報稱南北樞密使駕到，這兩個紅人一到，耶律淳不敢怠慢，連忙親自出廳迎接，蕭奉先和耶律儼出大廳，廳內文武諸官，都紛紛上前打招呼，蕭奉先和耶律儼自端身份，略一點頭便在盈哥對面那席坐下。

耶律淳請嘉賓入席，這時候方見耶律玉打扮整齊，走出大廳，在父親之側坐下，耶律淳對她特別鍾愛，只請她出來陪客，不請大女兒出來。余顧南見耶律玉年餘不見，亭亭玉立，與前大不相同，幾乎認不出來。耶律玉秋波流轉，在大廳內四處瞟，最後才落在余顧南臉上，嘴角似笑非笑，另有一番風韻，余顧南不敢看她，連忙垂下頭去，耳邊只聽笙笳齊奏，甚是熱鬧。

耶律淳雙掌輕擊，下人立即送上酒菜，耶律淳舉杯祝酒，首先敬的當然是盈哥，盈哥雖然是第一次經歷這種場合，但表現得不亢不卑，在座之人有的暗之稱奇，有的心中不服，但表面上不得不給魏王幾分面子，表現得十分熱情，盈哥連忙回敬。

遼國在此之前曾發生過一件耶律伊遜禍國事件，道宗誤信大臣伊遜之言，將太子梁王濬廢爲庶人，伊遜恐事後爲道宗發覺自己的陰謀，遂遣人將太子濬殺死。其後伊遜奏請道宗立侄兒魏王耶律淳爲太子，道宗本有此意，却爲同知點檢蕭兀納上本諫止，改立皇太孫耶律延將來繼位。時伊遜雖已被道宗下詔縊殺，但耶律淳心想道宗年紀已不少，而耶律延年紀又太幼，遂生雄心，仍存繼位之念，故常借故宴請朝內大臣，以作攏絡。

酒過三巡，忽報王子耶律喜打獵回來，耶律淳立即令他上廳陪宴。耶律喜坐在父親旁邊，一副飛揚跋扈之神態，與乃父表現出來的祥和大不相同。耶律喜看到耶律拉琴和耶律吹笳在場，忽令樂手停奏，改請耶律拉琴兄弟演奏。

耶律拉琴兄弟官位雖不高，但武功在遼國中稱第一流，契丹人崇武，對此對兄弟崇拜者大不乏人，今耶律喜竟敢當衆請他倆演奏娛賓，實乃過份，是故全都愕然。

耶律淳罵道：「小畜牲，你要胡鬧便到外面去！」

誰知耶律玉怪耶律吹笳捉了余顧南，聞言却拍手道：「兩位叔叔都是本國著名的樂師，但在座之人聽過仙樂的，料不會多，現在倒是個良機！這可不是看不起兩位叔叔，相反是尊崇之意！」說着又向余顧南瞟了一眼。

耶律淳喝道：「玉兒，連你也胡鬧！」

耶律拉琴道：「王爺不必怪責王子及郡主，賊兄弟能夠在此奏樂助慶，實乃榮幸之事，請府上樂師借兩件樂器使用。」

「如此得罪了！」當下耶律淳立即令人奉上胡琴和胡笳，耶律拉琴兄弟告罪一聲，先調調音調，便一齊奏起來，大廳諸人都停手飲宴，專心聆聽，但聞樂曲激烈雄壯，似出征的軍人般，樂曲越來越高亢，似千萬人在激烈相鬥，再轉下去又變得悲愴，使人聽了滿懷悲傷，幾乎落淚，耶律喜正想出言，豈知曲子又變得輕快起來了，似出征戰士，凱旋歸來！

廳內賓客，聽得如痴如醉，幾乎忘記身在何處，不料音樂忽然戛然而止，魂魄猶未歸體，耶律吹笳已說一聲獻醜，大廳內才爆起如雷的掌聲，連余顧南和盈哥亦忍不住拍起掌來。

耶律淳邊擊掌邊讚道：「眞乃仙樂，幸虧今日聆聽過兩位的技藝，否則豈非枉爲契丹人！」

座中大臣李處溫道：「王爺，一曲難以盡興，不如請耶律昆仲再爲王爺奏一曲吧。」此衆皆稱善，耶律拉琴和耶律吹笳遂再奏一曲歡快輕鬆的曲子。

此曲一起，衆人更被其所迷，蓋契丹音樂大都是雄壯、激烈和悲愴的調子，像這種輕快的曲子甚爲罕見，加上耶律氏兄弟技藝超羣，使在座賓客幾乎想離座狂舞一番，一曲既終，驚嘆之聲不絕於耳，耶律淳令人賞賜，耶律喜得意地道：「父王，若非孩兒的建議，父王今日焉有此耳福？」

耶律淳白了兒子一眼，道：「你也想討賞，今日遲到尚未責汝！」座中賓客都替耶律喜求情。耶律淳道：「也罷，看在諸位大人份上，今日便便宜小畜牲！來，請諸位大人繼續飲酒！」

忽然耶律吹笳問道：「未知王爺和蕭大人幾時請咱們喝喜酒？」話音一落，衆賓客也都向耶律淳討喜酒。

蕭奉先的三子看上耶律玉之事，朝中有不少人知道，本來耶律淳亦希望能與把持朝政的蕭奉先結爲親家的，奈何耶律玉不喜蕭奉先之子蕭逵，耶律淳對這位女兒寵愛有加，女兒不喜，他亦不敢太過强迫，心想她年紀尚輕，多言無益，也許過了幾年，待她年紀大了，會改變主意也未定，因此將這段婚姻，一拖再拖。

當下耶律淳正在盤算如何答覆，方不會令蕭奉先難以下台，耶律玉已搶着道：「蕭大人的千金不是已經出閣了麼？家兄自幼即與龔大人的千金訂了親！」

耶律吹笳笑道：「咱們要喝的是小郡主的喜酒呀！」

耶律玉心中把耶律吹笳祖宗十八代全罵遍了，忍不住又偷眼去看余顧南，誰知余顧南呆呆地坐着，神魂不附，芳心大怒，忖道：「這厮沒良心的，此刻莫非還在思念雅可？」

耶律淳見女兒不答話，只道她害羞，怎知她心情如此複雜？當下道：「諸位大人說笑了，小女年紀尚輕，且孤一向鍾愛她，也想多留她幾年在身邊！」

耶律拉琴道：「王爺言不成理，不過也可以先訂親，過幾年才成親的！」

耶律淳頗覺難答，轉頭望了女兒一眼，見她臉有怒色，忙道：「此事日後再談吧！」

李處溫乃耶律淳心腹，頗知其心意，忙道：「耶律兄，今日此宴乃爲慶祝太師滅了叛將蕭海里而設，切莫談論其他，以便怠慢了太師，也失去初衷！」

蕭奉先見耶律淳答應不了婚事，只好道：「李兄說得是，今日是太師的好日子，勿因犬子之事，怠慢了太師！」

盈哥暗中冷笑：「你們本就怠慢了老夫，下不了台才找老夫作台階吧了！」口中却連稱不敢，耶律淳亦忙敬酒打圓場。

耶律玉蹩了一口氣，忽然想到一個出氣的辦法，乃道：「耶律拉琴，人人均說你武功全遼第一，未知眞假？」

耶律拉琴微微一怔，道：「不知小郡主從何處聽來的，拉琴絕無此想！」

耶律玉裝作思索的神情，道：「嗯，對啦，是你堂弟說的！」

海東青三老雖然同爲一派，但武

功各有所長，表面上都是海東青門的掌門師叔，但暗中互相不服。耶律吹笳恐引起龔漢的誤會，忙道：「小郡主，你大概記錯了吧？吹笳並無說過此話！」

「我怎會記錯？難道是我胡謅？」

耶律吹笳見她咄咄迫人，連稱不敢。耶律玉又問：「依你看，大遼以誰的武功最高？」

耶律吹笳道：「這個吹笳不知道。」

「令堂兄知道吧？」

耶律拉琴也稱不知道，耶律玉再問：「那麼以你之見，你的武功在遼國大概屬於第幾名？比起南蠻子又如何？」

這個問題頗有趣味，在座賓客都屏息而聽。耶律拉琴十分爲難，艮久方道：「拉琴不敢妄自菲薄，在本國，大概五名之內，若連南蠻子也計算，也在二十名之內！」

耶律玉臉色一沉，道：「如此說來，南蠻子有十五個人在你之上，照你所說，咱們將來如何統治南蠻？」耶律拉琴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期期艾艾，十分尷尬，誰知耶律玉冷笑一聲，道：「依我看來，你的武功在二百名左右。」

此言一出，滿座聳容，耶律淳忙道：「玉兒，你又胡鬧什麼？耶律大人武功超卓，誰人不知？豈會排到二百名？簡直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耶律拉琴更是將耶律玉恨得牙癢癢，偏她又是小郡主，發作不得。

耶律玉道：「父王，女兒並非胡鬧，女兒可以證明給你看！」衆人又是一愕，均想看她如何證明，刹那間，偌大的一個廳堂，靜得落針可聞。

耶律拉琴暗罵道：「你這臭丫頭，存心報復，若非你是王爺的愛女，老夫早就除掉你！」

耶律淳聽了女兒的話也是一怔，訝然問道：「玉兒，你有何辦法可以證明？」

耶律玉忽然提高聲調，道：「余顧南，你出來！」余顧南猛地一怔，料不到這事怎會與自己扯上關係，一時之間摸不着頭腦，一對眼睛猛四處瞟。耶律玉見余顧南仍然坐着，乃道：「宋人都是膽小鬼麼？」言畢，廳內即响起幾道冷笑聲。

盈哥忙回頭向余顧南打眼色，耶律玉那句話像一把匕首插進他胸膛，只覺熱血往腦門上一湧，高聲道：「誰說大宋子民是膽小鬼？」話畢又惹來一陣嘲笑聲，余顧南熱血沸騰，大踏步走到酒席中間立定。

耶律玉微微一笑道：「宋人終有一個不是膽小鬼的！」轉頭又道：「耶律大人，這人在宋國內，其武功排名在二十萬名之外，以你之能要要多少招方能將他擊倒？」

耶律拉琴大怒，又不能發作，猛吸一口氣冷靜一下，尋思道：「這小子怎抵得住老夫一掌？只是瞧他似是盈哥的人，若打傷他，盈哥新立殊功，明日若在朝上向聖上哭訴，老夫豈不闖禍？」他明知總要說出個數目，說得太少又恐失手，太多的又下不了台，也丟盡面子，是以沉吟難決。

耶律玉冷哂道：「原來耶律大人比他更加膽小！」

耶律吹笳連忙走前，在堂兄耳邊輕語幾句，耶律拉琴沉聲道：「不知小郡主今日是要考究武功，還是要定生死？」

「考究武功如何？定生死又如何？」

「若是考究武功，那只是分出勝負，若定生死就是不計死活，將對方打死方休，前者較難，後者較易！」

耶律玉吃了一驚，心中微生悔意，恐累了余顧南一條生命，更惹他痛恨，忙道：「這還用說，當然是定勝負，而且不可傷害到對方，須知他是太師的人，豈能無禮？」

耶律拉琴已自乃弟口中得悉余顧南武功低微，本想說十招可勝，又恐說得太自滿，遂道：「大概二十招，耶律拉琴便可取勝。」

耶律玉哈哈笑道：「他是二十萬名，你是二百名，若二十招才能取勝，大人大概只可排名在一萬名以上。」

耶律拉琴修養功夫再好，此刻也忍不住怒道：「不如就由小郡主決定吧！」

耶律玉煞有介事地計算了一下，道：「大概十五招取勝，還有機會名列二百名——嗯，余顧南，你敢不敢與耶律拉琴一鬥？」

余顧南雄心突起，忖道：「我何不乘此製造回國機會？」當下挺胸問：「假如他十五招內擊不倒我又如何？」

耶律玉道：「證明他自我吹噓，言過其實！」

「假如他擊不倒我又如何？」

耶律玉微微一怔，暗道：「你這不是自討苦吃？耶律拉琴老匹夫在這種情況下怎肯失威？」她沉吟了一下反問：「你認爲如何？」

余顧南道：「耶律拉琴是早已成名的高手，他能贏得我，絕不奇怪，但假如要超過三十招才能取勝，在下懇請小郡主放我回國！」

座中賓客絕大多數均不知其來歷，因此聞言都是一呆。耶律喜問道：「你是宋國人，爲何會與女眞人在一起？」

「啓稟王子，在下本土宋國，因耶律吹笳在大王府搶劫我伯伯袁伯高，因不能得手，惱羞成怒把在下抓來，後來巧遇小郡主，被她帶到女眞完顏部……」

「待盈哥道來。」盈哥又將余顧南在女眞的情況說了一遍。「小余不但救了小郡主，且在去殺蕭海里叛軍時，勇冠三軍，立下不少功勞！」座中賓客看余顧南如此年輕，大多不相信他有此佳績。

耶律淳轉望女兒，耶律玉忙低聲道：「還有，在女眞時女兒不愼跌落山洞，是他冒死救女兒的！」耶律淳心中十分奇怪，心想既然這漢族小子有恩於女兒，爲何她又要他跟耶律拉琴比武。

耶律喜道：「耶律吹笳，你抓不到大的，抓小的可有得到好處？」

耶律吹笳也知行爲欠光明，忙道：「那是山樵子將他捉來的，不過也是因爲這小……孩子與袁伯高沾點關係……」

耶律淳不想得罪盈哥，遂道：「兩位比武娛賓，不可當眞，誰傷了誰都不好！」

耶律拉琴恐耶律玉屆時再改口，忙問：「王爺的意思下官明白，就怕小郡主的意思不一樣。」

耶律淳瞪了女兒一眼，道：「她小孩子胡鬧，耶律大人何須當眞？何況今日是喜宴，傷人到底不好！」

耶律拉琴聽了他這幾句話，知道耶律淳不想在宴會上弄出事故，他反而鬆了一口氣，盈哥也道：「小余，耶律大人是我國著名高手，你能夠與他切磋武藝，已是萬幸，不可出口傷人，須知耶律大人要殺你，易如反掌！」

余顧南只是回國之念强烈而已，他當然知道耶律拉琴遠勝自己，只求能挨過二十招罷了，是以抱拳道：「末學後進余顧南，請耶律前輩指教！」他在說到前輩兩字時，故意將聲調提高。

耶律拉琴冷哼一聲，淡淡地道：「余少俠咄咄迫人，料有眞材實學，未知耶律某有否眼福盡睹？」

耶律喜叫道：「既然是爲了娛賓，他一定會竭力盡展本領！耶律大人，你也不要藏私，諸大人都久候啦！」耶律拉琴立即抱拳道了聲請，立下門戶。

余顧南此刻見千百對眼睛都望着自己，禁不住也有點緊張，他猛吸一口氣，道了聲有僭，首先向耶律拉琴攻擊一拳，耶律拉琴當然希望能在不傷人之情況下取勝，因此雙眼望定余顧南的來勢，意圖一擊即中，不料余顧南才不蠢，他未待招式使出，立即變招，待耶律拉琴要出手，他已使出第三招。

耶律玉叫道：「三招，只剩十二招，耶律大人小心啊，莫丟了我國的臉！」

余顧南聽她這樣說，變招更快，眨眼間已使了五六招，而耶律拉琴還未使出一招。耶律吹笳忙道：「老大，今日比武是爲了娛賓，你只守不攻，何來精采之言？」

耶律拉琴心頭一跳，暗罵自己氣昏了頭，當下不管余顧南使什麼招式，先拍出兩股掌風，將對方迫退，隨即展開反攻。耶律拉琴縱橫白山黑水數十年，豈是僥倖的？他盡力進攻，余顧南如何抵擋得住？是故不斷後退。

耶律玉大聲叫道：「第十招，第十一招……耶律大人，還剩四招！」

耶律喜喝道：「余顧南，不可再退，否則撞翻酒席！」

余顧南但憑轉身工夫閃避，可是耶律拉琴每招均注滿眞力，是以被迫得不斷後退，已退至酒席之旁。激戰間，但見耶律拉琴雙掌齊出，勁風廣及一丈，把余顧南左右都封住，並飛起一脚，直取其胸膛。

余顧南知道對方意圖迫自己躍高閃避，然其必準備了厲害的後着，當下咬牙抬起雙臂，如較剪一般，將其架住，耶律拉琴以爲他必會猛退撞翻長几，誰知余顧南只退了半步，便已站穩，心中暗覺驚奇，他心念電閃間，收腿迴掌，左掌擊其胸脅，右掌似攻非攻，蓄力不發。

龔漢雖然與耶律拉琴有心病，但事關民族榮辱，當然也望耶律拉琴取勝，可是對余顧南的表現頗感意外，至此又暗嘆一聲：「拉琴若立下壞心腸，這小子此刻便要受暗傷了！」

耶律拉琴爲自己聲譽而戰，更恨余顧南適才言詞間咄咄迫人，的確有暗傷對方之意，總之若余顧南不是當場濺血，他便可向耶律淳交代，是故他那右掌早已蓄勢以待，只要余顧南一躍高，便即發力。

說時遲，那時快，忽見余顧南身子一縮一偏，避過耶律拉琴的左掌，不退反進，撞進耶律拉琴的懷內，雙手揑拳乘勢而打，左膝提起撞向其下陰，這一招雖然有欠光明，然彼此年紀懸殊，亦無人計較。

這刹那，耶律拉琴右掌若果擊下，余顧南腦袋定迸裂，必死無疑，可是他恐怕難向魏王交代，是故迫得後退。他一退，余顧南標前一步，直起身來，隨即展開反攻！

與此同時，廳內响起幾道輕咦之聲，原來那招救命絕招乃蕭九城的絕着，余顧南雖然不懂契丹文，但能看圖體會，在生死繫於一髮之間使出來，居然得七八成眞髓！廳內嘉賓見過蕭九城此招者，大不乏人，是以齊感驚奇，發出詫異之聲。

適才危急之時，耶律玉又驚又悔，直至此時方稍鬆一口氣，急道：「耶律大人，只剩兩招！」

耶律拉琴大喝一聲，一招「野馬分鬃」，雙臂突進余顧南雙臂之間，用力一分，余顧南功力不足，經驗也不足，雙臂被其撞開，後退不及，耶律拉琴大喝一聲，右掌疾如閃電地回收，再向前一印，「蓬」的一聲，余顧南被其擊中，退了好幾步才站穩脚跟！

廳內賓客尚未定下神來，余顧南前襟已被震碎，但聞「啪」的一聲响，自懷內跌下一本羊皮册子來。

耶律拉琴目光一及，俯身拾了起來，隨即搶前一步，抓住余顧南的肩

聘，道：「快說，老蕭這本册子，怎會在你身上？」

余顧南幸好胸膛上有羊皮册子及蟒皮寶衣阻擋一下，而耶律拉琴又臨時減少幾成掌力，故此受傷甚輕，他無端端被抓住，牛脾氣發作，不由怒道：「少爺不是偷又不是搶的，你態度惡劣，少爺為何要答你！」

耶律拉琴手上用力，捏住余顧南的琵琶骨，只疼得余顧南額頭冒汗，但態度更頑强道：「你打死少爺，少爺也不會答你一句話！」

耶律玉忙道：「耶律大人，你剛好在十五招取勝，暫且相信你能名列天下二十，不過適才父王說過，這場比武，只求娛賓，此處是宴會，不是刑堂！」

耶律拉琴只好鬆了手，道：「啓稟王爺，這本羊皮小册是蕭九城的東西，他一向視如拱璧，但不知因何會落在這小子的手中。」

耶律玉道：「耶律大人像審犯人那樣，他當然不願意回答，須知他今日是貴賓，不是小子！」這時候廳內的人都看出耶律玉有心與耶律拉琴過不去，亦看出她與余顧南關係不尋常，只有耶律淳以為女兒感恩圖報。

耶律拉琴抑不住心中怒火，索性鬆了手返回座位。龔漢長身道：「余少俠，老夫龔漢，乃蕭九城的同門師兄弟，蕭九城失踪已久，今見老友心愛之物在少俠身上，可否……」

余顧南截口道：「老前輩態度謙和，晚輩自然樂於告訴你，事實上此乃晚輩無意中走進一座大山山腹裡，恰蕭九城與苗凌漢在山腹裡決鬥，兩人同歸於盡，蕭九城臨死時託晚輩將此遺物交給前輩，情況就是這般，剛才令師弟誣陷我是搶自蕭九城手中的，實乃太抬舉晚輩！」

龔漢大吃一驚，急問：「老蕭是何時死的？」

「今年春。」

耶律吹笳道：「一定是這小子害死他的！」

余顧南戟指怒道：「耶律吹笳，你除了懂得使卑鄙手段之外，還懂得什麼？蕭九城武功在你之上，我若能害得死他，早就將你弄死了……」

盈哥也道：「耶律大人若果沒有證據，幸勿冤枉好人，而且下官還要向王爺求情，讓小余返回宋國的。」

耶律淳道：「他年紀輕輕，住在袁伯高家，料也不能做出什麼壞事來，何況他如今在消滅叛軍方面立了功，便准他回國，太師可以放心了吧。」

盈哥連忙致謝，急又道：「小余，還不快謝王爺？」

余顧南道：「多謝王爺！」

耶律喜冷哼道：「為何不跪下？」

余顧南這可為難了，他一向痛恨契丹人，因為他父親是被契丹人殺死的，要他與契丹人虛以蛇委尚可以，要他跪契丹人萬萬不能，當日他被耶律吹笳和逑律罕囚在密雲縣地窖內，尚且不屈服，何況如今，是以只見他挺立着。耶律喜怒道：「你還不跪下，難道不想回宋國？」

余顧南道：「在下向令尊致謝是尊重他，要在下下跪我看無此必要，因為我根本沒有犯罪，無端端被捉來關外年半有多，又該如何辦？」

耶律喜怒道：「混帳，難道反要父王跪你？」

盈哥忙不迭向余顧南打眼色，要他忍一時之氣，可是余顧南已立定主意不下跪。

耶律玉恐惹起父親生氣，忙道：「王兄，他沒有犯罪，反而耶律吹笳無端端將他抓來，怎能迫他下跪？」

「王妹，你可知那袁伯高暗中支持獵鷹會？這姓余的住在他那裡，還稱他伯伯，將他抓來，愚兄認為耶律大人並沒有做錯！」

耶律玉道：「王兄可知耶律吹笳將他抓來，並不是為了契丹，而是因為他師父！」

耶律喜問道：「王妹知道他師父是誰麼？」

「他師父叫齊雲高，是宋國有數的高手，耶律拉琴吃過他的虧，耶律吹笳鬥不過齊雲高，所以將他徒弟抓來，用來引齊雲高到契丹，然後用計殺他！」

耶律喜微微一怔，但不肯認輸：「耶律吹笳的行為固然不值得讚賞，但余顧南還是應該跪謝父王的，因為父王對他只有恩，而沒有怨！」

余顧南忍不住高聲道：「要我跪謝，萬萬不能，除非殺了我的頭！」

耶律淳父子臉色大變，耶律玉急得沒了主意，耶律喜喝道：「要砍你的頭有何難哉？來人，將他拉出去砍了！」

耶律玉和盈哥齊聲喊且慢，耶律淳乾咳一聲，道：「今日是太師的好日子，不許殺人！」

盈哥道：「王爺海量汪涵，請瞧在下官份上饒了他吧，念在他為大遼立了功勞，又救過小郡主……」

耶律喜冷冷地道：「舍妹失足山腹，算起來還是你保護不周之過，否則焉有這小子獻殷勤之機會？」

盈哥心頭大怒，但他是個人物，只好硬生生將怒火抑住，道：「那實是一件意外，實情最好請王子問問小郡主！」

耶律淳道：「不用問，孤早已知道，不怪太師。不過孤却要將余顧南留下來，幸好他不是女眞人！」他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是將盈哥和余顧南的關係分開；二是暗示盈哥不可為外人弄壞彼此之關係。

耶律玉心頭大定，暗道：「只要今夜保住他的性命，以後自有機會……」當下忙道：「來人，帶他下去，好好看住他！」余顧南昂首挺胸隨下人出廳。

耶律淳忙又舉杯道：「適才讓南蠻

子掃了興，孤自罰一杯！」仰頭一飲而盡。

衆賓客豈敢讓他自罰，各自將杯中酒盡乾，耶律淳又道：「請諸位繼續飲宴！」

蕭奉先心中暗道：「魏王是個沒主見之人，只會袒護女兒，看來難以成大事，他女兒肯不肯嫁與我兒，嘿嘿，如今也不在乎了。」

* * *

余顧南被魏王府的僕人帶到一間建築得十分堅固，只有一個小小窗子的石房前，那僕人道：「請先到裡面待一會兒！」

余顧南怒道：「這是囚禁我？我犯了什麼罪？」

「對不起，小的也不知王爺要怎樣處置你，目前只能夠請你先到裡面歇，料明日便會有結果。請進，免得小的為難！」

余顧南心想與這種下人爭執亦不會有什麼效果，是以便走進石室，那僕人立即隨他進去，原來內裡用鐵柵分成五六格，其中幾格已有人在，見他進來，都望着他，目光十分空洞。僕人打開一格鐵柵，待余顧南走進去，又將鐵柵鎖上，然後離開。

石室通風不好，充滿着臭氣和霉氣，余顧南隨便坐在石板地上，只見裡面放着兩隻桶子，一是馬桶，一是水桶，除此之外，地上只鋪着一層乾草。

良久，大門又再打開，走進一個年逾五旬，形態猥瑣的矮老頭來，只見他手上提着一隻木桶，叫道：「開飯啦！咦，今晚怎地多了一個人？喂，你是幾時進來的？」

余顧南見他問自己，微一抬頭，淡淡地道：「剛進來，我不吃！」

那老頭自我介紹，道：「我姓張，人人都叫我老張，我地位雖然低微，但你們可是屬於我管的！一天三頓一宿，生活很逍遙嘛，只要守規矩，絕不會動刑，也不會克扣伙食……嘿嘿，當然也不可以得罪我老張！」

話音剛落，忽然有人低聲道：「呸！狐假虎威。」

老張大喝一聲：「是誰在背後放屁？有種的便再放一串！」叫聲在石室內震盪迴响。

想不到他脾氣發作起來，居然有點威勢，余顧南忍不住又抬起頭來，只見老張向內走去，邊道：「姓許的，一定是你放的屁！」

余顧南轉頭望去，透過鐵枝空隙，見到最裡面有一個滿臉虬髯的中年漢怒目瞪着老張，一言不發。老張走到他鐵柵外，恨恨地道：「你眞以為小郡主說過不能打你，我便無辦法治你？今晚不給飯你吃！」

余顧南連忙道：「將我那一份給他吃吧！」

老張回頭罵道：「小猴崽子，你今晚何來的飯！」

忽然最近余顧南的那個老犯道：「老張，你為何不給老許吃飯？」

老張鼠目一翻，道：「你沒聽見他是罵我麼？」

「根本無人罵你，一直都無人開過腔！」

老張冷笑一聲道：「難道我耳朵有問題？老王，你這死囚自己泥菩薩過江，還敢管別人的事！」

另一個忽然開腔道：「老張，你為何不懷疑我？」

「懷疑你？」老張桀桀笑道：「憑你這長不大的猴猻，你敢罵我？省了吧，一定是他！姓許的，你有種的便否認！」

那姓許的虬髯客只當作沒聽見，雙眼呆呆地望着牆角，似乎不知道有人跟他說話。老張下不了台，一脚踢在鐵柵上，罵道：「操你老娘的，你們四個人今晚都別指望吃飯！老子就算將飯倒在臭水溝裡，也不願給你們吃！」說着重新把飯桶提出去，「砰」的一聲，將門關上。

那被喚作猴猻的犯人低聲罵道：「狗娘養的，狐假虎威，不得好死！」

那叫老王的轉頭問道：「小哥，你叫什麼名？怎會被關進來？你是剛到魏王府的吧？」

余顧南滿懷希望化為泡影，心裡窩囊，不想交談，只淡淡地道：「在下余顧南，是剛來的，在下也不知道為何會被關進來！」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小唐因敕建善堂又再往賭場博彩，又遇上強敵，賭藝、武功都技壓小唐，幸得慕容雪琴將他救走，認小唐為弟弟，傳授五招劍法才離去。小唐去找岳小憐，卻遇上娜蘭、李湘，懷疑小憐失踪又是李湘的傑作，卻不知是漁樵遺老將小憐救去，找到小憐後，才知娜蘭的壞處，却錯怪了李湘，小唐的誤會由娜蘭誤導，娜蘭的缺點因小唐而發生……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亡命江湖

佈下賭局陷阱　旨在偷襲拿人

「三百萬兩！」榮貝勒道。

小唐道：「這比起一千萬兩還是小巫見大巫！」

榮貝勒道：「一千萬兩是空前絕後之賭，非帝王不能比！不論贏輸，你已經是天下第一位豪客了！」

小唐攤手大笑，道：「只怕在下就是贏了，也未必能把銀票帶走吧？貝勒以為有此可能？」

榮貝勒道：「這你就多餘操心……」

這工夫自後面屏風處轉出一人來。

黃緞瓜皮便帽，正中一塊巨大的翡翠正閃閃生光，紫羅大衫上面是一件黃緞坎肩，腰上有個瑪瑙鼻烟壺和一塊玉佩。

小唐自然認識此人，正是上次榮親王稱他為「長輩」的人。

也許並非先入為主的緣故，此人有一種懾人的氣派。

皇上眞的有一種威嚴。即使是一個沈迷賭博的皇帝似也不能例外，小唐自然也要站起來見禮。

他的禮很淡也很輕，只是抱拳為禮而已。

這中年人伸手一讓，道：「唐少俠，本人很佩服！」

今夜榮貝勒也說過「佩服」二字。

可見榮貝勒的「佩服」是受了這主子的感染。

小唐以為，這可能是一次空前絕後的豪賭，也是空前絕後的人君與百姓之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這自是足以自豪的大事。

這時一個彩衣小廝端着玉盤輕靈地走了進來。

本來小唐並未注意，不過是一個小廝而已。

但是，當這小廝把玉盤放在中年人與小唐之間的茶几上時，小唐不經意地看了一眼。

這一看不打緊，小唐差一點驚呼出口。

這小廝居然是榮親王府中養鳥的小吉子。

小吉子是一個十分特別、俊美可人、渾身綿軟、柔順得有如少女。即使是嬌好的少女也不如他。

他們有過擁抱，甚至有些更親暱的動作。尤其是小吉子對小唐的身體的愛撫，顯示他極為喜歡小唐。

他記得當時小吉子曾對他表示過，他可能會有調動。

原來他是暗示會調到皇上身邊。

或者，他只是皇上出宮來的一個分桃斷袖的孌童？

小吉子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複雜。

似乎有關切、思念或示警等意思。

由於榮貝勒就站在兩人之間的茶几之後，所以小唐和小吉子無法交談，只能默默交換關切的眼神。

茶點當然也是最上品的，中年人謙讓了一下，首先揑起一塊龍餅吃着，道：「請用！」

「謝謝！」既然來了，就要大方到底，小唐也吃着糕餅，喝着香茗，看來一點敵意也沒有。

中年人道：「本人自幼愛玩這個，長大之後一直不曾放下過，當然家教甚嚴，不敢公開賭博！我曾見過不少的賭國好手，也跟他們學過。」

「唔……」小唐以為，這位皇上倒也很爽朗大方，因而頗有好感。

「但是，比來比去不如少俠精細高明，所以今夜賭後，本人還要向少俠請教上乘的賭中學問……」

「不敢，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玩藝。」

「但却有人把賭慾、食慾、愛慾及性慾連在一起。」

小唐道：「人類愛賭，不出下列四個原因：一為因娛樂消遣而賭，二為找刺激而賭，三為抱着僥倖致富之心而賭，四、五因好勝心而賭。」

中年人道：「少俠說得很對！」

「但不知尊駕是為何而賭？」

中年人道：「也許我是為了這四個理由以外的理由而賭。」

「甚麼理由？」

「暫時不便奉告！」中年人一指大廳中另一端的一張八仙桌子道：「咱們可以開始了，已經不早了。」

中年人坐在主位上，叫小唐坐在客位上，即「天門」位子。

榮貝勒在中年人左手下位，中年人右手位子空着。

這工夫中年人連擊三掌，忽然自內間走出一個二十來歲，細皮白肉，略顯豐腴的美男子來。

「這是本人的朋友……」中年人為小唐介紹。

小唐欠欠身子，榮貝勒雖僅哈哈腰，却顯示十分尊敬的樣子。

就這麼簡單地介紹了，他這朋友姓甚名誰？是幹甚麼的也都不再提了，小唐看出是個很好看的女人。

皇上自稱是他的朋友，可能是後宮妃嬪。

當然也可能是外面的女人。

到目前為止，迄未發現有甚麼高手出現，或者戒備森嚴的樣子。中年人道：「少俠要賭甚麼？」

小唐道：「客隨主便！」

中年人道：「今夜我們要盡興，也就是所有的賭都要玩玩，贏輸不論，一定要玩得痛快！」

女人道：「賭骰子好不好？」

中年人道：「就是賭骰子吧！」

於是小吉子捧來了一個大海碗和一副骰子。

中年人道：「先讓唐少俠過目一下。」

榮貝勒把骰子推到小唐面前要他看。小唐也不客氣，抓起骰子一掂，立刻挑出了一顆道：「這顆特別些，不能用……」

榮貝勒面色一變，正要去拿那顆骰子，中年人已經拿起，看了一下道：「這一顆有甚麼特別？」

小唐以兩個指頭一捏，「格」地一聲分成兩半了。

骰子中央灌了鉛。

中年人面色一沉道：「榮貝勒，這是怎麼回事？」

「再晚該死！」

中年人道：「再多拿幾副來讓少俠選一副。」

小吉子又拿了幾副，小唐選了一副。那女人伸出脂玉般的手抓起骰子道：「我先擲好不好？」

中年人道：「也可以，妳把賭注亮出來。」

女人道：「五千兩夠不夠？」

中年人道：「以後每一注不得小於一萬兩！」

於是榮貝勒押五萬，小唐三萬，中年人作莊。

榮貝勒五點，這女人六點，中年人擲了個九點。

小唐八點，第一次輸了。

第二次和第三次小唐都以極小差額的點子輸了。

第四次小唐作莊，中年人，押了二十萬兩，榮貝勒押了五萬，那女人押了三萬，小唐擲了個「豹子」。

中年人是八點，榮貝勒九點，那女人五點。

再擲兩次，仍是小唐贏了。看來並未弄假。的確，這是憑眞工夫的。榮貝勒本也是此中好手，如今高下已見。

至於中年人，精是精，但他不會玩花梢作牌。

「我們再玩牌九！」中年人叫小吉子拿牌九來。

女人道：「賭牌九我來作莊成不成？」

中年人和榮貝勒都望着小唐，似乎只要他點頭就成。

小唐以為要大贏，先不要急，不妨讓他們先嚐點甜頭，況且這女人絕不可能是甚麼高手，作莊又如何。

小唐一點頭，這可人的女人就開始砌牌了。

女人把牌理好，抓起骰子，道：「我作莊，請各位捧捧場，多下注！我賭得起的……」

她出示枱面，大約不小於兩三百萬兩。

榮貝勒所說的一千萬兩是指小唐和中年人對賭，若加上他和這女人的枱面賭資，一定超過了一千萬兩。

榮貝勒押了十萬兩，中年人五十萬。

小唐也推出了十萬。

女人打出了骰子，一不小心掉落地上，又拾了起來重擲。

這一次一下子擲了個「五在手」，她拿第一把牌。

小唐也未在意。但是揭牌之下，小唐是七、八點，榮貝勒是六、七點，中年人是三、四點、女人却是八、九點剛剛好是通吃。

她樂得直拍手，道：「怎麼這麼巧，剛好吃你們！」

這一次收枱面，就是好幾十萬兩。

女人邊洗牌一邊道：「我一生賭錢，這可是我贏得最多的一次。下注呀，能不能再多些？」

這次榮貝勒押了三十萬。

中年人仍是五十萬。

小唐三十萬。女人搓搓手打出了骰子。

「七對門」，是榮貝勒拿第一把牌。

小唐一看牌，不由皺皺眉頭，前面閉十後面兩點。

這樣的牌怎不會不輸錢?

看看另外三家的牌，却又以為是手氣不好。中年人是前五後七點，榮貝勒是前八後九點莊家却是前九點後面「大銀」一對。又是通吃。

如果是別人通吃，小唐必是戒心！這女人例外。

因為她不像個內行，連洗牌、砌牌都不熟練。

她打骰子時手還會發抖。

此刻她樂透了道：「運氣眞好！你們能不能再多下點注？我要乘勝追擊，下呀！唐少俠！」

榮貝勒又推出三十萬。

中年人一百萬兩，小唐五十萬。

骰子打出，莊家拿最後一把牌。

到目前為止，小唐看不出弄甚麼鬼，但他却一直輸錢，問題出在哪裡？

眞的是運氣嗎？老千是不能倚靠運氣的。

小唐揭開牌一看，竟是前八點後長三一對。

這一次應該不會輸了吧？他並非不能贏，而是要先造成一種清清白白絕不弄假的印象，以便大贏一次得手。

揭牌之下，中年人前七點後九點，榮貝勒是一二步。

但是，這女人居然是前九點後面天九王。

儘管別人也輸，但這女人却沒有輸過。

他們三人只要有一人贏，就等於全贏。

毫無疑問，三個人對付小唐一個人。

這女人激動的笑着收拾一大堆的銀票。

小唐有點嘀咕了。這女人會是深藏不露嗎？

中年人道：「不論輸贏，今夜無法盡興，明天夜晚再玩一夜，不知唐少俠反不反對？」

小唐道：「客隨主便……」輸的人當然希望再賭了。

又賭了兩次，小唐仍輸，却不是女人贏而是榮貝勒贏，總之，小唐沒有贏幾次，幾乎全輸。

小唐道：「可不可由在下作莊賭幾把？」

中年人道：「當然可以。」

女人道：「人家作莊還沒有盡興，不要嘛！」

中年人道：「就讓唐少俠作三次莊，今夜也該休息了！」

「是啊！」榮貝勒道：「都快五更了……」

於是小唐作莊，把牌砌好，這女人很注意洗牌及砌牌。

榮貝勒下了三萬兩，女人一萬五。

中年人下了五萬，三人的總和還不到十萬。不及前幾次十分之一。

中年人說道：「不許下注太小，但小唐也不便置詞。

結果小唐是八、九點通吃，再次連贏兩次，也都未超過十萬兩，中年人推牌而起伸了個懶腰，道：「今夜到此為止，明晚要再賭個盡興。」

中年人叫小吉子帶小唐到預訂的院中去安眠。小吉子不敢和他交談，到了這個僻靜的小院中進入屋內，小吉子才低聲道：「那女人是老千！千萬要小心！」

「她是那主子的甚麼人？」

「是皇上宮外的女人。」

「她是甚麼來頭？」

「我也不知道，聽說是甚麼『妙手空空』的女人……」

小唐大吃一驚。這怎麼會呢？道：「你沒聽錯？」

小吉子道：「沒有，他們交談並不迴避我，因為他們想不到我會認識你。」

小唐喃喃地道：「『妙手空空』石大元的女人不是叫趙婕嗎？可惜沒有見過，只聞其名。石大元與我是忘年之交，賭技傾囊相授，他的女人居然和皇上上了床，我要為石大元出一口氣，整整這個爛女人……」

小吉子道：「你快走吧！他們不會讓你贏錢的。」

小唐道：「我却不想走了，非鬥鬥這個女人不可。」

小吉子道：「明天晚上不論你是贏是輸，都出不了此宅。」

小唐道：「這兒有甚麼厲害人物？」

「我也不知道，只隱隱聽說有兩個喇嘛！」

小唐暗暗冷笑，心道：「手下敗將，不足為懼。」道：「小吉子，你怎麼會跟在皇上身邊？我眞想不通。」

小吉子道：「皇上到榮親王府去，偶爾的宴會看上了我，要我在宮外侍候他，所以……」

小唐道：「是不是你們已經有了……」

「還沒有，皇上現在有這個女人，

還無暇接近我。」小吉子道：「小唐，我決定在和皇上之前先和你……」

小唐憐憫地拍拍他的肩胛，這眞是個尤物，比妙齡少女還嬌嬈可人，深身充滿了青春氣息。

這份情意以及為他涉險告密和誠心的關切迴護，使小唐衷心感激，也就不忍推拒他的情意了。

小吉子走了。

但不久又悄悄回來。此刻正是天色將亮未亮時刻，都在睡夢之中，屋內還很暗，小吉子為了爭取時間，上床寬了所有的衣衫。

小唐有生第一次和一個這樣細嫩，柔軟膩滑而又貌似少女的人相擁，品嚐了難以形容的奇趣，和溫柔。

小唐和雲雀算是第一次，第二次竟然完全不同。

這也正是許多人樂此不疲的原因了吧？

但小唐却不是那種只圖肉慾的人，而是小吉子對他特別關切愛護，不顧一切危險護着他，他是感恩圖報。

一度奇妙的激情之後，小吉子匆匆離去。

行前告訴小唐，他曾偸聽到皇上和趙婕幹那事兒，皇上一上就洩，使她很不滿意。但她却口是心非地說她不在乎，而皇上走後却不屑地諷之為銀樣蠟槍頭。」

小唐只是笑笑，據他所知，皇上在後宮中的女人太多，十之八九腎虛早洩，這對大多數的女人都無法滿足。

但是，既然連宮中的女人都不能使她們滿足，為甚麼還要向外發展？這就是另一種微妙心理作祟了。

任何男人都不喜歡聽到「無用」這句話。

他們都希望在女人身上大顯威風！使她們心折。而這樣的雄風却又十分難得！是極少數男人的特長。

於是，以皇上的權勢，就可以尋尋覓覓去找另一種女人。

這種女人就是不需長時間而能達到圓滿高潮者。

* * *

小唐一口氣睡到正午，小吉子送了飯來。偸偸告訴他，除了有兩個喇嘛，似乎還有一個高手，但不知是誰。

小唐握着他的手道：「小吉子，你眞好！」

小吉子羞澀之態有如少女，道：「我只想永遠跟着你，可是又作不到，因為我還有父母需我供養。」

小唐道：「小吉子，你是個孝順好孩子，你要是想離開這兒，我可以給你一筆款子，不必再作別人的玩物！」

小吉子道：「這是命，你不必再為我操心了！小唐，還有一件事我也要告訴你。那女人也是高手！」

「這個我知道。」

「你認識她？」

「不認識，但聽說過這個是賭國高手的女人。」

「小唐，你千萬要小心！」

「我知道！」小唐抱抱他，總感覺小吉子身上的任何肌肉和骨骼都和其他女人或男人不同。

他以為小吉子才眞正是個尤物。

吃過午飯，小唐在院中活動了一會，又上床午睡。

因為賭局要入夜之後才開始，再次一覺醒來。小唐竟發現床前椅上坐着一個女人，正是趙婕。

小唐道：「姑娘，人言可畏，請離開這兒……」

趙婕撇撇嘴道：「小唐，你是那麼清白嗎？」

小唐道：「在下有甚麼不清白之處嗎？」

趙婕輕笑一聲道：「你和小吉子清白嗎？」

小唐一窒。心道，果然瞞不了這個女人，道：「姑娘又如何？」

「我？」她指指自己的鼻尖。

「是啊。也該談談妳了！」

「你知道我是誰？」

「別人也許不知道，我却知道。」

「那麼我是誰？」

「『妙手空空』石大元的女人趙婕。沒有錯吧？」

趙婕聳聳肩，道：「居然瞞不了你！你可知道你自己犯了大罪，似乎尚懵然不覺呢？」

「甚麼大罪？」

「小吉子是誰的禁臠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唐笑笑道：「妳居然不吃醋？」

「我有甚麼資格吃醋？」

「不吃醋是不是暗示你們之間不在乎？」

「甚麼意思？」

「像妳這樣只要刺激不講感情的女人，所以追求的當然是男女間的性慾徵逐，而皇上又大多是淘虛了身子的空殼子，所以……」

「所以出來打野食？你以為我是來打你的？」

「我不會那麼飢不擇食，況且，我和『妙手空空』是忘年之交，絕不會割他的靴子。而是為他不平。」

「你先不必操那麼多的心，你和小吉子的事，算是欺君，因為你拔了那主子的頭籌。他不會容忍拾你的牙慧。」

的確，任何男人都不願拾人的牙慧。

「你要告密？」

「當然！因為你此來想囊括千萬兩銀子。」

「這和妳又有甚麼相干？」

「你剛才侮辱過我，馬上就忘了？」

「那是實情，不是侮蔑，相信妳是個自負賭技一流的女人，不和我正式較量，妳一定會感到遺憾對不？」

「對！」

「那麼，一切都先拋開，談點互惠的吧！」

「甚麼叫互惠？」

「妳是知道，我好賭弄錢，是爲了重建『武林善堂』使一些老弱殘障有所安養，絕不是爲了中飽私囊。」

「對！聽說過。」

「那麼妳離開『妙手空空』石大元，也是由於他太老，根本就無法滿足妳的需要，是不是這樣的？」

她不出聲。

「咱們二人也都不必諱言，我是賭徒，妳是個蕩女，咱們在此各有所求，我求的是他的銀子，妳要的是皇家的權勢和金錢，外加肉體上的放縱和刺激。但是，最後一點妳得不到。」

「我得不到？」

「當然，沒有一個皇上能節慾的，因爲他們整天在後宮搖來晃去，不玩也要玩，除了玩女人，沒有其他娛樂，玩得太多，自然就會力不從心。」

「是又如何？我還是要告密的。」

小唐道：「妳不告密會有意外的收穫。」

「你要賄賂我？」

「不能算賄賂，我說過這是互惠。」他取出一個紙包丟了過去，趙婕一把抄住打了開來。

她先是一怔，立刻就不忍釋手了。

這是一個「角先生」。而且是個大號的角先生。

型狀像個洋菰，飽滿、碩大、軟硬適度。長短也是極爲理想，只要是過來的女人，無不喜歡。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如把逗點點在「男」字下面，就變成了「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了。

趙婕此刻正是陷入了意馬心猿之中。

「怎麼樣？這只是種類繁多的角先生之一，如果合作愉快，今後我會供應妳更多更適用的角先生。可以自用也可當作禮物送人！」

「這……」趙婕冷冷地道：「當禮物送人？」

「怎麼？妳以爲我的話誇大不實？試問，妳喜不喜歡？妳喜歡別的女人會不喜歡？尤其是宮禁中的女人。」

趙婕吶吶道：「宮禁？」

「此物如果大批弄入後宮，妳馬上就可以暴富。」

趙婕爲之動容，道：「那有這麼多的角先生？」

小唐道：「我不是說過，妳我只要合作無間！這玩藝我可以大量供應，而且保證花樣不同。」

趙婕收起角先生，道：「你能弄多少？」

小唐道：「妳想要多少？」

趙婕道：「能不能弄五十或一百個？」

「怎麼？當飯吃當灌腸哨哪？」

「這你就不必管了！我自然有用！」

小唐道：「一句話，保證一個月可以交貨，而且只收工本費，一個只要一千兩。這價格還算公道吧？」

趙婕點點頭。

「順便我還要奉告妳，此物的收藏及保養之法。」

趙婕自然高興，她保證暫不揭穿。

小唐主要是怕小吉子受到傷害。事後他一定要小吉子逃走，要不趙婕這女人遲早都會揭穿的。

趙婕甚至還保証，使他不至於陷在這兒，但却未保証他一定會滿載而歸，這當然是恃技而驕的通病，誰也不服誰。

一個自瀆用的角先生就能使趙婕通敵，甚至助敵逃走，甘冒欺君之罪，由此可見人類欲念之可怕了。

* * *

晚膳十分豐盛，小唐是和中年人、榮貝勒及趙婕同桌吃的。但小唐沒有喝酒，今夜他要盡力而爲。

爲了武林善堂，他屢次涉險，也對岳小憐之純情也作了些犧牲，總之一句話，全是捨己爲人。

賭局又設在昨夜同一大廳中。

當然，還是這四個人賭。

由於有趙婕技巧地暗助，大家都同意賭「梭哈」，且猜拳決定由小唐作莊發牌。

而這位「長輩」也以爲趙婕可以左右大局，所以賭局一開始，就來了大的，賭注驚人。

中年人的第一張明牌是K。

趙婕是一張Q。

榮貝勒是十。

小唐是八。中年人未加考慮就是五十萬兩。

第一張明牌出價五十萬兩，眞正是空前絕後了。

全都跟了，小唐也不甘示弱。却道：「照這個賭法，在下在發第二張明牌之後可能枱面就光了！你們可以賭到底了！無法陪各位賭『奧賽』。」

中年人道：「本人倒以爲少俠的賭資是足夠的。」

小唐道：「其實在下身上只有兩百萬兩，昨天輸了約一百萬兩，所剩不多，難以參加豪賭。」

榮貝勒道：「唐老弟，放心賭吧！你的賭本夠了。」

「我有甚麼賭本？」

榮貝勒道：「肅客！」

不一會發現老門房把岳小憐帶了進來。小唐心頭一驚，看來岳小憐並未受到一點委曲，只是表情很嚴肅。

小唐也不便問話，反正是被人俘擄了。

「小憐，妳還好吧。」

「還好！」

「是誰把妳請進來的？」

「我也不知道，蒙了面，只兩招半就……」

小唐心頭一驚，八成就是見過兩次的蒙面人。有一次袁老爹也見過，說是此人必然跛了一足。

小唐事後猜想，八成是司馬天。

小唐望着趙婕，趙婕也看了他一眼，微微點頭。

這大概是暗示，在緊要關頭她會助他一臂。

小唐發了第二張明牌，中年人是一張九。

趙婕是一張Q。已是Q一對了。

榮貝勒是一張J。

小唐又是一張八，以牌面論，自然是趙婕講話，他推出了一百萬兩，果然是空前絕後的豪賭。

趙婕是Q一對，不能不砸。

榮貝勒扣了牌，小唐道：「在下跟了！」

第三張明牌中年人是一張K，是K一對。

趙婕是一張A。

小唐來了一張J。

中年人一下子湊足了五百萬兩，就算榮貝勒明知這種豪賭所輸掉的小唐未必能拏走，也不由暗暗咋舌。

趙婕望了一會居然跟了。

小唐的一對小八似無跟的必要，他觀望了一陣也跟了。

岳小憐的身價能值一千萬兩嗎？

事實上眞正值一千萬兩的人是小唐，正因爲他的身價高，而他又喜歡小憐，小憐才會值這麼多，要不是小唐和她的情感非比等閑，十個小憐也不值一千萬兩。

榮貝勒直皺眉頭，這小子難道是三條八？除非中年人不是三條K，趙婕也不是三條Q，反之小唐必是要輸。

小唐發了最後一張牌。

中年人又是一張老K，這使他的聲勢大振。

趙婕又是一張Q，也是三條明Q。

小唐也來了一張小八，變成三張明八了。

不論三人是三條或者四條，小八是最小的了。

論牌面自然又是中年人講話了。

幾乎可以預料，他推出了全部的，也就是湊足了一千萬兩。而趙婕居然也跟了，這眞是一次絕牌。

趙婕在中年人有三張明牌老K之下敢跟，她可能有四條，至少也有「富爾豪士」的實力。

那麼小唐如果要跟，「富爾豪士」也不成，非四條不可。

絕對沒有想到，小唐也跟了。而且正要亮牌。

「慢着！」中年人道：「少俠願不願再賭個『奧賽』？」

「還要賭『奧賽』？」小唐道：「在下的全部賭資也不過兩百多萬兩，這枱面上已欠了七八百萬。」

「不妨！你還有賭資。」榮貝勒拍拍手，李湘走了進來。她的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小唐道：「李湘，妳怎麼也來了？」

李湘淡然道：「你該問問這兒的主人。只要有人在附近經過，他們都會霸王硬上弓請進來的！」

榮貝勒冷笑道：「李姑娘可不是途經此處吧？」

「李湘道：「你的意思是……」

榮貝勒道：「妳的銀屋輸給了小唐，人不也輸給了他？」

小唐和李湘不由同時一怔，這小子居然也知道這件事。

小唐知道，能把李湘弄來的人，必然非同小可。

至少榮貝勒這一套還不夠。

中年人道：「唐少俠，願不願賭這個五百萬兩的『奧賽』？你贏了可以帶走所有的銀票，絕對可以兌現，如果你輸了，要留下兩個抵押品！」

小唐內心直罵「不是東西！」一位萬乘之君的皇帝，豪賭已不應該，居然還要以雄厚的財勢去弄別人的女人。

在外面弄變童及其他女人，自是更不應該了。

小唐此刻不能不賭。既然來了，他就必須盡一切可能弄到一千萬兩以上，他不能白來，於是他點了頭。

小唐點了頭，李湘臉上似乎有了一點的笑容。

爲甚麼她被當作賭注反而會笑呢？

這種心理是十分微妙的，小憐被當作賭物下注，表示在小唐心目中有其不可動搖的地位，而小唐把她當作五百萬的籌碼，而對方也承認了，這表示她的身價不比小憐低些。

中年人道：「唐少俠賭了是不是？」

小唐道：「正是。」

「一共是一千五百萬兩！」

「不錯！」

中年人亮了牌，他是三條K。

趙婕是三條Q兩條九的「富爾豪士」。

小唐一掀牌，榮貝勒驚呼聲中，立刻就去抓他的左手，這表示榮貝勒已看出小唐弄了鬼。

小唐一閃，榮貝勒沒有抓住，小唐反扣他的脈門。這一扣正好扣住，道：「貝勒爺在你們的老輩面前動粗，不大好看吧？」

榮貝勒冷冷地道：「我發現你是老千！」

「有甚麼証據？」

「你手中有一張牌。」

「在哪裡？」小唐伸出雙手，且把袖子擄到肘部以上，道：「榮貝勒，據我所知，這兒還有比你更高明的賭客，就是這位姑娘，問問她，在下弄假了嗎？」

趙婕眞絕，大概也就是有了一些「角先生」，她竟很技巧地站在小唐這邊說話，道：「有嫌疑，但畢竟要當場抓到才成！」

趙婕是他們請來的老千，一來是教中年人玩賭！二來是想擊敗小唐，甚至把小唐留下來。

中年人只是好玩，但他下面的人却不是這樣單純的了。

小唐收回所有的銀票。這眞是一個大場面，一千五百多萬兩，而且是一場「梭哈」的枱面總和。

中年人望着趙婕，而有怒色。

也許是以爲趙婕放水，或者以爲她濫竽充數吧？

總之，今夜他輸了一千五百萬兩，還丟了人，也許丟人對他更重要，一千五百萬兩在他並不算甚麼。

小唐向岳小憐及李湘使眼色，就抱拳道：「承各位招待，十分感激，而且賭得也很盡興，因爲俗務待辦，必須告辭了！今後如有機會，還是願意奉陪的……」

說完三人出了大廳，院中三個人迎面攔住。

其中二人蒙面，一人未蒙面，竟是「落日雙鈎」司徒鴻。

司徒鴻的右眼被雲雀的「吹鏢」射瞎，但雲雀已死，這筆債記在小唐的帳上，所以他和榮貝勒算是同仇敵愾。

兩個蒙面人會是誰？反正絕不會是泛泛之輩。

由榮貝勒根本無意出手看來，這兩個蒙面人必非等閑。

中年人坐在一邊椅上，他身後站着兩個三十五六歲，猿臂蜂腰，目光炯炯的漢子，這必是大內侍衛。

小唐道：「司徒鴻，三位之中你最風光！」

司徒鴻冷峻地道：「甚麼意思？」

小唐道：「你不蒙面，就表示敢於面對一切，他們蒙面，顯示他們心虛，不敢見人……」

司徒鴻哼了一聲，撤下了雙鈎。

在過去數十年英雄歲月當中，「司徒十三」何等威風？如今流年不利，竟栽在一個小毛頭的手下。

這是他永遠不能服氣的一件事。

他的雙鈎交擊一下，閃電攻上。

此刻小唐已和二女有了默契，他們絕不戀棧，以閃電出手爲原則，先發制人。

司徒鴻雙鈎上的威力非同小可，小唐只好以最精純的招式對付，那是他自創的，以及慕容雪琴教的。

當然，還有袁老爹的武學精英。

小唐目前已儕身高手之林，「司徒十三」還沒有放在他的眼中。他在乎的是這兩個蒙面人。

兩個蒙面人一出手，二女接下。

但二女雖然了得，却因這兩個蒙面人的身手不低於司徒鴻，三五招下來就有點招架不住。

小唐一看不妙，大叫一聲「太公在此！」

「太公在此，諸神退位」，這只是封神榜留下的一段佳話，因姜太公昔年封了太多的鬼神。但也有些未獲封賞，到處流竄作祟，因而人們往往在住處附近豎碑，上有「太公在此，諸神退位」八字。

無非是僻邪的意思，和「太山石敢當」差不多。

小唐此刻大叫「太公在此」，對方自然莫名其妙。

就在他們莫名其妙的檔口，先是「吹鏢」出口。

小唐連吹兩隻，一隻居然又中了司徒鴻的右額。

司徒鴻已瞎了一眼，再次中鏢，不由怒極，狂攻不退。

二女施展吹鏢，却不大靈光，都沒有得手。

於是，二女在默契之下，「釣命銀鈎」又出了手，「太公在此」即暗示垂釣於渭水。

須知這「釣命銀鈎」是「回春散人」羅子超及袁老爹的所有暗器中的最拿手的絕活，詭異絕倫。

兩人等於四隻巨鈎，在二蒙面人不備之下，每人鈎中了對方一鈎，李湘鈎在那蒙面人的下顎處。

岳小憐則鈎中了另一蒙面人的脖子上的皮肉上。

這二人也眞能當機立斷，立刻以掌切斷了銀絲。

當然，不論切得如何快速，總會鈎下一塊皮肉來。

其中一個蒙面人低吼了一聲，小唐頗感耳熟。

這聲音以前他在善堂中是常常聽到的。

一旦掙脫巨鈎，兩蒙面人含忿出手，不出數招，兩女各挨了一掌。小唐大爲焦急，但司徒鴻緊纏不放。

才不過二三十招，兩女又各中了數掌。

儘管連連中掌，似乎她們並未受到嚴重的內傷。

小唐以爲，兩蒙面人出手有分寸才會如此。

大約又是二三十招，先是岳小憐被制住穴道倒下，李湘也連連後退，就在這時李湘冷笑地道：「倪賓，我知道是你！」

這個對付李湘的蒙面人不出聲也沒有否認，却加緊進逼。他的功力顯然比李湘深厚些。

正因爲李湘挑明了那蒙面人的身份，小唐也隱隱猜出了另一個蒙面人的身份，可能是司馬地。

但小唐却不揭穿，他希望先解決司徒鴻。

中年人這工夫開了腔，道：「司徒大俠……」

「草民在……」由這自稱也就點明了中年人的身份了。

中年人道：「你不是叫『司徒十三』嗎？」

「不敢，這是江湖朋友爲草民取的一個渾號！」

中年人道：「誰能在十三招內擺平小唐？」

十三招內擺平小唐？似乎這三個人無人能作得到。因而就沒有人敢應聲。中年人大聲道：「三人個人合擊，試試看能不能在十三招內辦到？」

這工夫李湘也被制住穴道，三個人向小唐包抄。

小唐先向司徒鴻快攻三劍，猛一回頭「卜」地一聲兩隻「吹鏢」之一，竟又射中了倪賓的上唇。

倪賓尖嘶一聲，伸手去捂嘴唇。

小唐不會放過這機會，「釣命銀鈎」突然出了手。却指向另一蒙面人——司馬地。小唐估計此人必是司馬地。

司馬天未死，司馬地應該也未死。

而這三個人似也未想到小唐也會「釣命銀鈎」。

所以這一鈎竟然鈎中了此人的左眉。

眉上很有肉，但鈎在皮上也會破相，小唐這次不待他切斷銀鍊，一抖之下，竟把他的眼眉上的皮拉裂，鈎子也就收了回來。

這本是瞬間的事，另外一個蒙面人和司徒鴻都還來不及援手，小唐的「釣命銀鈎」又射向倪賓。

這一次就不靈了，因爲他已有戒心。

於是三個一臉鮮血的高手合擊小唐一個人。

小唐奮戰五十餘招，終於連中十七掌倒地不起。

中年人站了起來哂然道：「這小子雖然倒下，却比你們這些沒有倒下的人風光多了！一對一你們都辦不到吧？」

三人都不出聲，這局面是十分尷尬狼狽的。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在中年人身後出現。

中年人身後本有兩名侍衛，但却未曾警覺。

此刻兩個蒙面人及司徒鴻都發現了，立刻向中年人撲去，準備護駕，可是中年人身後二侍衛却發生了誤會。

他們以爲這三人，尤其是司徒鴻有行刺皇上的企圖。

因而，二人立刻自中年人身後閃出迎上。

這二人閃出，中年人背後的人却沒有撲向中年人。

雙方各力砸一掌，兩個蒙面人及司徒鴻等大叫「有人犯蹕行刺——」當兩個侍衛發現有異回頭時，倒在另一邊地上的小唐已被另一個頭蒙黑紗的人挾起，越墻而去。

幾乎在此同時，在中年人身後出現的人也消失。

顯然此人的出現是配合劫人的這個頭蒙黑紗者的行動，旨在救小唐，當兩個蒙面人及司徒鴻發覺上當追出時，却一無所獲。

*　*　*

小唐自痛苦中醒來，慕容雪琴坐在床邊。

「前……」小唐立刻改口道：「大姐……」

慕容雪琴這才有甜甜的笑容，道：「這才是我的寶貝好兄弟，你可知道你傷得有多重嗎？」

「小弟，知道……中了十七掌！」

「那還不夠，最後一掌砸在你的背上，傷了你的少陽膽經。」

「大姐，兩位姑娘呢？」

「還在他們手中，但你不必躭心！」

「大姐，我能不躭心嗎？」

「兄弟，你自管放寬心，因爲李湘是司馬天的女兒，也是司馬地的姪女，而司馬天又是皇上的族人。所以兩個蒙面人下手十分有分寸。相信她們沒有內傷。」

「還有岳小憐呢？」

「岳姑娘是九門提督安貴的外甥女，打狗看主面，他們也不會傷害她的，」慕容雪琴道：「況且當時的情況姐姐只能救你一個人。」

「大姐，她們落入敵手，總是不妙。」

「大姐也知道，我會盡量設法拯救。」

「大姐，妳眞好！」

「怎麼個好法？」

「以前我總是把『鬼仙艷靈』當作了很可怕的人物，甚至於……甚至於……」他不便說出來。

「甚至於當作妖怪或者厲鬼？」

「是的，那是傳聞失實，絕對想不到大姐這麼和藹，如此年輕……」他發現慕容雪琴笑得十分動人了。

這眞不像一個三十六歲的女人應有的笑靨。

但是，這想法自然不切實際，因爲慕容雪琴現今雖已年屆不惑，却仍是雲英未嫁之身。也可以說是個黃花閨女。

大閨女和婦人是不一樣的。

不管她在武林中的地位有多高？也不管她對男女間的事知道多少？總結還是一句話——她是個黃花大閨女。

既然未曾破身，對男女間的事自不免嚮往而多憧憬。

那麼，年紀實在也沒有多大的影響了。

況且她一點也不老，肌膚細膩白嫩而有彈性，眉宇間有一股清麗英颯之氣，另有一種脫俗的美！

「兄弟，你好多了吧？」

「姐姐救我，當然好得快！」

「我先爲你服了幾種靈藥，還包括培養你的元氣的靈丹。然後再以我的眞元爲你療傷……」

「多謝，大姐，我怎麼報答妳？」

「不用客氣，兄弟，其實妳要報答我很簡單。」

「怎麼個簡單法？」

慕容雪琴忽然伏下身子，把面頰貼在小唐的面頰上，輕輕磨蹭着，道：「我自幼失怙，也沒有兄弟姊妹，當然，我迄未嫁人……」

「大姐，妳一直沒有嫁人？」

「兄弟以爲我已爲人婦了？」

「小弟以爲如此。」

「沒有，兄弟，姐姐一直還是清白之身，我一直在等機會，在找一個我認爲會喜歡的男人，却一直沒有。」

「大姐，也不能太挑剔，還不算太晚！」

「兄弟，我的心房已關閉，我不準備再接納別人。」

「怎麼？今生不嫁了？」

「是的，雖然不嫁，却已心有所屬了！」

「大姐……請告訴我，是哪一位俠士有此殊榮？」

「兄弟，我不能告訴你！」

「大姐不告訴我就算了！我只是希望大姐終生幸福，永遠過着無牽無掛的快樂生活！」

「兄弟，你永遠也猜不對……」

「是的，大姐，我想不出是誰來……」

慕容雪琴又把臉貼在他的臉上，他體會到，一個成熟的女人那種冰清玉潔的胴體上沁人心脾的肉香。

尤其是一位絕頂高手的女人所具有威儀中的美感。

那又是一種引人入勝，既敬又畏而又不免嚮往的心情。

「兄弟，姐姐好喜歡你，也重視兄弟的喜歡我！」

「姐姐以爲，妳喜歡我比我喜歡妳的多還是少？」

慕容雪琴喃喃地道：「兄弟，你給我的永遠永遠也不可能有姐姐給你的多！」她說得那麼肯定。

小唐有點迷惘，貼在他臉上的成熟女人是慕容雪琴嗎？

這是那個神出鬼沒的「鬼仙艷靈」嗎？

說她痴情也好，幼稚也好，至少在她這樣年紀，經驗閱歷又這麼深的女人來說，她的擧止是令人吃驚的。

小唐道：「姐，我會給妳更多……」

「眞的？兄弟。」

「姐姐不信任我？」

「信！兄弟，你是個一言九鼎的人，姐姐當然相信。兄弟，你的傷還沒有好，而且必須及時以特殊方法治療。」

「姐姐的大恩，我會緊記在心！」

「只不過你要有勇氣接受這種治療方式才行。」

「小弟有勇氣接受任何肉體上的痛苦。」

慕容雪琴道：「這可以說不是肉體上的痛苦，而是一種心情上的打擊，兄弟，我們都不是世俗之人是不？」

「當然，大姐。我不以爲像我們這樣不落俗套的人會有甚麼不好？」他親了她的面頰一下。

此刻他的任何一個擧止都十分純潔，就像一個小弟在撒嬌時親他的姐姐一樣，可是這在慕容雪琴的感受上有多大的震撼。

她忽然抱緊了他，她的臉緊貼在他的面頰之後的頸部，小唐可以體會到，她的呼吸炙熱逼人。

而且她的整個身子顫抖不已。

小唐抱着她，或者是她抱着小唐，使小唐這個已有了這方面經驗的小男人感到十分微妙而驚奇，那就是——這年紀的女人似乎和少女完全不同。

到底不同之處在哪裡，他無法以語言來形容，再次治傷的初步是「合體」。也就是「三竅合」。

這果然使小唐有點吃驚了。

她說：「三竅合指兩鼻孔及嘴部密合，使雙方的眞氣能融合爲一，循環不已，但事實上，小唐所感受到的却是這樣。

他在渾渾噩噩之中，隱隱感受到下體的密合。

這是驚心動魄的一個動作，小唐微微睜眼，看到她雙目微閉，眉宇間洋溢着一種興奮和滿足。

小唐隱隱覺得雙方下體的貼接，沒有造成男女交媾的事實，却誘人更進入一種奇妙的幻境中。

那是一種甚麼感受？只能說是軟、滑而又潤的飄飄然的滋味，是人類身體上的最敏感的刺激。

她的雙唇噏動，喃喃地道：「過重樓、心火降，靜中內觀。頂中有三昧眞火，靜中外視，用眞意寂照凝聚，使上火下射，下火上炙，內外夾攻烹煉……」

小唐立刻收懾心神，依其叮囑運功。

足有兩個半時辰。小唐由渾沌的境界中清醒。

他仍然抱着慕容雪琴，他們都沒有穿任何衣衫。

由於他是絕對清醒的，他看清了她的胴體的上身。

她有少女般的胸部，堅挺而有韌性，軟柔而又不下垂。她的肌膚細嫩光澤，膩滑而有彈性。

小唐忽然感覺，傷得如此之重居然好了。

也許是這份知遇之恩，報答的心情，他的雙臂一緊，兩個胴體就更加密貼，因而下竅的密合，而達到突破現狀的趨勢。

「大姐……這是不是……」小唐的語音都變了。

「兄弟以爲如何？」

「大姐，我幾乎把持不住……」

「兄弟，你想要，姐姐也能給你，但是，你必須不把我當作一次宣洩的對象，要把我當作……」

「姐，我不敢。」

「沒有甚麼不敢，只看你心目中的我是甚麼角色？」

「大姐，那會是甚麼角色？我叫你大姐！」

「對！也有些丈夫叫妻子是大姐，妻子叫丈夫是大哥的。」

小唐一怔，這可能嗎？

他們的年齡相差二十歲，但是，男女間的事根本就不能以年齡作屏障，因爲年齡擋不住它的發展。

「兄弟，你是不是已經好了？」

「好了，大姐，眞是奇妙。我說的是妳治療的內功奇妙。」

慕容雪琴道：「如果你不奇妙也不成。」

「我也奇妙？」

「不錯，剛才的情況，和男女居室幾乎完全一樣，唯一不同的是，雙方的密貼是爲了流通眞炁，而不是爲了銷魂！」

「大姐，雖不是爲了這箇，小弟多少還是有點……」

她以十分迷人的眸子看了他一眼，那美好而成熟的臉上也泛出了一抹紅霞，可見不管如何老練，只要是男女之事，都會動心。

是不是小唐是個絕對與衆不同的男人？

女人都喜歡英俊、挺拔、碩壯而有韌性的男人。

尤其是胴體的剛陽之美必須兼具，絕不是僅具有野獸般的交合耐力就能取悅異性的。

人畢竟是有靈性的，需要雙方心靈的鍥合。

這種鍥合能產生共鳴，而產生吸引力。

「現在我要把我最精心研出的『天羅十二掌』傳給你，你一定要全心投入，才能得其神髓。」

「大姐，妳爲甚麼對小弟這麼好？」

「其實以前也不知道，現在似乎知道了！」

「知道甚麼？」

「自己去想吧！兄弟，有很多的話，由我說出來，很不合乎我的身份和年齡，由你去想比較好些！」

「妳是不是以爲自己太大，甚至以爲……」

「難道我不大？」

「如我和小憐沒有婚約，我可能要大姐作我的——」她忽然揚手阻止他繼續說下去。

兩人交換了一個眼神，似乎都能體會彼此的心意。

「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她道：「和別人無干！」

「大姐，這事當然和別人無干！」

「而且大姐也不要你對我負什麼責任！」她站起來時，小唐幾乎呆了。以前，他只以爲只有妙齡少女才具有青春之美，尤其是透過胴體所表現的一切。

現在他完全推翻了這種看法。

三十六歲的女人也照樣具備，而且毫不遜色。

她完全無遮地在屋內走動着，道：「兄弟，你無法體會我此刻的心情，但我能體會你的心情。」

「大姐能體會？」

「是的，你一定感到意外是不？」

「是……是的，大姐，妳簡直和十七八歲的姑娘完全一樣。」

「這是內家修爲到了火候，駐顏有術之故，但不論如何，我總是一個年齡大你一倍的女人是不是？」

「大姐，我不但不以爲不合，還覺得有意思，很奇妙！」

「姐姐比你更有奇妙的感受，你是知道，這是我有生第一次完全裸裎相對一個男性，而他非但不輕視我，還說我很奇妙……」

「大姐，這是眞的。」

「當然我相信你的話，所以大姐不但喜歡你，也很感激你，你使我對自己作了肯定，在我的一生中，從未有過這一刻的興奮和快樂。」

「大姐，能使妳快樂，我更快樂……」他打量着慕容雪琴輕微扭擺着的動人胴體，總會有點想入非非。

他忽然轉過了身子道：「大姐，小弟無狀！」

慕容雪琴笑笑道：「兄弟，我不怪你，這就是人類的正常反應，如果你看着姐姐的胴體而根本無此反應，姐姐會怎麼想？」

小唐道：「大姐，這是不是有點不敬？」

「不是，兄弟，我以爲你很率直、誠懇。甚至我很感激你，像你的人品和年紀，居然會對大姐產生如此熱烈的綺念……」

「感激我？」

「是的！每個女人都會感激眞正對她產生敬慕或愛意的人，當然，這種情感既有愛也有慾，只是不能全是慾而沒有愛，那就不好了！」

她的腰很細，那是因爲她一點也沒有中年婦女發胖的現象，因而也就顯示了她那渾圓的臀部的挺翹。

沒有一個美好臀部，幾乎就談不上身段了。

而大腿，却又是人類身體上佔了大部份的重要部位。

儘管古人衣著密封起來，看不到胴體的眞實情況，但我們可以相信像羞花、閉月、沉魚、落雁的四大美人，絕對不僅僅是面孔動人。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溫如玉和倪汝霖在姥山和陸翰飛會合之後，將姬紅薇點了穴道，才找嘉摩、嘉檀尊者，作交換人質將白倩倩的妹妹白嫚嫚換回來，溫如玉裝扮白衣教主雖然瞞騙了魔教等尊者，却瞞不過白嫚嫚，經過解釋之後，白嫚嫚亦坦白的說出自己並不是白衣教主，她是教主的妹妹，關於終身蠱之毒，她母親遺下有解蠱之藥。



斧環傳奇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可飛・圖

直抵魔窟換俘　佈下人手堵截

白嫚嫚沉吟了半晌，慨然抬頭道：「老前輩既然說得如此嚴重，為了武林大局，我就是拚着被姐姐責駡，也得遵命。」

溫如玉大喜道：「妹子深明大義，實是難得！」

白嫚嫚話聲一落，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小小玉盒，道：「十粒解藥，我曾用過一粒，這裏一共還有九粒，就一併請……」

邊說邊用拇指推開盒蓋，這一推，她粉臉失色，底下的話突然噎住，口中不期驚「噫」出聲！

三個人六道眼神，原都集中在玉盒之中，此時瞧她推開盒蓋，盒內空空如也，那裏有甚麼解藥？不禁全都一怔！

「這……」白嫚嫚又驚又急，抬頭道：「這一定是被魔教的人搜去了，他們怎會知道這是解藥？」

這一變故當眞使人大感失望，白嫚嫚是個涉世未深的女孩子，她不像有假，那麼眞是被魔教的人搜去了！

大家好不容易把白嫚嫚從魔教手上換出，結果却落得勞而無功！

倪汝霖修眉微皺，徐徐說道：「姑娘解藥既被魔教搜去，急也無用，姑娘深明大義，如能在令姊面前，相機進言，釜底抽薪，也未嘗不是辦法。」

接着回頭朝溫如玉道：「白姑娘遺失解藥，事出意外，也許不是賽孫臏始料所及，但他還有一封密柬，囑妳在回程之中，方可開拆，不知是否另有安排？姑娘何妨拆開瞧瞧。」

溫如玉被他一言提醒，喜道：「老前輩說得不錯，令狐老前輩也許早就想到萬一解藥無着，所以要我們在回程中拆看。」

說着，取出密柬，拆開一瞧，只見上面寫着：「再易俘，載白骨次女，交換厲山門人，北嶽弟子。」

倪汝霖見她看着字條，一聲不作，不由問道：「賽孫臏在密柬上說些甚麼？」

溫如玉道：「這會令狐老前輩也想不到了，他老人家只是要我們找白衣教索人！」

她雖因自己長了一頭赤髮，昔日對陸翰飛的一往痴情，已如流水，但姑娘家心胸再寬，對自己的情敵，難免有異樣之感！

此刻說到冷秋霜、楚湘雲兩人，口氣就顯得極為冷淡，隨手把字條朝倪汝霖遞了過去。

倪汝霖當然不知道她們之間的事，只道溫如玉因解藥沒弄到手，是以悒悒不樂，接過字條一瞧，不由慨歎道：「賽孫臏當眞不愧靈狐之號，好像甚麼事他都知道，杜老弟，你和采珍不是一路尋找楚、冷兩位姑娘來的嗎？哈哈，她們已落在白衣教手裏了。」

杜志遠道：「這是令狐老前輩在密柬上說的？」

倪汝霖點點頭，順手把字條塞進袖中，一面笑道：「這事還勞白姑娘回去，向令姊討個人情才好。」

溫如玉瞧得暗暗佩服，心想：「薑到底是老的辣！」

白嫚嫚道：「老前輩到底說的甚麼人？」

倪汝霖道：「一個杜老弟的師妹楚湘雲，另一個則是厲山門下的冷秋霜，她們從君山一路趕赴赤燄山去的，大概是中途被令姐截去了。」

白嫚嫚沉吟了一下，臉有難色，道：「我姐姐從不聽人勸告，我就是求她，她也不會放的。」

說到這裏，忽然柳眉一挑，抬頭道：「老前輩，我想到一個辦法了，你們就像方才一樣，只說我被你們所擒，向姐姐去換人不好嗎？」

溫如玉忙道：「妹子和我們一見如故，大家談得極是投機，這樣豈不……」

白嫚嫚搖手道：「溫姐姐，妳不知道我姐姐的脾氣，她從不許我過問她做的事，只有這樣，她才會答應放人。」

＊　　＊　　＊

巢湖南岸的白石山，山勢並不太高，但山嶺起伏，綿連北峽山脈。

在白石山南麓，有一個小小的山村，四面環山，中間一片盆地，疏疏落落的散居着七八戶人家，土垣茅簷，綠樹成蔭，恍如世外桃源！

這是黎明時光，天色還沒大亮，入山的小徑上，有一條人影如飛奔來！

這人生得身材魁悟，臉色黝黑，此刻好像有甚急事，匆匆奔近左側一座茅屋，才到簷前，就洪聲叫道：「姥姥起來了麼？」

隨着話聲，一腳跨進屋去！

「是洪老大，有甚消息了嗎？」

屋裏一個破竹似的聲音響起，從右廂走出一個滿頭白髮，形如鬼魅的獨目老嫗。

洪老大連忙垂手道：「據派往巢湖踩盤的弟兄報告，姥山確實住着幾個身穿黑衣的僧人，極似魔教中人，他因姥姥一再交代，不准露出形跡，是以只在姥山附近水面捕魚，不敢登岸覷探。」

獨眼乞婆區姥姥點頭道：「只要他們確在姥山，事情就好辦了！」

洪老大又道：「另外還有一件事，昨日午後，巢縣附近，曾出現一個白衣教主打扮的人和一個金衣護衛，三個綠衣侍衛，乘船往姥山而去。」

獨眼乞婆吃驚道：「這等重大消息，你昨天就該趕來通知了。」

洪老大道：「那是派在巢縣附近的一個弟兄瞧到的，他只當白衣教主有甚行動，是以不敢多說。後來直到晚上，發現夏侯律乘了一條小船，行色匆匆的棄舟登陸，向北而去，他當時認為可能是白衣教主趕上姥山去，所以夏侯律逃了出來，這才向兄弟報告，同時說出目睹白衣教主前往姥山之事。兄弟據報後，知道白衣教主和姥姥同在這裏決無單獨行動之理，這中間定然另有冒充之人，所以連夜趕來。」

獨眼乞婆道：「你見過邵總管沒有？」

洪老大憤然道：「姥姥，咱們原是和白衣教主合作，並不是他們的屬下，姓邵的那份氣燄，我洪長勝……」

獨眼乞婆聽得臉色大變，急忙搖手制止，低聲道：「洪老大，你……你快小聲一點，唉！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你千萬衝動不得。」

洪老大默然不語。

獨眼乞婆又道：「這事只怕白衣教主還未知道，你跟我一起去，見過教主，也許咱們就得立時採取行動。」

說着偕同洪老大，急匆匆跨出柴門，沿着石子小徑，朝山麓一座茅屋走去。

才到門口，只見一個綠衣侍衛迎了出來，躬身道：「教主有請。」

獨眼乞婆心中微微一凜，暗想：「白衣教主如何知道自己來了？」一面點頭為禮，和毒砂掌洪長勝走進茅屋。

白衣教主果然已在屋中相候，瞧到兩人進來，起身讓坐，口中說道：「姥姥來得正好，我正要着人去請你老人家呢。」

獨眼乞婆在她左首一把椅子上坐下，陪笑道：「洪老大連夜趕回，有重要消息向教主報告，老身才陪同他來。」

白衣教主兩道冷厲目光，透過蒙面白紗瞧了洪長勝一眼，口中沉嗯一聲。

獨眼乞婆忙道：「據派往巢湖的弟兄報告，魔教一批人，確在姥山落腳。」

白衣教主點頭道：「魔教法王枯佛嘉摩尊者，親率天龍八部護法弟子東來中原，似乎有意和咱們為敵。」

獨眼乞婆聽得一驚，魔教法王居然親自趕來了，但白衣教主沒有多說，自己不好多問，因此接着說道：「另有一件重要消息，是昨日午夜，敝教弟兄，在巢縣附近，發現有人假冒敝教主和金衣護衛，率同三個綠衣侍衛，乘船向姥山而去……」

白衣教主踞坐如故，連哼也沒哼一聲。

獨眼乞婆瞧得不由大感奇怪，在她想來，自己說出這項消息，白衣教主至少也會震動一下。

那知話聲一頓，對方平靜如故，絲毫沒有反應。心中暗暗想道：「這丫頭好生陰沉！」

但因白衣教主沒有作聲，話聲微微一頓，只好繼續說道：「當時那個弟兄，只當教主有甚秘密行動，不敢多說，後來直到晚上，又發現夏侯律棄

船登陸，朝北逸去，才向洪老大報告，洪老大因事出非比尋常，才連夜趕來。」

白衣教主點點頭，冷嘿道：「夏侯律是魔教叛徒，極可能想是乘隙逃出。」

獨眼乞婆見她對假扮白衣教主、金衣護衛等人，前去姥山之事，好像並不在意，獨目之中，不禁隱含詫異，問道：「那冒充教主的一行人，前往姥山，只怕另有企圖，咱們還得立即趕去才好！」

白衣教主冷冷一哂，道：「讓他們先去互拚一場也好，我已命金衣護衛率人前去沿湖監視，只要發現敵踪，立即馳報。」

毒砂掌洪長勝因自己負責巢縣方面的偵查工作，所以自從昨晚得到消息，奔波了半夜，趕回報告，不想白衣教主都已知道，那就是說，在巢縣方面，表面上由自己五毒教負責，但白衣教主分明已派了人去。

他性情較直，聞言不由大感氣憤，洪聲笑道：「姥姥，兄弟說的如何，白衣教主耳目靈通，甚麼事都瞞不過她，這幾天來，咱們弟兄，算是白忙了一陣子。」

獨眼乞婆聽他當面搶白，不由心頭大急，忙道：「洪老大，你在教主面前怎好這般說法……」

洪長勝率領的五毒教徒，因平日受了不少白衣教人的歧視，心頭氣憤，積壓已久，聞言冷笑道：「兄弟說的，原是事實，白衣教威震江湖，教主手下，多的是奇才異能之士，兄弟江湖末流，何足重輕？」

白衣教主端坐椅上，笑道：「姥姥和洪老大對白衣教精誠合作，本教主至表感謝，今日之事，其實我也得到消息，因事出意外，所以先派金衣護衛率人前去監視對方，我就在此等候姥姥共商對策，尤其目前正有一項極重要的佈置，還得仰仗洪老大的大力呢！」

說到這裡，只見一個綠衣侍衛匆匆進來，報告道：「西河灣港灣中，發現一條小船，已捨舟登岸，正往這裡而來，金衣護衛特要小的前來報告。」

白衣教主冷笑道：「他們居然敢送上門來，好，你快去告訴金衣護衛，不得攔阻。」

綠衣侍衛應了聲是，匆匆退出。

白衣教主回頭朝獨眼乞婆道：「有勞兩位率貴教兄弟，隨帶『五毒噴筒』在谷外四週埋伏，但聽信號行事，向谷中縮小包圍，不可放走一人。」

她口中說得客氣，但語氣冷厲，大有令出如山之概！

獨眼乞婆起身道：「老身敬遵教主指示。」

她向獨砂掌洪長勝使了一個眼色，正待轉身退出！

白衣教主左手一抬，道：「洪老大請留步！」

毒砂掌洪長勝機伶伶一個寒噤，停步道：「教主還有甚麼吩咐？」

白衣教主嬌聲道：「方才之事，你不可介意才好！」

獨眼乞婆搶着諂笑道：「教主好說，洪老大跟隨老身多年，爲人戇直，怎敢對教主介意？」

白衣教主冷冷的道：「這樣就好。」

兩人退出茅屋，白衣教主瞧着他們後影，忍不住冷嘿一聲。

這時門外又有綠影閃動，一道人影倏然墮地，躬身道：「啓稟教主，敵人離此已不及兩里。」

白衣教主道：「你叫邵叔叔回來就是。」

綠衣人應了聲「是」，雙脚一頓，立即破空而起。

* * *

谷外，正有一行人緩緩走來，前面一個，面蒙白紗，身穿月白儒衫，扮相和白衣教主相似的，正是赤髮仙子溫如玉！

她身後跟着一個身穿金衣，面蒙金紗的千面怪客倪汝霖。

第三個也是身穿白衣，面蒙白紗的是白嫚嫚，她兩手下垂，已由溫如玉點了她的穴道，這是她自己要溫如玉這樣做的。

最後兩個綠衣人，是杜志遠和黑娘子倪采珍了。

他們這一行動，是昨晚計議好的，當然，白衣教臨時巢窟設在白石山山谷之中，也是從白嫚嫚口中所說。

山谷入口，是由兩座小山中間盤曲而入。

一行人堪堪行近，右側小山上忽然飛落一條人影，攔在路中，喝道：「甚麼人，敢假冒教主，闖上白石谷來？」

溫如玉目光何等犀利，對方才一飛起，早已瞧清來人是白衣教的綠衣侍衛，但她白紗蒙面，故作不見，依然大模大樣的朝前走去。

杜志遠却在此時搶前幾步，拱手道：「請朋友通報一聲，敝教主特來拜訪貴教教主。」

綠衣人道：「你們是甚麼教？」

杜志遠道：「朋友難道看不出來？」

綠衣人哼道：「你們也會是白衣教不成？」

杜志遠道：「這個不勞朋友費心，江湖之大，你們可以稱白衣教，咱們自然也可以稱白衣教。」

綠衣人早經白衣教主吩咐，是以只哼了一聲，便自轉變口氣，問道：「那麼貴教主一行，前來白石谷有何貴幹？」

杜志遠道：「敝教主昨日從魔教手中，救出一位姓白的姑娘，後來才知道這位白姑娘，竟是貴教二公主，敝教主怕路上有甚麼差池，特地親自護送前來，順便拜訪貴教教主。」

綠衣人聽得心頭一震，忙道：「敝教二公主人呢？」

他說話之時，兩道眼神，不禁透過綠紗，朝白嫚嫚瞧去！

溫如玉背負雙手，不耐的道：「貴教主是否在此？那麼叫她到本教總壇來見我好了。」

綠衣人心中暗想：這假冒教主之人，說話舉動，和冷漠神氣，當眞和教主十分相似，他眞怕對方拂袖而去，連連躬身道：「在，在，敝教主就在谷中。」

杜志遠輕嘿道：「那麼朋友還是趕快去通報吧！」

綠衣人應道：「是，是，貴教主請在此地稍候，我這就進去通報。」

溫如玉從鼻孔中，冷嘿一聲。

綠衣人那敢怠慢，轉身朝谷中如飛而去。

一會工夫，只見那綠衣人領着金衣護衛金影飛魔邵大宇從谷中奔出，朝溫如玉拱手道：「敝教主聽說貴客蒞止，特命老朽前來迎迓，請諸位入谷相見。」

溫如玉傲然卓立，冷冷的道：「白倩倩好大的架子！」

說話之時，身子略一回顧。

倪汝霖閃身走出，呵呵大笑道：「邵朋友還記得咱們在廬江見過否？」

金影飛魔怔得一怔，抱拳道：「原來是倪大俠，難得，難得！」

倪汝霖抬手道：「邵朋友請在前帶路！」

金影飛魔暗罵一聲：「此時且容你神氣，反正你們這幾個人已是有進無出的了。」一面點頭道：「正是，正是，老朽替諸位引路。」

溫如玉始終沒和他說話，好像你們來了一個綠衣侍衛，我們也以綠衣侍衛答話，你們來的是金衣護衛，我們也以金衣護衛接着，你們教主來了，才有資格和我說話。

因此，金影飛魔話聲一落，轉身在前面引路，溫如玉只是昂首闊步，緩緩朝谷中走去。

兩山之間，一條僅容兩人並肩可行的山徑，盤曲而行，一會工夫，便已進入山谷，但見四週羣山圍繞，谷中到處都是濃林。

金影飛魔領着大家穿林而出，中間是一片空地，左右兩邊，依林建着七八幢茅屋。

迎面一座高大茅屋前面，負手站着一個一身白衣臉蒙白紗的人，正是帶着幾分詭秘色彩的白衣教主白倩倩！

金影飛魔側身讓路，在邊上站停，回頭道：「敝教主已在佇候了，尊駕請吧！」

溫如玉理也沒理，走近茅屋，拱拱手道：「教主別來無恙？」

白衣教主聽出溫如玉口音，也略一抱拳，冷冷笑道：「本教主還當是誰？原來是仙子芳駕光臨！」

溫如玉傲然笑道：「教主是否感到驚奇？」

白衣教主並沒接口，只是擺擺手道：「仙子遠來，請到裏面奉茶。」

溫如玉目光迅速一瞥，笑道：「奉茶倒是不必，咱們的來意，教主想必已聽貴教綠衣侍衛報告過了？」

白衣教主點點頭道：「舍妹年幼無知，爲魔教中人所擄，蒙仙子援手，還勞親自護送前來，本教主至感隆情。」

溫如玉道：「咱們特地護送二公主前來，一則怕魔教心有未甘，中途攔襲，再則……」

她故意把話聲拖長，言有未盡。

白衣教主冷漠的道：「仙子言中之意，似乎還另有要挾？」

溫如玉格格一笑，道：「教主言重，這也談不上要挾，只是想和教主討個人情罷了。」

白衣教主道：「仙子請說！」

溫如玉道：「聽說三天前，教主在北峽山附近，擒來兩人……」

白衣教主點頭道：「不錯，那是北嶽和厲山雙煞門下，仙子的意思，就是要我釋放她們了？」

溫如玉笑道：「我這兩個妹子，年幼無知，教主如能把她們放出，本仙子至感隆情！」

白衣教主白紗蒙臉，瞧不到她臉色，但聽怒嘿一聲，道：「好，仙子先把舍妹放了！」

溫如玉「唷」道：「咱們已經把二公主護送上門來了，教主總該先把我兩個妹子放出來才對呀！」

白衣教主冷峻的道：「本教主既已答應，仙子還怕我不放人嗎？」

溫如玉格格嬌笑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咱們深入白石谷，身在貴教包圍之中，教主就是先放人，還怕咱們逃上天去嗎？」

兩人針鋒相對，互不相讓，聽得站在一旁的千面怪俠暗暗點頭，心想：「賽孫臏要溫如玉擔當換俘重任，眞是安排得再恰當也沒有了。自己女兒平日也算得精明能幹，但和溫如玉相比，就不如遠甚！」

白衣教主聽溫如玉說出身在自己手下包圍之言，不期心頭一凜，尋思：「這人武功機智，都不在自己之下，今日不除，異日必爲大患！」

她心頭升起一絲殺機，咀角微撇，臉上也飛起一抹獰笑，只是有白紗蒙面，別人無法瞧到，只聽她仰天發出銀鈴般笑聲，道：「仙子也未免太小覷我了，好，本教主把她們先放出來就是。」

說到這裡，回頭朝金影飛魔吩咐道：「你去把兩人放出來。」

金影飛魔答應一聲，飛身朝茅屋奔去，一會工夫，領着楚湘雲、冷秋霜兩人出來！

楚湘雲、冷秋霜兩位姑娘才一走出茅屋，瞥見簷前站着兩個白衣教主

，兩個金衣護衛，但雙方對峙着好像不是一起的，心頭不期大為詫異！

白衣教主轉過頭去，冷冷的道：「有人接妳們來了！」

赤髮仙子溫如玉連忙招手道：「兩位妹子，快過來呀！」

冷秋霜瞧了溫如玉一眼，朝楚湘雲道：「湘雲姐姐，這是怎麼一回事？」

楚湘雲遲疑的搖了搖頭，還沒作答。

杜志遠叫道：「師妹，我們特地接妳們來的，還不趕快過來？」

楚湘雲聽到綠衣人是師兄，不由喜道：「啊，是大師兄！」

她一把拉了冷秋霜的手，急急奔了過去。

溫如玉低聲道：「兩位妹子，快運氣試試，白衣教主是否在妳們身上做了手腳？」

楚湘雲點點頭，和冷秋霜兩人略一運氣，覺得並沒什麼，這就一起走到杜志遠身邊停住。

白衣教主只是負手而立，冷哼一聲，道：「仙子現在總該把我妹子放了吧？」

溫如玉道：「這個自然。」

說着左手袍袖一揮，杜志遠、黑娘子兩人一左一右，霍地向後斜退了幾步，左手暗暗籠入袖中，凝神戒備。

倪汝霖迅速替白嫚嫚解開穴道。

白嫚嫚穴道一開，飛也似朝白衣教主奔去，口中嬌呼一聲：「大姐……」

白衣教主沉聲道：「妳快進去！」

「二公主！」茅屋中搶出四個青衣小鬟，擁着白嫚嫚往裡走去。

溫如玉拱手道：「教主盛情，感激不盡，咱們後會有期，就此告辭。」

白衣教主冷冷說道：「本教主恕不遠送。」

溫如玉目光一轉，輕笑道：「教主在白石谷四週，伏下重兵，是否有一拚之意？」

白衣教主哂道：「以卵擊石，還談不上拚字。」

溫如玉格格嬌笑道：「我不過是提醒妳一句，咱們今天是護送二公主來的，照說該好來好往，免傷兩家和氣，自然最好……」

白衣教主冷笑一聲道：「怕的是諸位來的容易，去時不容易呢。」

溫如玉道：「那也不見得，教主真想動手，只怕會造成慘重傷亡，後悔莫及。」

話聲一落，站在她身後的杜志遠、黑娘子兩人，忽然從袖中掏出兩枚蛇形暗器，虛空一揚。

白衣教主森森目光，從蒙面紗中略一轉動，似乎微微一怔，繼而冷笑道：「原來你們只仗着兩支『翼火蛇』，嘿嘿，『翼火蛇』火力雖强，不過十丈，在我白石谷，可說一無用處。」

她這話可說得不假，白石谷方廣不下百畝，白衣教的人散伏四週，並不集中一處，兩枚『翼火蛇』的威力，自然發生不了作用。

這和當日無影人魔夏侯律當面相對，距離較近，形勢不同，當時夏侯律志在逃亡，萬一逼緊了，他會來個同歸於盡。

如今杜志遠、黑娘子和自己距離較近，取出兩枚「翼火蛇」，志在掩護一行人退去，威脅的意味比較大，決不會存有「偕亡」之心。

不錯，他們拚急了，當然也會出手，那麼唯一目標，只有自己一人，但「翼火蛇」，必須碰上東西，才會爆炸。

憑自己的武功，雙方相隔較遠，即使擲來，也足可伸手接住，或者用掌風把它劈出，難以傷得了自己，造成的損失不會嚴重，而溫如玉一行，卻非把他們除去不可，即使手下的人稍有傷亡，也在所不計。

溫如玉可沒想到這一着上去，那是因為她只知「翼火蛇」威力極强，不知其中這些道理，聞言笑道：「那麼教主是想試一試了？」

白衣教主傲然道：「本教主正有此意，仙子只管叫他們出手試試！」

說到這裡，仰天發出一聲尖細嘯聲，接着又冷冷的道：「如果你們僅仗兩枚『翼火蛇』，就想全身而退，也未免太小覷白衣教了。」

話聲一落，草坪四週樹林之中，突然湧出無數身穿灰白半短長衫的武士，手持兵刃，緩緩向中間包圍過來。

千面怪俠汝霖經驗老到，默察形勢，便已明白白衣教主用心，自己這邊，僅憑兩枚「翼火蛇」，已無法對她構成威脅。

當下就以「傳音入密」通知杜志遠、黑娘子兩人，「翼火蛇」千萬不可出手，一面朝溫如玉道：「目下形勢，一場激戰，已在難免，對方人多勢衆，咱們只有衝出白石谷，再作計較，姑娘請率領他們當先開路，這裡由老朽先擋他們一陣。」

溫如玉沉吟了一下，道：「晚輩之意，老前輩功力深厚，還是由老前輩領先開路，楚冷兩位妹子一左一右，拒擋左右兩翼，杜兄和倪姐姐居中策應，晚輩斷後，這樣，既可迎接四面八方的敵人，大家也有個照應，就是白衣教主親自出手，我們且戰且退，自可無慮，不知老前輩認為如何？」

倪汝霖自然聽得出溫如玉言中之意，她明說自己功力深厚，宜於領先開路，其實她是怕自己敵不住白衣教主。

自己雖聽女兒說過，溫如玉機緣湊巧，已得赤髮仙姥親傳，既然她這般說法，諒來不致有什麼差池。

何況她調度確也得宜，這就點點頭道：「姑娘心思愼密，這辦法不錯，

咱們就這麼辦！」

說到這裡，目光一掠，低聲道：「事不宜遲，大家各自準備，跟老朽衝吧！」

伸手撕去蒙面金紗，同時脫去金色衫，隨手絞了兩絞，猛向身前逼近的灰衣人掃去。

他原是為了先聲奪人，這一下差不多用上了八成力道，一圈金影呼嘯出手，當先一個灰衣武士那能當受得起，慘叫一聲，口噴鮮血，跌倒地上。

楚湘雲右手在腰間一按，撤下玉連環，口中嬌笑道：「秋霜妹子，快動手啦！這些人還和他們客氣什麼？」

倏的跨前一步，皓腕一抖，白玉連環閃起一片瑩光，朝橫裡打去。

原來她和冷秋霜兩人偷出君山，一路上早已把十九式白玉連環的招式學會，後來被白衣教擒住，因她把白玉連環束在腰間，只當普通飾物，誰也不知她這一束玉環就是金玉雙奇的成名兵器。

却說楚湘雲白玉連環掃到之處，只聽一陣叮叮輕響，前面三人想拿刀劍去磕，但覺手腕驟震，刀鋒立即捲轉，一個人肩頭挨了一下，肩骨打碎，另一個手腕打斷，痛得大叫一聲，向後躍退。

冷秋霜早就躍躍欲試，經冷秋霜一喊，口中應道：「是啊，這些人壞死啦！」

纖掌一揚，輕描淡寫的朝前揮去。

要知她「九陰神功」，雖然只有三成火候，但白衣教主手下的人，如何承受得住？悶哼一聲，首當其衝的凍得身子一僵，往後便倒。

兩人出手之時，千面怪俠倪汝霖手上金衣絞成的一條金鞭，已連續掃出，逼得許多灰衣武士紛紛讓路。

杜志遠和黑娘子兩人，也早已撕下蒙面綠紗，一手握着「翼火蛇」，一手斜抱長劍，跟在倪汝霖後面，四隻眼睛只是向兩邊掃射，他們居中策應，準備隨時出手。

杜志遠瞧到師妹手上抖出一串白玉連環，出手之間，就傷了兩個敵人，知道她這幾天工夫，已把白衣劍侶留傳的招法學會，心中不覺寬了許多。

溫如玉却依然白紗蒙面，她走在最後，但因前面有人開路，兩側有人拒敵，倒反而顯得輕鬆。

眼看自己一行人緩緩移動，走了幾丈，還不見白衣教主出手攔襲，心中不禁暗暗感到奇怪。

縱目一瞧，只覺從四週圍聚而來的灰衣武士不下百人以上，他們雖然緩緩逼近，似未全力搶攻，只是虛張聲勢，邊攻邊退。

不！在自己一行人向前移動的一瞬之間，白衣教主和金衣護衛等人，都已不見，莫非他們有什麼陰謀不成？

心念轉動，立即暗施傳音之術，說道：「倪老前輩，他們好像有什麼陰謀，要把咱們引入埋伏呢！」

倪汝霖抬頭一瞧四週形勢，果如溫如玉所言，那些白衣教的人且退且走，讓出來的正是出谷通道，心頭不期一怔！

暗道：「不錯，谷口兩山夾峙，僅有一條兩人並肩可行的山徑，而且少說也有百來丈遠，他們的埋伏可能就是在那裡，但那是出谷唯一的通道，除了這一條路別無出口，自己幾人總不能留在谷中不走。」心念轉動，也以傳音入密說道：「溫姑娘高見極是，只是我們除了此路，別無出口，即使他們設有埋伏，也只好衝到那裡再作計較了。」

說話之間，脚下加快，只是往前走去，白衣教的人敢情吃過他的苦頭，等一行人走近，便自紛紛讓路。

片刻工夫，便已奔近谷口，倪汝霖突然停步，回頭道：「前面已是谷口，咱們看清楚了再去不遲！」

話聲才落，只聽遠處響起一聲蒼勁長嘯，灰衣武士聽到嘯聲，登時發動攻勢，刀劍交織，朝身後湧來。

溫如玉突然轉身，清叱一聲，雙手乍揚，十縷尖風，激射而出，前面衝到的七八個人，立即被指風擊中，倒了下去。

但這一排人，少說也有二三十個，倒的堪堪倒下，後面的人繼續衝來，有如重波疊浪，洶湧撲到。

杜志遠、黑娘子一看形勢不對，一左一右閃到溫如玉身側，兩柄長劍同時電閃出手。

溫如玉雙手不住連彈，「十絕指」像雨點般打出。

這時白衣教主的灰衣武士，已如扇面般圍來，同時向兩側攻到，楚湘雲、冷秋霜那會讓他們逼近，環劍齊施，奮力應戰。

這五個人，出手何等凌厲，片刻工夫，已傷了對方一二十人，但那些灰衣武士，却慓悍絕倫，寧死不退，前仆後繼，一浪又一浪瘋狂猛攻。

只有千面怪俠倪汝霖，因為走在前面，從身後衝出來的敵人，全被殿後和左右兩翼接住，他反而沒有交手的人。

迴目四顧，心中也感到暗自凜駭，忖道：「這些人的武功，大都不弱，敢情是白衣教的精銳了？」

瞧他們這般猛攻，無非因自己一行突然在谷口停住，誤認為瞧破他們鬼計，不肯入伏，才想憑藉武力，硬要把自己六人逼入谷去。

只是他們傷亡慘重之下，何以白衣教主和金衣護衛、綠衣侍衛等人，還一個不見，只讓這些武功較差的灰衣武士硬攻硬衝？

心念一動，立即高聲道：「溫姑娘，妳們守在這裡，老朽先去谷中瞧

瞧！」

說罷身形一閃，朝谷中奔去。

這條谷道約百丈來遠，轉折頗多，他走了一半，只覺夾道之中，形勢雖險，却也瞧不出有什埋伏。

再走了一段，前面出口，已隱約在望，靜悄悄的簡直半點鬼影子都沒有，這下眞把這位老江湖瞧得大惑不解。

白衣教如果有什麼陰謀，決難逃得過自己雙目，如果沒有陰謀，又何以要把自己一行逼入谷來？

其實不用相逼，自己一行，也非由此路出谷不可。心中想着，業已走完狹谷，依然不見有何動靜，這就返身折回。

前後頓飯光景，溫如玉等五人圍守谷口，連出絕招，差不多傷了三四十個灰衣武士。

但對方人數好像愈打愈多，傷亡的人立被抬下，後面的又隨即補上，只是他們眼看着這五個人出手厲害，似乎也感到膽寒，不敢攻得太猛。

倪汝霖才一趕到，立即招呼大家退下，魚貫走入狹谷。

灰衣武士一看他們走入谷去，果然並未追趕，只在谷口停了下來。

溫如玉覺得奇怪，忍不住問道：「老前輩，這谷中可有埋伏？」

千面怪俠把那件當作兵器的金衣搭到肩上，搖搖頭道：「這眞是怪事，老朽走完狹谷，絲毫瞧不出有什異樣。」

溫如玉心中一動，抬頭道：「他們莫非要等咱們入谷之後才行動手？」

倪汝霖撚鬚道：「不錯，除此之外，老朽實在想不出別的道理來，總之，這條狹谷決非善地，咱們雖是非闖不可，也以速即離開爲上。」

他口中說着，脚下加緊，領先奔去，楚湘雲、冷秋霜、黑娘子、杜志遠、溫如玉也同樣展開脚程朝前奔去！

這段山徑轉折極多，大家放開脚程，才走了二三十丈，忽聽身後響起一陣吹竹之聲。

身後才一響起，前面狹徑中，也同樣響起吹竹之聲，好像互爲相應。

溫如玉皺皺眉頭，道：「老前輩，他們放出大批毒蛇來了，大家小心應付！」

她出身五毒教，自然聽得出這吹竹之聲，正是驅使毒蛇的信號，這才出言提醒大家。

楚湘雲道：「唉，陸大哥在就好了，他不怕蛇，蛇怕他的。」

黑娘子道：「妳們難道忘了，溫姐姐以前是五毒教主，她會有辦法的。」

溫如玉搖搖頭道：「我雖是五毒教出身，但從小最討厭蛇了，那種腥羶氣味，令人作嘔，他們弄蛇的時候，我總是走得遠遠的，連看都不看。」

黑娘子頓足道：「這就糟了！」

溫如玉道：「那也沒有什麼，大家只要沉着對付，也就是了，這時候正當大白天裏，憑我們六人的武功，縱然毒蛇，也不用放在心上。」

楚湘雲道：「溫姐姐，妳說得容易，這……這多怕人呀？」

千面怪俠倪汝霖眼看自己一行六人，倒有四個是姑娘家，女孩子們沒有一個不怕蛇的，但事已到此，怕也沒用，這就撚鬚道：「溫姑娘說得不錯，待會遇上毒蛇，大家千萬要沉着應付，不可慌亂。」

幾句話的時間，大家又走了二十來丈，差不多正好走到狹谷一半路程，但聽那吹竹之聲，愈來愈急，尖銳刺耳，雜亂已極。

行走之間，突然一股腥氣撲面而來！

倪汝霖大喝一聲：「大家小心！」呼呼兩掌，向前劈去！

大家聞聲瞧去，只見兩丈開外，蛇頭攢動，紅信吞吐，不知有多少毒蛇，爭先恐後的蜿蜒游來。

一股濃重的腥羶之氣，迎面觸鼻，中人欲嘔！

倪汝霖劈出兩股掌風，把當前遊近的幾條毒蛇震飛出去，蛇羣之中立時起了一陣騷動。

一行人也騷動起來，幾位姑娘一手掩着鼻子，渾身起了鷄皮疙瘩，連執劍右腕，都不自禁的也有點發顫！

楚湘雲怕動手之時，白玉連環沾上蛇血，早已把它束到腰上，從肩頭抽出長劍，準備殺蛇。

杜志遠忙道：「不好，咱們後面也有大批蛇湧來了。」

話聲出口，只聽一陣「砰」、「砰」之聲，連續響起！

原來這一瞬之間，溫如玉發現身後也有蛇羣湧到，她俯身撿起許多石塊，朝蛇羣中投去，杜志遠連忙也撿着石塊，朝蛇羣中投擲。

身後蛇羣，立時被石塊打死了許多，少數竄到近前的，也都被溫如玉長劍挑起，一條條削斷。

其餘的人，一見溫如玉投擲石塊，大家也紛紛撿起石塊，朝前面蛇羣投去，一時「砰」、「砰」之聲大起，砸死了許多毒蛇，腥穢之氣，愈來愈濃。

「噓」、「噓」吹竹之聲也愈來愈急，較前面的毒蛇似有畏怯之意，但後面的蛇羣又相繼湧到，從蛇身上游了過來。

千面怪俠面色凝重，細看這些毒蛇，都是青黑相間，蛇身極細，但一顆蛇頭，全作三角形，想必奇毒無比。

只要被牠們咬上一口，就非同小可，是以只是雙掌連發，阻遏牠們游近，脚下却不敢朝前邁進。

六個人分作兩面，前後拒蛇，這樣過了頓飯光景，被石塊砸死的毒蛇，少說也在一二百條以上。

蛇羣固然被阻在一丈以外，無法

逼近，但六個人漸漸也感到甚是疲累，可是却還不能稍爲停頓，因爲只要你攻勢稍弱，牠們就乘隙竄來。

六人被前後兩堆蛇羣堵在中間，進既不能，退亦不可，千面儒俠倪汝霖心頭暗暗焦灼。

心想：「這樣下去，沒有一個人能逃得出毒蛇之口！」

尤其一眼瞧去，這條狹窄的谷道之中，滿坑滿谷，盡是攢動蛇頭，爲數當在千條以上，即使武功再高，只怕也插翅難飛！

心念一轉，取下搭在肩頭的那件金衣，隨手絞了一絞，仰天一聲長笑，回頭道：「咱們這樣僵持下去，等於坐以待斃，倒不如衝開一條蛇路，還有幾分生機，大家隨我來。」

手上金衫，猛地朝外拂去！

只聽勁風呼呼，一團金影過處，羣蛇亂飛，果然被他衝出五尺來遠！

就在此時，冷秋霜忽然尖聲叫道：「老前輩且慢！」

千面怪俠倪汝霖聞聲停步。

只見冷秋霜迅速從項下摘下一圈絲線，線頭上繫着一顆烏黑有光龍眼大的珠子，滿臉喜容，嬌笑着道：「老前輩，我們不怕毒蛇了，這是避毒珠，什麼毒蛇都不怕了，這是陸大哥送給我的，他說，這是毒神逢巨川送給他的，佩在身上，什麼毒蛇毒蟲都會避得遠遠的，我們就拿它試試。」

她一口氣說出來，宛如連珠一般，又急又快。

楚湘雲給她一語提醒，想起自己身上也有一顆，連忙掏了出來，接口道：「不錯，老前輩，我也有一顆，那天，我和陸大哥在黃鶴樓遇上毒神，正好有一個五毒教門下，持着毒蛇逞強。毒神曾說五毒教養了許多毒蛇毒蟲，今後在江湖上難免遇上，這就送了我們二人一顆『避毒珠』。」

千面怪俠聽說「避毒珠」是毒神逢巨川所贈，想來定是剋制毒蛇毒蟲之物，心中一喜，從冷秋霜手上接過「避毒珠」，一面說道：「楚姑娘，妳的一顆，請交給溫姑娘斷後，咱們有此兩顆，想必可以安然通過蛇陣了。」

楚湘雲依言把「避毒珠」遞到溫如玉的手上。

溫如玉身爲五毒教教主，聽說這粒小小藥丸，居然能剋制毒物，心中還有些不敢相信。

這時千面怪俠倪汝霖功運右臂，全神戒備，左手拿着那顆「避毒珠」，迎着蛇羣，舉步走去。

果然那羣昂首吐信的毒蛇，在這一瞬之間，敢情聞到「避毒珠」的藥味，登時紛紛逃避，自動讓出一條路來，逃避不及的，也都立刻低下頭來，伏着不動。

倪汝霖眼看「避毒珠」果然能使蛇羣避道，心中大喜，急忙叫道：「妳們快隨我來！」

一行人那敢慢怠，一個跟着一個，從蛇羣中過去。

何消片刻，業已穿出蛇羣，轉了個彎，瞥見有四五個黑衣大漢，站在轉彎角上，一眼瞧到千面怪俠等一行人居然脫出蛇羣，心中大駭，正待轉身逃跑。

倪汝霖那還容他們逃脫，雙脚一頓，身子憑空而起，越過黑衣大漢頭頂，一下攔在他們前面，哈哈大笑道：「你們這些殺不盡的賊子，老夫面前還想逃嗎？」

冷秋霜氣道：「好啊，這些毒蛇，就是你們養的了？」

她嬌喝聲中，左手揚起，正待拂出！

只聽溫如玉叫道：「冷妹妹快住手，他們是五毒教的人。」

叫聲出口，一面冷冷喝道：「錢七、李四，你們幾時都投到白衣教來了？還認識我嗎？」

那爲首兩個大漢悚然一驚，溫如玉此時雖然白紗蒙面，但她自小在五毒教長大，五毒教的人誰都聽得出她的聲音來的！

聞言立即噗的跪了下去，失聲道：「教主，是教主金駕駕到了，小的該死，萬望教主恕罪，小……小的是奉區姥姥之命行事。」

溫如玉道：「你們起來，快去收拾蛇羣，隨我出去。」

那兩人站起身子，連聲應「是」，往後退去。

黑娘子道：「溫姐姐，原來這些蛇都是五毒教養的？」

溫如玉歎了口氣道：「我方才聽到吹竹之聲，就知道是五毒教的人在暗中作祟，唉！沒想到他們全會投到白衣教下。」

楚湘雲道：「溫姐姐，妳說他們收拾蛇羣，跟咱們出去，又爲了什麼？」

溫如玉道：「五毒教的人武功全都平平，但擅於豢養毒物，這許多毒蛇，如不叫他們收拾起來，留給白衣教豈不是貽害無窮？」

千面怪俠點頭道：「溫姑娘設想週到，白衣教爲禍江湖，如再加上這些毒物，爲害更烈，只是這許多毒物，不知溫姑娘又如何安排？」

溫如玉笑道：「這個老前輩不必躭心，晚輩自有計較。」

倪汝霖點頭道：「這樣就好！」

一行人邊說邊走，盞茶工夫，便已奔近谷口，大家魚貫走出谷口，瞥見谷外一片廣場上，悄無聲無息的圍着一大羣人，列陣以待。

這些人中間，有一半是身穿半長不短灰色長衫，另一半却是一身黑衣勁裝的漢子。

灰衣武士手持刀劍，黑衣勁裝漢子手上，却各執着一具黑黝黝的噴筒，他們相間而立，像袋形似的圍成一圈，好像正在等待着自己一行。

（未完．卅三）

上文提要： 陳翠綾帶領方瑟來到洞庭湖濱，由秘密水道到地下隧道盡頭，昇上一座大殿裏，發現羅詩、白麗花和銀衣公子的四僕拚鬥，隨即離去，他們是去跟踪李拙夫的行踪，方瑟也想跟踪下去，因找不到他們的踪影，轉趕去通知武當銅冠道長，發現在原始天尊廟前那蒙面道人將銅冠道長擊斃，見他們是師兄弟的稱呼，正想將蒙面道人捉住……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及時報出訊息　趲程前往絕谷

方瑟一遲疑，也反手抽出腰中的軟劍道：「閣下憑你的武功，我知道你可能殺了我，不過你殺了我之後，終有一天會懊悔的，不過到了那個時候，恐怕就嫌太遲了！」

瘦長的中年道人厲笑一聲：「嘿嘿，施主，我縱然殺了你要懊悔一輩子，今天我也非殺你不可，其他任何話全是多餘的了，你接招吧！」左足一探，寶劍陡然閃起了一道寒光，照準方瑟的心窩刺來。

方瑟那裡學過劍術，除去跟隨龔江學的那幾套普通拳脚外，就只有血影人魔教的那三招了。可是，武當派乃是當今五大劍派之一，他已由蔣吟白那裡得到過教訓，知道憑自己的武功，若是空手的話，根本連一招也接不下來，無可奈何之下，這才抽出腰間的軟劍。眼看那瘦長道人一劍已到胸前，他竟還沒想出破解的招式。

這可是武林絕少聽到的事！那瘦長的中年道人一怔，陡然間寶劍一撤，向後疾退三步。他雙目凝視着方瑟滿是驚愕之色道：「施主，你爲什麼不出劍？」

方瑟不期然地脫口答道：「因爲在下還未想妥該用什麼招式！」

這回答顯然又大出那中年道人的意料之外，他先是一怔，繼而發出一聲冷笑道：「嘿嘿，銅冠師叔名動江湖，雖在重傷之後，仍然不是普通武林高手所能傷得了他的，施主既能一擊得手，想見劍術上定有驚人的造詣！」

方瑟正悔失言，聽後不禁心念一動，索性故佈疑陣道：「閣下怎樣想法我管不着，不過老實對你說，在下根本就不會劍術！」

他說時暗中打量四週情況，準備隨時伺機突圍。可是，令他失望的是這些武當道士，居然仍在四週嚴陣以待，對於他和那瘦長中年道人的對話，就像根本沒有聽到一般。

他話音一落，那瘦長中年道人果然又是一楞，半晌才道：「閣下手持那樣名貴的軟劍，竟然口口聲聲地謙稱不會劍，貧道雖然不智，但也難以相信！」無怪他會這麼說，事實上軟劍在寶劍之中，的確是最難使用的一種，若無深厚的內功做基礎，根本就如一塊廢鐵。

方瑟聞言，又是一笑道：「在下說的全是實話，至於閣下相信與否，在下是無權過問了！」

那瘦長的中年道人遲疑了半晌，終於沉聲說道：「若在平時論武，貧道今天就該棄劍認輸了，可是今日乃是爲敝叔報仇雪恨，不管施主劍術上的造詣如何，貧道也非拚不可！」話畢陡然橫移三尺，高呼一聲：「看劍！」一抖手，寶劍捲起三朵劍花，帶著颯颯冷風，直向方瑟上中下三路一齊攻到。

方瑟眞沒想到自己弄巧反拙，竟惹得對方一開始就展出了拿手絕學。

在此情形下，自己上次對付方強的辦法可行不通了，可是，對方劍招凌厲絕倫，再不還手馬上就將濺血伏屍，心中一急，陡然想起李拙夫昨日傳授那一僧一道的三招劍法，當即大喝一聲：「來得好！」手臂一抬，軟劍由下向上劃個半圓，緊接着從胸前霍然推了出去……他這是臨危拚命，胡亂搪塞一下而已。

想不到劍勢攻出，陡聞一聲輕嘯，頓時平地湧起一片青濛濛的罡風，呼呼霍霍，如同長江大河一般朝向瘦長中年道人湧去！

方瑟稟賦奇佳，乃是天生的練武之材，雖然這索命三劍，他也僅不過是在李拙夫傳授那一僧一道之際，暗中偷窺了一遍，然而此時情急之下，「怒從心上起」脫手而出，居然已得三分神髓。

冷月之下，寒流急捲，那瘦長的中年道人駭然驚震，劍招一撤向後疾退。事實上他不退還好，這一退不打緊，方瑟攻出的劍氣，頓如江翻海嘯般湧了過去。

只聽嘶嘶幾聲，那瘦長的中年人心頭猛然一凜，低頭看時，只見所穿道袍，胸前橫七豎八地竟被划開五六條破口，雖然沒有傷着皮肉，但那毫髮之差，却更令人心驚膽悸。

在這一刹那間，別說他自己嚇得呆若木雞，就連方瑟也爲之瞠目結舌，至於四週觀戰的人，那就更不用說了，四週的空氣就像突然間凝結了似的。

恰在此時，夜風中突然傳來一聲暴嘯。

嘯聲入耳，方瑟霍然驚覺，自己放著滿身的要事不辦，却還在此地揹這口黑鍋，豈不是寃枉透頂麼！三十六計走爲上着。

雙臂一抖，身形如飛，直向正西。

刹那間，靜止的場面立即波動，他剛剛奔出十丈左右，驀地裡三條人影現身攔住了去路。

三支長劍映日生輝，只見寒光閃閃如同風掃落葉般捲了過來。

方瑟不暇思索，手中軟劍一圈一抖，「怒從心上起」再次攻了出去。

這一回駕輕就熟，威力更見凌厲。

狂濤怒捲下，噹噹火星四射，攻來的三支長劍立即分向左右蕩開。

那瘦長的中年道人見狀大喝道：「三位師弟，此人劍招詭奧，不可亂來，快用劍陣困住他！」

要知武當派的劍陣，與少林派的羅漢陣有異曲同工之妙，皆爲武林中卓享盛譽的合搏之術，方瑟雖然沒有經歷過，但却早就聽人談過。

他心中明白，若容這些道士們結成了劍陣，自己縱然脅生雙翅，今夜也是逃不掉了！

因此話聲剛一入耳，還沒等那三名道人定過神來，早已雙肩一晃，由他們身邊疾掠而過，朝向西方撲去。

當然，那些武當道士們不會就此放手的！

夜色下只聽連聲怒叱，十多條人影在那瘦長的中年道人率領下，快如潑風般趕了下來。

方瑟的輕身工夫，僅靠歐陽玉的粗略傳授和了凡道人的短暫指點，只是初入門徑，若說高明實在還相差很遠。

但這些武當道人可就不同了，他們在輕身功夫上全都紮有良好根基，無論速度與耐力，均較方瑟高出一籌。

眼看天色微明，那十多名道人愈追愈近，方瑟見狀心中不由大爲焦急。

想不到就在這個時候，突見山角後現出一座黑壓壓的森林。

說也奇怪，那些武當道人一眼看到這座森林，頓時不約而同地停了下來。

方瑟似乎沒有留意到這些，脚下猛一用力，三兩個起落，已如飛鳥般撲進林去。

這座森林佔地甚廣，晨光熹微中依稀看到林內有座小小的山頭。

方瑟一直來到小山十丈之內，這才發覺那些武當道士並未追來，他心下剛覺一鬆，便聞鼻端飄來一陣血腥。

這血腥的氣息非常濃厚，濃重得中人欲嘔，分明就由那座小山飄來。

方瑟稍稍一怔，立即小心翼翼地朝向那座小山接近。

一丈，兩丈……

黎明時分，天亮得很快，他剛剛前行兩丈左右，那座小山頭已經可以看清了！

就在那一眼之下，方瑟情不自禁地感覺到全身劇烈地震動，心跳氣喘血流加速，就像猝然間獲悉世界已到末日一般。

你道這小山有甚麼古怪？

原來他所看到的這座小山，事實上根本就不是山，而是一堆數不清的死屍！

這些死屍全都是武林中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江湖中的任何一個幫派都有。

遠遠望去，只見斷腿折臂血肉模糊，致死的原因更包括了刀劍拳掌兵刃暗器，以及平時罕見罕聞的各種極毒武技。

可以想見的，這些人定是死於爭奪太陽眞解的慘酷搏鬥中。

但是，可以斷言的，這些人絕不可能完全死在這座森林裡！

那麼是誰把這些屍搬到此地的呢？

世上甚麼東西都有用，可從來沒聽說過死屍有用，此人將這些死屍收集到這座森林裡來作甚麼？

就在方瑟驚疑不解之際，突聞晨風裡傳來一陣急驟蹄聲，這聲音由遠而近，分明正向林中而來。

這是甚麼人？該不會是……

方瑟一念未已，一輛馬車已經馳入林中。

簾幕低垂，方瑟無法看到車中情形，可是，此時橫跨在車轅上的那名車伕却把他嚇了一大跳。

這車伕紫赤臉膛，約莫四十餘歲，矮胖的身材穿著一襲錦袍，赫然竟是嘉興城外柳雲山莊的那位秦大官人；鬼斧神鞭秦鵬飛。

方瑟看得心頭猛震，趕緊在草叢中伏下身形。

他身形也不過剛剛躲好，秦鵬飛已經收繮勒住了馬車，緊接着唰地一聲，車簾向上一捲，車內跳下兩個人來。

這兩人面容冷肅，瘦長的身形上各自套著一襲青衫，可不正是漠北雙凶賀氏兄弟！

想不到柳雲山莊一役，九大凶人居然一個沒死！

方瑟正自暗嘆天道不公之際，鬼斧神鞭秦鵬飛已自車轅上跳了下來。

這時候，方瑟立即看清了車內情形，原來車篷裡塞滿了死屍。

不用說，這堆集如山的死屍都是他們運來的了，他們鬼鬼祟祟地收集這些死屍究竟想幹甚麼？

方瑟思量不解之時，三人已把車上的死屍卸了下來，這時賀子龍放下了車簾，朝向秦鵬飛道：「喂，老九，他甚麼時候到？」

秦鵬飛仰望一下天色，答道：「他說是辰時以前，大概快了！」

賀子龍道：「老九，你可別忘了我們的約定，單等東西到手……」

話音未落，遠處突然傳來一陣輕脆的鈴聲，賀子虎神色一變，急道：「住口，他來了！」

話音方落，鈴聲已響至林梢，只見晨霧之中，一條瘦長的人影，快如電掣般穿林而下。

這人穿著一襲黃麻布的長衫，胸前掛著一串銅鈴，瘦得簡直就像一張人皮包著的骷髏，全身恐怕也找不出四兩肉來。

他落地之後，用目向那堆死屍一瞟，頓時陰惻惻地笑道：「嘿嘿，老八，老九，夠了沒有？」

秦鵬飛與賀氏兄弟忙道：「夠了，三百六十具只多不少！」

那骷髏似的怪人聞言之後，突然公鴨聲似地怪笑道：「桀桀桀，有這三百六十具武林高手的屍體，我這身殭屍功馬上可以練成十成，從此以後再也不受魏霸天那斷的窩囊氣了！」

單看長相，方瑟已經約略猜到他的身份，現在再聽他話中的意思，更加百分之百地斷定，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一定就是九大凶人中的毒殭屍軒轅窮。

一點沒錯，這怪物果然就是那軒轅窮，只見他話音落處，陡然抓起一具死屍……

這種鮮血淋漓、腥臭觸鼻的死屍，任誰看了都會遠遠地避開。

可是，這毒殭屍軒轅窮却是唯一的例外，他把那死屍抓起之後，非但沒有一絲嫌惡之色，竟還像見到無邊美味似地，竟然嘴對嘴地吮吸起來。

方瑟只覺一陣噁心，差點沒把昨夜吃的東西全吐出來。

毒殭屍軒轅窮一吸之後，就像拋掉吃剩的果皮似地反手一抖，叭地一聲，那具死屍立即被他摔了出去。

本來這些屍體全都是新死未久，血色猶新，可是經過毒殭屍軒轅窮口對口地一吸，頓時皮肉枯萎開始腐爛。

方瑟見狀大駭。

漠北雙凶與秦鵬飛也看得悚然動容。

但是軒轅窮在他們驚怔之中，却已飛快地抓起了第二具死屍。

颯颯晨風裡，只見他雙手揮舞，屍骸亂飛，嘶嘶吸食聲中夾雜著令人心悸的怪笑，僅只個多時辰，那堆積如山的死屍便已被他吸食迨遍。

此時朝日已昇，毒殭屍像是酒足飯飽一般，面向著初昇的旭日，竟然懶洋洋地晒起了太陽。

他兩目緊閉，鼻息咻咻，兩唇開合之際，黑濛濛的腥臭之氣隨風四溢。

雖然這怪物目前像是睡着，但方瑟伏在草叢裡仍舊大氣也不敢喘。

別說是他了，事實上就連漠北雙凶與秦鵬飛三人，也無不戰戰兢兢地屏息以待。

空氣靜止了約有頓飯時光，那令人作嘔的屍臭，薰得方瑟頭昏腦脹，他自忖再像這樣持續半個時辰，自己無論如何也忍耐不下去了！

但，就在這個時候，突見毒殭屍雙目一睜，大喝聲中，猛然間一掌推了出去。

方瑟剛覺這怪物目光如火，亮得怕人，就聽勁氣山湧，如同一陣暴風般打從頭頂上呼嘯而過。

緊接著，巨樹倒折，枝葉飄飛，殘屍斷骸夾雜著沙石瓦礫，如同暴雨般從空而下，轉眼便將方瑟埋在下面。

隱約之中，只聽毒殭屍刺耳的桀桀怪笑道：「老八，老九，走，隨我找魏霸天去討太陽眞解去！」

鞭梢響起，車如雷鳴……

及至方瑟由殘枝斷葉中爬出來，毒殭屍、漠北雙凶以及鬼斧神鞭秦鵬飛等人均已失去了踪跡，遍佈死屍的森林裡，依稀留下了兩道車轍。

對於手段殘酷嗜殺成性的九大凶人，江湖中的朋友有誰不是敬鬼神而遠之？

可是毒殭屍臨去時的那句話，却

使得方瑟非要跟去不可！

沿著車轍，方瑟毫不遲疑地放足疾追。

以徒步追趕馬車，這在江湖中的一般高手來說，倒也並非是甚麼了不起的難事，可是以方瑟目前的功力而論，的確還差了一截。

不錯，起先是有車轍可循，但等馬車上道之後，來往的車輛一多，車轍頓時混雜得難以分辨。

雖然如此，方瑟仍舊不肯放手，他沿著道路重又向前趕出數里，平坦的大道，在到達一處山脚附近，突然分向左右岔開……

這時候就值得研究了，毒殭屍等人究竟是向左呢，還是向右呢？

方瑟心中遲疑，脚下立即慢了下來。

想不到，就在他心中躊躇之際，山頭突然間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兩條灰影，應聲飄落。

這是兩名灰衣中年僧人，他們橫身擋住了去路，一看之下，就知是衝著方瑟來的。

方瑟心中一震道：「請問兩位大師父有何見教？」

靠左一名僧人答道：「小施主行色匆匆，請問你是由何而來？」

他話雖說得客氣，但語意中却充滿了盤詰的意味，方瑟頓感不悅道：「大師父，你這問題假如小可不願回答呢？」

靠右那名僧人道：「小施主若是不願回答，那就請將去向見告如何？」

方瑟冷笑道：「大師父，假如小可仍不願意見告呢？」

兩名僧人一聽，不禁同喧佛號道：「阿彌陀佛，既然如此，說不得那就只有請小施主接我一招了！」

話音一落，寒光閃閃，兩人同時拔出了腰間懸掛的戒刀。

方瑟怒笑道：「嘿嘿，大師父，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我們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們這樣做不嫌無禮麼？」

那僧人一楞之後，靠左那名僧人道：「事迫如此，縱然無禮也說不得了，小施主接招！」

手腕一揚，戒刀劈面刺來！

出手一招，威勢不凡，方瑟看得心頭大震，慌不迭抽身疾退道：「大師父，你們是少林寺的麼？」

其實他並不認出少林的刀法，只不過因爲少林派名動天下，耳熟能詳，一見這和尚出手不凡，情不自禁地脫口說了出來而已。

誰知他話音一落，那和尚竟然應聲冷笑道：「嘿嘿，不錯，貧僧等正是少林弟子，小施主現在是不是感覺到有點懊悔？」

方瑟一愣道：「懊悔？我懊悔甚麼？」

另一名僧人插口冷笑道：「嘿嘿，難道小施主你不懊悔走了這條路麼？」

方瑟更加不解道：「大師父，你們說的話請恕小可難以理解！」

那僧人道：「小施主，你是眞難理解，還是假難理解？」

方瑟冷笑道：「小可言出由衷，大師父既然不肯相信，小可也不勉强，請讓一讓，小可還有事要待辦，告辭了！」

話音一落，立即閃身而過。

爲了息事寧人，在他來說，這已經夠委曲的了！

想不到他身形方動，兩名僧人突然嘿嘿一陣冷笑道：「小施主，你這樣撒手一走，不嫌太容易了麼？」

刷，刷，鋼刀交錯揮出，頓時把方瑟的去路封住。

在此情形下，方瑟不抽身疾退，就非得傷在刀下不可，因此他身形一挪，陡然飄退八尺。

雖然這兩名少林僧人無理已極，但方瑟依然强忍著滿腔怒火道：「大師父，我希望你們在動手之前，最好先把事情弄明白，千萬別誤會了才好！」

靠左那名和尚沉聲答道：「嘿嘿，小施主說得一點不錯，貧僧就是因爲要把事情弄明白，所以才非和你動手不可！」

天下竟有這麼回事，方瑟聽後不禁大愕，他正想仔細問問其中的道理，怎奈話未出口，另一名和尚已經冷笑插口道：「小施主，事已至此，不必多言了，假如事情果眞出於誤會，貧僧等會再行向你陪罪，現在你先準備接招吧！」

話畢猛然欺身，手腕一翻，戒刀閃起一片寒輝直向方瑟胸腹之間刺到。

方瑟畢竟是年輕人，見狀再也忍不下去了，只聽他仰面一聲朗笑，趁著扭身閃讓之時，右手已經抽出了盤在腰間的軟劍。

青鍊軟劍，出匣響起一串輕脆的鈴聲，劍上隱隱泛起一層青濛濛的薄霧。

兩名少林僧人見狀全覺一怔，不約而同地各退數步。

左面那名僧人向右邊的僧人看了一眼，情不自禁地露出滿臉驚愕之色道：「師兄，你看他怎麼用的軟劍，難道……」

右邊的僧人本來也是滿臉詫異之色，但是他聽到此處，突又把頭一搖道：「兵刃不足爲憑，且看他出手的招式再作定論！」

話畢戒刀一揚，刀刃迎天，刀尖斜指地面，猛然一聲大喝，反腕劈了過來。

他眼見方瑟的兵刃不凡，心中那敢大意，揮戒刀迎上，這一刀用上了九成眞力，招式過處，冷風透體而來。

方瑟見狀，心中更是不敢怠慢，驀地一聲冷哼，劍勢一圈一抖，順手

推了出去。

他知道要想接下少林僧人這凌厲的刀法，非得使用由李拙夫那兒偷學到的索命三劍不可，因此未暇思索，「怒從心上來」便已脫手攻出。

狂風嘶嘯，寒濤疾捲。

少林僧人招式遞到一半，見狀頓時一聲驚叱，招式一變，霍霍霍連劈三刀。

這三刀乃是少林寺的不傳之秘，加以這僧人眼見不妙，已經用足了十二成功力，這一展開，威勢豈是等閒可比。

然而，他這勢沉力猛的三刀，雖然擋住了方瑟的攻勢，但雙方接觸之後，脚下仍然被逼得連退數步。

另外一名僧人，見狀閃身而上道：「師兄，他……」

原來那僧人驚魂甫定，猛然用手向方瑟一指道：「不錯，就是他！」

方瑟大愕道：「大師父，你說甚麼是我？」

那僧人咬牙怒笑道：「嘿嘿，該死的小輩，難道你昨夜剛做過的事情，現在就忘記了麼？」

方瑟更加驚愕道：「甚麼？我昨夜剛做過的事情？我昨夜做過了甚麼事？」

那僧人瞪目怒叱道：「該死的小輩，事到如今你還裝甚麼糊塗，雖然當時沒人看到你的面目，可是你這詭奧的劍法，貧僧豈有認不出來的道理！」

方瑟聽得心中一動道：「甚麼？大師父，你說這劍法，這劍法怎麼樣？」

話音落處，另外一名僧人已經欺身直上道：「師兄，既然你已認出了他，不動手還等甚麼？」

戒刀一晃，刷地一聲，立即向方瑟分心刺到。

這時方瑟心中已然猜到了幾分，見狀抽身疾退道：「大師父，有話好說，是不是昨夜有人用這劍法傷了貴派弟子？」

兩名僧人同時厲喝道：「大膽的小輩，你暗算了本派的掌門人，還敢口出狂言，看刀！」

呼呼兩聲，戒刀分由左右攻來。

方瑟聞言大駭，一面沉劍回攻，一面驚叫道：「甚麼？貴派掌門人覺慧長老也被人暗算了？」

左面的僧人怒笑道：「嘿嘿，小輩，你別推托了，那人還不就是你麼！」

話音落處，身形陡然欺進，戒刀潑風似地連攻三招。

方瑟急道：「大師父，你們誤會了，這幾招劍法武林中會的人並不止我一個！」

他只顧說話，心神一分，右邊僧人的戒刀立即遞到脅下，只聽嘶地一聲，方瑟衣襟已被刀尖划開，差一點就要傷着皮肉。

危急之中，不覺回手一劍掃了過去。

索命三劍雖然他只用過第一招，另外未曾用過的兩招，事實上在他的腦海中也已孕育成熟，事機緊迫，動在意先，回手間毫不自覺地便把第二招用了出去。

這第二招惡向膽邊生，較之第一招更爲凌厲，更爲潑辣，雖然他出手沒有第一招來得熟練，但威力之强却已不是第一招所可比擬，甚至劍招攻出，就連方瑟自己也感覺如同脫繮怒馬般難以駕御。

只聽叮噹一聲，左邊那名僧人的戒刀被他一劍蕩開，右邊那名僧人則肩頭上僧袍破裂，當場滲出了殷紅的血跡。

方瑟一劍將兩名少林僧人逼退，正打算趁機把其中誤會解釋清楚，想不到話未出口，突聞耳畔傳來一聲震耳欲聾佛號道：「阿彌陀佛，小施主，你說獨臂天魔絕傳的索命三劍不止你一個人會，這豈不是欺人之談！」

話音落處，只見五名僧人由山坡上快步行了下來。

這些僧人全都是步履沉穩，目閃精光，顯然身手俱皆不弱，尤其是領先一名五十餘歲的老僧，那身形眼色，像極了君山元始天尊廟前所見之人。

方瑟目光由他身上掃過，心頭頓時猛然一震道：「大和尚，你怎知道我用的是獨臂天魔失傳的索命三劍？」

那領先的老僧被問得神色一變。

可是他活了這麼一大把的年紀，經驗何等老到，神色剛自一變，心中已然警覺，頓時以一串冷笑掩飾過去道：「嘿嘿，小施主，這三招劍法老僧雖然不會，但却久聞其名，現在親眼見到了若還分辨不出，還配擔當少林寺的九州總巡麼！」

方瑟雙眉上揚，報以冷笑道：「嘿嘿，大和尚，你說不會這三招劍法，那不是太客氣了麼！」

那名老僧聽得臉色又是一變道：「小施主，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方瑟冷笑道：「我的意思是說，這三招劍法你不但會，而且會比小可更精！」

那自稱少林寺九州總巡的老僧，聽後臉色一連數變，他到底是老奸巨猾，僅止一瞬間便恢復正常道：「小施主這話就差了，想我少林寺七十二種絕藝，每一種全都是震懾江湖的武學，老衲縱然窮盡畢生精力，也難十得其一，那還用得着去學那些邪魔武功！」

方瑟接口道：「嘿嘿，大和尚，你這話看似說得不錯，怎奈本幫本派的武功，有些地方恐怕不便動用啊！」

那老僧似乎已經定下心來，聞言面不改色，道：「阿彌陀佛，小施主此言又叫老僧費解了！」

雖然他話中毫無怒意，可是目光裡却充滿了殺氣，尤其在說話的時候，人已有意地向前欺進了數步。

方瑟似乎沒有察覺，仍然毫不介

意地冷笑答道：「大和尚，憑你這種智深如海的人物，這還有甚麼費解的呢？比如說在須要隱蔽身份的場合，或者是對付自己人的時候……」

話方至此，那老僧陡然大喝一聲：「好一個利口小兒，有甚麼未盡之言，等你到達陰曹地府之後再說吧！」

雙掌一揚，凌空撲到。

方瑟表面上不動聲色，其實暗中早已決意一拚，見狀一聲長嘯，軟劍翻動，「怒從心上起」脫手而出。

這招劍法他已用過多次，此時再次施展，更覺得心應手，威力倍增。

可是，劍光過處，那老僧突然哈哈長笑，半空中猛地一翻，竟然輕易地避了開去。

方瑟見狀，心中霍地警覺，這老僧既是君山元始天尊廟前所見之人，自己這三招劍法豈能傷得了他？

悚然驚震中劍招突變，竟在急迫中使出了一招俗不可耐的烏龍擺尾。

他這一招其實使得恰到好處！

原來那老僧料定他下一招一定施展惡向膽邊生，因此身形着地之後，立即鬼魅般向左滑開三步，單臂一圈打從左側攻來。

兩人的招式，俱在同一時間出手，掌勢揚處，方瑟的軟劍也已攻到。

假如雙方各不相讓，那老僧固然可以將方瑟一擊斃在掌下，但方瑟一劍也可將他那條手臂砍斷。

這實在是個兩敗俱傷的打法！

在方瑟來說，目前的情勢已經不容他改變。

可是，那身爲少林寺九州總巡的老僧却還來得及改變啊！

但，那老僧對方瑟似已存下了必殺之心，只見他驀地牙根一咬，身形僅只微微地一偏，竟仍原式不變地一掌擊了過來。

這情形大出方瑟的意料。

只聽一聲銳嘯過處，緊接著就是一聲悶哼。

那老僧左臂被方瑟的軟劍划開一條血口。

可是，方瑟在大出意料之下，却被那老僧一掌擊中，當場連退八步，只覺兩眼一黑，鮮血奪口而出。

這老僧在緊要關頭偏了一偏，雖然保全了自己的一條手臂，却也替方瑟留下了一命。

不過，那老僧可沒有就此罷手，只見他獰笑一聲，人已舉步朝向方瑟欺進。

方瑟此時能夠勉强支撑著站住，已經算是奇跡了，那裡還有抗拒的能力。

就在他束手待斃的時候，突然，大道上一騎快馬絕塵而來，馬上馱著個紅衣女郎。

身臨切近，紅衣女郎突然探手一抓，方瑟的身形頓時飛上了馬背。

事出意外，待得那幾名少林僧人警覺，健馬業已繞過山坡，只剩下一縷滾滾煙塵。

方瑟在茫茫然中，依稀感覺到一股似蘭似麝的溫馨氣息，猛然間睜開雙目……

頓時，他看到一名身穿紅色勁裝，外罩大紅披風的少女。

這少女頂多也不過就是十六七歲，杏眼桃腮，柳眉櫻唇，加上一雙秋水漾波的大眼睛，顯得份外的美秀刁蠻。

本來，她右手尖尖柔嫩的五指正搭在方瑟的額角上，及至見得方瑟睜開雙目，慌不迭把手縮了回去，舌頭一伸，笑道：「嘻，你醒了？可把我嚇壞了！」

這刁蠻的眼神，這銀鈴似的笑聲，好熟！

方瑟一下子坐了起來。

還沒等他瞧清眼前人兒的模樣，而那人兒却已又無限關懷地失聲驚叫道：「啊，你的傷勢剛好，快別起來！」

話音未落，那一雙柔荑早已搭上了方瑟的肩頭。

現在，方瑟看清了，在他看清眼前的人兒是誰之後，神色不由一動道：「藍姑娘，怎麼是你？」

你道他說的藍姑娘是誰？原來就是江南大俠藍天雄的掌珠藍盈盈。

這妮子仍舊是那樣的刁鑽，只見她聞言把手一摔，紅唇頓時又高高地噘了起來道：「怎麼？你不高興見到我是嗎？」

方瑟已經領教過她的任性，聞言連忙分辯道：「啊，不不，姑娘千萬別這樣說！」

藍盈盈雙眉一舒，轉嗔爲喜道：「那麼你是很高興見到我是嗎？」

實在來講，方瑟見到她頭都有點發脹，可是他怎能照實說呢？因此連忙打岔道：「姑娘，我們現在且不談這些……」

藍盈盈笑聲一斂，紅唇復又噘得老高道：「不談這些談甚麼？你說吧！」

方瑟道：「姑娘是由家裡出來的麼？」

藍盈盈滿面不愉快答道：「不是！」

方瑟道：「既然如此，姑娘最好馬上回家看看！」

藍盈盈道：「不，我老遠地秉程趕來，剛到了你就叫我回家，我又不是離不開娘的小孩子，哼，事情沒有辦完我才不回去呢！」

方瑟一怔道：「姑娘要辦的是甚麼事？」

藍盈盈重又揚起一串嬌笑道：「我要辦的事你不知道麼？我是特地來救你的啊！嘻！若不是我適時趕到，恐怕明覺老和尚早就把你吃掉了！」

她說的明覺，當然就是擊傷方瑟的那位老僧。

方瑟道：「多謝姑娘美意，只是現

在你已經救了我……」

藍盈盈不待話落，忙把雙手連搖道：「啊，不，你怎麼說我也不回去，我還要奪太陽眞解呢！」

這小妮子簡直膽大妄爲，方瑟忙道：「藍姑娘，你受騙了，這幾日轟動江湖的太陽眞解，乃是僞造的東西啊！」

藍盈盈一楞道：「甚麼？僞造的東西？你聽誰說的？」

方瑟道：「是我自己發現的，到現在爲止，江湖中人知道這件事的還沒有幾個！」

藍盈盈愕然凝視著方瑟，清澈的目光閃閃眨動，顯然她心中有莫大的疑問。

方瑟道：「姑娘，你不相信是麼？」

藍盈盈遲疑了一下，才道：「不，我相信你沒有騙我，不過我既然已經來了，總得看看熱鬧啊！」

方瑟作急道：「哎呀，我的姑娘，令尊現在危機四伏，你還有心思在這裡看熱鬧！」

藍盈盈神色一動道：「甚麼？你……你胡說，我爹好好的呆在家裡，與世無忤，與人無爭，怎麼危機四伏？」

方瑟道：「姑娘，難道你沒有聽過；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這句俗話麼？」

藍盈盈不禁動容道：「這個……」

方瑟沒等他說下去，立道：「嗯，這又是一件武林中絕大的陰謀，我若不說清楚，你是絕對想像不到的！」

藍盈盈聞言心中更加懷疑道：「甚麼陰謀，你能不能現在就說說看？」

方瑟道：「當然，我早就想要告訴你了！」

藍盈盈已經有點等不及道：「那你就快說吧！」

方瑟臉色一正，道：「姑娘，實對你說，枯木尊者彭海，血影人魔厲毅，這兩個數一數二的江湖大魔頭，已經先後前往江南去找令尊去了！」

藍盈盈神情一變道：「你胡說，血影人魔我爹根本就不認識他，枯木尊者從前雖是雁蕩長老，但是自從他歸入魔道之後，我爹……」

方瑟含笑插口道：「自從他歸入魔道之後，令尊就與他斷絕了往來是不是？」

藍盈盈雙目閃動道：「你不相信是不是？」

方瑟笑道：「姑娘，他們又不是找令尊談天敘舊，認識與否和有無來往，根本就屬無關緊要的事！」

藍盈盈不禁一怔道：「那……他們老遠地跑去找我爹幹甚麼？」

方瑟道：「他們要奪令尊手中的太陽眞解！」

藍盈盈陡地跳起來：「甚麼？你說甚麼？」

方瑟的話她是完全聽到了，可是這些話的內容實在出乎她的想像之外，使得她竟然懷疑起自己的耳朵來了。

方瑟笑道：「姑娘要我再說一遍麼？他倆都是爲了令尊手中的太陽眞解去的！」

藍盈盈仍然掩不住滿面驚疑道：「這不是發瘋麼？我爹那來的太陽眞解？」

方瑟道：「這倒也不是他們發瘋，令尊現在的確擁有一部太陽眞解，不過……」

藍盈盈道：「不過甚麼？」

方瑟道：「那也是一部僞造的東西！」

藍盈盈又是一怔道：「怎麼？又是一部僞造的太陽眞解？僞造的太陽眞解怎麼這樣多，這到底是誰幹的事？」

方瑟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他就是九大凶人之首的紅燈老祖李庸！」

藍盈盈臉色一變道：「怎麼？這些魔頭不是全都死了麼，怎地現在……」

方瑟喟然嘆道：「江湖傳聞，與事實相差太遠，假如這些魔頭眞都死去，恐怕也就不會有眼前的這些風波了！道消魔長，天道不公，看來武林劫運正還方興未艾呢！」

藍盈盈雙目連連眨動道：「你是在甚麼地方看到紅燈老祖的？」

方瑟道：「君山！」

藍盈盈道：「看到他的就是你一個人麼？」

方瑟道：「不，參加君山武林大會的每一個人大概都看到了！」

藍盈盈大愕道：「奇怪啊！」

方瑟道：「你奇怪他們怎麼全都沒提這件事是嗎？」

藍盈盈道：「是否這裡面另有原因？」

方瑟道：「姑娘不愧是聰明人！」

藍盈盈道：「甚麼聰明人，我簡直笨死了，到底是甚麼原因，你就快點說吧！」

方瑟道：「原因很簡單，因爲那紅燈老祖李庸根本就沒以本來面目出現！」

藍盈盈又是一怔道：「有這回事？他沒以本來面目出現，是以甚麼面目出現的呢？」

方瑟道：「姑娘有無聽人談過君山陳家的那位西席李拙夫？」

藍盈盈一震道：「甚麼？是他？」

方瑟立即把自己耳聞目睹的秘密，扼要向她敘述了一遍，只把個刁蠻的藍盈盈聽得臉色連變道：「甚麼？李拙夫派人冒充陳子興，將一本假的太陽眞解獻給了我爹？」

方瑟道：「不錯，他將那本假太陽眞解獻給令尊之後，又故意露出破綻，引誘血影人魔與枯木尊者來上圈！」

藍盈盈一聽，不由急得跳脚道：「哎呀，這老鬼不是存心害人嘛？」

方瑟道：「誰說不是？他不但要害

令尊，也害枯木尊者，血影人魔，甚至整個武林中的高手，凡是不肯向他俯首聽命的，他一個都不肯放手！」

藍盈盈聞言更加急得團團轉道：「唉，眞是，這該怎麼辦呢？」

方瑟道：「在下爲姑娘借箸代籌，目前最好的辦法是你能立即趕回江南，將此事詳稟令尊，血影人魔與枯木尊者誰先到達貴府，就將那份僞造的太陽眞解獻給誰，讓他們兩個自己火併去！」

藍盈盈聽得雙眉一挑道：「對，這眞是好辦法！」

話音剛落，突又眉頭一皺道：「不行，不行，這辦法不行！」

方瑟道：「爲甚麼不行？」

藍盈盈愁鎖眉尖道：「他們兩人的武功都比我高，並且早走了幾天，我趕到江南去，恐怕我爹早已與他打出生死存亡了！」

「不，他們雖然早走了幾天，可是我料定他們爲了保持機密，絕不會明目張膽地在江湖行走，而妳則不妨兼程疾趕，至於脚程方面，他們武功雖高，但是長途跋涉，更無法快過你的千里良駒，照理說是應當趕得及的！」

藍盈盈一聽精神大振，雙目一閃，陡然間翻身跳上馬背道：「你說得有理，我現在就回去，再見！」

話畢鞭梢疾揚，健馬輕嘶一聲，頓時捲起了滾滾煙塵如飛而去。

方瑟立在山坡上遙望那漸遠的人影，情不自禁地興起一陣悵惘。

在暮色降臨的時候，方瑟在附近小鎮上一家平安客棧裡歇宿下來，多少天的奔波勞累，使得他一覺便到天明。

第二天漱洗用膳方畢，突聞窗外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

他心中方自一動，那急驟的脚步聲已在鄰室的門前停了下來。

頓時，隔室中傳來一聲輕喝道：「誰？」

喝聲方落，便聞一個粗壯的聲音答道：「老大，是我！」

吱呀一聲，那人似已推開了鄰室的房門。

這時候，鄰室原先發話的那人又開口道：「怎樣了，老大，魏霸天幾人隱藏的地點還未……」

話剛至此，老二已經接口道：「找到了，聽說就藏在鎮南的亡魂谷裡，已經有不少人趕去了，快走吧，再遲了那本太陽眞解就要被別人捷足先得了！」

人性如此，李拙夫這條毒計所以能夠得逞，正是利用人性的這層弱點。

方瑟一片好心，聞言毫不思索，立即插口道：「喂，隔壁的朋友，你們千萬別上當，那本太陽眞解是假的啊！」

話音一落，鄰室中立即傳來一聲冷笑道：「嘿嘿，假的？朋友你是那裡人？」

方瑟一時也沒細思那人話中的意思，聞言連忙答道：「小可自幼在嘉興長大，想必是嘉興人吧！」

鄰室那人聽後，頓時又是一聲冷笑道：「嘿嘿，久聞嘉興南湖風光如畫，你朋友不在那裡納福，怎也爲了一部假的太陽眞解，千里迢迢地跑到此地來？」

方瑟一聽，不禁爲之語塞。

等他會意過來，那兩人早已離開。

方瑟心中一動，趕緊追了出去。

他一脚踏出客棧的大門，只見大街上三五成羣，也不知那裡來的那麼多武林人物，這些人一個個行色匆匆，悶聲不響地全都朝著一個方向……鎮南亡魂谷。

不消說，他們全是爲了那本太陽眞解來的。

昨夜自己未能追查出李拙夫的行踪，顯然，陳翠綾也未能將獲悉的陰謀轉告這些武林人物。

現在機會來了，方瑟豈能不好好地把握，他雙目一揚，立即提高了聲音叫道：「喂，各位武林朋友，你們是不是都爲那本太陽眞解來的？」

話方至此，突聞對街上傳來一聲驚咦。

這聲音是發自一名藍衫大漢之口，這大漢驚咦方畢，立即伸手一拉行在他前面的瘦小老者。

那瘦小老者轉眼看到了方瑟，當場神色也是一怔。

街上行走的武林人物太多，方瑟可沒注意到這兩人舉動，兀自斷續向下說道：「假如各位朋友是爲那本太陽眞解來的話，就請暫留貴步，聽小可告訴你們一件有關太陽眞解的秘密！」

他這樣一說，那些俯首疾行的武林人物，果然有不少停了下來。

剛才在客棧裡他碰了個釘子，已經受了個教訓，知道要揭穿這件陰謀，非得運用一點技巧不可，否則絕對沒人相信。

因此他在心中思索了一下，這才開口道：「各位朋友，想那太陽眞解乃是武林中的無上至寶，凡我武林中人，無不夢寐以求，可是現在君山陳家的西席李拙夫，却慫恿東主將其拱手獻出，難道各位不感到……」

話方至此，突聞一聲大喝道：「好小輩，你到處招搖撞騙，今天又想幹甚麼？」

方瑟聞聲抬頭，只見一名瘦小老者和一名藍衫大漢，正由對街快步走了過來。

他心中不禁一愣道：「閣下，你是在對誰說話？」

那瘦小老者脚步一停，望著他沉聲冷笑道：「嘿嘿，小輩，你以爲我在對誰說話？」

方瑟道：「難道你是對我說甚麼？」

瘦小老者陰笑一聲：「你小子早該明白才對！」

方瑟自忖並不認識這老者，心中一動，不禁笑道：「閣下，你怕是認錯人了吧！」

這是最合理的可能。

孰料他話音一落，瘦小老者突然雙目一瞪道：「嘿嘿嘿，認錯了人？你小輩就算燒成了灰我也認得你！」

方瑟奇道：「閣下既然對小可這樣熟悉，可知道我姓甚名誰？」

瘦小老者揚聲大笑道：「嘿嘿，好小輩，難道新近在江湖上到處招搖撞騙的方瑟不就是你麼？」

方瑟見他眞能一口道出自己的姓名，不由大為驚愕道：「是啊，你怎麼知道……」

剛剛說到此處，陡然發覺話中大有毛病，自己雖叫方瑟，但可並未到處招搖撞騙啊！一念及此，趕緊把話停了下來。

其實他不停下來還好，這一停下來不要緊，圍觀的那些武林人物頓時會錯了意，以為他眞是做賊心虛無言以對了呢，只聽一陣轟笑，當場散了大半。

方瑟見狀大急，他心中一急，把已經想好了的言詞立即忘個一乾二淨，那句老話復又衝口而出道：「喂，各位朋友，你們千萬別上當，那本太陽眞解是假的啊！」

瘦小老者聞言大笑接口道：「喂，各位朋友，你們千萬別上當，那本大陽眞解是假的啊！」

瘦小老者聞言大笑接口道：「假的？嘿嘿，假的你來幹甚麼？」

話一出口，場中又是一陣暴笑，剛剛沒有散盡的人羣，轉眼走得一個不剩。

空洞洞的大街上，只留下木然痴立的方瑟。

大好的機會，竟然被這老小子給搞砸了！

難道就此罷手了麼？

不行，這事關係著整個武林的命運，豈能就此罷手。

方瑟決心一下，立即快步追出小鎮。

他打定了主意，今天不問怎麼艱難，也得設法趕到亡魂谷，當著天下武林人物，把李拙夫的陰謀全給抖出來。

其實亡魂谷距離小鎮並不太遠，出了鎮就可以遠遠望到，只見滿眼巉岩、寸草不生，峽谷陡削、山石如墨。

方瑟暗嘆山勢之險，造物之奇，果眞不愧亡魂之稱，想不到就在這個時候，突聞耳畔傳來一聲冷笑道：「嘿嘿，小輩，不出老夫所料，你果眞來了！」

話音一落，陡見路旁隱蔽處閃出兩條人影，這兩人一高一矮，一壯一瘦，赫然正是剛在鎮中見過的瘦小老者與藍衣大漢。

方瑟見狀一震道：「兩位想幹甚麼？」

瘦小老者滿面獰笑道：「幹甚麼？嘿嘿，送你回老家，剛才鎮中人多眼雜，老夫不能不有所顧忌，可是現在，嘿，小輩，這附近風景不錯，你願意埋在那裡自己選吧！」

方瑟大怒道：「小可與閣下無冤無仇，你說這話不嫌有點過份了麼？」

那藍衣大漢一直都沒開口，此時突然欺身上步，瞪目怒喝道：「甚麼叫過份？小輩，這全是你自己找的，廢話少說，你納命吧！」

話落舉手一掌打了過來。

方瑟心中一動道：「啊，我明白了，你們兩個全是李拙夫的爪牙！」

閃過來拳，反手一掌劈了過去。

大漢怒吼一聲：「好小輩，死期已到，你還問這些閒事作甚麼？」

變拳為掌，手腕疾沉，呼地一聲，對準方瑟的去勢迎了上來。

兩掌相接，轟然一聲冷笑道：「嘿嘿，金山，別多纏了，趕快收拾了他，我們好趕路！」

想必金山就是那藍衣大漢，只見他聞言一聲狂笑，雙掌一晃，頓見滿天掌影，朝向方瑟當頭洒下。

方瑟見狀大駭，急迫中伸手一按卡簧，陡然抽出了腰間軟劍，嘶嘶銳嘯，青光大熾……「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兩大絕招竟在間不容髮中同時施出。

那瘦小的老者驚呼一聲……

怎奈他呼聲方起，藍衣大漢則緊跟著爆出一串慘號。

青光乍斂，只聽叭、叭、叭，一連三聲。

那大漢兩條手臂依次跌落塵埃，然後腦袋晃了晃，終於也由頸項上滾落地面。

那身形瘦小的老者，壓根兒就沒想到方瑟會使出這種詭奧凌厲的劍招，一時被嚇得目瞪口呆，彷彿丟了三魂七魄一般。

方瑟自己也頗感意外，眼看藍衣大漢那具無頭屍身，頸項間鮮血如同泉水般噴出，也不禁目駭神搖，好半晌方始回過神來。

這時候他知道自己在索命三劍上，已經獲得了驚人的進境，頓時信心大增，當下連上數步，望著那瘦小老者沉聲冷笑道：「嘿嘿，閣下，你也接我兩劍如何？」

話音一落，手臂陡然揚起……

＊　＊　＊

亡魂谷內，怪石林立；

亡魂谷底，岩洞密佈。

數不清的武林人物，掩伏在林立的嵯峨怪石之間，他們目光灼灼地注視着那些岩洞，沒有人敢進洞去搜索，但也沒有人捨得走開。

他們像是發現獵人釣餌的一羣餓狼，雖然知道那裡充滿了危機，但却

偏偏饞涎欲滴地不肯離開。

終於，有幾條餓狼忍不住了，只聽亂石之中爆出一陣刺耳的怪笑：「嘿嘿，魏霸天，想不到你飲譽江湖的霸天魔刀，今天竟也想裝縮頭烏龜，有種的你就爬出來，我中條五狠要會會你！」

中條五狠；名符其實的是一羣狠！

話音一落，五條人影已由嵯峨怪石中閃了出來。

這五人全是半百以上的年紀，一個個直眉瞪眼地凶橫無比，每人手中俱持着一根狼牙棒，十道目光像是十支火炬，一瞬不瞬地緊盯着當中一座最大的岩洞。

岩洞裡終於有了反應，只聽一個粗壯的聲音道：「他媽的，小羅，這羣王八羔子吵得我心煩，你照顧白姐，讓老子出去給點顏色他們瞧瞧！」

聲如洪鐘，雖然沒有大喊大叫，依舊震得人耳膜嗡嗡作響，不問可知，這說話的必然就是武林有名的巨人魏霸天。

話畢陡見一條人影，大步由岩洞中衝了出來。

身高九尺，面如鍋底，手提一柄砍山刀，可不正是威動江湖的凶人魏霸天！

他此時衣衫破爛，滿身血跡，可是他這副模樣非但不見狼狽，反而凶神惡煞一般較之平昔更為嚇人。

中條五狠雖然嘴狠，但此刻眼見魏霸天衝了出來，依然情不自禁地各退數步。

魏霸天見狀咧嘴大笑道：「哈哈哈，中條五狠，你們這幾個王八羔子，找我魏老子想幹什麼？說！」

最後這一個「說」字，簡直就像沉雷一般，嚇得四外那些武林高手，無不感心旌搖晃。

不過，中條五狠倒也不是無名之輩，一震之後，立即由為首的紅狠答話道：「嘿嘿，魏霸天，我勸你少在我中條五狠眼前耀武揚威，今天交出太陽眞解來萬事皆休，如果交不出太陽眞解來……」

話音至此一頓，復又冷笑着自行接口道：「嘿嘿，我弟兄可就要得罪了！」

話畢將手一擺，頓時人影晃動，轉眼已將魏霸天困入核心。

這是中條五狠的拿手傑作——五狠陣，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斷送在這陣勢之中。

可是，魏霸天見狀竟然了無懼色地大笑道：「哈哈哈，好個狗娘養的，少林禿驢的羅漢陣也未困得住我，你們這五狗陣算個什麼鳥？太陽眞解我魏老子拿來擦屁股也不會交給你們，你少作夢吧！」

中條五狠被罵得怒火勃發，大喝一聲：「魏霸天，你找死了！」

五支狠牙棒閃電舉起，分由五個不同的方向，對準魏霸天當頭罩落。

魏霸天厲吼一聲，猛然間手臂一晃，刹時魔刀飛舞，捲起了漫天刀光。

霸天魔刀果不虛傳，噹噹噹一連五聲暴響……

中條五狠雖然也是江湖中成名人物，但終敵不住魏霸天的天生神力，只見狠牙棒波濤起伏，五個人竟被當場震退了三刀。

魏霸天一擊得手，更加狂笑如雷道：「哈哈哈，魏老子昨天一個時辰之內，連斃三十二名武林高手，收拾你們這幾個狗養的，大概十招足夠了！」

話音一落，魔刀再起，呼呼呼轉眼攻出三刀。

不過他雖說刀沉力猛，威勢嚇人，可是隨着他刀光舒捲之勢，肩腰腿臂等處，却已隱隱滲出了血跡。

中條五狠正自心驚，見狀頓時心情大定，當下陣勢一合，同時大叫道：「魏霸天，你昨日所負的創傷已經迸發，再要妄動眞力，就只有死路一條，太陽眞解乃是身外之物，你就交出來吧！」

狠牙棒揮舞搖晃，雖然明知魏霸天天生神力，却還硬接了三刀。

噹噹巨響之中，五狠再次被震得連連倒退。

但是魏霸天用力過猛，果又迸發了另外兩處創傷。

紅狠這時更加得意，不禁揚眉厲笑道：「嘿嘿，魏霸天，你現在已有六處創傷迸發，還能支撐多久？識時務的……」

魏霸天未等話落，立即狂笑接口道：「哈哈哈，魏老子天生是個不識時務的人，你廢話少說，留點精神為你自己打算吧！」

霸天魔刀招式一變，只聽狂風呼嘯，滿眼刀光恍如烈火吞吐，分向中條五狠捲去。

中條五狠陣勢一緊，不約而同地齊聲大喝，狠牙棒橫起直落，猛碰魏霸天的刀鋒。

雖然他們已經震得兩臂痠痲，但自忖這樣打下去，頂多再有三招，魏霸天勢必全身創傷迸發無法再戰。這算盤照說打得不錯，怎奈事實上却有點低估了魏霸天，試想魏霸天能在九大凶人中名列第四，豈是簡單的人物麼？

就在雙方招式將接未接的瞬間，魏霸天突然哈哈一笑，刀勢陡然一變。

他天生神勇，一向對敵全是猛攻猛砍大開大合，這時驟然間變剛為柔，使出了一招小巧的手法……

只見他揮舞着那柄重逾百斤的大刀，竟像撥弄一根鵝毛相似，避過正鋒，直奔五狠的腹結要穴點到。

大刀點穴，這種大背常規的打法，五狠非但沒有見過，根本連聽也沒有聽過。

事出意料，除了經驗豐富的紅狼與黃狼之外，其餘三人俱都一怔。

魏霸天是何等人物？豈能錯過這一手造成的機會，當下狂笑一聲：「哈哈，狗娘養的，你們上魏老子的當了！」

刀鋒一轉，絕招突出，直取距離最近的黑狼。

黑狼驚怔未已，猛見刀光罩體，慌不迭上身向後一仰。

他本來想仰身避過刀鋒，立即抽身後退的，怎奈魏霸天刀如閃電，呼拉一聲，已經把他由胸到腹劈爲兩半。

只聽一聲刺耳厲號，黑狼身形倒翻，心肝五臟脫腔而出，頓時洒得滿地都是。

死狀之慘，空前罕見，黃狼、紅狼，見狀抽身疾退，可是白狼、花狼，却被嚇得目瞪口呆。

魏霸天早已看出五狼功力數他兩個最弱，一刀方落，二刀又起，手肘向後一翻，霸天魔刀倒捲而回。紅狼、黃狼見狀驚呼一聲：「老四、老五，速退！」

就在喝聲中雙雙一抖狼牙棒，猛向魏霸天後心砸去。

魏霸天雖然聽聞背後風生，但却頭也不回，只聽哇哇兩聲慘叫，白狼、花狼竟被他一刀揮爲四段。

這時候，紅、黃二狼手中的狼牙棒，距離魏霸天的背心也就僅僅只有三寸。

突然間，魏霸天的身形像是失去了重心，直向地面跌倒。

四外的武林高手看得一震，他們心想，這下魏霸天可完了！

想不到衆人一念未已，情況竟起了意想不到的變化，因爲這樣一來，二狼手中的狼牙棒不覺雙雙走空，脚下一時收煞不住，竟然情不自禁地向前衝了出去。

仆跌在地的魏霸天，見狀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狂笑：「哈哈哈，狗娘養的，你們走吧，不過這四條狗腿魏老子要留下了！」

身形一翻，鋼刀疾捲……

二狼再想閃躲，那裡還來得及，寒芒過處，熱血狂噴，兩人四腿已被齊膝斬落。

慘號聲中，在地面上滚了幾滚，頓時暈厥了過去。

魏霸天一擊得手，身形翻躍而起，雙目一瞪，咧口大笑道：「哈哈哈，石頭後面的那些王八羔子們聽着，想得太陽眞解的先撒泡尿照照，不然的話……嘿嘿！這五個狗娘養的，就是你們的榜樣！」

他此時全身上下幾乎都被血水染透，亂髮黏結，形如厲鬼，別說和他動手了，膽小的嚇都被他嚇昏了。

（未完·十八）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